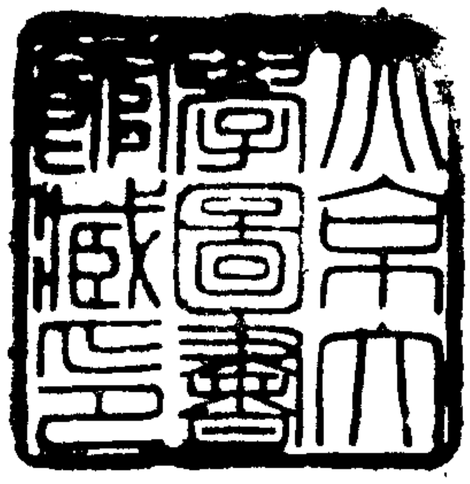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六)　〔唐〕孔穎達等撰……一
左氏摘奇十二卷　〔宋〕胡元質撰……三五三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　〔宋〕林堯叟注……四一九

E265/08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疏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關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注公在至明常

正義曰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扈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皆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關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公在外所以關朝正之禮其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柯陵十七年于戚十八年于戚會晉侯伐鄭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戚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爲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非魯盟亦不數故爲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　閻弒吳子餘祭　闔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注四同盟

正義曰衎至卒

言盜　正義曰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守門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爲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闇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闇不得君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據三十年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則此時未爲卿矣未爲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爲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爲卿者諸侯亦即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士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

公孫至卿行

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

注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

正義曰公孫段伯石也據三十年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則此時未爲卿矣未爲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爲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爲卿者諸侯亦即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士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　葬

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注杞復至

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僖以來常稱爲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爲用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遭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正義曰上云關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上國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成聞鐘聲曰吳子云君又在殯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說人聽樂殯世大賢豈當若是故

注四同盟

正義曰衎

注闔守門者下賤

非士故不言盜

注札至

子至

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過爲蒙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遭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爲上國也

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　高厚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楚人使公親慭　諸侯有遣使之禮今楚使公親慭故不書

使賵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　賵慭之禮見隱元年

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慭則布幣也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茢秦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使巫祓殯故楚悔之

注釋解王朝正　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朝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也　楚人使公親慭　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吾處僻陋人君不幸而至於此請襲偪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襲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謚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於是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巫祓殯乃殯柴往年傳公及漢陽諸侯會楚子于漢今公來至楚楚人使公親慭慭而後致慭則慭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慭者致慭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之況既殯也　注諸侯至之比　正義曰雜記云弔者含而襚襚贈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有遣使賵慭之禮本以公身餌在意在輕財欲以公依遣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　祓殯至幣也　正義曰案雜記諸侯使臣致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魯今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而行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慭禮自然致慭似布幣楚以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慭似布幣楚以親慭在魯魯以祓殯自尊今贊曰踈云以殯有凶邪長惡患之不肯親慭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凶邪既餘而行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自無異言俱除煞有何可患　乃使至祓殯　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擯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若以楚子爲臣然所以屈楚也茢是帚蓋桃爲掃也詩毛傳曰亂爲荏菥謂亂穢也杜云茢黍穢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亂穢或用黍穢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注兵死至北郭　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

臧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王子圍爲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弑郟敖起本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公冶致季氏而退致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後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見以卿服女晃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服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勤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成伯賦式微乃歸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見服斂非德賞也言公取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疏注璽印也○正義曰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卞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豹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注以卿至賞之○正義曰公冶先爲大夫公今以恩加賜知以卿服女晃賞之也其旒當以命數爲異耳葬靈王不書曾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少宦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監不皇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謂上卿誰敢寧處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靡監不堅事晉楚以蕃王室東西南北

段如周傳言周襄王反徙鄭之上卑於晉楚（注）鄭卿也有寧謂君適楚而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紓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疏）詩小至跪處　正義曰鄭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為己命也　鄭於曰於大叔無善教之飛亦為蟊蟲是二蟲之害物故為不牢固也釋言云皇暇也啓跪也李巡曰皇問暇也啓小跪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固之故不得閒暇而跪處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刑人）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籴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其皆得國乎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以子展之命正義）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　鄭於善民之望也　正義曰鄭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為己命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善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屏餘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簒速及（速及禍也）修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簒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

聘拜城杞也 謝魯爲杞城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 二人爲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臣不能備於三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女也 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不尚祐侵之取貨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入國皆晉所滅然在陝縣揚屬平陽郡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武公虞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行夷禮 魯猶可而何有焉 何有盡歸之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書魯之朝聘 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天人而焉用老臣 言先君之所爲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夷禮

注治理至其城 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 夏棐是屏 正義曰方言云棐枿餘也秦晉之間曰棐鄭玄云斬而復生曰棐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哉也 射者三耦 正義曰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爲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歲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歲外諸侯故三耦或當巨與君異也 注不尚至取貨 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平杜以其言大將欲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尚取之者先君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欲不殺靈王其意乃恃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不得以壽死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爲昭四年竪牛作亂起本 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武公合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惠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審別故有此言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陝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王東遷西戎之禍乎爲之歌王黍離詩第十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識其煩碎知下能久爲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依

爲之歌曹詩第十三曰國無君以國小無主故曰國無君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或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爲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聲者不皆歌變雅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定故不同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唐詩第十一曰思深哉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爲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

哉言備道直而不倨傲曲而不屈橈邇而不
偪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薄復而不
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以禮用而
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
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
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
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
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
舞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
舞六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
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
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
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
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閒頌曰五
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
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
喪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盡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也故曰子速納邑與政
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
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
紵已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
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遵伯玉
之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
文子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
氏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
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

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哭以樂乎獻公辛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閒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好善而不能擇人　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邵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　注魯以至禮樂　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又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安樂已得不怨怒矣　注武王至之化　正義曰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爲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爽以爲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己所職之國爲文王行先公賢化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

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歌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有以知其趣也　注未能至怨怒　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安樂已得不怨怒矣　注武王至之化　正義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
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二國混其地而名
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
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
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
同是衛詩而必分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
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名是
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
從其本分而異之　注康叔至疑言　正義曰康叔周公
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文也魯爲季札作樂爲之
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先聞其善本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
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
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　注王黍至爲雅　正義曰王詩

黍離爲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
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西都周公
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既居洛邑復還鎬
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王
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內之人怨刺者以
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
別之謂之王人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　爲之歌鄭　正
義曰周宣王封弟友於西都畿內是爲鄭桓公於漢則
京北郡鄭縣是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
政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史伯教之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鄶之閒取而守之唯是可
以少固及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
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鄶之地而居之
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作
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風也　曰美至

之詩以表德大伸以其正德於先公在前時之事故別其
詩以爲幽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至
東平　正義曰美哉亦美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
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
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時爲此
聲也　爲之歌秦　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
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
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
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
秦仲宣王又命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
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
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更

亡乎　正義曰樂歌詩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
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見於聲
內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命國不可久是國其將
亡乎居上者寬則得衆爲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　爲之歌齊　正
義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大
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
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國人作雞
鳴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爲之歌豳
正義曰豳者古公亶父之舊國周之先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遷彼焉由能
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
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脩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攝政管蔡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
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

九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譌耳　爲之歌魏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世本無魏君名謚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玉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屨之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　爲之歌唐　正義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堯之故虛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改爲晉侯變父改爲晉侯變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喜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　曰思至甚　是　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故憂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　爲之歌陳　正

義曰陳者大皞伏犧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都也帝舜之世有虞遏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嬀是爲陳胡公後五世至敬仲奔齊改爲田氏　注　敬仲至齊　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鄶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境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爲八姓唯有妘姓爲鄶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爲鄶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謚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夷厲之時鄶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鄶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周武王封其第叔振鐸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禹貢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鄶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

故也　爲之歌小雅　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彊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繼代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之體大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寘變雅之美刺

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及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頌不分唯雅分爲二也周自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比風雅而來故錄雅而寘頌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爲詩之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爲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爲之作雅就雅之內又爲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爲季札亦先歌小雅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生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

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工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小雅進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

注衰小也　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此

注大雅至天下　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唯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也

注頌者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樂可美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清如是則引牧之功昇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戢戢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清如是則引牧之功昇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戢

戢夷狄來賔嘉瑞悉臻遠盡威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點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唯社稷山川四瀆河海皆以民爲主安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備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思力故大平則神無思也王者政未大平則神無思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忝予則於暇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又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

曰至至同也　正義曰至矣哉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爲至美也自直而不偪曲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札或

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流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

注八音至序也　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

注頌有至所同　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太平經稱皐皇后帝皇祖后稷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皐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使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

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聲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四望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大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

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　注象箾至之樂　正義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杜云箾舞者所執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箾右手秉翟箾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耳杜云皆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文王之樂則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玄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大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樂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

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祭又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箾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佛鬱鳥揭鳳皇則揭亦拂之類今人謂拂亂拂揭此必傳於古其箾揭字同也杜不解南義　注美哉至大平　正義曰歌詩聲而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　見舞大武者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此舞四代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　見舞韶濩者　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詔濩不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　見舞大夏者　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爲民而不以爲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　見舞韶箾者　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箾義箾即箾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此云
也蓋部樂
正義曰明
四代而已
而季札知
歌諸詩其
在吳雖已
聽聲而知
也　注大
素爲帶裨
帶季札吳
吳始通上
南邊之物
利也若其
繒也鄭玄
修謂伯有

六十
年子展卒
鄭人以子
政猶在伯
也　君修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
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
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
專故難及之　注實放至示罪　正義曰釋例云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
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
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爲優
劣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
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
善行者無轍跡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
免死爲幸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
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教也杜以高止之
罪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以此爲重故原聖意欲以
申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爲
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止子十月庚寅
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言苟使高氏有後
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穉敬仲高傒良
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
晉晉人城縣而實旃晉人善其致邑旃之

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云曾孫父有一誤也此鄭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鄭偃爲一人蓋鄭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晳辭曰楚
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言女世爲行人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

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
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
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
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
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
然將亡矣疏裨諶曰善之代不善云云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後子皮授子產政云虎帥以聽命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產上矣此裨諶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又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子皮為上卿故鄭人使知政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
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疏注稱弟至骨肉正義曰傳言罪在王弟稱弟以惡王也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

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疏注共姬至過厚正義曰其稱謚何賢也杜以共非夫人之謚故注顯而異之夫謚為共從夫謚而稱之耳共非夫人之身行也昭三十年傳云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法皆不使卿也伯姬魯女以災而死魯人愍之故使卿共葬事禮過厚也鄭良霄出奔許
書名罪之疏注書酒至罪之正義曰據傳子晳伐伯有而伯有非有罪也春秋出奔書名皆是罪之文故杜跡其罪狀書酒荒淫故書名也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
注不言至無兵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以惡曰復入謂還而以兵害國為惡事而入若魚石以楚師伐宋取其

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注何以唯言惡宋人不克已自書是宋災之主獨繫向成耕人故知宋災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遂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明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叔問之）

春秋集義卷二十五　元　丁鋐

爲子蕩還罷（王子之爲政　正義曰傳無圍字故杜云王子圍爲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子未知所成（馹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良方弔未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馹（馹很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甚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佚而愎（愎很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甚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爲此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

城杞者（與衆也城祀在徃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徃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其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五　元　丁鋐

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亥字二畫在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匄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之屬）趙孟（趙武）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

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服之官以爲終縣師縣師掌地域辯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渝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瞞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渝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有顯至之

年　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史趙師瞞至歲也　正義曰劉炫云傳之叙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瞞晉人自述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承臣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爲主是傳此言反耳丘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見此史所記云公鄉會某侯者皆據公鄉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爲文若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郤成子在承臣皆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實劉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以爲丘明之誤恐非也　是歲至年矣　正義曰敗狄于鹹事在彼歲末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名之　史趙至數也　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旁自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算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案字書古之該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

曰俗本吏作使服虔云吏不知歷數故走問於卿大夫王肅云吏不知歷也　師瞞至歲也　正義曰劉炫云傳之叙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瞞晉人自述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承臣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爲主是傳此言反耳丘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見此史所記云公鄉會某侯者皆據公鄉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爲文若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郤成子在承臣皆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實劉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以爲丘明之誤恐非也　是歲至年矣　正義曰敗狄于鹹事在彼歲末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名之　史趙至數也　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旁自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算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案字書古之該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

閒閏有前却故長歷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晦計至朔長三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張寔

興尉軍尉士發衆使民於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　注以役孤老故　正義曰知者上云無子是孤年七十三是老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佼夫（佼夫靈王子景王弟）佼夫弗知戊

子儋括圍蕩逐成愆（成愆蕩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佼夫（五子周大夫）括瑕麇奔晉（括麇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佼夫罪在王也（佼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

山出戎伯姬　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鳥鳴于亳社　正義曰哀四年亳社災載粟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也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殞其社於諸侯以爲三國之戒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宋大災　正義曰莊二十年齊大災杜云來告以大故書此不言大也服虔云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災皆及人何以不言大也　注姆女師　正義曰鄭云婦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爲姆也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既爲夫人選大夫之妻爲之則禮言女未嫁而有姆非至夫家始選也注義從至左右　正義曰義者宜也從宜宜辟火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故爲六十左右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佹大子卑大夫數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其君弱植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謂樹之

君志弱不樹立也 庚云言大夫淫放則 字 秋七月叔弓 大夫敖 正義曰言大夫驕敖也服 葬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 本爲大夫故矣故今俗本多爲放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 鍾焉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故謂 伯有爲公 其 人曰吾公在 壑谷 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分散 既而朝 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 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

夫聚謀子皮曰仲尼之志 仲尼湯 左相 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 同生 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 段也三家同母兄弟 伯有汏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 特又汏侈所以亡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時謂子 晳直三 家彊 子產曰豈爲我徒 徒黨也言不 以駟良爲黨 國之禍難 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 言能彊能直 則可羞難今 三家未能則 伯有方爭 姑成吾所 欲以無所 附著爲所 辛丑子產斂

於國 謀 印段從之 義子 產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 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子石印段 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大宮 大宮祖廟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師之梁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 晨自墓門之瀆入 墓門鄭城門 因馬師頡介于 襄庫以伐舊北門 馬師頡四 子羽孫 駟帶率國人以 伐之 駟帶子西之子 子晳之宗主 皆召子產 駟氏伯 有俱召 子產曰 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故 無所偏助 伯有 死於羊肆 羊肆市列 子產縶之枕 之股而哭之 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 斗城 斗城鄭 地名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 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斂葬 伯有 爲有 禮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 權福 并及 復

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胥甲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伯有修知其

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今歲在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

歲星停在玄枵二年之皆死夫伯有僕鄭大夫展僕其名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

公孫鉏爲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注降婁至天明○正義曰降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杜以周十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

雖失今知非者以三月諸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衝反之平旦在辰又三月日躔奎婁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昴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猶不見則四月在巳五月在午月今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日出漏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同謂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注娵訾至二年○正義曰釋天云娵訾營室東壁也李巡曰娵訾立武窮也營室衆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也十二次子爲玄枵營室東壁四方宿名孫炎曰娵觜之口營室東

二次子爲玄枵營室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娵訾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住在玄枵二年也○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莫掩而取其室遠施二十五年爲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芈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子

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爾僞不信之謂也（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并貶也成爲政卿深致火災燔殺其夫人未聞克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與不歸則者同文）故諸侯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正義曰諸侯不書宋則諸國大夫合貶耳向戌不合貶也而向戌亦貶稱人故傳明經所由杜又釋傳之意傳云既而無歸者是釋上傳之文故不書其人是也經又別言宋災故者此一句見向戌之并貶釋此傳書曰某人某人之文也向戌若不求財當顯書名氏今貶稱某人與諸國某人同故云所以釋向戌之并貶與不歸財者同文（惡其作亂故簡之）鄭

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皆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僑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遠鄙車服算甲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

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勞養爲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收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畜藏惡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伍伺也）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薨于楚宮（不書葬未成君也）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滕侯會）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臧於巢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焉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孟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

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偷朝不及夕）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

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爲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倕灑消竈孔甲貫寅出奔苫（四子皆嬰之黨）出羣公子（爲昭十年棄高之難復舉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遣舜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尋求之）

魯（琉注今尚書至疑之　正義曰今尚書大誓謂漢興以來故子孫不得壹見）

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故二十八篇都不知尚書有百篇此在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通爲二十九篇漢興以來未立於學官馬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凶殘我伐川澤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

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今在大誓者甚衆不復悉記

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云尚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杜氏在晉之初亦未見其本及江東晉元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裏公妻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婿齊鮑之子公子禍齊諡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婿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婿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爲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琉注衽正義曰喪服注云衽爲兩燕尾裳裁二尺五寸下廣四寸縱於身旁所以掩裳際也）冬十月滕成公來

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兆死有）怠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所矣（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公薨之）能無從乎（從隨）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官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塹）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行也）有所壞（有所缺）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牧（牧養）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留賓客）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茹恥（茹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茹恥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近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寘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己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管君趙文子曰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高其閈閎正義曰說文云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閎閎宮門也術頭門也然則閈閎皆是門名言高爲其門耳繕完葺牆正義曰周禮匠人有葺屋瓦屋以草覆此云葺牆謂草覆牆也寡君使匄屋以瓦覆葺屋以草覆此云葺牆謂草覆牆也寡君使匄告子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此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匄俗本作匄恐非無觀臺榭正義曰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然則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館如公寢正義曰言往前文公之客館如今日晉君之路寢也坊人至宮室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坊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爲坊人填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以特泥塗客館之宮室也庭燎正義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甯相公始也鄭玄云僭天子此庭燎之差公羞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注門庭之內逋逞逋逞正義曰知非館門毋小不得容車而云門庭之內迫逞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院宇迮小也注贏受也正義曰賈服王杜皆讀爲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爲受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告卒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忘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去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名展輿立以弒君自立爲世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臼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莒州之字言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之義若弒公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七年適吳爲行人通吳晉之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也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欲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注延州來季札邑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屬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諱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

三邑故連言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臨楚丘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迓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聘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其有禮乎詩大雅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以永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忠人於中誘議國政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

猶防川遮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樂之也以為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鄉校正義曰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是校為學之別名不如至之也正義曰公羊傳曰言不如不毀鄉校使人游處其中閒謗我之政者而即改焉以為我之藥石也注仲尼至聞之正義曰公

羊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實違注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哀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薦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己大夫杜注從史記也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謹善也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
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
皮之力）
（不吾叛也　正義曰謂尹何也劉炫云叛違也
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亦愈知治矣　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
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己病今若遣往孚
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
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

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
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選
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
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
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
臣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
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則
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
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於是乎懼
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
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
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
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

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儀者非

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曰大至其德　正義曰尚書武成篇也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也　不識至之也　正義曰不識不知謂不妄斟酌以爲識知唯順天之法則是言則而象之謂文王決則放象上天而行下傳覆此謂天下則象文王不同者謂文王能則象於天故天下亦則象文王也　紂囚文王七年　正義曰傳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爲囚矣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在位歷年多矣未知何時被囚也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稱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鄭玄尚書

注據書傳爲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以爲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專伐諸國是則反形已露雖紂之愚非寶貨所能釋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在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水字號　陳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昭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昭公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虢　招貴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齊　注招貴至於會　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疏　注招貴至於會　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母弟也不稱弟云莊二十五年注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舊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興舊史書爲公子而仲尼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僤師貶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託

於招以滅陳著招之罪直故於此預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爲說釋例云頴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所也是解招不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衛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疆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是衛之班次常在陳下今衛乃在蔡之上必有其故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序在滕子之上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先至有進班之理故謂此爲先至於會故也　三月取鄆不稱

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注不稱至易也　正義曰將卑師少例當稱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書

所爲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卑師衆則言師取某裒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爲易耳賈逵云

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賈說爲是故又規杜云案傳季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以爲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爲文與滅頊同也案滅項彼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云莒會單鄆爲日久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爲伐莒之主耳別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衛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

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不書杜云鄭人逆服不成圍相似劉以賈氏之注而規杜氏非也　夏

葬卒　無傳三同盟　注三同盟　正義曰葬以葬十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

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邾魯俱在是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大原晉陽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國逆而立之曰入又　莒展輿出奔吳　弒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注弒君賊至稱爵　正義曰釋例云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朱儒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是杜據彼傳之文知此爲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葬邾悼公　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弒　注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弒　正義曰傳稱盜而弒之而經書卒者裒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而經書爲卒知此亦以瘡疾赴故不書弒　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罪之　注書罪之

名罪之　正義曰齊崔氏宋司馬無罪書氏書官此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無可善無可善即是大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　伍舉椒舉介副也　將入館　就客舍　鄭人惡之　知楚懷詐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城外　既聘將以衆逆　以兵入逆婦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

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壇行晉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敗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敗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己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桃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圍布至而來正義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皆在廟唯高祖別在一廟是其親盡則遷主藏於祖廟之中也不敢斥言其祖故言祧遠祖廟耳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己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桃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圍布至而來正義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皆在廟唯高祖別在一廟是其親盡則遷主藏於祖廟之中也不敢斥言其祖故言祧遠祖廟耳

今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實其罪子木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晉侯使韓起聘魯及宋公享之賦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賁然鶉居鶉奔楚人以爲己有鄭國之象故伯有賦之子木以爲己得鄭國故以爲敗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猶詐晉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讀(讀謗皆誹也)諸侯無怨天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也壟治苗爲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也)信也能爲人則者(人也)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朝(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

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憂子言假以飾令尹過行人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閒諸大夫識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行人行也)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其無尹不反戈(子羽行人揮當壁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壁之命圍雖取國猶辦有難不無憂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壁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壁之命圍雖取國猶辦有難不無憂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令)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壁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壁之命圍雖取國猶辦有難不無憂也)

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濟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敢不共)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敢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之美故曰婉反謂之美)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

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哲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非憂憂能無至乎欲物必從之開憂非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侯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云七年者殺周雖政正朝常以夏正爲言此春正月故爲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也　再合諸侯　正義曰襄二十六年經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即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即是諸侯不得謂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　注諱誹也　正義曰說文云謗毀也誹謗也然則謗誹其義同皆是非毀人古人重言之猶險阻艱難也　注穢耘至爲蓑　正義曰漢書殖貨志云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畛長終一畝一畝三畛一夫三百畛而播種於畛中苗生二葉以上稍壯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其根比至盛暑壟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此言穢蓑即詩之耘耔也故知穢是耨以土壅苗根爲蓑也耨定本作耘　雖有至豐年　正義曰言耕鉏不息必有豐年之收以喻禮信不愆必爲諸侯之長也　注設君至陳也　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譏

據要愜人情　注國子至可愍　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是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　小旻之卒章　正義曰小旻詩小雅刺幽王也　注子子至取與　正義曰持謂執持之也子皮直云二執戈者前矣雖意知不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意雖并譏蒲宮言乃謂之爲可不如子羽之譏訐不同伯州犂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弈棋謂不能相害爲持意亦同於此也　季武子伐莒取郠而不言伐　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彈兵之盟　而魯伐莒濟齊盟也　請戮其使時叔

孫豹在會欲賤之　樂桓子相趙文子　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　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踁叔孫家臣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　喻已為國衛如牆為人蔽　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咎在牆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罪牆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怨季孫之伐吉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　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難無所怨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　鮒出奔　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言帶褊蓋故裂裳示不相逆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謂言魯國何罪　思難不越官信也　謂言叔出季處　三者忠信貞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并義而四　乃請諸楚故命矣　謂不取貨免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　汚勞事　出不逆難　不苟免　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　不靖　其能其誰從之　安靖賢能則衆附從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不伐魯　又賞其賢　赦叔孫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言今衰世疆埸無定主　王伯之令也　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　引其封疆　引正也正封界　而樹之官　樹立也立官以守國　舉之表旗　旌旗以表貴賤　而著之制令　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　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　三苗黎饺三危者　夏有觀扈　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　商有姺邳　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　周有徐奄　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　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　狎主齊盟　其又可壹乎　疆弱無常故更主盟　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　大謂篡弒滅亡之禍　又焉用之　焉用治小事　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明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夤過也苫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苫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正義曰晉語趙文子謂叔孫曰子盡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絕之也若爲諸侯戮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是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也注季孫至怨也注言不至其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疏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雖可

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詩小雅小宛之二章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成令尹惡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斯干之什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以不義爲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爲十三年楚殺靈王傳注小宛至正疏

義曰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注云又復也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不復來也道以至已矣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爲道而淫虐爲之民所不堪不可久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羅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受所戒禮畢而賦詩叔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叔葉兔首猶與趙孟賦叔葉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賓客享之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叔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叔葉詩義取尊物而獻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

非欲七獻

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賦叔葉乃用一獻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

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也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弃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

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兒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兒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戾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見此樂注朝聘至五獻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擯上公饗饔九罋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同饗餼之數也案聘禮卿聘饗餼五牢故卿皆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此卿大夫之制唯三獻耳故杜此注云大國之卿正義曰傳言禮終乃宴謂享禮既終即因而爲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飯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時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耳其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穀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在河南鞏縣南水出陽城縣雒汭流爲汭趙孟賦常棣之卒章也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

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
國家者皆因禹之力言今得共服冠冕衣
孟使纂兩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侈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
不能念長久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
之者八十曰耄老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
賤人而無恥
其內爲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曰卑下曰數月於
中不出是不忍其內
外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焉貫而欲贏
而惡聲乎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
歜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
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
疏注弁冕至之力正義曰冠者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冠也端委總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之斷髮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則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惟裳必殺之鄭意

成太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惟裳者謂深衣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遠績禹功正義曰績耳遠績禹功者勸之爲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謂勑武伯等也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求食之人也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賤人也在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

叔孫歸號會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
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曾天謂曾皐曾皐叔孫家臣曰旦及日
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
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曰皐下曰數月於
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傷焉貫而欲贏
而惡聲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譁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
出矣叔孫拑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拑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疏注言譬至之聲正義曰言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譁之聲以商賈在市市人多諠譁之聲已伐莒求利而不得惡曰也

美仍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聘魯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禽鷹也納采用鷹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三

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子南戒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子晳怒既而棄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

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將子南直也子南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明戈子晳直也子產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

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之兄子游楚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曹入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懼其武是圖

欲剛而女欲柔也殺管至蔡叔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粲字殺下米也粲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粲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郭鄰郭名是放蔡叔之事也孔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曰夫謂周公也夫此周公豈不愛管蔡乎所以粲放之爲王室故也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

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二乘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十里舍車二乘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相去千里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饋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穆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歸取酬幣九用車八百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己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卣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鉞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鉞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艾絕也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與立焉言欲補助之者多不數世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補助之者多不數世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卣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愒音丘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鉞罪輕也言其對兄爲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爲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子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囚鄰不以禮出也今鉞適晉乃與毋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去罪秦伯秦伯不誅教戒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誡不自知度亦是其罪鮒罪秦伯言兄罪耳例曰以下同也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爲梁是比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爲梁郭璞曰比船爲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施比也注一舍至之備正義曰直言十里舍車不知每舍幾車以下言八反知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具也注備九至酒幣正義曰傳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爲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一獻酒必有幣隨之卣子從始自齎其一以爲初獻故續送其八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之酢禮欲訖又飲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爲一獻於酬之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爲酬酒幣也注每十至所赴正義曰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此卣子之馬一何駛乎纔今如此纔可以章馬疾未足以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車乘乎多而發問也杜以反者謂車反復其故處耳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卣子初發幣則續行

自齎其一以爲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比至亦終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言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多日故設享之初此八車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己之豪富故令漸送之也如杜此言則后子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必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爲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言設享之日始歸取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候問其車多則是見車多而發問也故杜辨其車之所在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事者言秦穆之出極奢富以成禮盡敬於所赴之國故爲此以示豪也　國無至五稔　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天年穀和熟是天佐助之故少猶五年多或不皆也期之五年者后子之意耳襄二十七年傳云所謂不及五稔蓋古有此言也趙孟至待五　正義曰趙孟自比於日景此景朝夕尚移不能相及人命流去與此相似既無常定誰能待五　鄭爲游楚亂故　游楚子南

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　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　子產弗討　子晳強討之恐亂國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　即大鹵也無終山戎　崇卒也　崇聚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必克　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困諸阨又克　車每困於阨道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　什共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分爲三伍　請皆卒　去車爲步卒　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車爲步陳　五乘爲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悵所以能立功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皆臨時變置之名　以誘之翟人笑之　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晉中至大原　正義曰經例土地名無終縣大原即大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程在大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大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共來也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無終是其大者故顯言其國名也　以什共車必克　以北戎山戎無正義曰經例土地名以什共一車之地故必克也　爲五至前拒　正義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苫夷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昔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弃齊在襄三十一年
展輿弃吳吳外孫
也此春取鄫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之
明以大厖輿常儀靡弃齊三子展輿常儀靡莒二邑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弃羣公子秩是弃人
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
疏詩曰至善矣正義曰周頌烈文之篇也彼注云競彊也無疆乎雖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
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關日尋
干戈以相征討尋尚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
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
故辰爲商星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虞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之
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虞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由是觀之
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
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青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業昧之業宣汾洮洮宣導通也汾洮二水名障
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
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國禜祭山川之神
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禁祭禁猶禁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
神又何爲焉言將敗不久
時朝以聽政聽國晝以訪聞問可否夕以脩令
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
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
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者古之所愼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愼男女辨姓禮之
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
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
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

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愼男女辨姓禮之
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爲治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
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
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

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
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疏　注后帝堯也　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
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　注商人至辰星　正義曰
殷本紀稱相土契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
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也故商人
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　注唐人至大夏
正義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
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
及商也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
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
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爲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
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注唐人至叔虞　正義曰服
虔以爲唐叔虞即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即
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君矣邑
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
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
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　注
邑姜至叔虞　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
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級是齊太公之子丁公也
級爲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
從女辰聲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
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　夢帝至曰虞　正
義曰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
余命女生子名虞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
此傳直云武王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
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薛

姬之夢龍據其心祭姞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己武王也是習非而遂迷者也　注叔虞至晉侯　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杜譜亦云燮父改爲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侯也叔虞爲晉之祖故言爲晉侯耳　注金天至之長　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虞子燮父改爲晉侯杜譜亦云燮父改爲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侯之以祈福祥也檟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忌王以爲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癘氣所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　若君至事也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飲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共殺之是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晏出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入也　節宣至氣也　節即四時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純形不用則瘁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

政晚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脩令脩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聰政以後事改前心則本所以散其氣正義曰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則骸骨露也言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聚滯以致露其形體也　注湫集至羸露　正義曰服虔云湫著也底止也杜云湫集也底滯也皆是以意訓耳壅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爲集滯言氣聚集而停滯也若以湫爲者則與止同義故易之以爲集其止滯亦同義也上文所云四時之事若其壹之則血氣集滯使不得宣散氣不散則體羸露也肥則膚肉厚骨不見瘦則肌膚薄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傑相近傑露形也羸露骨也瘦者必羸羸亦瘦之別名今晉侯壹之以時有災身親近婦人四時皆爾以恒安身不動故使氣聚滯也鄭衆云禁如日食以朱絲禁社也立之此言取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鬧聲

放心至百度　正義曰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爲主神以形爲宅形彊則神彊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也　其生至生疾　正義曰此句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爲夫妻又相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惠而生疾病非直美盛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姤害也故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故也瀆則生怨怨亂之生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其代敬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如此禁之瀆姤云遠禮而棄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史姬出而靈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爲言舉靈侯耳　注同姓至生疾　正義曰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爲防准疾此意耳晉語云同姓不婚其子不殖則下之鄭玄云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慶取賈妾至下之　正義曰此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下之　四姬至疾矣　正義曰子產云因於殘者此無本繫也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減省公之寵愛於四姬則必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肖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恥之過度則必生疾　晉侯求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蠱惑疾　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　惑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良臣不斥救而不爲天所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則雜聲並奏　所謂鄭衛之聲　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　煩不舍則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　發爲五色　五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　徵爲五聲　白聲商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劇驗也　淫生六疾　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過則爲菑陰淫寒疾　寒過則爲冷　陽淫熱疾　熱過則喘渴　風淫末疾　末四支也風爲緩急　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爲洩注　晦淫惑疾　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之疾 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善禍興而無改焉 改改行以救菑 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主將死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溺沈及於者欲 於文皿蟲為蠱 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 穀之飛亦為蠱 穀父猶甫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蠱異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 皆同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漫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注五降至之聲 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促速煩志是言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是言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雜聲也 天有至六疾 正義曰上既以樂譬女乃云物亦如之至煩乃舍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物皆不得過度也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五行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徵驗而為五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大過則生六種之疾 注謂金至而生 正義曰尚書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作辛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贈賄之禮 是謂至如蠱 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為此病也又言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人名之為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惑

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也苦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也甘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爲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先儒以爲雨爲木味風爲土味晦爲水味明爲火味陽爲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爲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生數爲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令於四時之次木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金木水火土以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爲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味五色五聲配五行者經傳多有之洪範是其本月令尤分明杜所解者皆依月令文也　注淫過至生害　正義曰此淫生六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生疾也但醫和將說晦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疾非獨六氣生疾也但晉侯不以味聲色生疾故醫和不言之耳　注六氣至之節　正義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爲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爲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七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爲土正主日也過則至心疾　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揔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爲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即淫也故歷言六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者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洩注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爲病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人亦爲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倣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必爲菑害故過則爲菑也　注末四至緩急　正義曰人之身體頭爲元首四支爲末故以末爲四支謂手足也風氣入身則四支有緩急賈逵以末疾爲風疰也　女陽至之疾　正義曰男爲陽女爲陰女常隨男則女是陽家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云人雖有命荒淫者必損壽無外患則弭心於內故三年死諸侯不服則思外患損其內情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國之殃也　淫溺至生也　正義曰此淫謂淫於女也沒水謂之溺沒於者欲與溺水相似故淫溺連言之此論晉侯將爲蠱疾故言淫溺惑亂之所生耳人自有無故失志性恍惚不自知者其疾名爲蠱蠱非盡由淫也以壽藥藥人令人不自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謂將弑君而先除二子也　二子謂黑肱伯州犁　禍不及鄭何患焉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縊絞也孫卿曰以組絞也縊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　右尹子干出奔晉　子干王子比　宮廄尹子晳伯州犁于郟葬而出奔鄭　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犁于郟

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問應焉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焉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而君之（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其（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弒赴諸侯子干奔晉從東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一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厎祿以德（厎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下）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與已

甚詩曰不悔歸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懼）且臣與爵齒無乃不可乎（后子言子干是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以自別也）

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爲百人餼也晉語稱秦后子楚公子干來仕叔向爲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底祿至以尊　正義曰德大則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小大爲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爲之尊卑也　爵何忌　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是賓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以自別也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

復弔施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
爲趙盾子餘爲趙卑若其必然當先喪後盾何以先言孟
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　疏注孟子餘趙衰
正義曰服虔以孟
少注趙氏至月誤　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去甲辰朔烝
于烟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去甲辰朔夏十
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
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大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
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
也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繁
卜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
辰朔起本舉月遥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
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
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
月於上遥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

非也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夏叔弓如晉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蕭墨子產不討遂以爲
卿故書之　疏注書名至書之　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
卿非卿則不合書名爲惡之也往年傳云子皙上大夫也則非
與卿列子產不計即以爲卿故書之叔弓如晉
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蕭墨
子產不討遂以爲
季孫宿如晉　致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疏注致楚至乃書　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焉
其致楚服也傳說此事文在冬上而經書在公如晉
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書還時
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復　弔施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
爲趙盾子餘爲趙卑若其必然當先喪後盾何以先言孟
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　疏注孟子餘趙衰
正義曰服虔以孟
少注趙氏至月誤　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去甲辰朔烝
于烟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去甲辰朔夏十
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
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大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
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
也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繁
卜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
辰朔起本舉月遥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
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
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
月於上遥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
非也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夏叔弓如晉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蕭墨子產不討遂以爲
卿故書之　疏注書名至書之　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
卿非卿則不合書名爲惡之也往年傳云子皙上大夫也則非
與卿列子產不計即以爲卿故書之叔弓如晉
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蕭墨
子產不討遂以爲
季孫宿如晉　致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疏注致楚至乃書　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焉
其致楚服也傳說此事文在冬上而經書在公如晉
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書還時
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得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
爲政而來見禮也　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
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道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公享之季武子賦
緜之卒章　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
韓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
望矣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
韓子賦節之卒章　節詩小雅卒章取其昏姻無
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武子賦甘棠　甘棠詩召南召
樹焉宣子譽之　譽其好也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　封厚也殖長也　遂賦甘棠
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疏注公即位故　傳言且告爲政而來見
則其來非獨爲爲政故知主爲公即位故也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是也
注伐趙武爲政

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為卿代韓起也　觀書至王也　正義曰大史之官職掌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春秋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此二書晉國亦應有之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因味其義而善其人非為素不見也　注易象至魯矣

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後世謂孔子所作為傳謂本文為經故云上下經也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為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

卦下挍辭謂之為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為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二者俱為象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備物典策所言典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後諸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存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　注易象至說之　正義曰易象文王周公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王所作也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玄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識緯皆言文王演易謂為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其子之消戾利貞箕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文王不得言之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為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义無能決當是非杜今

姜焉之請曰送從逆班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從逆班正義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相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爲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爲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大夫送逆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於逆者也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辭郊勞也徹達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合使戍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敢辱大館敢不敬從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不忘國忠信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氏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不能治其室而亂在襄三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牽之子
子產曰印也若主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
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罰寇將
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
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注遽傳驛 正義曰驛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死在至爲虐助天爲虐也 注褚師市官 正義曰蓋相傳說也晉
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
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謚服公以未秋行始冬
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
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
共君求以貧國則不共逆平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
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諸
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
如晉弔弔少姜 注褚人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注云褚師之人也少姜是妾杜言晉侯爲少姜行夫人之服者以明年傳云寡君在喪經之中知其爲之服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裏二十五年盟重丘
注襄二至重丘 正義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杜氏意疑故指重立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非也 夏叔
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經傳 厚報 北燕伯款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記災
注不書至從告 正義曰傳稱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是被逐而出非自去也傳又云書白北燕伯款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出奔齊罪之是仲尼脩意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仲尼之脩例曰諸侯奔亡皆云書白此燕伯款
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没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君不能自
安自國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燕款者款罪輕於衛衍而重於蔡朱故舉朱衛衍而
兼通上下也晉悼感衛衍而養閒師贖特其目盲因問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是罪賤不假書名以見罪故
名與不名皆從本赴不復更見義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
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

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喪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開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大夫送葬在三十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閟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閟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大夫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後妻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以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准識其無傷也文襄之霸其後乎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後妻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以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准識其無傷也文襄之霸其後乎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注心以至寒退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氐後即次房心是季冬旦火中也丁亥同盟故書名同盟之禮故傳發之注同盟至發之正義曰文三年王子虎卒傳曰弔如同盟遣也杜云王子虎與惠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然則典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於子虎之卒既已發傳而此復發者以子虎非諸侯又勝入春秋以來未嘗書勝子名故於此重發傳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屬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一介傔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

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譚火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以填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祥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舉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鍾乃大矣（言公貶）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辟去）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

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殣死於道路相望言多也而女富
之家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聞公命如逃寇讎聚部曹
悁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銘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丕大也言民
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肹明

之公室將卑其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肹之宗十一族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以善
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言以善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
隘小囂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
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倫即者爲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遂之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煜耀案人之望云耀照也煜明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　及遂杜姊妹亦先君之女也上云先君之適謂適夫人所生及遂姑姊妹　正義曰姑姊妹正義曰服虔

妹謂非夫人所生者也　注董正至卿官　正義曰董正釋詁文此援爲整理之遺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周禮大子有九嬪嬪是婦官知婦官哀元年傳說夫差宿有妃嬪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名也漢成帝時匈奴來朝詔以掖庭王嬙賜之是名因於古也　未有沉僭　正義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沉僭者蓋晉侯當時無正嫡者爲夫人也　舉羣臣　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　鍾乃大矣　正義曰陳氏三量谷益其一則益爲八斗陳氏亦自依谷數益十爲鍾比於齊之舊鍾不言四而加一故云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鍾明亦自十其益也　山木至於海　正義曰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　也於木既云如市魚鹽屋蛤亦如市可知案上文也　注三老至養遷　正義曰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案老子故爲是名而已　肹之宗十一族　正義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爲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武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據羊頭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武曰蓋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注爽明塙燄　正義曰塙是高地故爲燄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燄之處曼子春秋云將更於淖章之圃高峰之地也注傳護曼子　正義曰傳護曼子故爲發此傳而缺之

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亦以意言之釋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秦伯謂秦大夫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不言九十而死木已拱矣　注爽休至氏也　正義曰賢逵云爽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爽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爽休代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民人痛疾承踊賁之下以其傳文相連無所分別故言謂陳氏也注四人至之先　正義曰論陳氏而言此四人知四人皆陳氏之先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遂在舜之後知四人皆舜之後世數遠世不可復知也　其相至齊矣　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言賓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爲此言者以陳氏必興姜姓必滅示已審見其事故言先神歸之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子所能知也今定本相作祖　注八姓至賤官　正義曰此八姓之先樂郤晉原狐先軫郤缺也

鑄簡伯宋鄭伯宋亦見於傳先甘大夫也　注樂郤至卿官　正義曰董正整理之遺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國之大事用樂則令奏之以致鬼神和邦國以作動物以作興舞以作動物以作興舞以作興舞以作興舞

也豹梁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温趙氏邑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卻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知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舊以韓氏爲主人故猶舊也豐氏至晉伯石之獲州也欲取之爲豐至晉國正義曰服虔云鄭伯石之子豐氏歸州張本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故後若還晉因自大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爲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五月叔弓如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忌怨也懿伯叔弓子也椒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柏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丙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幕異言叔弓之有禮傳五月至成公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柏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丙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幕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讎之事并就葬月言耳子服至不入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私事辱入敬子也懿伯是惠伯叔父之私不將公事辱入敬叔即此懿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違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叔父也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爲椒有讎仇之恥禮之欲使報之惠伯至從之正義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辟玄云爲負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疎同耳故有公利無私忌辟仇非恥故椒請先入也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更嫁公女而嫁晉晉胡受之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

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王新立敝
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
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
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
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
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
於敝邑寡君猶焉猶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
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

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
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
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紓
事吉庶幾焉焉孟張趯幾如趯言疏吉賤不獲來
叔大叔在鄭遥報趯語而云不獲來者教使者報趯作至晉時語故云不獲來今人之語猶然小郑穆
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邦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
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郑逆羣好也其如
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
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疏注一睦至親也○正義曰睦親也言
曹滕二邦皆親魯小郑是親魯者之一國也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
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種種余奚能爲嫳慶封之嬖裏二十八年放之於竟裏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
害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
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
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疏放盧蒲嫳至于北燕○正義曰前已在竟令復徙之遠國也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
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親比相親比公懼奔齊
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衍
重於蔡侯故畧中示例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
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
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

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　五八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異而書之）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楚子至于申　正義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與會皆在蔡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然則除宋小於蔡衛指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為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沿陰縣西北有胡城　正義曰傳稱楚子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者皆前目而後凡計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者以屬晉之國鄰徐滕小邾宋皆不往行不得總言諸侯故別序之也傳稱宋華費遂鄭大夫使則宋鄭在行亦不序者楚既慰遣彼自發從楚人成已意遣不以告也）執

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誅討慶封滅賴）遂滅賴九月葬

鄑鄑音邑傳例曰克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弃不以爲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蓄戎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河南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沝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無爲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喙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椒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不能速圖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厭其君在宋之盟丞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丞君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之歡不畏大國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受與也

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嶽泰山也在兗州博縣西南華山也在弘農華陰縣西南霍山也在廬江灊縣東北山灊水所出也大室即嵩高也

梁山云嵩高爲中嶽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上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嶽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之山是爲中嶽又有少室在大室之西也　注享通也　正義曰易文言云享者嘉之會也嘉會禮通謂之享是享爲通也言治民事神使人神通就故以享神人也　注於國至爲守　正義曰釋言云戾正也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戾救其惡　其餘至不至　正義曰言其餘諸侯君之威力所能及誰敢不來至楚者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　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玄枵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言不徇其公　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桃弓棘箭所以攘除凶邪將御王尊故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命婦大夫妻　祭寒而藏之　享司寒　獻羔而啓之　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　公始用之　使尊　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老致仕在家者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　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輿隸皆賤官　夫冰以風壯　冰因風寒而堅　而以風出　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也周　周密也　其用之也徧　及老疾也　則冬無愆陽　愆過也謂冬溫　夏無伏陰　伏陰謂夏寒　春無凄風　凄寒也　秋無苦雨　霖雨爲人所患苦　雷出不震　震霆也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　癘惡氣也　民不夭札　短折爲夭大死爲札　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　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弃之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　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聖人至爲災　正義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爲災也劉炫云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覆見無雹之

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注陸道至載之　正義曰釋天六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昴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也彼以陸爲中杜以陸爲道者陸之爲中爲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覿謂奎星朝見昴爲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爲小寒節在危初度爲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一之日鑿冰冲冲二月令季冬冰盛水澤命取冰鄭玄云冰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　正義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早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　正義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是時出之也歷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昴畢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爲啓冰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虔云弘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節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辣矢者辣赤有箴取其名也莖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

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踢翠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其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據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爲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其藏至取之　正義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處下言藏之出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沍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　注沍閉至爲災　正義曰周禮凌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龍有甲鱗朝是沍爲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閉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爲雹藏冰必取

此山谷之內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藏冰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冰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冰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　其出王用之　正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祿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見內外饗之廢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公家所用冰也　注黑牡至其神　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用太牢杜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稚黑黍釋草文也啓冰唯獻羔祭韭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　注桃弓至算故　正義曰說文云弘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節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辣矢者辣赤有箴取其名也莖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

凌室之户所以穰除凶邪將御至算故愼其事焉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謂二L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巳啓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注食肉至食者　正義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詹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禄禄即此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肉食但彼是在家之禮若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　大夫至用冰　正義曰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也云喪浴用冰祭寒至啓之　正義曰上已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啟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　注謂二至冰室　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注火星至月中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云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注川人至遂蜀　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遭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注霖雨爲人所患苦　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禳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苞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也云喪浴用冰祭寒至啓之　正義曰上已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啟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　注謂二至冰室　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注火星至月中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云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注川人至遂蜀　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遭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注霖雨爲人所患苦　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來五穀不滋是霖雨爲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禳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苞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也云喪浴用冰祭寒至啓之　正義曰上已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啟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　注謂二至冰室　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注火星至月中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云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注川人至遂蜀　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遭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注霖雨爲人所患苦　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賓育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古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立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疑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雹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

申豐竒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夏諸侯如楚魚石復入於彭城**

會訾邾辞以難公辞以時祭衛侯辞以疾

子產言鄭伯先徵子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子申楚大夫叔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亦諸侯於此西南有湯亭或言老即偃師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偃師縣西北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叔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言爲宗廟田獵冀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叔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獄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愎很也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此時晉之屬國皆歸鄭伯又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荅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言舉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楚文之玄孫申無宇曰子文之玄孫楚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乃禍亂也邾不會正義曰宋之盟邾滕為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會者邾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合諸侯常列於會襄二十七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夏啓至之會正義曰此六王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注周成至西北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其經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於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也吾用齊桓正義曰用會召陵之禮此自王意也服虔云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威其意是以用之注其禮六儀正義曰以言禮六故言其禮六儀當是會上有此六儀不知六者何謂也注鄭伯至之異正義曰杜知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者以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若其各異凡十二禮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於公言之云合諸侯之禮於伯子男言之云會公之禮是所從言之異武城正義曰土地名楚之武城

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家　將隳幣焉　正義曰杜惟云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不解隳之義案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隳成也然則隳是輸之義也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爲受據客則爲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爲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而去爲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既在後故遣我永敢謝後見也服虔云隳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爲輸義不當也

八月甲申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二十六日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上有七月下有九月月不容誤故知日誤　弱其孤　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　以盟諸侯正義曰靈王即位以來經傳不見與諸侯盟事蓋楚子自與屬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之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

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　鄭子產作丘賦　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田賦在哀十一年　國人謗之　謗毀也　曰其父死於路　謂子國爲尉氏所殺　己爲蠆尾　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　子寬鄭大夫　子產曰何害苟以利社稷死生以之　以用也　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度法

十八年而秦滅衛此蔡之前亡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鄢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蔵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齊楚遂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闕章龜城賴之師注棘櫟至櫟亭正義曰吳來伐楚入此三邑知此三邑皆楚之東鄙故疑新蔡縣東北有櫟亭者是此櫟也鄭有櫟邑者則河南陽翟縣是也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偏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妬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己則有今日之願蓋念言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會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賢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孟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蒲丘蒲地名遂遇疾焉賢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子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鄉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鄉饗禮具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及寘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徃牛止之寘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

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知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公賢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賢

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嗌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賢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己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

貳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

以是廢三官也若喻服（喻服生弗敢服死又不敢）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賢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義曰穆子還魯傳無歸歲襄二年始見於經疑是其年歸也成十六年傳云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於時豹猶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鄆過魯而去故得宿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還凡經五年故賢牛五六歲能奉雉也計賢牛至襄二年四歲也杜言五六歲者賢牛見穆子未必即以還年見之　正義曰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云應辭唯恭於諾　故怒至逆之　正義曰怒者怒其妻也忿其母遂及其子其子在齊成昏而後逆之歸魯非謂逆其妻也　強與孟盟　正義曰孟雖適妻之子叔孫未立爲嗣賢牛欲

亂其室望己有之未應即欲爲適使子事已強與盟者欲其與己同心使己得專恣耳　注際接至接見　正義曰
傳訓云際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大夫將立適子猶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
與大夫交接故爲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　注以豭至
曰落　正義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釁廟之禮云殺人
羣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釁祭之法以
血涫落之知落之即是釁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
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知以豭豬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
成乃釁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鐘非是宗廟之器亦釁之
者周禮小子職曰釁邦器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
器及祭器之屬此鐘是禮樂之器故釁也　使賢牛　正
義曰孟不自請使賢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
宮鄭玄云異宮者崇敬也以其異宮故使賢牛　牛謂至
見矣　正義曰而如同是語辭故注云而何如何牛謂叔
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怪其語故曰

何爲牛曰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見則既自見君矣言不
待父命所以怒叔孫也大夫立子爲適必自見之於君宣
十四年申舟見犀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
或曰賢牛謂叔孫曰今將仲見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己見
病故怪之曰何爲以下同　注實賢至西廂　正義曰禮
置器物於地皆謂之實是實爲置也月令天子居左个右
个是个爲東西廂也　吾子至書歟　正義曰杜泄是叔
孫家臣故稱己君爲夫子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孫亦
有屬官爲卿故兼言之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
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
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
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
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同
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注
誣叔至季孫　正義曰季孫因叔孫之弱欲四分公室已

取其二故謀去中軍賢牛云夫子
固欲去之是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楚殺其
大夫屈申　書名罪之　公如晉夏苕牟夷以牟婁
及防茲來奔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秋七月公
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
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
焉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　簡擇取二分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國人
盡爲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告叔孫之柩　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閟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地）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碎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

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賢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賢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賢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旋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服子不知賢牛饑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賢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鑿

閘之外（齊魯界上閘）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以示子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

行（行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日明傷也）之謙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臺隅中日出隅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雖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隅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平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筮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

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口爲垂翼象曰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　離艮合體故　於人爲言艮爲言敗言爲讒也　離變爲艮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易離上離下離爲牝牛故知名牛也賢牛非牝牛故不吉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離焚山則離勝辟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存故知名牛也賢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　謙道冲退故飛不遠翔　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　故曰其爲子後乎　不遠翔故不遠去　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封體蓋引而致之　舍中軍罷公室也　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蓋屬公公室已是罷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公室彌益罷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是舍中軍者三家所以罷公室也作中軍罷公室之漸舍中軍罷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皆渾破各致其衆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分中軍之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公半屬於己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己也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己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半屬於公半屬於己己也或以爲其軍分爲四分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託之若以假託爲言何得云若子若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入己孟氏三分歸公一分入己於文簡略其事易知何須以父兄子弟虛爲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孫孟孫叔孫縱使如此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專恣也　及其至擇二　正義曰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注不以至正門　正義曰叔孫餓死而猶言葬鮮知不得以壽終者名之爲鮮言年命鮮少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賢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已得專故舍之而不討也杜泄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　注從生至正路　正義曰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

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棄禮弓去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是君當就家之無造君朝之禮且杜泄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自朝爲從生存朝覲之正路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　大庫之庭　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是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大庭氏之庫此言大庫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壬在此庫之庭前豎牛就攻之此庭非大庭也　使亂大從　正義曰杜云使從亂服變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注披析至見罪　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頴加誅戮不應直以殺適立庶爲大罪也若昭子知僻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己爲功勞也是昭子不知賢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

遇明夷之謙　正義曰離下坤上爲明夷離爲日坤爲地象曰明入地中明夷者傷也日在地中光不外發則爲

明傷也艮下坤上爲謙艮爲山象曰地中有山謙以高下下謙虛之義　楚丘至餒死　正義曰此先略言卦意有此四事也是非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爲國卿奉子叔孫之祭祀也并以譏人入而其名曰牛然此子終以餓死也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來而有之以譏人入其家非從外國入既已略論此意乃復具釋父辭父辭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辭之間無爲祀之意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爲祀之義也先行後歸始得爲祀然後推演父辭得其行去之象又論不食說言之事父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終爲祀之求牛名推演父之三辭既訖乃復更推卦體以終爲祀之言故曰其爲子後以摠結前言也　注曰中至其位　正義曰其爲子後以摠結前言也　注曰中至其位　正

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爲相應陽之所求者陽陰相值爲有應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爲無應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爲陰爻是有應也居得位而物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大難也居謙下之位宂卑退也以此知將辭難而行也注旦位至不食　正義曰位當三而時在旦是三日象也旦又未至食時非食時則無可食故曰三日不食也　注旦明至爲言　正義曰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爲言也　注易離至爲牛　正義曰純離者言上體下體皆是離也易離卦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明夷初九無此牛象但明夷初九在明傷之世有大難宜須謙下體是離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　謙不至後乎　正義曰其爻辭唯云君子于行無還之義故復推此爻於

貳於吳乃殺之　造生貳心　以屈生爲莫敖　生屈建子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
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
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
諸侯畏敬其使注傳言至其使正義曰聘禮云若過邦至竟使次介假道來命于朝下大夫取
以入告出許館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米如饔禮大
唯當餼之而已今鄭伯親勞是鄭長楚也相三年傳例云
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
尚公不自送昏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
丘是敬楚也此兼顧上文故云諸侯畏敬其使公如晉卽位而
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
之禮晉侯謂女叔齊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
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
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
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
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也敬
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
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
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
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注往有至贈賄正
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云賓遂行舍于
郊公使卿贈如覿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其覿但禮文不具
其終言其終必禍敗無爲謀者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

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滎陽縣東有大索城大叔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
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也敬
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
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

修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遽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享宴有好好謂貨財享饗也見也臣爲君行聘享之禮規有璋璋天子巡功所執以發兵非規見也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行聘享之禮規有璋璋天子巡功所執以發兵非

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狩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好貨爲好禾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夫則贈之以貨賄諸侯之禮之王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焉失朝聘之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

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取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麾至麾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仕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邢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甘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

大數也羊舌四家非二縣故但言彊家　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其武怒以報伯華叔向兄　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昏姻之親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徃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　厚爲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　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疏　奉吾至二國　正義曰朝聘之禮享用訓通意故云奉吾幣帛慎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履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無不敬故以敬爲始也始敬則終亦敬恐其惰故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必得理使皆可復行也曲從則失儀從而不失儀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故言道之也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量二國形勢以導通時事故言度之也皆準事爲文　注則足使守門　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圃髡者使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爲墨者楚子意在辱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墨

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爲信故執之　享規有璋　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規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辨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辨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辨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規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辨琮琥璜皆有今捡杜注意義則不然謂主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規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燕賓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酒酣而不出宴有好貨殽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賓之事故破享爲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亦無文耳故杜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峩峩尚書大傳亦乘璋以酢之類是也　注諸侯至述職　正義曰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著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言諸侯職在治國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子職在立諸侯撫下民以時巡仲省視其功勞也　設机而聘禮有其略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至不飲　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朝禮雖士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敢倚机不敢飲酒也　注宴飲至所無　正義曰謂主國宴賓以貨財為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禮之加宴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是也　注熟食至殷勤　正義曰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飧飪熟也其鼎實ヾ如饔餼羞鼎則陪鼎是飧有陪鼎鄭以飧禮小饔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飧言饔餼備而飧不備也杜以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

餼生而飧熟故云熟食為飧聘禮又云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玄云陪鼎三牲臐膞脾臑臂也陪之庶羞加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於賓館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腊鼎一胖鼎一魚鼎一腸胃鼎一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陪鼎二其一曰臐膞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臐膞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臐膞也在豕鼎之西其陪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列設當西階之內廉腥二牢陳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饔餼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卿之禮侯伯饔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三牢在東餼三牢在門西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饔餼九牢死五

牢飪一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餼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禮也大行人註云爵卿也則飧三牢饔餼五牢爵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　以敗於鄢　正義曰以上文類之當註云言兵禍始於鄢而不註者從可知也　韓須受命而使　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　皆韓起庶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為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為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為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　四族至四人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亦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為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韓氏至疆家　正義曰杜以家縣為一故并韓賦七邑與羊舌四族乃為十一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族有一縣則又大多故以為四家共二縣也劉炫以為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於賓館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腊鼎一胖鼎一魚鼎一腸胃鼎一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陪鼎二其一曰臐膞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臐膞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臐膞也在豕鼎之西其陪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列設當西階之內廉腥二牢陳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饔餼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卿之禮侯伯饔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三牢在東餼三牢在門西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饔餼九牢死五牢飪一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餼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禮也大行人註云爵卿也則飧三牢饔餼五牢爵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　以敗於鄢　正義曰以上文類之當註云言兵禍始於鄢而不註者從可知也　韓須受命而使　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　皆韓起庶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為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為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為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　四族至四人　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亦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為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解故杜云叔向之多知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 自爲逆也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謂授子產政 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算地也 算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 莒人懇于晉 懇魯受牟夷 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 閒暇也 乃歸

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來討 討受牟夷 不設備戍辰叔弓敗諸蚡泉 莒未陳也 據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役在四年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會楚子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 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 從吳師也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廬江舒縣有鵲尾浦 楚子以馹至於羅汭 馹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犒勞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 言吳今龜知此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 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 焉盛也 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旱脩守 守固

備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言常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北其報在邲 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言吳有報楚意 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逢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

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今君至稟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今君至稟鼓正義曰言今君奮起威嚴如天震電盛爲順怒虐執云云是也難易有備正義曰言知楚爲患難則吳易有防備也且吳社稷是卜正義曰恐楚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女既云言何故今欲被殺故言此以塞之國之守龜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被殺則是龜不信故反言此以荅之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弄同盟注弄同同盟正義曰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丘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子來盟是再同盟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疏注合比至罪之正義曰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求媚於大子而欲殺君之寵臣是事君不以道也以此而自取奔亡故書名以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蔿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吊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疏注合先至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三十年傳文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薨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加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晉他國之葬必須詹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斷之以剛義斷制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大夫也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

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萬民之罪予一人有罪在予一人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肹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爲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注鑄刑書於鼎正義曰傳直言鑄刑書知鑄之於鼎者范宣子所爲刑書注臨事至爭端威而致災疏

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今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於大罪之閒或情有可恕蓋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令鄭鑄之於鼎以章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爲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遠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制爲比例入罪者衆輕以明重出罪者衆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爲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

閑之至其淫　正義曰義者宜也合於事宜閑謂防衛也閑之以義防衛之使合於事宜也政者正也齊正在下糾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履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以養物故本之以仁也位以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居官食祿制爲祿位以勸其從順教令也其有犯罪則制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舍也對文則加罪爲刑收贖爲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此事治民也懼其至以剛　正義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心言雖行上事懼其未從教也故復勞心以撫之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謂如其己心也事親事君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舉善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不知故教示之以當時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之以和當和說以使之臨涖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涖謂有所施爲臨

據其事臨謂平常之時涖謂當事之時居上位者突於驕慢臨之以敬言常共敬以臨之其監於行事者失於解倦涖之以彊言當彊力以臨之柔而少決爲政之病故斷之以剛彊此云斷之以剛即上嚴斷之義扈謂威可畏剛謂情無私此皆論心故重言之　注舉懼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彼作竦音義同　注施之於事爲涖　正義曰涖亦臨也而與臨別文故解之周禮肆師稱涖卜曲禮云涖官春秋書涖盟皆謂當其事而臨之故云施之於事爲涖則臨謂平常涖謂當事以此爲異故別文也若散而言之涖亦臨也故論語云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是也　注義斷恩正義曰刑三者皆爲法也言以德爲儀式法者是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爲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　又曰至作乎　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　民知至於書　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爲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

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勤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擅柄移於法故民皆不畏上　注因危至巧僞　正義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爲法止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徼幸以成其巧僞滑有增罪而獲免者也　注夏商至以制　正義曰夏商之有亂政在位多非賢哲察獄失其實斷罪不得其中至有以私亂公以貨枉法其事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爲定法亦如鄭鼎所鑄遵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　注周之至九刑　正義曰準夏商所作當爲文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周公別爲此名故稱之耳　注言刑至之世　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皆是叔世所爲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然采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爲後法其事是始

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也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李世李世不能作辟也　注制參至末法　正義曰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也三代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謂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采取上世所聞見斷決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謂子產善者以爲書也　詩曰至四方　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法也則儀式其以德爲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　又曰至作孚　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　民知至於書　正義曰端本也今鑄鼎示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爲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

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於書也刑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　終子至敗乎　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之政何以異乎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自有爰咨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今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爲殿有彊猛則爲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以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郅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信其教

伐任其縱舍必將甚怒變常嗳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今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議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適時制宜謂此道也　若吾子之言　正義曰若如也謂如吾子之言也　吾以救世也　正義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今之所以救當世也　注象類至致災　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火出而象之象類也謂以類相感而致災也同氣相求易文言文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是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今鄭火未出而用火以鑄鼎及火星出則相感以致災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　夏

季孫宿如晉拜昔田也　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　晉侯享

之有加籩　籩豆之數多於常禮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貺賜也　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懼以不堪爲罪　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　以加禮致驩心　對曰寡君猶未敢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爲知禮　重其好貨未敢當此加也　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　固請徹

宴好之貨　注周禮大夫三獻　正義曰周禮饔人五獻大夫三獻故鄭注掌客爵卿也饔餼五牢爵大夫也饔餼三牢獻視饔餼之數故言大小國之卿皆言獻大夫三獻故聘禮侯伯之卿出聘饔餼五牢大國之卿五獻其次國五牢獻同饔餼之數至春秋之時唯大國得從古禮故昭元年鄭人享楚孟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次國以下卿則從大國大夫之禮故今武子云得貺不過三獻周禮無此文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獻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大夫卿之摠名故庄云三獻也　今豆有加　正義曰上言加籩此言豆者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寡君猶未敢正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上文唯言享有加籩止知加於常禮不知幾獻籩豆未必過七獻也言寡君猶未敢當此者謙耳　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　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欲以求媚大子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詛　詛爲盟處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
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
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第欲得合比處乃與寺
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
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
也必亡夫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
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為二
於女何有十年

子為城言宗人當固之毋使此城傾壞傾
壞則女獨矣女既獨此必有所畏懼也六月丙戌
鄭災終士文伯之言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
以勞諸祖辟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
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

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葘也
不抽屋不強匄斂言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
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恩
賈恩惠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
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叔向曰
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詩曰爾之教
楚辟我棄辟邪也棄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
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述舊則法也無宁則無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
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而有
禮正義曰見如見王是共也辟不敢見是禮也不樵
樹不采葘正義曰不樵樹不伐樹以為樵不采葘不采
所種之菜果不抽屋不強匄正義曰服虔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強乞也秋
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
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
吳人救之令尹子瀉帥師伐吳師于豫章

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弃疾闔廬之父子蕩歸罪於蓼蓼滅而殺之歸以敗告故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敗者本自爲聘聞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弔敗因弔之故言且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道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諜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暨齊平傳

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句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事故不重言

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爲魯與齊　正義曰暨訓與至可知

燕從可知

也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傳曰暨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度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非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即燕與齊平當書燕

士匄相士鞅　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名而爲之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虢

衛侯惡卒　正義曰穀梁傳曰鄭曰衛侯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汪云不奪人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辛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曲禮云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諱此事也然則此君卒哭之後臣當辟其諱曲禮云君子已孤不更名當舍名而一稱字　注元年大夫盟于虢　正義曰虢會不盟而言盟者令尹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雖不爲載書亦以名告神與盟同此

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侯使慶

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巳齊侯次于虢虢虞虢燕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璧玉檟之屬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皆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璧玉檟succeeded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檟匱也succeeded耳玉爵正義曰傳云齊求之自言其平之意下云盟于濡上是其平也succeeded耳玉爵之事也下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則是燕先發意而言齊求之者齊若志在伐燕不當在竟久次久次而不行即是求之之狀也燕必知其意乃行成耳注濡水至易水

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注瑤玉至王爵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傳云瑤美石此云瑤璧玉檟與玉別文亦似非玉杜以瑤爲玉者詩毛傳云瓊瑤美玉則瑤之爲物在玉石之間與玉小別故或以爲石或以爲玉瓊是玉之美名詩以瓊瑤爲玉故毛言美玉耳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齊醢酒醬實之則甕是小器當以凡爲之以瑤爲甕故爲實也論語云饋孰於樽中是樽爲盛物之匱也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玄云爵畫禾稼也斝是爵名文承玉檟之下明亦以玉爲之言耳者蓋此器旁有耳若今之柸故名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successful王於軫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successful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successful容縣有罪亡入successful章華官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successful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過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successful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關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惡以紂爲淵藪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盜有寵未可得也言盜有寵王自謂爲盜蓋王張本遂赦之赦無罪也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

注析羽至於軫

鄭玄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練然則干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冊其垂至軫者謂游至軫非羽至軫也禮緯稽命徵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鄭玄云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繅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杜以楚雖僭號稱于未必即如天子不應建大常旌曳地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謂楚王旌也蓋建交龍之旗而游至軫耳然諸侯之旌短於王旌二刃大夫之旌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案周禮軫去地四尺較去軫並五尺五寸而禮緯云諸侯齊軫大夫齊較於事爲疑不可知也

正義曰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也正義曰引其言戒刑法知是刑書名也此皆以意言之循名求義不必得本故杜皆略而不說

注僕臣刑書名

名也名曰僕臣未知其義服虔云僕隱也臣匿也爲隱亡人盜賊所以大啓封疆也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停也文之法也

正義曰引其言戒刑法知是刑書名也名曰僕臣匿匿也爲隱亡人之法所以封疆言去下言行善法所以得爲天子也僕臣之法所以得天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是文王啓疆至汝水

注行善至汝水

背武至淵藪

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也武王既克殷歸至于豐乃陳伐紂之事告於諸侯言將伐之時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言天下罪人逋逃者以紂爲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也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

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
致諸宗祧言奉成公衛以來語以告宗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嘉賴之豈唯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期問伐之期寡君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荅郊勞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疏注宮室至城內　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則釁之皐門則釁之庫門則釁之城門則釁之廟門則釁之雉門則釁之庫門則釁之皐門則釁之路門則釁之此皆宮室之大者設祭以落之云言露寢生人所居了實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壇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實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洗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一日我至北望正義曰謂往日也嬰齊與魯盟于蜀事在成二年共王之初共王即望魯朝故言往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也董遇注無日字誤法既過能改曰共寵靈至賜矣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成靈以及楚國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致今君之嘉惠於楚即是寡君受賜矣注祖祭道神正義曰詩云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爲祖也曾子問曰諸侯過大子與諸侯相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爲一知祖是祭道神也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車祝登受轡乃軷遂驅之鄭玄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玄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馬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是說祖軷之事也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北天子則以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也大夫用酒脯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衆草也魯地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臧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注衛地至降婁　正義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但古書亡失鄭玄保章氏引堪餘云寅折木鴈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田星紀吳越也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故云衛地豕韋也三統歷娵訾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四度雨水中終於奎四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在婁四度春分中終於胃六度也此時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之初耳　詩所至不臧　正義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卜月建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注云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又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作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　對曰至之災　正義曰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爲政不善可以感動上天則自取譴責於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義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日爲之食婦順陰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陰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故日食皆豫算而盡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爲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之時常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爲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士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析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聘以告衆降物辟宮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服食夫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知進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　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鉼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鉼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　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

孫亦將疑我不忠　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　侯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　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時不免楚意為此盟耳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無辭可以禁之故　吾與子桃　成公命　注前女至杞田　正義曰下云君之在楚於晉罪也知晉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　萊柞二山　乃遷于柞　遷也晉人為杞取成　不書非　注前女至杞田　正義曰下云君之在楚於晉罪也知晉乃遷于柞謝息遷也晉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祀之數并見杞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言周秉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言周秉

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鯀禹父夏家郊系之歷殷周二代又遍在羣神　子產告之二方鼎　方鼎昔所貢　子產告之二方鼎　立得佐天子祀羣神　韓子祀夏郊　祀鯀　晉侯有閒　閒差也　賜

鼈者相　鼈鼈也欲　光奪魯侯　好以大屈　宴好之賜　大屈弓名　既而悔之遽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　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傳言楚靈不能慎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　使長鼈者相　正義曰吳楚之人少聞欲選長鼈者相揩也　注大屈弓名　正義曰賈逵云大屈寶劍可以為劒孚魯侯於竟華之亦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舊啓彊見公

福今民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龍今蛙殛變而成蠬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云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樂寔之繇皆以雄韻陵勑言是也　注鯀禹至見祀　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褅黃帝而郊鯀言郊祭天而以鯀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通夏世爲三代祀之也祭法又曰夫聖王之制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鯀郭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言鯀有大功而歷代祀之也祭法又云有虞氏褅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褅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褅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褅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子羔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殷祖宗異代者孔子曰殷周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則其他所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周人爰召公

穡敬其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哉　注言周至羣神　正義曰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士其地則不祭然則鯀非晉地之神晉人不合祭之也但周室既衰晉爲盟主得佐助天子祭祀羣神故不祀鯀而鯀爲祟也晉語說此事云昔者鯀違帝令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鯀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晉侯疾閒是言晉當繼周得佐天下祀羣神也僖三十一年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祀鄫何事然則祀是夏後自當祀相衛不祀相而晉祀鯀者相無功唯子孫當祀鯀則列在祀典天子祀之故晉繼周當祀鯀　祀夏郊　正義曰言祀夏家所郊者故注云祀鯀

方鼎　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

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此年正月公孫段卒　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貴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　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

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傳言子產貞而不諒　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　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　注傳言至不諒　正義曰貞而不諒論語文也貞正也諒信也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搆是不信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　鑄刑書之歲三月　在前年　或夢伯有介而行　介甲也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帶伯

助子晳殺伯有壬
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
氏黨壬寅此年
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
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良止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
也爲身無義而圖說我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殺大義
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
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
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
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
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
魂魄彊物精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爲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

良霄俱被誅殺今并立二人言若國家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爲妖鬼之良止也以此解說民心從政至媚也
正義曰反之謂反正道也媚愛也從其政事治國家者有所反於正道以取民愛也反正道者子孔誅絕於道理不
合立公孫洩今既立良止恐民以鬼神爲惑故反違正道兼立公孫洩以取媚於民今民不惑也段與帶之卒自當
命盡而終耳未必良霄所能殺也但良霄爲厲因此恐民民心不安義須止過故立祀止厲所以安下民也何休膏
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亡氏以此今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
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玄荅之曰伯有惡人
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
而興利孟夏之月含桃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矣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

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
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
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所馮者貴
重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傳有緣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所惑故并立公孫泄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　人生至曰魂　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孝經說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

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噓吸取其動爲義鄭玄祭義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彊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是故魂之名爲鬼神也檀弓記延陵季子之哭其子云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明稚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骨肉必歸于土故以歸言之魂氣無所不通故以不測名之其實鬼神之本則魂魄是也

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質哥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注陽神氣也　正義曰以形有質故爲陰神氣

陰魂無形故爲陽既以化表形故以陽陰互相見也　用物至魄彊　正義曰魂既附氣氣弱魂以形彊形彊則氣盛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彊鄭玄祭義注云氣彊則物精而多則魂魄彊也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氣彊故用物精注物權勢　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爲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能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揔名也　是以至於神明　正義曰此言從微而至著耳精亦神也奕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奕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奕

月在此年二月　罕朔殺罕虎虎子皮弟罕朔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因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舍之子罕朔子良子耳良霄三世皆爲卿　子產相齊師還自蒐之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舍之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蒐之

子問其位於子產　問潮可使在何位　子產曰君之羣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建從大夫之位　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　罪人以其罪降　罪重則降多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大夫位馬師職　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真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食無度也相因以酒飲無度也　罕朔殺罕虎　正義曰公孫舍子展之弟嬖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禮

注相尚至以酒　正義曰相尚以奢

謂之從父昆弟　使從父昆弟子皆上大夫女嬖大夫　正義曰子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晉之寵大夫亦是下大夫故杜云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月傒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幸晉爲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也故諸侯貳詩曰鴟鴞在原兄弟急難睦睦和也晉不禮焉

閟宮頌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統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昔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冀國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誤耳注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湣公照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饋於至余口正義曰釋言云饋餽也郭璞云餽又云饋餽也孫炎曰餽餽也然則餽饋餽相類之物猶者曰餽餽者曰餽餽是其別名將餽向口故曰以餽余口猶令人以粥向弔黏使相著謂之餽弔注聖人至考父正義曰聖人謂殷湯也不當此謂不得在位爲國君也上文具言考父之德知此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得在世當大位者止謂正考父也既是聖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有達人謂知能通達之人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仕後之語是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陳桓未死言謚亦此類也注十二歲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

字括也名說一名紇是仲尼兄孟皮也魯人謂兄爲伯尼其字也閟宮頌僖公之子頃公之孫孟僖子之孫仲尼之後也臧孫紇魯大夫臧文仲之孫武仲紇也僖公成公之子獻公之弟武仲皆卒故諡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有達人謂知能通達之人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仕後之語是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陳桓未死言謚亦此類也注十二歲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

莫同　正義曰東南隅有辰也大火謂之辰也又有日月之會辰也又北方有辰星也日月會謂之辰者辰時也日月聚會有時也　故以配日　正義曰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干配之明非一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宜姜）嬖女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荷與孔烝鉏之曾孫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著辭）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之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享又何疑焉（周易曰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卦也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雙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注夢時元未生　正義曰知者傳曰婤姶生孟縶即云孔成子夢君已生訖當云婤姶生孟縶及元然云孔成子夢且說夢以下乃云晉韓宣子聘歲生元明未生也　之比　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能行向下讀之知者案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　之足不良　正義曰所以上也無變者皆遇少爻故也正義曰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縶之卦也　二卦皆云有此文此傳之意取大誓也社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解之云　正義曰外傳云者國語引大誓也古文尚書大誓具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曹郎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

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注以首至世子　正義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留而歸罪於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招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於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由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是仲尼新意以招爲首惡也從殺例者從兩下相殺之例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

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秋蒐于紅

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注革車至闕也　正義曰傳例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大蒐此不云大知經闕文也釋例云紅之蒐傳言革車千乘所以示大蒐也而經不書大諸事同而文異傳不出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略仲尼略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穎云蒐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隨文造意以非例爲例不復知其自違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大雩無傳不旱而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

壬午月十八日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　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　注招之黨　楚殺之　正義曰孔奐之爲招黨傳無其文正以殺稱名知稱名爲有罪矣楚使孔奐無罪仲尼必當變文但此非常例先無定制不知其將何所稱也執招殺奐皆是楚人爲之承上楚師滅陳之下是楚可知不復每文書楚杜以注文隔故言楚殺以明之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其類也此執招殺奐皆滅陳乃爲之故依次而書在滅陳之下　葬陳哀公　雙人來克葬之書書在滅陳之下　注雙人至故書　正義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爲楚葬哀公故杜辯之來克葬之案傳克欲殺馬娶王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某公楚人將欲殺克不得爲楚葬之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

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書名言其所爲之事而已故云魯往會葬也案傳秦克之葬乃是私竊葬之而魯得會者諸侯之卒告葬不告葬但葬有常期知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從赴也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焉不然民聽濫（濫失也）也抑臣又聞之（抑發語辭）曰作事不時怨讟（讟謗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信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茍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茍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休其是之謂乎（茍矣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

取安逸處休美也師曠因公之問其言流轉終歸于諫其言實巧故以比巧言如流也據今毛鄭解詩哀哉不能言者賢人不能言也不能以其正道曲從君心故身見困病茍矣能言乃指時世所謂能言者巧言從俗如轉流矣阿詘順旨不依正法得使身居休美與此所引意異故言嘗叔向時詩義如此與今說詩者小異隱元年注云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丈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然則引詩斷章取義得異於本而云叔向時詩義如此者但叔向此言在孔子刪詩之前與刪詩之後其義或異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隱元年論詩者君子之言君子即丘明也其言則刪詩之後乃與詩說不同故云引詩斷章此杜大略而言其實未脩之前有引詩亦有斷章者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嬪天也二妃生公子勝二妃嬖

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
有癘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
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憂患自殺經書辛丑從赴）于徵師赴于楚（于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
君公子勝憖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憖也）楚人執而
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
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疑爲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注經書辛丑從赴傳異者多是傳實經虛故言從赴）正義曰經云辛丑傳言辛亥經
傳稱書日行人言使人也此復發傳故言重發之也釋例
曰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因干
四日辛丑十四日辛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故不云日誤
注疑爲至發之　正義曰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徵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婼以同外
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　叔弓如晉賀
虎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
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

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甲
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
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七月
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驪施也欲
攻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
子車（三子濟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
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
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

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
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
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
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
（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
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
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宅）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
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
施惠於不惠者）

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相子羽頃公靈公孀子頃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孀惠及己遂和之如初和藥高良之家也又數人告不復敢向子良之家也陳氏服虔云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注周書至勉也正義曰周公戒康叔當施惠於不肯施惠者勸勉其不能勉力者今子良不能勉力爲善欲令相子勸勉之故引此書也茂勉也釋詁文頃正義曰謚法祇動追懼曰頃頃所以不死而得放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孫氏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櫬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櫬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寘置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加絰於顙而逃絰喪首之帶顙額也成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成爲縣公使穿封成爲陳公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息寧靜也晉侯問王乎皃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

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後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閒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閒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叔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紹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

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注壬午至月誤正義曰杜以長歷校之十月丁丑朔十八日得壬午也十一月無壬午經書十月歷與經合知傳言十一月者誤也注與衆至哀公正義曰就衆讎之內特舉棄克之名知克是讎人之貴者也葬無殺馬毀玉之法知欲以非禮厚葬哀公也服虔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匹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事亦有似知不然者楚既滅陳制爲己有克不能私藏馬玉欲賤毀之故不從對曰至楚國正義曰致死禮者欲爲邾勃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成既臣事靈王而爲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見己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謀靈王己必致死殺之此對是諂非悖也注顓頊至水滅正義曰

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之次於時猶有書傳言之故史通得而知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也陳是顓頊之族故知滅將如之亦當歲在鶉火陳乃滅也史趙別有以知假此而爲言耳不可一準此言以驗國之興滅　注箕斗至用也　正義曰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也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孫炎曰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此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襄三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由用釋詁文言將復用是而更興　注慕舜至絕者　正義曰魯語云慕能脩舜禹之功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言虞舜先不知去舜遠近也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亦不知慕於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異也從慕至瞽叟無違天命廢絕言其不絕世繼嗣相傳以至舜也觀傳此文瞽叟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云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爲庶人故微賤經云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是下賤矣蓋至瞽叟始失國耳此又遠之事不可知也　注遂舜至於遂　正義曰三年傳云其伯直柄虞遂伯直柄則遂在直柄之後故云蓋殷興存舜之後而封之也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於遂故言寘德於遂寘置也置此德於遂身令使遂有德也　注胡公至舜後　正義曰胡公封陳之由襄二十五年傳已具之矣世本舜姓姚氏哀元年傳稱夏后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耳因昔虞舜居嬀水故周賜以嬀爲姓也陳世家言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謂胡公之前已姓嬀矣是焉遷之妄也　其非既存矣　正義曰陳氏山山益賢而拉漸高

有恩德而得民意其有國之徵兆既存在矣言可知也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　疏注以

事至會禮　正義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敬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　許遷于夷　注許長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疏注許長至爲文　正義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鄭爲仇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爲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疏注天火至爲名　正義曰魯語云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也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焉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實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辯而異之云陳既已滅降爲楚縣不言楚陳災而直書陳災者猶如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以彼不繫晉知法自不當繫楚非是存陳如舊國也凡災害所及繫於所災所害之處故以所在爲名不復繫其本國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陳是楚之大都無緣當繫於楚二傳云說故杜不從所災所害者所災謂陳災是也所害謂梁山沙鹿崩是也然災害繫於所災所害而宣十六年不直云宣榭火而以宣榭繫成周者以宣榭其名不顯若不繫成周不知何處宣榭與此別也

秋仲孫玃如齊冬築鄆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鞫會

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揔書 疏注正義曰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楚子不親行在陳畏威加撒名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盟主所召至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已使不復揔書諸國也傳因叔弓所見故歷序四國大夫以見諸國皆行非獨魯也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傳因歷序諸國大夫此意與彼同也服虔以為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服見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歷序諸國乃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後也服意準彼為義故云叔弓後耳彼為盟主所召故諱後期此則楚非盟主何以當諱春秋之意豈欲魯棄晉而從楚乃為之諱其會楚遲也且彼不書所會乃揔書諸侯此若是會經何以不揔書叔弓會諸侯之大夫傳何以不言叔弓會楚子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于陳也今傳以四國大夫皆會楚子義非盟類足以可明且叔弓若後傳當言之傳不言後而服以為後是欲代丘明為傳非解之也故杜與異之言不行會禮故不揔書見此意

遷許于夷實城父 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益許田

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

以方城外人實其處 注此時至譙郡 正義曰杜以傳言靈王使民不安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為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為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為夷然言城父是舊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即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郧氏是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為未改之名傳時為已改之名乃於經傳以前上此之時已有所改夫子集史記而為經丘明采簡牘而作傳史記或書其舊名者即白羽夾谷是也或史記書其後名者即夷與垂葭是也丘明據簡牘為傳以所改後名而實之故傳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析公之亂皆舉白羽改為析之後但簡牘猶析故杜云於傳時白羽改為析止謂簡牘之時非丘明作傳時也若其不然孔子脩經丘明作傳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脩經時為白羽作傳即改為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為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史記有遺者也劉炫不審杜意怪傳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而規杜氏非也 取州至益之 正義曰釋例云州來淮南下蔡縣淝水之南地淮北之田淝水北田則州來邑在淮南邑民有田在淮北也許國盡遷于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聾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濮楚鄧吾南土也晉悼燕亳吾北土也晉北三千餘里吾何遜封之（北夷在玄菟）有（遷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甘茂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禱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正義曰孔子父叔梁紇爲鄒邑之長論語謂孔子爲鄒人之子是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稱人知此甘人即是下文甘大夫襄也甘人是甘縣大夫知閻嘉是晉之閻縣大夫名嘉也甘閻接竟田或相侵故共爭之（注在夏）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駱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至西北　正義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棄本紀不窋是后稷之子繼其父業世爲大國故受此五國爲西北之長也釋例土地名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苟馮翊臨晉縣苟鄉是也畢在涼北長安縣西北駰在武功岐在美陽今秦其地苟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駰之西北甚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部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親在部東六百餘里而令部國與魏爲長道路大遥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幽並不知其故

及武至東土　正義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外薄四海皆爲周地上文既言西土故以下唯說三方其實西方所至過於上文自岐以西猶是周竟但不復重言之耳服虔云滿姑商奄濱東海者也滿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滿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巴濮至北土　正義曰土地名云巴巴郡江州縣也楚南郡江陵縣也鄧義陽鄧縣也建寧郡南有獽夷地然則巴楚鄧

中夏之國唯濮爲遠夷耳土地名又云燕國薊縣也亳是小國闕不知所在蓋與燕相近亦是中國也唯肅慎爲遠夷　注肅慎至餘里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魯語云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韋昭云肅慎東北夷也楛枝縣也矰矢長尺咫言三苗也此傳以晉率陰戎伐頴止須言其中可知也若直說縣當言居楛枝于羽山不須言四裔也　注允姓至敦煌　正義曰此言主責陰戎知允姓是惡之人惡言之也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允姓居于瓜州時同而人別知其祖也言允姓之祖者謂其姦邪之人惡言之也尚書傳稱虞仲號叔王季之穆是文王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　則戎焉取之　正義曰焉猶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　注邑外至之地　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具徵王畿之內遠近之次自國中以外有近郊遠郊文甸采縣次都是郊外爲甸也陸渾之戎居伊洛之閒是取周郊甸之地　我在至主也　正義曰言我周存在於伯父有益如衣服云云　雖戎至一人　正義曰猶自如此則雖戎狄其何有恩義於我一入既無恩義侵

我亦無可責　王有姻喪　正義曰隱元年傳云士踰月外姻至姻是外親故杜云外親之喪也服虔云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案妻父爲姻雖有此稱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赗也以致赗言之知是外親之喪耳不知外親喪是誰死

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　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爲之妃　而楚所相也

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而興陳則

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盛水度　疏　陳水屬　正義曰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為水屬也陳是舜後舜火火盛水度　疏　陳水屬　正義曰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為水屬也陳是舜子孫承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嘗為火官即以火為楚矣豈復五行之官後世皆依其行乎此皆賢哲有以知之非吾徒所測　注火畏至之妃　正義曰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土畏木以勝為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為之妃也土以終為戊妃也火畏水以己為中女坎為中男故火為水妃　注相治至火事　正義曰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為治故以為治也二十九年傳曰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黎為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為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其後也是楚之先為火正治火事　注火心至罰閏　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為大火火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夏而火陳火得以四月出者長歷云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而在前年故火以四月出也長歷以為前年閏八月則此年四月五日得中氣二十日得五月節故四月得火見　注

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也杜用此說故云火畏水故為之妃也土以終為戊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也服虔云火離也亦坎也易卦離為中女坎為中男故火為水妃　注相治至火事　正義曰相訓助也主火而助君為治故以為治也二十九年傳曰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黎為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為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其後也是楚之先為火正治火事　注火心至罰閏　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為大火火十七年傳曰火出於夏而火陳火得以四月出者長歷云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而在前年故火以四月出也長歷以為前年閏八月則此年四月五日得中氣二十日得五月節故四月得火見　注

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為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今杜氏既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但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故杜不注若然楚卒滅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踰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在鶉火而滅故裨竈舉大略而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官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也歲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歲星之助火既盛而水則衰　晉荀盈如齊逆女　自為逆　注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

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以甲子喪也詩云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是也故國君以爲忌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甚弘曰毛得必亡是昃吾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稔之日也昃吾之死與桀同日知桀以乙卯亡也以此二王之亡爲天誅之日故國君以爲忌日惡此日也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玄云謂死日也彼謂親亡之日至此日而念親故忌此日不用凶吉事非是惡此日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叔之嬖者外都大夫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欲令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

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豎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注工樂師曠也正義曰禮記檀弓說此事云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知工即師曠也外嬖叔即李調也注樂所以聰耳正義曰樂以和心聲從耳入故樂主聰耳大師掌樂務

悛而止悛改也改革前意也禮記記此事飲酒事同而其言盡別記是傳聞故與此異二者必有一謬當傳實而記虛也孟僖子如齊殼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注自叔至曰禮正義曰襄二十年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更不遣聘是邦交禮意久曠絕也殼訓盛也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禮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拜凡不郊勞然則聘禮經之所言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聘禮既是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大聘不知以何爲盛或當享禮之物多矣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詩曰至子來正義曰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經始靈臺之基趾其意勿使急成之但其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子成父事不待督帥故云子來以示民樂之意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耆酒好內故書名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注三大夫至從之正義曰成二年鞏之戰魯四卿並書此三卿皆書重兵詳內故備書之其他國行兵唯書元帥而已略外也傳云平子伐莒取郠平丘又獨見執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常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婺女齊之分野也歲星在玄枵則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姓也齊姓任薛姓薛氏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女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發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姓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而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

卒吾是以識之爲晉侯彪卒傳疏注歲至玄枵正義曰釋天云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郭璞曰虛在正北顓頊水德位在北方當人位在北顓頊居之故謂玄枵虛星爲顓頊之虛也此方三次以玄枵爲中玄枵次有三宿又虛在其中以水至姜也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宿女爲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謂星居之也其玄枵維首而有妖異之星爲以將死之妖告邑姜也邑姜齊女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邑姜晉之妣也正義曰曲禮云生曰毋死曰妣鄭玄云妣之言媲媲於考也邑姜唐叔之毋故爲晉之妣也邑姜亦是成王之毋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告薛女此則裨竈自知非吾徒所能測戊子至乎出正義曰昔戊子之日逢公死其神以此日登天於時有星是此星也於是嬖女乎出爾時妖星出於嬖女而戊子逢公死今此星亦出嬖女始戊子晉君當死也逢公死日星出嬖女當時猶有書記故裨竈得而知之注

逢公至日卒因之則伯陵是逢君之始祖也周語說玄枵之次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孔晁云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毋也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伯陵大姜之祖逢公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殺諸侯也然則伯陵之後世爲逢君皆是逢公未知戊子卒者何所名號也逢公死時妖星亦出嬖女於時歲星不在齊分故齊地之君自當其禍此時歲在齊分故外孫當之齊惠藥高二族高氏者酒藥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駟欲及子良醉故駟告鮑文子遂見文子

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藥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藥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藥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于稷稷祀后稷之處藥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藥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薀利生孽薀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薀乎可以滋

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十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與之粟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詩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此言文王之能施也桓公亦用此能施是以霸諸侯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詩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此言文王之能施也桓公亦用此能施是以霸諸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滅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窗牖孔甚昭明佻偷也言君子之人為賓客德音甚明其視下民不偷薄苟且也偷之已謂甚矣而一同畜牲用之將誰肯福祐之哉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偷薄之偷也孫炎曰偷苟且也戊子晉平公卒如神竈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帥師城成周北宮喜鄆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齊國弱宋華定衛

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載幣用車百乘
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子皮之人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喪紵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己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

安國云兵車稱兩百兩　正義曰尚書說命云非知之難行之惟難此言出彼意也非知之實為難將在行之為難也言子產語己已既知之知而不行所以自疾夫子子產知之矣知喪不用幣也我則知不足　書曰孚敗禮　正義曰尚書太甲篇也孔傳云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君親推之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己身以喻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難不慎　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　詩曰至我後　正義曰正月夫夫刺幽王也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痛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注云父母謂文武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子公大子位也及喪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以温地　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柳戕炭于位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叔弓如宋葬宋平
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蔡侯雖弒父而立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疏 注蔡侯至名告 正義曰
蔡侯雖弒父而立實宜受討但立爲君於蔡已十三年楚
子誘而殺之又刑其羣士不以弒父之罪討之蔡大夫深
怨楚子故以楚子名赴告禮諸侯不生名書名是罪絕之
事以其名告欲使諸國之史書名以罪絕之也若是楚告
不當自罪其君知是蔡人告也
公子圍殺君取國改名曰虔 楚公子棄疾帥師
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
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地闕 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厥愁地闕 九月己亥
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益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
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用之殺以祭山 疏 蔡世子
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服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嫌以聘事行故傳具之 景王問於萇弘周大夫 萇弘曰蔡侯般
實凶 對曰蔡凶此蔡侯般

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 豕韋般即靈侯也 弗過此矣 言蔡凶不
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過此年 楚將有之
然壅也 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 歲及大梁蔡
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
故知楚凶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
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 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 感今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 蔡侯不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 傳言楚子無道 韓宣子問於叔
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僭而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
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事在八年 今又誘蔡而
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

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救也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棄捐捄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隕身也楚小至咎乎正義曰亟數也比於桀紂則楚巢故云喪國也紂首縣白旗故云桀克其身正義曰桀身奔南巢虐甚於桀紂二王能無咎惡乎是以無救助之義天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敝敝則棄之是救助之義曰捄音丞之上聲也方言云出弱爲捄捄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注金木至棄捐正義曰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材皆爲物用用久則必敝盡敝盡則棄捐之捐亦棄也言天之用楚亦如此也五月齊莊公盟于子會邾莊公會于扈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讌禮慕孟氏之廟泉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友者隨而脩之子魯邑泉丘魯邑遂弃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

二女自共盟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浸祥宿於遽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宇敬叔宇養也似變生疏注遽副至助之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遽亦副倅之意妻爲正適妾爲副貳遽氏之女先爲副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令副助而爲對偶之故以傳言云宿於遽氏即連言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謂遽氏所生故傳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於泉丘人宜上讀爲句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也物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弗許孤父晉大夫物以無親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國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星周復於大梁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襜帶有結襜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

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辛起本注著定至表著正義曰著定謂行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鄉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旗誤也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當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旨而爲規過非也　注野會至爲位正義曰禮諸侯建旂以爲表也周禮司儀云祭公

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公九介諸伯七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門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諸侯東陪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桌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　言不過步　正義曰洪範五事說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容貌當恭恪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無守氣　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必死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

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祐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閱也非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晉士至魯郊　正義曰傳稱文襄之制夫人喪士爲介未必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感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爲魯郊言昭公必爲魯人

于北制是子元非孚伯也劉妄規杜非也　注上古至蜀
廷　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
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
土是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皞氏
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是
玄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
工正數皆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爲常末世隨事施職
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耳今無宇稱胥古言故云五大
也言五官之長其人大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城或將
據邊城以陵本國也五官之長大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
使威行於下將爲人所陵亦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
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晉
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
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
衛寧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貶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此五大
五細無宇唯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
之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彼必不通故改之耳云又并
京　正義曰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據連言故云又
并京　注在莊至廩邑　正義曰渠丘爲雍廩之邑傳無
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知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
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無知不坐
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亳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爲
無知邑　則害至不掉　正義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
是賴得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
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
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爲國害也末
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楚語說此事
云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
小故變而不動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
譬之既至爽蟲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傒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傒高侯玄孫齊大夫陽即
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注三年至國都　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傒與鄧爲一亦
云高侯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鄧非玄孫也
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鄧
是傒爲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
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蔚賵于戚同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同
盟　注五同盟　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鄢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會于澶淵二十五年于澶渠二十年于澶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大之盟元年于虢會讀舊書二者不數故爲五也或可轉寫錯誤　夏宋公使

華定來聘　定華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以昔故歸公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在葬簡公上
經從赴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書名謀亂故也　楚子伐徐　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注不書至師告　正義曰傳稱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諫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如傳文則實圍徐也不書圍者不以所圍之師告以乾谿援師告也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史闕文　注不書至闕文　正義曰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二者皆書將帥此獨不書將帥知是史闕或是告辭略史闕不得書亦得言史闕文也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左氏無貶中國從夷

狄之法傳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又曰問擯賦貢亂王之器也鮮虞夷狄也近居中山不式王命不共諸夏不事盟主伐而取國從此以後用師多矣何以不常狄晉更復書其將也杜以其言不通故顯而異之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者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有當道者徙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崩崩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崩棺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疏　執用至庸毀　正義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鐝之類也庸亦用也

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佇立而無用即毀劍

司墓之室　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注以爲徒屬之家猶尚書注云女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弟皆親親相似　注崩下棺　正義曰周禮作空禮記作封此作崩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纂隸而字轉易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爲賦蓼蕭

弗知又不荅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艾是以有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寘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實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寘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疏　爲賦蓼蕭　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蓼蕭者文四年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注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嘗試華定　昭子至不受　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爲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宜當思此笑語與主相對也詩云爲龍爲光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受凱定當知已有德以否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此同福荷君恩也各準事而爲之文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　亦欲朝嗣君　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在十年

君人憊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

辭公公子愬遂如晉愬魯大夫如晉不書遲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也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顧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顧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傷也言投壺中不足爲傷異

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傻趨進曰旦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傻齊大夫傅言晉之衰

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愬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愬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自晉至笙開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晉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愬知己讒逼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還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去此規杜失非也注漏水至阜也正義曰釋例曰漏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水云

大阜曰陵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尹子揚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令楚子信譖而託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虎傳言虎正義曰經書熊虎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耳晉荀吳僑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皇歸肥白狄也縣皇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是也

南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爲都也下注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名也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僑會兴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若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敖杜云敖白狄之別邾鉅鹿下曲陽縣有敖聚炫謂肥敖並在鉅鹿昔陽即是敖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僑

肥都昔陽與敖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敖而取之昔陽非敖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絞奔郊郊周地注原伯絞周大夫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絞奔郊郊周地注原伯絞周大夫絞爲周大夫甘簡公爲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甘簡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甘簡公周卿士過之先君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卽過而立成公之孫鮹鮹平公丁酉殺獻大子之

傳庚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傳）殺瑕辛于市及宮
壁綽王孫没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人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蒯南遣之子（子仲公子慧）吾出季氏而季氏費邑宰（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慧）吾出季氏而
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
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
之（故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
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卜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
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
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指在四年）若因禍以
斃之則閒命矣（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
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
公而遂從公如晉（憖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
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
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通身
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
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威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但卜吉凶）坤下坤上坤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坤六五爻辭）曰黃
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
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
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
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
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
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循行也）

供養三德爲善 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非謂不當此卦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 將何事也 且可飾乎 夫易備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何事欲令從下之飾 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 參成可筮 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猶有闕也 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不參成 將適費 飲鄉人酒 南蒯自其家還請費 鄉人或歌之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 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圃圃 非宜也 杞也 世所謂狗杞也 從我者子乎 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算 去我者 鄙乎 倍其鄉者恥乎 鄉猶親也 己乎已乎 非吾黨 之士乎 已乎已乎 自遠不改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叔仲以

自解說 小 閒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 曰吾不爲怨府 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 卿 正義曰惇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傳言惇子卒者欲見昭子爲卿遠在平子之先 注十年至三命 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時已爲卿矣釋例曰曾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卿大夫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炫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顓氏以爲再命稱父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捡傳文知再命

名乎 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 平子伐莒克之 昭子不伐莒也 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 知平子以功加三命 昭子以例加爲三命也 注言昭至先人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爲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耳 注言及至書出 正義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言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此言及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注恤憂至之貌 正義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爲憂患之意也淑是秋陰故以淑爲愁陰之意也詩云攸攸苴苴故以攸爲懸危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 深思至君圖 正義曰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遺身而速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己所當爲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爲下句而發上句故注倒言之 正義曰禮有衛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令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箸之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禪禹禹讓不受請帝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況卜吉凶也或以爲杜云況卜吉凶謂枚雷揔卜則禮云無雷同是揔卜之辭也今俗諺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 以爲大吉 正義曰筮遇比爻而辭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爲所謀之事必吉 注坎險至爲忠 正義曰坎柔云習坎重險是

坎爲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爲坎坎有險難故爲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爲温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主故外彊而能内温所以爲忠也　注水和至本也　正義曰坎爲水水性和柔坤爲土土性安正率循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道既和且正信之本故爲信也故曰黄裳元吉　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萬端揔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黄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　黄中至弗當　正義曰既言爻爲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爲五色黄是中央之色也衣裳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爲初始於人爲頭首元是諸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黄之色也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爲下不忠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舉事不善則不得其善之中言爲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内倡和爲忠言君在内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乖違是名爲忠也行事以信無有虚詐是名爲共也人之爲

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愆乃名爲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封不當也不當此封雖吉不可　注失中至正義　正義曰極訓爲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爲長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　注率猶行也　正義曰率訓循循道而行故率猶行也

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彊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苛酷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爲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爲善也　注三德至克也　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彊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柔得中也且夫至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　且夫易謂此黄裳元吉之易也唯可以占未也　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黄裳元吉之易也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今將欲爲何事也且可爲在下之飾乎不可爲

者自言已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吾黨之士　楚子狩于州來　狩冬獵也

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吴爲之援雨

圍之以偪吴　楚子次于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　以爲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翌所衣也　翠被　以翠羽飾被　豹舄　以豹皮爲履　執鞭以出　執鞭以教令　僕析父從　楚大夫　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丹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敬大臣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楚始封君　與呂級　齊大公之子丁公　王

孫牟 衛康叔子康伯 瘳父 晉唐叔之子 禽父 周公子伯禽 並事康王康王子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四國齊晉魯衛分珠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自摩厲以斬至 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昆吾少曰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 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哉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不羹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

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注秦所遺羽衣　正義曰文在冠下爲上知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翠被　正義曰釋鳥云翠似鶩紺色生辭林鄭子臧好鶡冠以此鳥之羽飾冠一僕析父從　正義曰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主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今知不然者若僕析父共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則二人並在子革獨對傳應云子革對曰不得直云對故杜以爲右尹子革將夕故下即云對事理分明劉妄規杜過非也　注楚始封君　正

義曰此與呂級王孫牟娶父禽父亦王孫傳於牟言王孫娶禽亦蒙之也娶父禽父亦王孫牟娶父禽父所注者皆是世家文國至之器　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旅獒云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展親會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是言諸侯皆得天子之分器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呂之鍾分唐叔以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沽洗之鍾其齊之所得則無以言之　注陸終至是宅　正義曰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昆吾是楚之遠祖之兄也舊許是宅昆吾舊居許地許既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地此時屬鄭故云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哀十七年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譆曰登此昆吾之虛杜云今在濮陽城中昆吾之觀北面而譆曰登此昆吾之虛杜云今在濮陽城中蓋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爲先後也　注四國至不葬　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閭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還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否難知但古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不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眞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　注破圭以飾斧柄　正義曰斧柯長三尺和氏之玉長一尺二寸圭玉非爲斧柄之物故知破之爲飾　注皆古書名　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

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義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皆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　注謀父至詩逸　正義曰尚書酒誥云若疇圻父是圻父爲官名也詩小雅有祈父之篇其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箋云此司馬世掌甲兵之職也祈既是官故以招爲其名謂穆王之時有司馬之官其名曰招也祭公方謀遊行故指司馬官而爲言也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德王圻千里之內足明德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八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祇宮　正義曰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也杜不解蓋以爲王離宮之名也　其詩至之心　正義曰穆王之時有祈公司馬官名招即是司馬官也職掌兵甲常從王行祭公諫王遊行設言以戒司馬也言祈招之愔愔美其志性安和愔愔然也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也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使之堅而且重可寶愛也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用民之力而無有醉飽盈溢之心也以王之遊行必勞損民力故令依法用之　注言國至之心　正義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量其力之所堪而任用之不使勞役過其所堪也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者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爲形今代猶名焉用民之力依模用之故言形民之力也食充其腹謂之飽酒卒其量謂之醉醉飽者是酒食饜足過度之名也穆王用民之力不知饜足故令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克己復禮仁也　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耆欲嘗以禮義齊之耆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耆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耆慾所逼己離禮而與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身能勝去耆慾反復於禮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肥役在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

夏四月楚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比去聲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納之釋例曰傳稱依陳蔡入以圍許復其國而藉其力故書爲歸言是陳蔡納之釋例曰傳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是其義也計靈王無道於國其弑不應稱臣又比爲觀從所逼迫脅而止非是弑君首謀而反書比弑君者比歸而王死故書比弑其君比雖被脅而立靈王爲比所死雖非比弑猶以弑君之罪加比哀六年注云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懈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釋例曰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其意以爲弑君之惡惡之大者雖則本無其心君實由之而死若含而不責則下無所忌故書其名成其罪所以示來世勵後人爲教之遠防也靈王見弑實猶無道但欲見比罪故稱臣名非言靈王爲有道猶如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釋例曰傳言靈公不君

又以明於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彼爲章比之罪稱臣名非言靈王不合弒稱君也又傳稱五月王崩于芈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弒其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弒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云云同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注比

雖至棄疾　正義曰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稱君亦與成君同義也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比亦弒君而立不稱人以殺而云棄疾殺者棄疾利比之位而殺之其意不得爲討賊不稱人所以罪棄疾也釋例云比既得國國人驚亂棄疾從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言不稱弒其君又說罪棄疾之意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

齊服故　公不與盟　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注魯不至

不書其盟此時公實不無罪非是國惡故不書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諱國之惡也公不與盟以賂免故　黑壤之盟

夫曰非也匪夫曾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賞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匪夫之謀終言其效非也正義曰非三代服叛之道也民疾至聚也正義曰季氏既執費人人皆憎疾季氏而叛之爲南氏之積聚也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

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邑許大夫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蔡在九年其父在圍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滑守圍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在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故犨邑而使爲郟尹成然韋龜子郟尹治郟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壁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滑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常壽過作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起觀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干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哲不知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己徇於蔡己徇從也曰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己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可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俟成敗所在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瀕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皙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蓮氏許圉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以示後人爲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皇也藩籬

押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押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克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從者剔剔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王鬬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請謚王旅執人於章華官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闈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修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司馬謂棄疾也言 早自圖也可以無辱 馬見殺以恐子干 君若
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
自殺 不書弒君 仗未定也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
子干子皙實殺 不成君無號謚 者楚皆謂之殺 殺囚衣之
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
子旗爲令尹 子旗楚子至而行 正義曰易

不積不足以滅身 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
無傷而弗去也 成然 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至於滅
身也 申之會經書淮夷而不書越者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
故不書越也 殺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
殺還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 故遠至成然 正義曰言
族者以栝既被殺唯有族存故言族也章龜成然皆以是時章龜已死故不
邑所以不數章龜而獨數成然者以是時章龜而獨數成然 正義曰王肅云越大夫常壽過也
言之上言奔邑者積王之惡見成然怨恨之深猶父子被
奔故也 圍固至君之 正義曰圍固城城之固者克息
舟息舟即是其一也以圍時有所毀故更城而居之 注
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正義曰言故蔡大夫者此時蔡滅
見爲楚縣吳今在蔡其父先爲蔡國大夫故云故蔡大夫
聲子之子也 強與之盟 正義曰二子問非蔡公之命
欲還故觀從強與之盟遂入襲蔡 依陳蔡人以國 正
義曰二子更無兵衆唯依倚陳蔡人耳以國者許爲復其
國以此招慰之 蔡公至而已 正義曰蔡公知之知陳
蔡人之情也蔡公楚之公子猶尚客惜本國恥有報讎之

劉以爲二注文異而規杜氏非也
義曰郟敖與此訾敖皆不成君無號謚也元年傳云葬王
于郟謂之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訾敖並以地名寃敖
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宵敖皆在位多年亦
稱爲敖不知
敖是何義 楚師還自徐 前年圍
徐之師 吳人敗諸豫
章獲其五帥 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
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襲楚師于豫章 注
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
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楚
還自徐 正義曰上云師及訾梁而潰此又云楚師還自
徐者上所云者是乾谿授師此謂蕩侯等五子伐徐師故
杜云前年圍徐之師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始舉事時所貨賂 復九年所遷邑 致罕虎
舉職舉職脩廢官 召觀從

王曰唯爾所欲（劃從敎子干殺棄疾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讎犨樂之田（讎犨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讎犨樂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讎犨樂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還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

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汪復）

九年所還邑（正義曰成十五年許還于葉九年傳云還許父人於陳還方城外人於許今復還邑則許還復葉方城外與城父人各復其本罪過漏失君命遺忘之未之致與也）

言子母以見使爲勤勞（臣過至致也　正義曰言臣子母勤　子母勤　正義曰）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厭見璧紐以知審識）關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亡

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孔晁云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山川而已又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是諸侯得祭分野之星知此羣望是星辰山川也於十二次鶉尾爲楚當祀翼軫之星及其國內山川京六年傳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其山益荊山衡山之類　正義曰謂得爲天子命終致靈王之亂（尚得天下　正義曰謂得爲天子也　注羣望星辰山川　正義曰）

謂以一璧徧見諸神若神各一璧其璧乃多明無不當其上　注巴姬共王妾　正義曰知者裏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

剛亦不
樽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雖有賢人當
有人而無主二也須內主爲應有主而無謀
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
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
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寵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
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

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以
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
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
二也民信之今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如子居
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

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
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已矣位不尊其寵棄
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
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
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
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
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
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賄財也不從欲偷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
布恩德求善不厭

七年有士五人侃偃趙衰顓頊魏武子
司空季子五上從出有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侃偃有魏犨賈佗
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十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
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三享之秦伯納之有藥郤狐
先以爲內主謂樂枝郤穀侃突先軫也二十九年守志彌

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有異於子千）其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傳言子干所以棄疾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三望起於先代故曰先神也其貴位則無矣其寵愛之者又棄矣然則父死棄疾寵亦棄獨言子干者以子干母賤唯恃父寵寵又棄矣則無恃託故專屬子干　注國氏高氏　正義曰傳十二年傳

管仲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也　注姬鮮至所賢　正義曰上言五人直舉其數下說四士獨據有賢也五人內不數貴佗者佗以公族從文公不在五人之數也蓋叔向言之意所將爲賢即言之　國有奧主　正義曰室內西南隅謂之奧奧是內奧主國內之主故謂棄疾也

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爲取鄆故（取鄆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辭不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

草也　爲此役叔孫爲此淫芻荛之事也　可有武心故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獻公王卿士劉子　曰抑齊人不明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底致也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　遲速唯君　欲佐晉討齊　叔向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事也　終言也　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　閒隙也　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習戰　建而不旆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邾人苫夷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　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苫無故怨邾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我之不共晉貢以魯故也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

之義舉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　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守盟于方嶽之下　志業於好　聘也講禮於等　朝也示威於衆　會也昭明於神　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　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終言也　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　閒隙也　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習戰　建而不旆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邾人苫夷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　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苫無故怨邾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我之不共晉貢以魯故也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

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不死（僨作也）南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在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閒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不敢與盟經所以稱同）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齊服言其不敢違命）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敬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貢（承貢次之）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汝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貢與公侯同（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公不與盟（信鄫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裹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匍匐往飲季孫冰筒蓋可以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汝）至晉（至晉次之）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汝）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
旨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注董督至多也　正義曰釋詁云董督
正也是董爲督也又云庸勞勞亦功也
討之有辭則前敵易克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　正義曰
上注云獻公王卿士此注云天子大夫稱老老者是大夫
公卿之揔名詩云方叔元老毛傳云方叔卿士命而爲將
是卿士稱老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
子之老彼謂三公也如彼文則三公乃得稱天子之老卿
亦得稱老者彼說三公之事言三公之自稱耳不言卿之
自稱不得同三公也曲禮又云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曰
寡君之老諸侯之使尚得稱老明知天子之卿得稱天子

之老也　元戎至啓行　正義曰詩小雅六月之篇也元
大也大戎戎車之大在軍前者也啓開行道常訓耳　叔
向至命矣　正義曰叔向此言論聘朝會盟四事意在言
盟并說會朝聘爲次序耳國家之所以敗也有交好之事
而無貢賦之業交好之事不得嘗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
下之禮事雖有常則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
威雖有次序則不共敬矣有可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誰
爲共敬則不明著矣信義不明棄共敬也承事不共敬棄
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徵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
矣則百事不終國家所由傾覆只爲此也聖人知其不可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每歲令大夫一聘天子以志識貢
賦之業間一歲諸侯親自入朝以講習上下之禮天子於

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
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
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
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今知劉義非者
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
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共棄序其威禮亦棄也
杜與傳共爲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意妄爲規過謬矣
注志識至職業　正義曰志是記識故爲識也歲使於
天子所以獻其貢賦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是脩其職業
也　注三年至之序　正義曰閒朝者據聘爲言也既云
歲聘因從聘歲爲始更閒一年乃朝故知閒朝是三年而
一朝也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與下注會以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皆莊二十三年傳文也　注十二至
之下　正義曰顯昭明三字皆爲明也十二年而爲一盟
者大明黜陟之法諸侯之有明德者表顯升進之於此盟
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所以昭明王之信
遠行此法未之有失也國家存亡之道恒由是興爲之則
存廢之則亡存亡起於此也今晉以先王之禮主諸侯之
盟懼諸侯之事有不治理諸侯奉承齊盟所用之犧牲以來
至此而布諸齊君求終竟盟約之事也君言曰今余必廢
之何齊盟之有必如此語唯君自圖謀之寡君聞君之命
矣言晉知齊必背盟即欲與之戰　注業貢賦之業　正
義曰下句覆述此事云歲聘以志業每年聘者所以共貢
賦耳知此業者是貢賦之業也下又云志業於好說聘事
而謂之好則好謂交好諸侯天子雖尊卑不同亦是交好
然則有事者謂有交好之事也不經者經訓常也謂交好
不常也或聘不以時或貢賦不充是不常也　注威須至
義著　正義曰昭亦明也昭爲昭告神明謂信義明著

言會雖示威威猶未著必須昭告神明以要束其心而後
天子信義始得明著於天下矣　注信義至不成　正義
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
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

義以示黜陟必有信也計此十二年閒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方嶽之下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方嶽閒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云誠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即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即是親朝各計道路短長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爲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

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遠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玄以爲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享爲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之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即如鄭說時見爲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一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今此上聘朝會雖以爲諸侯於天子之禮然諸侯相朝亦當然也故云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其昭明於神雖天子於諸侯之禮然王官之伯及覇主亦得與諸侯爲盟故晉爲盟主以此告齊今齊受盟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諸侯爲文明歲聘閒朝兼諸侯相朝也知盟年朝會俱行者以傳云再朝而會云云故知盟年朝會不廢也又云歲聘以志業不言再聘以行朝故知朝年不行聘禮但以朝聘君臣不等盟會敵禮相當故朝年不行聘

盟年得有朝會知有盟者傳云同盟至故也　小國言之正義曰申上不用幣盟之意也其意是小國之可不可則大國制之也大國謂其須盟言已不敢違也　注建立至游也　正義曰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旂繼旂曰旐繼於旂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旂當經繼於干頭蓋如禮記所云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旒禮所謂九游七游游即是旂故云旂游也然郭氏既云旂繼於旒今之燕尾即旂是旒末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是也郭璞曰帛續旒末爲燕尾者然則旒謂旂身旂謂旂尾旂縿於旂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旂當經繼於干頭蓋如禮記所云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旒禮所謂九游七游游即是旂故云旂游也然郭氏既云旂繼於旒今之燕尾即旂是旒末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是也其軍前之旂如郭璞之說　注軍將至恐之　正義曰本作旂者爲舒而曳之以爲容飾結之爲非常曳之爲得常復旂之者曳之爲復常也軍法戰則舒旂旨人舒旂似其將戰故曳旂以恐之諸侯見其曳旂而皆畏之　注自曙至伐昔　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昔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又無相伐之事是昭公即位邾魯同好也不朝夕伐昔者

案元年十年再伐昔耳是不朝夕伐也　義曰前覆曰什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魯以晉爲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注償作也　正義曰承者奉上之語後承前下承上故以承爲次爭貢賦之次之次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故言爭承也鄭衆云爭所當奉承貢賦之輕重　注公侯至者多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注云食者半者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上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是上公優饒其半以爲荒菜之地侯伯優饒其三分之二子男優饒其四分之三是大國優饒少而出貢多小國優饒多而出貢少假令大國小國其地美惡一種則地多者貢多地少者貢少故杜云公侯地廣所貢者多是也　注甸服至貢者　正義曰禹貢云五百里甸服孔安國云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

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是甸服謂天子畿內也畿內於京師路近令其共王職貢故貢重也言里而貢重者畿內有公卿大夫之采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列位里於畿外公侯伯子男也周禮小司徒鄭注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食采者里與尊同故云里而貢重也畿外之國則里者貢輕尊者貢重　注言鄭至之貢　正義曰鄭伯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實遠云男當作南謂南而之君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實遠云男當作南謂南而之君也子產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井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

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晉之朝士焉肯受盈而自日中以爭乎原乎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里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已爵里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今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地有五等命有三等伯居五等之中與侯同受七命據地小大分爲二等則侯同於公伯同子男僖九年孔叅之例云公侯曰子言不及伯是不得同於侯也僖二十九年大夫會國君之例云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伯國下同子男也子產自言其君爵里下引子男爲例故云鄭伯男也

行理至不至　正義曰言晉匹使人來責貢賦之命無月不至於鄭每月皆來也　注藝法制　正義曰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二者並非正訓杜以藝爲經藝故爲法制也貢有法制定數徵求無限則不可共也　貢物無極

也盟主制定貢賦是爲得禮則子產爭之不爲有失嫌爭競無禮故以禮明之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　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　而不警邊且不脩備　言夷狄無謀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　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　大獲而歸　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疏　晉荀至鮮虞　正義曰上云悉起得有上軍在者晉侯從平丘會還行至著雍聞鮮虞不警遂使荀吳侵之非從本國而去故云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湖

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

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葬蔡靈公禮也隱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

之疏注得安民之禮　正義曰此乃遷動而云安者以居平王今復從其所欲民心獲安故云得安民之禮也

冬十月國復成證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與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

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公如晉荀吳謂韓宣

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

春秋正義二十九　吳定

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滅州來

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

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

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

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讀曰臣一主二言一

且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

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

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

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

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春秋正義二十九　王琬

對曰不能鮒也能鮒魚叔叔

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

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藥氏黨并得罪季平子祖父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

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

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

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三月

曹伯滕卒無傳四
武公立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皆魯曹俱在是四同盟也 注四同盟 正義曰曹伯負芻以襄十八年冬十月卒則

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

未同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爲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

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正義曰莒是小國其卿多不備禮唯莊僖之世有莒慶見經 注以禍至惡之

爾來唯牟夷以竊地故書此外更無見者今意恢非卿亦書故解其意云云釋例曰福莫大於享國有家禍莫甚於骨肉相殘故公子取國及爲亂見殺者亦皆書之不必繫於卿故公子糾意恢以公子見書於經是解非卿而書之之意也諸公子大夫被殺而書名皆是惡之文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 以舍

族爲尊晉罪已 尊晉罪己禮也 禮脩己而義曰一命大夫經書爲人以卿之責得備名氏若有罪過宜貶黜者他國之卿則稱某人魯卿不得自稱魯人有罪則貶去其族族去則非卿此舍意如之族是爲罪已也季孫本實伐莒晉人討而執之故令歸魯荷晉恩德罪已亦以尊晉故云尊晉罪已也文二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稱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袁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注云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也此貶意如以尊晉其事與彼同也此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二十四年婚至自晉傳直云尊晉不言罪已俱是去族傳文不同者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諸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已婚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 注舍至罪已 正不責人

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 不能復畏子

南蒯請期五日 南蒯請期冀有變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曰叛夫 戲之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 張強也 公室罪莫大焉子韓皙曰 齊大夫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言越職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歸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奸非事實也 注二人南蒯家臣 正義曰世族譜司徒老邦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

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　注君謂季氏　正義曰費是季氏之邑南蒯叛是南蒯家臣此南蒯之下羣臣還欲歸邑季氏知君謂季氏　注南蒯至實也　正義曰經書叔弓圍費則歸費亦應書經經不書歸故解其意也南蒯雖以費叛降齊費人不從未專屬齊叔弓圍費齊人不救是其未專屬齊也二子逐蒯而費復其舊便是本未去魯故經不書歸費是二子自以費歸非齊人來歸也齊人因其自歸而使丈子致邑施恩於魯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之上國宗丘楚地

收介特分貧振窮　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　分與也　振救也

救災患宥孤寡　寬其賦稅

赦介特　介亦特也

長孤幼養老疾

罪戾詰姦慝　詰責問也

舉淹滯　淹滯有才德而未知者

禮新叙舊　新舊也

禄勳合親　勳功也親九族

任良物官　物事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如然

好於邊疆　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疏　夏楚子至物官　正義曰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彊弱於宗丘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大體貧窮相類細言窮困於貧貧者家少貨財窮謂全無生業分財貨以與貧者授生業以救窮者孤弱幼少無父母有賜與以長之成之老疾乏於藥膳有饋餼以養

夷矛鄭玄云步卒之五兵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之兵因即名人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彊弱於宗丘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大體貧窮相類細言窮困於貧貧者家少貨財窮謂全無生業分財貨以與貧者授生業以救窮者孤弱幼少無父母有賜與以長之成之老疾乏於藥膳有饋餼以養

爲寬赦其罪杜以下云赦罪戾則此宥其賦稅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籠然則孤寡常有餘賜本無賦稅而云寬赦之貧者有餘賜賦稅者正以不責賦稅即是寬之也孤寡之貧者有餘賜能自給者免賦稅文雖不言鰥獨宥與孤寡必同　注物事也　正義曰任良謂選賢而任之也物官謂量事而官之也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衆云物官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是也　息民五年　正義曰謂從此簡兵之後息民不征既滿五年而後用師征伐是爲禮也即十九年城州來以挑吳是也案十七年與吳戰于長岸未滿五年而云息民五年者平王之意息民五年乃長岸之戰吳來伐楚被伐不可不戰雖戰非王本心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　郯公著丘公子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

與庚輿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輿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公子鐸亦羣意恢莒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爲下冬殺意恢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郟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郟公辛冬十二月

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緩也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爲墨墨不絜之稱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己所荅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此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矣猶義也夫三罪唯均宜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殺親益榮榮名

侯至楚人　正義曰巫臣雍子皆故楚人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則鄐是雍子之田也邢侯巫臣之子而得與之爭鄐者孔晁注晉語云邢與鄐北爭疆界　叔魚攝理　正義曰晉語云

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訾理孔晁云景伯晉理官叔魚之
景伯聘楚叔魚專斷　注蔽斷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寇
云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鄭衆云蔽之斷其獄訟也
尚書康誥云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孔安國云
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皆以蔽
爲斷是相傳爲說　乃施至於市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
云叔向既對宣子邢侯聞之而逃遂施邢侯氏孔晁云廢
其族也則國語讀爲弛訓之爲廢家語說此事亦爲弛王
肅注云弛宜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刻也
邢侯亡故刻之杜無注當從施也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
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　三數至末滅　正義
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三者
即下云數其貪賄也稱其詐也言其貪也是也服虔讀滅爲
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業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
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　注三惡暴虐頗　正義曰尚書
武王數紂之罪泰誓云敢行暴虐牧誓云俾暴虐于百姓

武成云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然則暴是亂下之稱虐是殺
害之名大同而小異　注三罪至疑之　正義曰杜讀此
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
義也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今知不然者義者於事
合宜所爲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故書云直而溫
若直而無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不同故上傳
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並云夫夫是疑怪
之辭故杜以爲非義裁可謂之直矣故仲尼云叔向古之
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別劉以直義爲一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無傳未同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疏　有事至卒事　正義曰有事謂

有祭事于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有文舞武舞文舞
羽籥武執干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
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
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
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遵豆既設
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
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注略書至立
之　正義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彼皆
書禘此傳言禘于武公則亦是禘不書爲禘而言有事者
此經所書不論禘祭是非略書有祭事者本爲叔弓卒起
也止爲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爲禘也釋例曰
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
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也
釋例又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嘗仍
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
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即如例言

三年一禘若計襄公之薨則禘當在二年五年八年十一
年十四年此年非禘年也若計齊歸之薨則禘當在卜三
年十六年此年亦非禘年也而云祭雖得常者釋例曰禘
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言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
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小其義也
是言下武宮者時之所爲實非禘年用禘禮此實非常但
經之所書唯識莊公之速其餘不復識耳既不以爲譏即
是得常故云祭雖得常叔弓爲非常也武宮者魯武公廟
毀已久矣成六年復立之遂即不毀明堂位云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有文
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是魯以武公爲
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大廟亦非常也　夏蔡朝

吳出奔鄭　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六月丁巳朔日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將慎
曰禘之日甚有各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
祥也喪氛也（祲妖氣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其在沘
事乎（沘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沘事簡入而卒
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戒百官（戒百官　正義曰周
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鄭玄云前期前
所謂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執事宗伯大
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此戒百官亦謂戒之令齊
故杜云齊戒言是齊之戒也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
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
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

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是將祭必齊祭前豫戒之也
注祲妖至氣也　正義曰周禮有眡祲之官鄭玄云祲陰
陽氣相侵漸成祥者其職掌十輝之法一曰祲二曰象鄭
衆云煇爲日光氣也然則祲是陰陽之氣相祲之名日光
之氣有名爲祲祲之所見非獨見於日光故直云祲妖氣
也梓慎唯言見祲不言祲之所在爲祭而言故疑云蓋是
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月令云氛霧冥冥則氛亦氣也
以言喪氛故以氣爲惡氣也見赤黑之祲以爲喪氛則赤
黑是喪象梓慎有以知之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云
云　其在沘事乎　正義曰既見喪氣又言喪之所在其
在沘事之人乎意疑
沘事者當其咎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
也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
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
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
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
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吾不及此女
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
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
必能使蔡速強而背

楚

在下位辱　正義曰言在下位可恥辱也服虔以
辱從下讀訓之爲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妄也
二三子莫之如也　正義曰言二三子無如吳之見信
然而至異也　正義曰然此朝吳於事必豫前知其爲人
之有異於餘人也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
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也傳爲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
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
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
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

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遏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貿怠不如守舊守保貿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見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爲鞮歸鼓君名

疏　好惡至所適　正義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愆過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心事其本國不敢怠惰以叛其主今若受其降民皆一

其叛主則是教我國人令其外叛是雖獲一邑而教民怠惰不守死事君是所得少所失多　鼓人至吾君　正義曰言今不聽降叛使鼓人能事其君此是雖獲一邑而教民不怠是我亦能事吾君也　注知義至示義　正義曰知義所在在於事君不怠惰不苟求生也十七年荀吳詐祭于雒以滅六渾二十二年負甲僞囉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此時荀吳自度己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令既得免故徙謝之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享躒如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其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

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爲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閱

擊之甲戌所以克商也關羣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卉有戎狄參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鍼鉞秬鬯鍼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賞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裏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籍談九世祖

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由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

年王室亂傳

注魯壺魯所獻壺樽　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鄭玄云壺者以壺爲尊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法有以壺爲樽　拜戎不暇　正義曰數爲戎所侵陵拜謝戎師不有閒暇　注參虛至分野　正義曰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上繫參之虛域故云參虛　注鍼斧至香酒　正義曰廣雅云鍼鉞斧也俱是斧也蓋鍼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鍼大於斧也尚書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以黃金飾斧是鉞以金飾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周禮有鬯人之官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是鬯爲香酒也賜之鍼鉞者使之專殺戮也賜之秬鬯者使之祭先祖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詩陳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　撫征東夏　正義曰言福祚至焉在叔父此福祚更焉

所在乎言其不在他也弛陂即是在之義也　注孫伯黶
世祖　正義曰孫伯黶爲晉之正卿世掌典籍有功故以
籍氏是籍談九世祖也其九世之次世本云黶生司空
談生南里赦子子生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
少裏裏生司次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
秦是也九世之祖縛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郤子以少
皐爲高祖意與此同　注辛有至其後　正義曰僖二十
二年傳曰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則辛有平王時人
也此王因籍說董言晉國唯有籍董二族世掌典籍　籍
父其無後乎　正義曰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
於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　王其至謂終　正義
曰言王其不得以壽終乎言將天命而橫死也吾聞之心
之所樂必卒於此爲今王在憂而樂是爲樂憂也亦既樂
憂必以憂卒若性命之卒以憂而死不可謂之終也言以
憂死是不終其天年也　注天子至年喪　正義曰喪服
斬衰三年章內有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爲妻傳曰爲妻何
以期也妻至親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玄
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記言君者主謂
諸侯而天子亦與此王一動而失二禮忘己大經矣而多爲言
語舉先王分器之典將爲用之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
殺之　疏　楚子至殺之　正義曰四夷之名在西曰戎
春秋之時錯居中國杜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北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
爵也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彼書楚子之名此不
書楚子名者彼注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此非蠻
人所告蓋楚人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其名也公羊傳
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
疾乃疾之也言其不足疾更是深貴之也賈逵云楚子不
名以立其子二說異於杜也蔡侯般書名穆子不名者禪
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皆名與否非例所加或名

不名從所赴之文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未同盟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公在至之也　正義曰禮君不在則或史書之於策裏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此年正月公在晉計亦應告廟言策但為晉人執止公不以被執告廟故史不書諱之　齊侯伐徐　傳依經文故先舉之下有徐人行成之事非虛舉但行成在誘壘後故先依次舉經於上為下徐人行成起本也不書諱之　齊侯伐徐　正義曰虛舉經文者經在楚誘戎蠻上下此經文就徐人者出自史意也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質信也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楚子至禮也　正義曰蠻子雖與楚舊交元無誠信故云與蠻子之無信也誘而殺之誠為不可楚能復立其子大勝遂滅其國緣其殺父立子猶為非禮故禮之也大舜之刑也鯀殛而禹興周公之誅也放蔡叔而立蔡仲是立子為得禮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　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　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

苫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為小國害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亢禦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散其居奧人各異心無有念民勞者　其是之謂乎　傳言晉之衰

有知我民之勞苦者其是此事之謂乎言今晉衰微不能止亂晉之諸卿異心不憂民之勞苦如詩人之所云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孔張子之孫　執政禦之　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縣樂肆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　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　夫猶鄙我　鄙陋也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緑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邑（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己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也（規正）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

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敢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羔賦野

有蔓草（子羔子皮之子罃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寬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荅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鞶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所以其所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詢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蓺（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蓺分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云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曰長天之威言志在靖亂長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

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
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
也敢不藉手以拜　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孔張至縣間
享賓之禮云唯有公食大夫禮存耳其禮云大夫納賓
入門左鄭玄云賓位也又云及廟門公揖入賓入
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
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玄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
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也享食事俱在
廟鄭玄饗食並言則享位亦當然也孔張後至蓋賓入廟
門乃始來至當從大夫適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
客間賓入未升階立于西方孔張入客行間也執政禦之
適客後張乃移立於客之西也又禦之適賓間適鐘磬樂
肆之間也大射禮者來請侯之禮也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鐘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其南鐘其南鎛鐘皆南陳張初立客間[1]在西方被禦適客
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賓間蓋又復益西入於頌磬鐘鎛
之間也　幾爲至陵我　正義曰幾度爲之笑而不於我
加陵言數被笑於陵侮我也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
爲所笑近者未至之辭客已笑訖何言近也　注緣事至
偏頗　正義曰事有相類其倫難明緣此事類以致偏頗
雖非故心亦爲罪也服虔讀類爲類解云頗偏也類不平
也　會朝之不敬　正義曰此孔張失位則是於朝不敬
而子產不以爲恥者此謂出外會朝大國非謂在本國故
注云謂無禮敬大國之心　使命之不聽　正義曰謂若
伯有使子晳如楚不肯行是也　注子孔至之政　正義
曰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傳曰子孔當國
至十九年鄭殺子孔　注卿得至於家　正義曰士以上皆
得立廟則孔張雖是大夫亦得立廟而云卿得立廟者以
子孔是卿故以卿言之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

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
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大
祖也　注受賑至祭也　正義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
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
名焉鄭衆云蜃可以白器今色白是蜃爲器名祭肉盛之
賑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賑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賑
歸賑故知受賑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以肉
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
之祭有歸賑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賑于社前代諸儒皆以
賑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故違傳證以破
先儒以爲賑亦祭廟之肉以規社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
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社而得歸賑於公者謂大
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社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
謂家祭也　注其祭至君祭　正義曰謂鄭伯其祭在先
君之廟孔張有助祭著位在廟中以有事爲業言其所掌
有常也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
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泄因妖
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　注王璋至爲雙　正義曰下
云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知璋是玉璋也釋器云肉倍
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云好孔
也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
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是環亦璧之類也言
其一在鄭商則其一在韓子知其同工共朴相與爲雙故
韓子欲得而雙之　僑聞至之患　正義曰僑聞君子非
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爲難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爲身
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宜患家無賄也僑聞君國
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受小國不爲難也無
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宜患事晉
之難也下句自大國之人至則失位矣此覆無禮定位也
自若韓子至獨非罪乎此覆無令名也此辭一爲諫子一
爲鄭國故再言僑聞服虔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云字

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然則鄭人豈憂養小國乎尚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且字爲愛不爲養也

吾且至位矣　正義曰若晉之大夫求無不獲則鄭國乃爲晉之邊鄙之邑不復成國謂失國君之位矣　出一王

以起二罪　正義曰一共一否爲鄭國之罪也貪淫爲韓子之罪也　注銳細小　正義曰說文云銳芒也鋒芒尖

故爲細小言得利小也服虔云銳折也銳是鋒芒不得爲折　賈諸至商人　正義曰賈人即商人也行曰商坐曰賈對文雖別散則不殊故商賈並言之　注鄭本至人俱

在周之西都畿內也鄭語稱史伯爲桓公謀使桓公寄帑與賄於虢鄶之國桓公從之其子武公遂滅虢而國之

當桓公東遷帑賄之時并與商人俱來也　毋或匄奪

正義曰六年傳稱楚公子棄疾之過鄭也不強匄則匄是之強奪商人　正義曰上云買賄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

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徵二罪　正義曰謂晉失諸侯鄭爲邊邑　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云飲餞于禰毛傳云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餞　野有蔓草

正義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注云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好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注言鄭至韓子

正義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釋訓云之子者是子也斥韓子也鄭玄云已語辭也舍館處也渝變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類也釋訓云美士爲彥言一邦之美士以美韓子也　注褒裳至他人　正義曰褒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其詩云子惠思我褒裳涉溱注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

匄亦有取與此傳言匄謂取也詔書稱祖謂匄民謂與民強奪商人　正義曰上云買賄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武偪之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徵二罪　正義曰謂晉失諸侯鄭爲邊邑　注餞送行飲酒　正義曰詩云飲餞于禰毛傳云祖而舍載飲酒於其側曰餞　野有蔓草

正義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注云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好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　注言鄭至韓子

正義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釋訓云之子者是子也斥韓子也鄭玄云已語辭也舍館處也渝變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類也釋訓云美士爲彥言一邦之美士以美韓子也　注褒裳至他人　正義曰褒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其詩云子惠思我褒裳涉溱注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

典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干時保之注云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公至自晉　公得歸　子服昭伯語季平子　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一

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

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

曰言將因是君幼弱以習奢傲之事既習奢傲實以爲常常行輕君之禮能無卑乎

昭公卒　爲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

屠擊祝款賢柳有事於桑山　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　斬

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藪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身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尾也妖變

非常故書 疏 注大辰至故書 正義曰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李者何彗星也彗為掃也言其狀似埽篲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匹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正義曰傳稱大敗吳師又云大敗楚師是兩皆大敗也縱使兩皆來告無肯自云負敗者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疏 注吳楚至楚地 稱令尹陽匄則是楚之貴臣而云楚人者楚人恥其敗以賤者告也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小雅何錫子之以穆公喻君子 穆公賦采叔采叔刺幽王慢諸侯也云采叔采叔芹之菩之君子來朝何錫子之雖無子之尚以為薄 菁菁者莪 正義曰菁菁者莪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荅采叔無子之路車乘馬注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見君子樂且有儀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不有至乎 正義曰言不有學問之人以治其國其國能長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嘗用幣故請之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 諸侯用幣於社謂上公 伐鼓

於朝退自責 禮也平子欒之欒禁也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 疏 注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荅言在此月也 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 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 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 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 樂奏伐鼓伐鼓 祝用幣用幣於社 史用辭用辭以自責 故夏書

曰辰不集于房 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 瞽
師 樂 奏 晉夫馳庶人走 車馬曰馳步曰走 為救日食備也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疏 注禮正至請之 正義曰陰陽之氣運行於天一消一息周而復始十一月建子為陽始五月建午為陰始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為純坤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正陰之月也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於社故魯之祝史依禮云王通彼佐擊其餘面則日食王有親戚之時也故夏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鄭玄弗集于房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救之傳言唯正月朔日至人走 正義曰此尚書胤征文也彼云乃季秋月朔辰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掌交周官家禮法見事有差降唯正陽之月特用鼓幣餘月則否 注逆書至則食 正義曰杜以馳是馬疾行故云車馬曰馳步曰走孔安國云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與杜少異 注車馬至備也 正義曰杜以馳是馬疾行故云車馬曰馳步曰走孔安國云喬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喬夫於周禮無文鄭注觀禮云喬夫蓋司空之屬也則官屬司空庶人在官若胥徒之屬使之取幣而禮天神也衆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也喬夫取幣未必馳車蓋馳走相對變其文耳言禮天神者謂天子之禮傳無天子禮天神之事文不具不若君矣 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劉炫云乃是不復以君為君矣

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裔也問何故以鳥名官 郯子曰吾祖

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鶡鴴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

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鵻鳩也鵻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鵴鴨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鵯鶻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翬雉北方曰鷫雉伊洛之南曰鷮雉）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鴳鵴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鷽鷽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俗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郯子帝生立曜也史記云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謂不爲帝也此傳言其以鳥名官則是爲帝明矣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之有天下號曰金天氏代號也晉語稱青陽與黃帝同德故爲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爲十二姓其十二有姬有己青陽既爲姬姓則己姓非青陽之後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注黃帝至官也）正義曰史記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名曰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爲姬姓是姬姓之祖也以少皞氏之立有鳳鳥之瑞而以鳥紀事黃帝以雲紀事明其初受天命有雲瑞也雲之爲瑞未能審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

以雲紀事黃帝雲瑞或當是景雲也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即是以雲紀諸事也雲爲官名更無所出唯文十八年傳云縉雲氏不才子疑是黃帝時官故云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注炎帝至百官　正義曰帝系世本皆爲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譙周考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非杜義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爲姜姓是爲姜姓之祖也火之爲瑞亦未審也　注共工至名官　正義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此傳從黃帝向上逆陳之知共工在神農前大皞水之爲瑞亦未審也　注大皞至命官　正義曰月令孟春云其帝大皞易下繫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即大皞身號伏羲代號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風姓也實司大皞知大皞是風姓之祖也龍之爲瑞亦未審也此黃帝以上四代用雲火水龍紀事其官之名必用雲火水龍爲之但書典散亡更無文紀其名不可復知故杜不復委說唯有縉雲見傳疑是黃帝官耳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

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此皆事無所見苟出肺腸不以五方名官焉知彼四代者皆以四時五方名官乎以縉爲赤色則云夏官爲縉雲焉知餘方不更爲少皞鳥紀不以五方名官焉知彼四代者皆以四時五方之目而直指青黃爲名也以天文有大火鶉火即云春爲大火夏爲鶉火其餘何故直以西北名火也此皆虛而不經故不可采用　注鳳鳥至之官　正義曰釋鳥云鷩鳥其雌皇則此鳥雄曰鳳雌曰皇說文云鳳神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見則天下大安寧運斗樞云天樞德見則鳳皇翔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昔帝嚳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身不去諸書皆言君有聖德鳳皇乃來此鳳皇知天時也歷正主治歷數正天時之官故名其官爲鳳鳥氏也當時名官直爲鳥名而已其所職掌與後代名官所司事同所言歷正以下及司徒司寇工農之屬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言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　注玄鳥至分去　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鷮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鳧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單呼爲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　注伯趙至至止　正義曰釋鳥云鶞伯勞也樊光曰春秋云伯趙氏司至伯趙鶞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鶞而大此鳥以夏至來鳴冬至止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至也

月令仲夏之月鶞始鳴蔡邕云鶞伯勞也一曰伯趙應時而鳴爲陰長也詩云七月鳴鶞者鄭玄云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王肅云十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注青鳥至夏止　正義曰青鳥鶞鶞爾雅無文先儒相傳說耳立春立夏謂之啓此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故以名官使之主立春立夏　注丹鳥至屬官　正義曰釋鳥云雘有鷩雉樊光曰丹雘也少皞氏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周禮王享先公服鷩冕是鷩雉爲貴也立秋立冬謂之閉此鳥以秋來冬去故以名官曰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是解丹鳥之義曰釋鳥云佳其鵻舍人云佳一名夫不今楚鳩也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佳其夫不孝故爲司徒之長故云四鳥皆歷正之屬官也　注祝鳩至教民　正義曰釋鳥云佳其鵻舍人云佳一名夫不今楚鳩也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佳其夫不孝故爲司徒之官教人使之孝也　注鴡鳩至法制　正義曰釋鳥云鴡鳩鵙鳥郭璞云鵙類今江東呼之爲鴡鳩李巡云王鴡一名鴡鳩郭璞云鵙類今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鷙而有別則鴡鳩是

鳲鳲之鳥又能雄雌有別也司馬主兵又主法制擊伐又當法制分明故以此鳥名官使主司馬之職　注鳲鳩至
水土　正義曰釋鳥云鳲鳩鵴鵰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
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郭璞曰今之布穀也孫炎曰方言
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梁宋之
間謂布穀爲鵴鵰則布穀是鳲鳩明矣而揚雄云鳴鳩是
戴勝也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雛言非也詩云鳲鳩在
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
平均如一是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尚書舜典云伯禹作司
空帝曰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是司空主平水土也　注
爽鳩至盜賊　正義曰釋鳥云鷹鵰鸇樊光曰春秋云鵰
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鸇故爲司寇郭璞曰鵰當爲爽
字之誤耳左傳作爽鳩是也鷹是鸇擊之鳥司寇主擊盜
賊故爲司寇　注鵴鳩至司事　正義曰釋鳥云鵴鳩鵴
鳩舍人曰鵴鳩一名鵴鵰今之鶻也樊光曰春秋云鵴
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鵴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
拂其羽郭璞云今江東亦呼爲鵴鵰似山鵲而小短尾
黑色多聲即是此也舊說及廣雅皆云鵴鳩非也所論鵴
鳩鳴鳩雖有異同其言春來冬去舊有此說國家營事緒
治器物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以此鳥名司事之官也司
事謂營造之事於六官皆屬司空此司空司事各爲一官
者古今代異猶如舜典司空與共工各爲一官也　注鳩
聚至爲名　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治民尚其集聚惡其
流散故以鳩爲官名欲其聚斂民也　注五雉至鶻雉
正義曰釋鳥雉之屬十有四其說四方之雉西方曰鷯東
方曰鸐南方曰鷷北方曰鶅舍人曰釋四方之雉名也杜
言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也釋鳥又云鷮山雉樊光曰其
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郭璞云長尾者爾雅之文翟
與鷮別而賈逵亦云南方曰翟雉則先儒相傳爲說杜從
之也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鷮李巡
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曰鷮雉白質五采爲文也傳言五雉必取五方伊洛土之中區明其取鷮雉與

四方之雉爲五也賈逵云西方曰鶅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鷴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鷮雉設五色之工也樊光注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鷮雉設五色之工也北方曰鶅爾雅四方之雉配工亦與賈同唯鷮雉不配工耳案賈樊所言之工出於考工記耳而考工記更有刮摩之工凡有六工非唯五也且記是後世之書少�best時工未必如記所說又以工配雉無所馮據不可采用故杜不言　刺器至民者　正義曰雉聲近夷雉訓夷事爲平故以雉名工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均下民也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使度量器用平也　注鳲鳩有至民事　正義曰釋鳥自舂鳸鵴至宵鳸嘖嘖凡七鳸其文相次與此注正同李巡總釋之云諸鳲別舂夏秋冬四時之名惜惜嘖嘖鳥聲貌也郭璞曰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釋鳥又云鵴鶅老鳸鵴桑鳸竊脂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之上屬鳸下屬解云鵴一名鶅老鵴一名鳸鳸一名鳸雀也唯樊光斷鵴

鶅爲句以老下屬注云舂秋云九鳸爲九農正九鳲者舂夏鳲秋鳲冬鳲棘鳲行鳲宵鳲桑鳲老鳲是以老爲下屬唯鵴不重耳李巡云竊脂一名桑鳲郭璞曰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玄詩箋云竊脂肉食陸璣毛詩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笥中膏故以名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案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虢貓雕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黃淺黃也竊藍淺青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共嗜嗜嘖嘖則聲音爲之名矣其舂鳲鵴鶅樊光云鵴鶅言分循也舂鳲分循二土之宜乃以人事名鳥其義未必然也爾雅老鳲鵴字不重賈逵服皆云鵴鶅亦聲音爲名也賈逵云舂鳲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鳲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鳲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鳲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鳲竊丹爲果蓏鳥者也行鳲嗜嗜畫爲民驅鳥者也宵鳲嘖嘖

晝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驅雀者也老扈驅民收麥今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爲官遥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然則趨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謼號令之其爲果驅鳥爲鷽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拘入筐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海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杜云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以舊說不可采用又不能知其職掌故末言之　自顓至故也　正義曰傳言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鳳鳥以初立時至也因其初立而有此瑞用之以紀庶事自顓頊以來初立之時既無遠瑞不能紀以遠而乃紀於近天瑞遠民事近爲民之師長而命其官以民事則爲不能致遠瑞故　注年二十八　正義曰沈文何云裒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　失官學在四夷　正義曰王肅云郯中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棄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學在四夷疾時學廢也郯少皞之後以其國則大矣然其世則遠以其世則遠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所居之官不修其職也仲尼學樂於萇弘問禮於郯子是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荀吳師師涉自棘津　河津名　使祭史先用

甘鹿　甘唐周地　周大獲　先警戒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欲以應夢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申須魯大夫　天事恒象　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言始有形象而微也　火出而見　謂年火出時　今致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隨火沒也　其居火也久矣　歷二年　其與不然乎　言必然也　火出於夏爲三月　謂昏見　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　得天正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　大辰大火火所自出　鄭祝融之虛也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　陳大皡之虛也　大皡居陳木宋分野　皆火房也　房舍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内有顓頊冢甘牡雄也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之雄壬是水日子是水位故丙午爲火壬子爲水水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午尚未知今季星當復隨薄則是夫妻合而相親親則將行其意水但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若火至壬午正義曰劉炫云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内先言者彊若火入而伏則速秋至春歷大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劉炫雖爲此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璧珪至禳火正義曰璧是玉名此傳所云皆是成就之

器故知璧是珪也舉是辭名玉字在舉贊之間知舉亦以玉爲之故云舉玉辭也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國語謂之鬯瓚鄭玄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玄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鄭玄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瓚爲勺共祭祀之器也禘篤欲用此三物以禳火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公子魴也順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斬
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
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
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鬚須與吳人
異形狀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
夜從之師呼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
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

又光有謀卜戰不吉正義曰陽句心不決死戰必殺將軍將死是不吉也司馬子魚志在必死不以將死爲凶故卜之得吉敗吳之後吳人敗之終是不吉注穆王曾孫正義曰依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今尹句斜隧出入道正義曰守舟者雖環而塹之斜隧出入之路故蒲路置火以防吳人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九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

過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代居其位蓐弘曰毛得必亡卯日與猱同誅了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焉

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注代居其位　正義曰毛氏世有采地為畿內之國於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能禁之　是昆至何待　正義曰是了卯者昆吾之君惡熟之日也由其侈故以此日死也而毛得以此日亡其侈惡於王都不亡何待焉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楚

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生黎黎為高辛氏火正共工氏作亂帝使黎誅之而不盡帝嚳使其弟吳回居火正為祝融回生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曰昆吾次曰參胡次曰彭祖次曰會人次曰安安已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

然則昆吾國名言昆吾夏伯者以表昆吾國君其上世嘗為夏伯其惡熟誅者非此為伯之身當是後世之孫耳詩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時誅

卒為下曾葬見原伯絜本夏五月火始昏見大火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庭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

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己言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

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廣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牧護使府人庫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成公儆司宮備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各儆其事儆備非常也行火所煬煬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敵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刀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炎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注東北至之始正義曰東北曰融風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戊寅至大甚正義曰甚者益盛之言也丙子初風連日不息至戊寅而風益甚至壬午而風又大甚初言融風是東北風也蓋自丙子至壬午風不迴而稍益盛傳雖主言魯國之風彼四國亦當然也注大庭至之言正義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國名也先儒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對文則藏焉曰廩藏車曰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古之大庭嘗都於魯其地高顯故祏慎登之以望氣祏慎往年言其將火今更望氣參驗近占以審己前年之言信也祏慎所望天氣下地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玄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祏慎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栢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祏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見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祏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祏慎不言夜望安知望災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咸然也將有大祥正義曰祥者善惡之揔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祥則吉祥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孽則凶祥也則祥是善事而里析以民動國亡爲大祥者彼對文言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時有青青祥白眚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爲祥是祥有善有惡故杜云祥變異之氣弗良及也正義曰良是語辭史傳多云良所未悟良有以也是古今共有此語也而服虔云弗良及也不能及也良能也能非良之訓妄言耳注晉人至前也正義曰下云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此辭于東門明是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之不使前也此新來蓋聘使也晉人往因靡姬之難詛無嗇羣公子故文襄之世公子皆出在他國自成公更立公族國內始有公子故使之來聘也自晉適鄭當入西門而辭之東門者鄭城西臨洧水其西無門蓋從東門入爲便故辭于東門注二子至之位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爲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寬明子寬與游罕爲一人也

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脩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東茅以爲屏蔽其事或當然注祏廟至救護　正義曰毋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既有火災皆須防守故令羣主就於祖王廟易救護也衛決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蒐云寗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曰虎通云納之西壁　使府至其事　正義曰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皆是藏財賄之處故使其人各自儆守以防火也周官有大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　行火至登城　正義曰此承司馬司寇之下亦是二官使之行火所炙欲令入救之也言城下之人爲部伍行列以登城亦是司馬司寇之人備鼓寇也　注司馬至之人　正義曰

傳言野司寇則司寇之官在野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掌野司寇是縣士也鄭玄縣士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如鄭此言采邑之民有獄則縣士斷之縣士司寇之官長各自斷之若公邑之民有獄則縣士職曰各掌其縣之禁令則諸侯縣士亦當然也縣上分衆庶則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在四方不間火災故戒使各保其所應受徵役之人皆令具備以待上命慮有所須當徵之郊人至國北　正義曰周禮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亦當然郊人當謂郊內鄉之人必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爲祭處也就國北者

南爲陽北爲陰就大陰攘火也　注玄冥至火神　正義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三也習祿信於默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不知回祿祭何人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陳許之先亡也　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也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成是爲元公其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首爲楚所滅

六月鄀人藉稻　鄀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　邾人襲鄀鄀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斬得閉門者頭　遂入之盡俘以歸鄀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鄀夫人而舍其女　爲明年宋伐邾起　注鄀妘至行之　正義曰鄀爲妘姓世本文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蹈藉踐履之義故爲履行之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　攝其首焉　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而舍其女　正義曰言止舍其女而留之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原伯魯周大夫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國亂治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在位者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　患有學而失道者必惑其意　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周其至亡乎正義曰周寧其將亂乎夫其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下說學問之說也國內多有此言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大夫也大人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於此言謂此言有道理也大人於是又爲言曰其實可以無學無學不爲害也以爲無害而途不學則苟且而可也一國之人皆懷苟且不識上下之序不知尊卑之義於是在下者陵侮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能無亂乎夫學如殖草木也今人日長日進猶草木之生枝葉也不學則才知日退將如草木之隊落枝葉也原氏其亡滅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治也被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舉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北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北其庭小廣蒐場也過期三日奠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女所向子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言子產仁不忍毀人之曰毀於北方

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譴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上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擯然授兵登陴擯然勁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大爲至禮也社有常而云大爲社者此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蓋君臣肅共禮物備具大於常祭故稱大也周禮女巫掌被除釁浴被禳皆除凶之祭備於四方之神如尚書咸秩無文苟可祭者悉皆祭之所以振訊除去火災禮也嫌多祭非禮故禮之　子大至道北正義曰鄭簡公之卒將爲葬除亦欲毀游氏之廟則游吉宅近大路故數將徹毀也其廟當在宅內以其處居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即游吉所居宅也　過期三日正義曰此量其寢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之故當

過期三日欲除道使闕望及期得了亦不知本期當幾日也卜筮至牲王　正義曰言爲鄭卜筮何故有災宜禮何神奔走而望祭之祭山川故爲望也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而云不愛牲王者天之見異非求人飲食隨時告請則有幣無牲若祭求弭災者則當有牲雲漢之詩美宣王爲旱禱神云靡愛斯牲圭璧既卒亦是用牲玉也　注捆然勁忿貌　正義曰服虔云捆然猛貌也方言云捆猛也晉魏之間曰捆杜言勁忿貌亦是猛也但述晉人責鄭之意故以勁忿解之　將以誰罪　正義曰將以誰爲罪而欲授兵疑其畏晉襲之欲禦晉擊之　望走在有備也　正義曰國有火災懼被人襲登陴固守是晉

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憤楚而不事鄭　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盡遷許許不專於楚　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楚心事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　許先鄭封　鄭曰余俘邑也　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　爲方城外之蔽障　土不可易也　易輕　國不可小　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　時白羽改爲析　而居楚地　正義曰當時許都於葉探例土地名葉在楚界許本偪於鄭請遷近楚楚以

葉與之故爲居楚地　注十三至居葉　正義曰案十三年傳云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則許從夷遷向荊也平王復之當從荊却向夷自夷向葉注不言自荊還葉者蓋以許遷千夷見經故據以爲言其實自荊還也　注自以至事楚　正義曰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今杜必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者以此傳許謂鄭人云余舊國許畏於鄭尚以舊國不肯事鄭明以舊國亦不專心事楚劉以爲畏鄭不專心事楚苟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爲鄫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　注加弒至藥物　正義曰案傳許君飲止之藥而卒耳實非止弒也言書曰弒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實非弒而加弒者責止事父不

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己自爲也釋例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速防也　己卯地震　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王尹赤遷陰于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郡　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守楚子之在蔡也　蓋爲大夫時往聘蔡　鄖陽封人之非

之生大子建鄖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爲下拜夫人起疏注蓋爲至聘蔡正義曰賈逵云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杜以楚子十一年而即位若在蔡生子唯一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鄢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

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鄢俘疏注蟲邾至以告正義曰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伐國而圍邑取邑皆書於經知此不書圍取不以告也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疏注止獨至由醫正義曰言飲大子止之藥專以名疏注止獨至由醫止爲藥主是止獨進藥不由醫也君子至可也正義曰此君子論止之罪也言爲人臣子盡心盡力以事君父如禮記文王世子之爲即自足矣如此則舍去藥物己不干知於禮可也此許世子不舍藥物致令君死是違人子之道故春秋書其弑君解經書弑君之意也邻

事齊故苫子奔卫紀鄣紀鄣苫邑也東海蕭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苫有婦人苫子教其夫己爲婺婦寡婦爲婺及老託於紀鄣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緝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從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繩縋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譟譟人亦譟苫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疏及老至夫之正義曰紡謂紡廟作緝也此婦人以廟緝

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也字書云作
疏傳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弄東人輕言爲去音劉炫
云紡謂紡麻作繘爲布作繩之法有小繩紀其外纏繘既
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
而去之　注因紡至報歸　正義曰連所紡者謂連所紡
之繘以爲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爲連紀繘之繩然
紀繘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歸故
藏繘以爲繩故杜云連所紡即繘也　注投繩至而出
出　正義曰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
於外婦人既訖於紀鄭則隨之而出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今
知不然者婦人而計之子占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
身則交死若決繫繩城亡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
明知將此偽紀鄭以爲唯投繩城外而規杜氏非也　入紀　正義曰此
紀即上紀鄭也釋例土地名於莒城有紀鄣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是歲也鄭駟

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卒偃幼少其
父兄立子瑕　子游卒　正義曰子游卒偃幼父歿乃立瑕
且以爲不順　舍子立叔不順禮也　弗許亦弗止　許之爲違
禮止之爲違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　使聘問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　舅子游妻父也
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未名曰昏　正義曰此皆賈逵言也周禮大司樂云夫祀
以此說死事而與札相對故解爲小疫也是札大疫死也爾雅云瘧病也
盬公早死云夭子蠻是夭爲少死也尚書六極二曰凶短
折孔安國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早死之名故
爲夭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死也
未名不得爲臣揔說諸死連言之耳　懼隊宗主　正義
曰大夫繼世爲一宗之主恐隊失之也服虔云柘主藏於
宗廟故曰宗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
二三老　正義曰二三老者鄭之卿大夫也服虔云二三

不獲天罹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　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

老馹偃家臣上言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豈得家臣不知也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成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而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息民五年　正義曰平王以十三年五月始即位其年兵亂未息今歲又役民城州來其間唯有五年　民樂其性　正義曰性生也兵革並起則民不樂生國家和平乃樂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榮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　覿見也　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　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產之知

禁焉　正義曰禁祭名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禁之也　禳之至止也　正義曰言禳之則彼鬬龍其室也其室既近禳之不難但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也言其不復祭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　蹶由吳王第五年靈王自家相瞋怒市於色者舍前之人怒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舍市於色　正義曰室內於自家相瞋怒市於他人作色怒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及曹公孫會自鄫出奔宋　無傳曾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鄫曾邑　正義曰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命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注云玉帛之使謂聘問好不接故不告如杜之意此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曹會曾來聘嘗故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向寧華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鄫叛也叛便從鄫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鄫叛又從鄫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鄫不繫曹者鄫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邑非別邑故繫於宋此鄫又定十一年蓋皆是別邑故不繫國也曹是小國其臣書名者少此會書名蓋備於禮成爲卿也釋例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黑肱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杜言數人謂此公孫會與邾快邾黑肱也見杜意以會備禮成卿故書名也劉炫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王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賛又云所以華亥向寧

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疏　注齊豹至不得　正義曰襄十八年鄭尉止司臣等殺子駟子國書曰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尉止之徒皆士書之爲盜釋例曰士殺大夫則書曰盜則此書盜賤之使同於士也三十一年傳說春秋褒貶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又曰春秋書齊豹曰盜懲不義也宣十七年傳例曰凡稱弟皆母弟公羊傳曰母兄稱兄此繫與衛侯同母故稱兄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與君爭而出皆書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是歲朝旦冬至之歲

非秋正義三十　十八　吳志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與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梓慎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　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傳言妖由人興　疏　注是歲至歷也　正義曰歷法十九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諸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在二月後也不言在八月後而云在二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故據二月言之時史謂閏月爲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具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日南至者謂冬至也冬至者周之正月之中氣歷法閏月無中氣中氣必在前月之內時史誤以閏月爲正月而置冬至於二月之朔既不曉歷數故閏月之與冬至悉皆錯也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是杜意以爲當時魚已之君臣知此已丑是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爲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已丑是眞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

賈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一過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大子寃故遣令去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佞才也　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還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

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負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爲勇）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弒僚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城父人）正義曰服虔云城父人城父大夫也

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吳弒僚傳）疏爾其至爲愈　正義曰勉謂努力爾其勉之令勉力報讎比於相從俱死爲愈愈也病差謂之愈言其勝共死也服虔云相從愈於共死則服意相從使員從其言也語法兩人交互乃得稱相獨使員從己語不得爲相從也　乃見鱄設諸焉　正義曰見謂爲之紹介使之見光下文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猶論語云門人見之也宋元

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玄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惡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玄僑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寅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巙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樂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公如向出奔傳）

請焉　正義曰公未知諸人已死故猶性請之　注欒景至公弟　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時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云元公子此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轉寫誤耳　奪之司寇以官邑還豹使行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公嫡母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　爲驂乘焉乱初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

爲公孟驂乘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使子言不信也子行徒行從公　朱鉏成子黑背孫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頃公之孫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　踰郭出　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　析朱鉏宵從賁出　從公出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　齊氏射公

遂從　從公出　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　不欲令追者出　踰而從公　踰郭出　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　析朱鉏宵從賁出　徒行從公　朱鉏成子黑背孫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頃公之孫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　周猶終竟也　而歸死於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　將事聘事行事　遂從諸死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　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

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捥（捥振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

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旨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諸師圍子玉霄子高訪出奔晉（皆齊

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諡曰成子（霄滅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衛侯將飲酒徧賜大夫（大夫言青若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群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

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焉（言弔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爲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縶是非禮）

疏　注周猶終竟也　不泄子言是終事之言　使華齊御公孟　正義曰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爲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鼂使一乘下有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也　乘驅

自閭門　正義曰乘驅者乘車而疾驅也閭門者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　注未致至禮見　正義曰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爲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　注揔行夜　正義曰下云終夕與於燎故知揔是行夜也說文云揔夜戒有所擊也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杜不言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二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叅上今例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非也　貞子　正義曰譙法外內用情曰貞　注子石公孫青　正義曰衆世本傾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是也　在康至相及　正義曰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其本文云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孔安國云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頭教不至所致又曰文正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注琴張至名牢　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一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　孫忌樂舍　舍樂喜孫　司馬彊向宜向鄭　宜鄭皆向忌子　楚建　楚平王之子大子　郤甲　小郤穆公子　出奔鄭　八子宋大夫皆黨附難出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　平公子　公徒與華氏戰于鬼閻　八子之徒衆也頍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　敗子城子城適晉　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　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氏費逾將攻華氏　費逾大司馬華氏族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恐殺大子憂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詢恥也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費逾登奔吳　登費逾之子黨華向者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子華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爲功善　使少司寇牼以歸　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　從公門去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宮）適（子城適晉　正義曰上云八子奔鄭而此又云適晉者子城本意適晉以請（子死至其詢　正義曰言年齒既長不能他國事人爲臣）齊侯疥遂痁（疥瘡疾　痁瘧疾）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辟賓（欲殺囂固）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

德之君外内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祝史薦信無愧辭則若之何對曰不可（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衡鹿守官名）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鮫守官名）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度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 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 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 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詐爲教令於邊鄙

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尤水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萬萬曰億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除逋責

齊侯疥遂痁 正義曰後魏之世甞使李繪聘梁梁人令押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齊當爲瘧瘧是小瘧痁是大瘧亦患積久以小致大非齊也押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痁有熱瘧疾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

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痁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 期而 正義曰期三百有六旬又六日法天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帝言問從全數故言三百六十又六日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度之一分欠三分不成六日大月却還天朞十度小月不盡置閏 注欲殺縣鄙正義曰服虔云祝固齊大祝史也謂祝史之固陋閭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其意以爲請誅祝史之陋閭固陋者謂固非人名也案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彼是人名則此亦名也世族譜齊雜人內有祝固史嚚此云欲殺嚚固是杜必以爲人名也 晏子曰至不祈 正義曰彼傳趙武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晏子言之其辭微多於彼其意亦不異也 光輔五君

正義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上下無怨 正義曰此猶如孝經上下無怨也言人臣及民上下無相怨耳服虔云上下謂人神無怨即如服言下云上下怨疾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輸掠其聚 正義曰輸墮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之物也 肆行非度 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 不思誇讓 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 其蓋正誣也 正義曰掩蓋過失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注衡鹿至民共 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爲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商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商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 注

介陳至私物　正義曰聘禮及竟謁聞人鄭玄云古者
上爲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以止之門然則禮之正法
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竟至國更無關也齊於竟內
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陽外內故注介爲關也迫近國都
爲關以隔邊鄙之人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又征
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　布常無藝　正義曰言此
常之政無準藝　私欲至則應　正義曰言此孌寵之臣
私有所欲長養其情求物共之民不共給則應之以罪
聊攝至以西　正義曰聊攝姑尤皆是邑也管仲奉楚言
其竟界所至北逐舉河海也晏子言其人多故唯舉屬邑
言之也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　言疾愈行
弓不進　虞人掌山澤之官　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
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
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韙
之　韙是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
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燀之以薪　燀炊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濟益也洩減也　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獻君之否以成君可　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
平其心君臣平　政如羹　焉有爭　爭競也　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嘏無言時靡有爭　嘏大也言總大
之濟五味　濟成也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
也聲亦如味一氣　氣以動二體　舞者有文武
四物　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宮商角徵羽　六律　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　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
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八風　八方之風　九歌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以相成也　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周頌也
德音不瑕　詩頌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今據亦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安姓
而後大公因之古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廿於所樂志於
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
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醢醯梅
正義曰醯酢也醢肉醬也梅果實似杏而酸禮記內則炮
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是古人調鼎用梅醯也此說和羹而不言酢古人未有酢
也禮祀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酢半游急就
篇乃有蘇羹鹽酢蓋秦漢以來始爲之耳　齊之至其過
正義曰齊之者使酸鹹適中濟益其味不足者泄減其味
大過者　詩曰至有爭　正義曰詩言殷王中宗非徒身
自賢明亦有和羹之臣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
齊羹也此臣既敬戒其事矣既志性和平矣中宗總齊大
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拘爭鬬訟者也言其
上下悉如和羹　注詩頌至大羹　正義曰詩商頌列祖
之篇祀中宗殷王大戊之詩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
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嗣之孫以其
廟述其德而歌此詩也言亦有者臣能諫君君則悔亦

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清物之象
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
象也志言或損或益以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九
六相生者以九生六是三損一也以六生九是三益一也
損益之數清濁之差無可以相準況以黃鐘九寸自乘爲
九九八十一定之爲宮數因宮而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之
差言其相校如此數也唯相準況耳非言實有此數可用
之也　六律　正義曰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
之聲陽聲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
南呂林鐘小呂夾鐘月令以小呂爲仲呂律歷志云律有
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之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
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爲六雌
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本黃鐘黃者中之色也鐘
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
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

種於黃泉滋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
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
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
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氣夾助大蔟宣
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
氣洗物皐絜之也彼注云皐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陽
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
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
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
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
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罪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
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
陽閡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閡位於亥在十月是解六律六
呂之名義也如志之言初爲律者以竹爲之吹其聲也其

後則用銅爲之以候氣後漢書章帝時栗陵文學奚景於
陰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管是古人或以玉爲管也續漢書
云候氣之法爲土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於室
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
葭莩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蓋
音聲之道與天地之氣通故取律以候氣月令正月律中
大蔟鄭玄云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猶應也正月氣
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此是其書說然也其律呂相
生鄭注周禮大師職云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
鐘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
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
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
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
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
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子午以東爲上生子午以西
爲下生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舉之云同位象夫妻者黃鐘

初九林鐘初六及大蔟九二南巳六二之類同在初二之
位故象夫妻異位象子母者謂林鐘初六生大蔟九二初
之與二其數不同故爲異位象子母是爲同位故云律取妻呂生於律則爲異位故云呂生子言五下者
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是二十以東之管下而生
之故云下生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皆
是子午以西之管上而生之故云上生黃鐘爲律之首不
是餘管所生不入其數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減
一皆左旋隔八而相生　七音　正義曰聲之清濁數不
過五而得有七音者終五以外更變爲之也賈逵注周語
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
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
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
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
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
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鶉星與辰之位皆在北御[illegible]
氏出自天鶉則我皇姒大姜之姪逢公之所[illegible]
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
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
也南北之揆七月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
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
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
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
王以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
之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日在箕七
度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
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宿於箕十度在
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鶉者星於五星為水
星辰星是也天鶉即玄枵次之宿其分在天鶉之宿文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

宿以右旋為次張翼於軫角亢氏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
為七列列宿有七出觀鶉火在午天鶉在子斗柄所建月移
一次是自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月也揆度也度量星
之有七月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
有七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
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之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
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
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杜言武王伐
紂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武王次于河朔又
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又武成云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受率其旅若林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是自戊午
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
律和其聲何為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
為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謬誤今
知不然者以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

今定本作流非也　詩曰德音不瑕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
戒美周公揔政諸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大夫美
其不失其聖也云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鄭玄云不瑕言不
可疵瑕也　注季前至氏者　正義曰此相傳說也以逢
伯是殷之諸侯此在建伯之前故以為虞夏時也爽鳩氏
少皞之世至虞夏歷代多矣未必其間更無他姓據晏子
之言云代爽鳩氏耳　占若至願也　正義曰自古若其
無死爽鳩至今猶存則此齊地是爽鳩氏得而樂也君不
得為齊君不恥之有非君所願樂也晏子以爽鳩氏為始故言爽鳩之樂計爽鳩以前處齊地者
猶應大有人矣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
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

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治）疾數（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繩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以寬濟猛猛以濟寬）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以寬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詭物愼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競強也絿急也）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布政優優（優和也）百祿是遒（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正義曰既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者蓋謂盡萑苻之內盜也盜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　詩曰至和也　正義曰此詩大雅民勞之篇也其下十句詩之文也仲尼分為三段每以一句釋之汔其也康綏皆安也止辭也於是厲王以苛政勞民故言當今之民亦大疲勞止其可以小息之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施惠於此京師中國以綏彼諸夏之民此四句者欲其施之以寬也詭隨謂詭人為善隨人小惡此雖惡之小者其事不可舍從也毋得從此詭隨之人以謹勑彼無善之人無善之惡大於詭隨詭隨不從則無善息止是謹勑之也寇虐之惡人又大於無善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王當嚴為刑威用止臣民之間有為寇盜苛虐曾不畏明白之刑者此四句者欲其糾之以猛也柔安也邇近也能謂材能也王者當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政安慰遠人使之懷附則各以材能自進者是近人也遠者懷德而歸近者以能自進用此以定我為王之功此二句者言平之以手也　注詩大雅至以寬　正義曰

釋詁云汔幾也杜以幾非同聲故以汔為其也康綏皆安

內里名 號 注自外至里名　正義曰賈逵云書入葬臧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是賈以此入從國逆之例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弗地在於復歸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爲例逆而不立則非例所及故曰入以顯異之也五年傳叔孫昭子數賢牛之罪云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彼注云披析也此分析君邑以自屬已故曰叛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痛及桑林之門守之知此南里是宋城之內里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爲大子則失位逐微弱文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冷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　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　樂因音而行而天子省風以作樂　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　鍾聚也以器聚音興以行之　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　窕細不滿大者不槬　槬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　億安也窕則不咸　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　心不堪容

滅嫩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懸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物毀之　注省風至移之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名但風俗盛衰隨時隆替國之將滅風敝俗煩天子新受命者省此風俗之敝乃作樂以移之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易衰敝之常也地里志以風爲本俗爲末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是說作樂移風之事也　器以至行之　正義曰爲上言鍾音之器也故此云器以鍾之言器以鍾聚其音又上言音樂之興也故此云興以行之承上語不倫者亦猶易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隨文便而言耳　小者至不槬　正義曰言小不至窕剛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爲明年天王崩傳　注周語云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不聽問之伶州鳩州鳩對王又弗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孔晁於二十四年注云昭二十一年如彼文則此年鑄鐘成之年而傳云將鑄無射者此爲州鳩之言張本州鳩以未成之時爲此言故此年發傳而言將也州鳩此下之言與周語州鳩之言全不同語及此皆論鐘事故云無射鐘名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松

雍是細之意此大不至柳則蝨之是大之義此說文云雍深肆極也由細故能極於深是宏爲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揪聲近橫故爲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心也下窕則不咸咸如字本或作慼非

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詩大雅堅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蔡侯朱注不在亞幼齒正義曰

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命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之後彼言子立東方謂大子即鄭所謂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遣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大子矣其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位上仁卑是以長幼爲齒蓋處其庶兄之下

夏晉士鞅聘于鄭孫欒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僧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而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相齊鮑國士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牛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良七年吳僭百牢起

疏　注鮑國至七牢　正義曰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王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今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卿大夫無文故杜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牢而規杜非也　士鞅怒　正義曰七牢於禮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爲鞅鞅必不忍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途怒其輕己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爲御士公術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術等亡人華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人召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也對曰君若愛司馬使逐貙司馬告司馬以吾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則當亡走夫國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吾有命可若何乃謀公謀逐華貙公使

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翮殺多僚（任翮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

輕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門而守之（舊廓故城也）六月庚午宋城舊廓及桑林之（盧門宋東城南門）叛（桑林城門名）虩（虩言之云虩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爲亟亟也或當爲亟亟數也數言之命可若何）正義曰服虔讀虩爲亟（正義曰虩虩者恐懼之貌也雖知其謊既不能殺多僚華貙雖枉爲君有逐驅之命可如何言無如之何遂謀逐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分同至過也）正義曰日月之行交則相食自然之理但日爲君象月爲臣象陰既侵陽如臣掩君聖人因之設教制爲輕重以夏之四月純陽之月時陽極盛陰氣未作正當陽盛之時不宜爲弱陰所侵以爲大忌此月日食最重也餘非陽盛之月爲災稍輕至於分至之月日食即不爲災又解不爲災之意以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過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

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御災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至相過一分之食不爲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注二分至相過）正義曰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七九日有餘已得二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望則月在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

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示至相過謂絕相縣殊也此至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何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也以日者天之大明人君之象不可虧損故於正陽之月示法爲重於分至之月其害爲輕於是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爲水災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餘月之食其災爲水假之以垂訓非實事也　其他至爲水　正義曰其他月非分至之月則爲災日食是陰侵陽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爲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晉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爲戒耳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

廚人濮曰　濮宋廚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　二帥吳大夫

華登帥其餘　吳餘帥

以敗宋師公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使死難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備長兵也

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北敗走

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新里華氏所取邑

翟僕新居于公里亦如之　翟僕華氏地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示告小忿

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既戰說子城以晉師至　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

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　赭丘宋地

鄭翩顧爲鸛其御願爲我鸛　鄭翩華氏黨鸛鳶皆陳名

子祿御公子朝　前年出奔晉今

荀吳　中行穆子

齊苑何忌　齊大夫

衛公子朝胡　曹大夫

會晉子城莊堇爲右　子祿向宜

干鐸御吕封人華豹　吕封人華氏黨

張匄爲右　吕封人華豹

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怒其呼己反還戰

將注豹則關矣　失關引弓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平公公子城之父

將注則又關矣曰不押鄙出其閒　出子城子祿之閒

豹射

猶更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遳豹死張匄抽叉而下之叉二在車邊射之死旬死干雠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遳雠死犬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彪曰吾爲蠻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彪曰子無我迮不幸而後亡迮恐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彪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南入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令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號而不能送云君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注徵識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變服色徵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茇各帥其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縣鄙名野名之用帥以門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鄭云夜事謂夜戒守之事也草舍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如鄭此言則徵識制如旌旗之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鄭云夜事謂夜戒守之事也草舍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如鄭此言則徵識制如旌旗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之尸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今之銘旌旗旛也此生之徵識如死之銘旌某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書其官名即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徵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絳侯之令軍人云爲劉氏者左袒呂封人華豹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雍人叫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定本有華關矣正義曰服虔云仰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仰習故鄙然則豹已關矣何慮不射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爲鄙城方與豹相射此非諫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爲鄙服之二說皆非杜亦訓仰爲更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爲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諸侯唯宋事其君正義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言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見咄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王曰而告我也後正義曰謂大宰犯諫在華登尚師之後蔡侯朱出奔楚楚囚之弟朱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楚王將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懇干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鄀依陳蔡人以國其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擅在楚則德君必甚正義曰荷恩謂之德言荷君恩必甚也將救鮮虞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閒無傳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籍談為王叔鞅叔弓子也而華亂故速也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但曰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正經書名未即位

鄀鄀公子南縣助亂王室之未知誰是故書名以別之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不言崩王子猛入于王城王城

正義曰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是以書叔鞅之言而書之也閔馬父聞叔鞅之言乃遷度其事云子朝必不克是禾知誰是誰非此故史承叔鞅旧史承叔鞅

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

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

師伐莒（牧之莒大夫）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怒敗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以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靖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

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至華氏即出亦是楚之功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此華氏亦無所能爲也已言雖放令出亦不復能爲宋害言宋人感更爲害決欲取殺之故諸侯之戍固請出之宋人乃從之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子朝有欲立之意故劉炫規杜）景王子朝之傳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盭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盭單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盭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鬬其犧也（鬬其爲犧牲奉潮故自殘毀）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異

難已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已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實孟慼雖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谷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故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

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單子立劉蚠事亦子故五月

庚辰見王猛見王遂攻實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猛

王子千單氏王子猛次王故單劉立之悼諱王子至立

之傳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王與實孟並談說之欲立朝

爲大子周語云實孟景王欲殺下門子乃云實孟適郊見雄雞鬬達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傅也景王欲立朝故先殺猛傳然則王與實孟言說既欲立朝乃殺猛傳議久不決故實孟假雄雞斷尾以劒之注子朝至之傳正義曰

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單劉贊私立少知朝年長於猛也實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傳劉獻至去之

正義曰伯禽是果決有知謀者也願得殺實孟去子朝所以彊單子之心故劉子亦與同志共立子猛也於實孟云

願殺之於子朝云願去之者朝是王之寵子王在不可專殺願逐去而已獻詔法知質有聖曰獻實孟至何害

上人是對牲爲稱普據凡人也人犧實難此下人據疎外之人人字雖同上下人意異注雞犧雖見寵飾正義

曰犧者繫養之名耳言寵飾者當養之時必爲之服飾以異之如今之繫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牽入大廟是時欲

使者曰郊祭犧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牽入大廟是時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是亦飾之事注言設至異之正義

曰實孟言人犧實難假疎人以爲說人爲疎姓之人寵養疎人擅權害王故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

禍難假借他人以權或將反來害己子猛雖亦王子不得王寵與他人無異使犧在己家則無患害已喻子朝子猛

是已之子欲使王早寵異之如寵犧也注十五至不應正義曰實遠以爲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衆以爲壽卒

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實爲然杜今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干景之命則景有命矣

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若子朝是王之寵子王在不可專年又長於次當立自求爲嗣宜矣劉蚠何以惡其爲亂而

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爲嗣則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杜以此知大子壽卒立子猛爲適其後復欲立子朝而王意未定寘孟盛難自毀因此盛稱子朝之美王心許寘孟故不應慮其泄言也

注四月十九日　正義曰此於乙丑之下言四月十九日戊辰之下言二十二日顯言此二日者此年之傳其日最多經之與傳又時月多錯故此顯言二日欲令自此以下依次推之易驗耳　注王子猛次正　正義曰猛朝俱是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公羊多有次王之說杜取爲說猛爲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大子壽之毋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毋貴也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東陽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僞雞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因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焉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劉子伯蚡壬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悼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王子故出奔

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平時還平時周地欲重盟令如劉單子使王子朝奔京其黨姑發弱殿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羣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羣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孫至自京師叔孫僖子

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天所廢謂羣卿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子猛黨王子還子處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肹伐皇鄩肹子朝

黨大敗獲鄟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鄟肸八
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城子朝所得邑前城司徒前
百工伐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圍
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圍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
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及焦瑕溫原
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
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單子朝之黨所敗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杜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
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烏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
賈辛所軍葦豚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
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閏月晉箕遺
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京楚子朝所在注頃子至劉黨正義曰此下二十三年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故知是單劉黨也
及領至平時正義曰此上言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遂與召莊謀殺單旗興之重盟必來來而殺之王子還遂奉王追單子及領遂與重盟而還殺摯荒者爲前取王如莊宮今單子失王而出弁更殺摯荒以解說此事單子覺還欲背又弁平時注八子靈景之族正義曰以上言王子還此八人還居其首還既稱王子明八子皆王子也故知靈景之族簡公平公正義曰謚法一意不懈曰簡布綱持紀曰平注皆爲子朝所敗正義曰知爲子朝所敗者以傳云敗績于京故知是敬王黨爲子朝所敗也注戊寅至月誤正義曰傳言七月戊寅杜以長歷推校之戊寅是敬王黨所敗經書王猛居皇乃在六月下知經六月誤也注百工至所敗正義曰知單氏所敗者以上云伐單氏下云反伐之是單氏反伐百工也若單氏被敗焉能反伐百工注丁巳至秋誤正義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歷推之丁巳是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知經誤注乙酉至悼王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乙酉杜以長曆推校之乙酉是十一月十二日知經書十月誤也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悼王即猛也經書爲卒傳言其謚故解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之母弟敬王位定乃追謚之注敬王至子旬正義曰敬王名旬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謚法夙夜共事曰敬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一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曹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謝取

卿師癸亥叔鞅卒　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行人謚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創傳未同明而赴以名　秋七月

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胡子髡沈子逞滅國聽存君死曰滅　獲陳夏齧　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陷

舒主孫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注稱行至

使人　正義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之不宜執其使人故譏之赴

注討子至從赴　正義曰往年傳聞月辛丑晉師王師伐京毀其西南注云京子朝所在山外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計辛丑實頻日耳蓋京城既毀郊是子朝之邑故云計子朝也郊不繫周者大都以名通也

氏至欲立正義曰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爲周卿士也以其世爲卿士宗族彊盛故能專意立朝不言尹子而言尹氏者見其氏族彊故能立之也敬王是單劉所立不書單子立者敬王猛之毋弟兄死次正當立立之是常朝不應立立庶以亂國書尹氏立朝所以惡尹氏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善其得衆書衛人言舉國共立之此書尹氏立朝明非周人所欲立獨尹氏立之耳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三師正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郟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郟中郊郟二邑皆子朝所得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閒子朝貶故庚戌還晉師還邾人城翼翼邑郟鼻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城而還值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人憋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士伯憋而執之士伯聽其辭而憋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衆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士伯曰以匆莧都別都都謂箕也叔孫

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因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治補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如至武城正義曰邾魯接連竟界相錯邾人從冀邑還邾先經魯之武城然後始至離姑而後至邾故舉離姑爲道次武城人塞其前正義曰此所塞之處必有陘道當是已過武城之邑未出武城之竟故得塞其前斷其後而攻取之武城之大夫自專爲此謀也既取邾師邾始愬晉晉人來討乃令叔孫往謝叔孫以年初即行則魯取邾師事在往年因叔孫婼如晉追言之注坐訟曲直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云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斷獄者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使坐訟曲直注在禮至之君正義曰傳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於禮得與相會故當小國之君注分別至服回正義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案傳文各居一館之下即云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則皆執各居一館者也若是邾魯別館豈執邾大夫乎且下云館叔孫於箕舍子服回於他邑明此各居一館是分別子服與叔孫恐其相教示注二子至執之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人不假魯道是邾亦合責不假道小過也取其師大罪也躁田奪牛爲報已甚故士伯愬而執之又因其使足以謝邾故晉以明年釋之士伯至之吏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叔孫從者雖有四人先過於邾君之館然後以之也叔孫云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屠請其吠狗正義曰故杜云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屠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治補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宜人三邑在河南輩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氏白京之邑屬子朝者譬之族故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誘劉佗殺之尹圉文公也劉佗劉子族故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已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奐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鄾羅納諸莊宮鄾羅周大夫鄾肹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

敗諸鄢甲子尹辛取西閘西閘周地丙寅攻崩
崩潰河南縣西南崩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止子朝
京入尹者以前年二月入京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
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
爲前年王師已克京于朝從京入郊
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
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
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皆大夫
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殳長丈二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必死之苟去無刃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必死之苟去無刃
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尋是其長丈二也又考工記戟
戟皆有刃殳不言刃是無刃也
越帥師今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
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潛子瑕即令尹不起所
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潛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克勝也軍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
臣聞之曰無德而祿殃也
無德而祿殃也
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遠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四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
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三國奔蔡頓
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
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　注七月至不意　正義曰成十六年傳卻至云陳不違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楚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違兵忌以晦出兵而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泓之戰書己巳朔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書甲午晦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雖父之夷之故不書晦左氏既無此說案雖父之戰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晦示褒貶　注國君至得也　正義曰傳言舍胡沈之囚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

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爲滅也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兄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今知非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爲生獲於敵但言以歸不得謂滅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謂此年八月也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

震　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　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注經書至而死　正義曰經書乙未地震謂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爲屋所壓　注謂幽至岸崩　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

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注國語者亦云三川涇渭洛也西周在雍州之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鄭玄云浸可以爲灌溉者楚大子建之母在郹　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　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徼要其勝負　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　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爲再敗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巢薳澨　薳澨

劉炫曰先君謂盆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

震　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　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注經書至而死　正義曰經書乙未地震謂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爲屋所壓　注謂幽至岸崩　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注國語者亦云三川涇渭洛也西周在雍州之域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川涇汭其浸渭洛鄭玄云浸可以爲灌溉者楚大子建之母在郹　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　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徼要其勝負　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　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往復敗爲再敗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巢薳澨　薳澨

楚地 疏 大子至追之　正義曰土地名耶是蔡地蔡有楚
且夫夫人故蔓越追之　注諸樊至大子　正義曰吳子
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
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
又宇經篆隸或誤耳　公爲叔孫故如晉
叔孫故公如晉辭之　楚囊瓦爲
囊瓦子囊之孫
令尹　囊瓦子常也代陽匄　城郢　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
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
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德及遠
諸侯　昭卅
二年春秋左傳正義三十　十　義
諸侯守在四鄰　鄰國爲之守　諸侯卑
守在四竟　裁白宇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　結四鄰之國爲
援助　民狎其野　狎安習也　三務成功　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
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
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不備
中四竟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在僖卜八年　民弃其
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
走集　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　使民有鄰伍相爲候
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　交接之禮　不

胃蚡冒卒羋熊達立是爲武王武王生文王始都郢杜注文十六年云蚡冒楚武王父雖不從世家以蚡冒爲武王兄要沈尹以四君爲賢故特言之　土不過同　正義曰言土雖至九百里猶止名同故云不過同非謂百里以下也知者以楚是子爵土方二百里明非百里也　猶不城郢　正義曰如楚世家云武王以上未都於郢據當時都郢故以郢言之謂不築其國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羯卒

無傳孟僖子也

諾至自晉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喜得赦歸故書至　夏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也　冬吳滅巢　楚邑

小七月當甲午朔九月癸巳朔五日得丁酉文在八月之下是有日而無月也

也書滅用大師　注楚邑至大師　正義曰大都以名通故不繫楚也襄十三年傳例曰用大師焉曰滅

葬杞平公　無傳

平公之子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

闕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闕南宮極之子桓公甘

害同德度義　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

德紂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武王言我有治今大誓無此語　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于郟　縯氏西南有郟聚言子朝稍強　注度謀至無害　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泰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義弘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則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今知非者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彊此論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義不同且引詩斷章其類多矣劉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　注四夷　正義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案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名自爲義其意俱通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非也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　踁叔孫家臣　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踁士伯來衰己故謀安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以謝鞅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　尊晉也　貶婼族所以尊晉也

行人故不言罪己　注貶婼至罪己　正義曰鄉當備書名氏去氏則爲貶責貶婼之族喜於得免所以尊晉而自屈也釋例曰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己婼

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與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杜言見義者見其喜得釋特告廟而書至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女涖臨也就問子朝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之乾祭王城北敬王知誰曲直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於介衆介大也衆言子朝曲故晉人恐敬王不成更審其事故疑而使察其心兩望至此始絕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退出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動乃將積聚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整不恤其緯整寡婦也織者當苦緯少寡婦所宜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動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鞫之

磐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鞫小器常禀於罍者而所受罍盡則罍為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

傳注詩小雅恥之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詩也或曰鞫是器大鞫小器常禀受於罍今鞫盡罍更無物以共鞫惟是罍之恥也鞫喻周罍喻晉言周之微弱恒依恃於晉今王室亂矣晉無力以助之是晉之恥也詩注云鞫小而盡罍大而盈剌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穨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

陰不佞以温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兵助敬王南侵子朝得石王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鄏縣西南訾城是也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踵跡楚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越

公子翬歸王乘舟歸也翬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大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拜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文王之謂乎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注詩大雅　正義曰此詩大雅桑柔刺厲王之詩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疏注此鳥至故書　正義曰記云鸜鵒不踰濟禹貢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鸜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又巢居故曰來巢傳曰書所無也是非常故書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教梁亦然案今大河以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信然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

疏注季辛至上事　正義曰月令孟夏之月雩上帝是也季辛下旬之辛也季上辛上旬之辛也長歷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下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季辛又雩不言大者言又見其重上事上辛是大雩明季辛亦大雩也春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則書雩喜雩有益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書二雩者上辛雩而得雨雨少尋即爲旱故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也是言前雩少得雨旱甚而復雩故賈云上三六注是也公羊傳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公以九月始孫豈七月已與季氏戰乎若使時實不旱亦不得託雩以聚衆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譚奔故曰孫去位者陽州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

語畢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畢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故尚禮

今夫子畢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賤人亦賤已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齊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小
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
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哀而樂皆
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

人何以動而見侮曰侮人然則貴人者人亦貴之卑人者人亦卑之此言凡人輕賤其身則不能以尊貴之道及於
他人若君子能自貴其身者已先貴人欲其身之貴是以須有禮然後能以尊貴之道及於他人既尊貴他人是以
有禮　賦新宮　正義曰燕禮記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玄云新宮小雅逸篇也其詩既逸知是小雅篇者管即
笙也以燕禮及鄉飲酒升歌笙歌同用小雅知新宮必是小雅但其詩辭義皆亡無以知其意也　注詩小至賦
之　正義曰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車舝詩序也杜以下云逆女故知將為季孫迎宋公之女故賦之杜必知為逆女而賦者以車舝之詩論逆女之事其詩云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言間開然設此車舝思憶孌然季女已共宋公平論故於享禮之時而賦車舝猶如季文子如宋致女還賦韓奕之詩與此正同又何不可而劉炫以為昭子賦車舝不為逆女又以新宮非昏姻之事

黃公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大夫簡子趙鞅納王於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其時要禮之本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過則傷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也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牲之用爲五禮五禮之序爲六律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十年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之象類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於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曲直以喻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

禮　正義曰樂記云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揚觶禮之文也又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仲尼燕居云子張問禮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言而後復之禮也又五年傳云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晉侯以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非禮也此又云是儀也非禮也凡此諸文皆言禮與儀異禮之與儀非爲大異但所從言之有不同耳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貌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爲儀爲儀未是禮故云儀非禮也鄭玄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訓兩釋良有以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此訓兩釋良有以也鄭謂體爲禮履爲儀是其所以禮儀別也　夫禮至之性　正義曰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爲禮以下言聖王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經常也義宜也夫禮者天之常道地之宜利民之所行也天地之有常道人民實法則之法則天之明道因循地之恒性聖人所以制作此禮也此傳文於天言常則地亦常也於地言義則天亦義也覆言天地之經明天地皆有常也天有常明之義地有常利之義也覆云則天之明是義地以剛柔爲常義義謂義理性謂本性言天地性義有常可以爲法故民法之而爲禮也　注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　正義曰覆而無外高而在上運行不息日月星辰溫涼寒暑皆是天之道也訓經爲常故言道之常也載而無弃物無不殖山川原隰剛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訓

大禹謨說六府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之次與洪範異者以相刻爲次也此注言金木水火土者隨便而言之不以義爲次也五物世所行用故謂之五行五者各有材能傳又謂之五材此傳所說禮意意在味色聲也但味色聲本於行氣故謂之五行　注酸鹹辛苦甘　正義曰洪範又演五行云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是言五行之氣爲五味水味鹹火味苦木味酸金味辛土味甘也五行本性自有此氣氣至於人乃爲五味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人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味爲性所有色是形之貌聲是質之響色可近視聲可遠聞自近以及遠故以口目耳所知味色聲爲次也　注青黃至見也　正義曰五色

五行之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也木生柯葉則青金被磨礪則白土黃火赤水黑則本質自然也發見也謂見於人目有此五色　注宮商角徵羽　正義曰聲之清濁差爲五等聖人因其有五分配五行其本不由五行而來也但既配五行之聲土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羽聲之清濁入耳乃知爲宮金爲商木爲角火爲徵水爲羽聲之清濁入耳乃知音微於人爲五聲也此言章爲五聲元年傳云徵爲五聲章徵不同者據聲之至人是爲章徵據人之知聲則爲徵驗是彼此之異言耳　注滋味至傷性　正義曰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者之則有此病是其過則傷本性也　是故至五味　正義曰口欲嘗味目欲視色耳欲聽聲人之自然之性也欲使不失也牲犧祭祀所用非人所食而以牲犧奉五味者禮推人道以事神神之所享皆是人食尊鬼神而異其名耳故亦爲奉五味　注馬牛羊雞犬豕　正義曰爾雅釋

畜馬牛羊犬雞五者之名其豕在釋獸之篇畜養也家養謂之畜野生謂之獸豕有野豕故因記之於釋獸耳又釋畜之末別釋馬牛羊豕犬雞六者之名其下題曰六畜謂此是也周禮膳夫云膳用六牲庖用六牲也庖人掌共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畜牲一也　注麋鹿麕狼兎　正義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注云五牲牛羊豕犬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畜故別解之周禮庖人掌共六獸鄭衆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鄭玄云獸又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畜當有狼而熊不屬今杜解五牲之名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傳稱牛卜日曰牲鄭玄云將用之曰牲此五者實獸也據其將用祭祀故名之曰牲服虔云五牲麋鹿熊狼野豕　注祭天至之犧　正義曰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乃爽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於神祇宗廟之下摠言犧牲杜雖不見古文其言

閒與之會是祭天地宗廟之牲謂之犧也然則犧亦六畜而別言之者周禮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六畜之內取其毛羽完具別養以共祭祀者乃名爲犧故與六畜異言之也服虔云三犧鷹鷂雉也　注謂山至文也　正義曰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尚書之文如此其解者多有異說孔安國云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華也蟲也七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亦畫於宗廟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如此數之則十三章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并

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草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爲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鄭玄讀會爲繢謂畫也繡爲繢謂刺也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彝尊名虎雌也周禮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雌也周禮有黂冕黂冕其黂驚黂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黂是衮龍也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驚是華蟲也驚冕七章以華蟲爲首黼是虎蜼也黼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黼言之黼亂毛也如鄭此言則於尚書之文其章不次故於周禮之注具分辯之鄭於司服之注具引尚書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繡或作繢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爲繡則黂之衣五章黂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黂四章凡七也黼畫虎雌

謂宗彝也其衣三章黂二章凡五也是鄭玄之說華蟲爲一粉米爲一也杜之此注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九文唯言衣服之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也粉米是粉米共爲一也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也孔安國云火爲火字考工記畫繢之事火以圜鄭衆云爲圜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則杜言火畫火蓋同安國爲火字也粉米色白故粉米若白米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身黑故若斧也黻爲兩己相戾今之刺黻猶然也引桓二年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者以證此九文是山龍之屬也杜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冕服起於黃帝也加飾起自唐虞即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是也所以衣服畫日月星等者象天之德鎮重安靜四方又能潤益含養如山興雲致雨也龍者水物也象王者之德流通無壅如水利養生又龍舒卷變化無方之象人君有無方之德也華蟲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彝常也宗廟之常器有六彝今唯取虎雌者虎取毛淺而有威雌取毛深而有知以表王者有深淺之知威猛之德也藻者水草是鮮潔之物生於清水能隨短長象王者之德冰清玉潔隨機應物隨民設教不肅而成也火者火性炎上用表王者之德能使率土羣黎向歸上命也粉米者米能濟人之命表王者有濟養之德也黼白與黑形若斧斧能裁斷以象王者有裁斷之德也黻之言戾戾背也黑與青謂之黻作兩已字相背象王者能綏化兆民能使向己背惡以從善故爲黻也日之質赤月星之質白山作章考工記云山以章也龍爲騰躍之形似彌猴而大也章次如此者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星天用昭明日最爲盛所以居先日月星光劣其次之也上以象天下宜法地也地之形勢莫大於山故次三光也龍爲水物水出於山故次之也華蟲象

於禮樂文章以禮樂文章潤於萬物故以次龍也宗彝所以次華蟲者言王者既有禮樂須威知乃行無威則民不畏無知則敬不成故以次也藻所以次宗彝者王者威知之德隨世而應故以次也火者言王者有德必向歸仰之如火向上故次之也米所以次火者民既歸王王須濟活之理得米爲生故次之也黼所以次米者言王者能濟活非民宜裁斷合理如斧之斷決故以次之黻者王既裁斷得所善惡各有分宜人皆背惡從善故以次之　注畫繢至六色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鄭玄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此杜取彼彼記文省約而爲之辭也　注青與至之用　正義曰謂之繡以上皆考工記文也此刺繡之文以比方相次色亦采也六采謂繢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也鄭注尚書性曰采施曰色味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非六采集

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明上下二文亦集此所陳以奉成五味五聲之用舉中以明上下也　爲君至二物　正義曰此更覆上因地之義也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覆上則天之明也地有高下聖人制禮爲君臣上下君在上臣在下以法則地之義也以地有剛柔爲失婦外内夫治外婦治内以經紀二物也物事也治理外内之二事也上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又云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再重言之皆先天後地但法地事少則天事多故上先言法天後言法地此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始云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者以其則地事少故先言之象天事多欲下就地性而云以則地義者義之與性一也因其先言故遠覆上文地之義也　注六親至曰亞　正義曰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論語云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六親父爲尊嚴

衆星北辰爲長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北極是其象天明也妻父爲昏姻父爲姻兩婿相謂曰亞皆釋親文也重昏曰婿爾雅無文相傳說耳釋親又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母之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皆世俗常言杜不解者爲易知故也　注在君至本也　正義曰論語云冉子退朝子曰何晏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於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此對文別耳論語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也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周禮司勳文也鄭玄以爲庸謂法施於民若后稷力謂制法成治若咎繇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戰功曰多鄭注云王功者若周公國功者若伊尹事功者若禹戰功者若韓信陳平行其德教務其時變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聖王之化先致力於民是爲禮之本也　注此六至之氣　正義曰賈逵云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謂一氣生於一春成五味五聲

宋之所出人粟之數書之於牒受牒而退言服從也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鸜鵒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褲也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禍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以驕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鸜之鵒之　正義曰此鳥以兩字爲名但謠辭必韻故分言之　注褰褲　正義曰内則云童子不衣襦褲是衣有褲也

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褲　秋書再雩旱甚也

既言旱甚而經不書旱者傳言旱甚解經一月再雩再雩雖由旱甚然而後雩得雨不至成災故不書旱　初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姒與媵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媵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妾代己公鳥妹秦姬也秦嬴魯大夫妻以示秦嬴之妻秦嬴之妻公鳥妻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昭公子務人大夫遂怨平子公甫公若欲使公爲子弟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賢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介其雞擒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下己益宮於郈氏侵郈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爲子爲讒於臧氏臧氏亦怨平子臧氏自益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爲讒於季氏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甫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

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士辭曰恐受滅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戊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蓄積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溫藴積也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公也冰積丸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平子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平子名公曰余

不忍也與其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咎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遂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自苫鼈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十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爲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罪之所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纘纘從公無以公合一示子家子子家子曰通外内纘纘不離散如此吾不可以盟羅也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右有罪從者隨君留者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纘纘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逼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守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臧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聰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

夫欲與公俱輕歸疏　注擣芥至介雞　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謂介爲芥擣芥子爲末擣其雞翼賈逵云擣芥子末擣其雞羽可以塗鬬是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又云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今其澁得傷彼雞也以卻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　將禘至季氏　正義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已故大夫遂怨　注禘祭至六人　正義曰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釋文云禘大祭也執干戚而舞謂之萬舞也隱五年傳說舞佾之差云諸侯用六是於禮法當三十六人也此以正禮言耳亦不知當時魯君用六佾以否公羊傳曰昭公告二子家駒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設酒觀衆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如彼傳文當容戚佾八佾不必用六也　注荒襄公別立廟　正義曰襄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異處故云荒襄公別立廟　護人至爲也　正義曰護人謂公若邸孫之徒護季氏者衛君使伐季氏以君徼天之幸幸而得勝則以爲己功不勝則推君爲惡不可從也　舍民亡經數代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　注曾城至入泗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是沂水有二也此注云魯城南自有沂水謂出魯縣者也又云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謂襄十八年之沂水也以其有二故辯明之　公徒至而踞　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則此踞是游也曲禮云遊毋倨倨是慢也謂傲慢而遊戲

子家駒曰諸侯惰天子大惰諸侯父矣公曰吾何惰矣哉子家駒曰設酒觀衆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如彼傳文當容戚佾八佾不必用六也　注荒襄公別立廟　正義曰襄以襄若以次遞毀則廟與先公異處故云荒襄公別立廟　護人至爲也　正義曰護人謂公若邸孫之徒護季氏者衛君使伐季氏以君徼天之幸幸而得勝則以爲己功不勝則推君爲惡不可從也　舍民亡經數代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　注曾城至入泗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是沂水有二也此注云魯城南自有沂水謂出魯縣者也又云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謂襄十八年之沂水也以其有二故辯明之　公徒至而踞　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則此踞是游也曲禮云遊毋倨倨是慢也謂傲慢而遊戲

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以得入故欲殺昭子也　左師至而歸　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炫謂此左師屢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焚東訾弗克　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邑

元公將爲公故如晉　請納公

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　平公元公父

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父兄謂平公父

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

以爲二

首領以沒唯是楯柎所以藉幹者楯柎棺中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毀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服而相之注楯柎至骨也正義曰言已與父平公盛服飾而輔相之也以藉幹明是棺中答牀也宋元所言藉幹者舉骸而言耳非獨爲骸骨故云幹骸骨也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注欲取至成圍正義曰經書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閻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胷臆而規杜氏非也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僖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與僖僖吉

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邾邾紡假使爲賈正焉邾在東平無鹽縣東南紡假邾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

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正義曰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則龜名無僂句故云所出地之名臧氏有蔡又有此龜非一使爲賈正焉正義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賈師二十肆則一人其職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辯其物而均平之禁貴賣者使有恒賈此郰邑大去使爲賈正使爲郰市之賈正也郰在後爲叔孫私邑此時尚爲公邑故使賈正通計簿於季氏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邡人焉還復邡人於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

葆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子大
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
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
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
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疏公至自齊　正義曰往年公孫于齊
齊侯唁公于野井公未必往至齊都而云至自齊者得入
齊侯相見雖從齊竟而來亦是至自齊也穀梁傳云公次
于陽州共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
是也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賈云季氏示欲爲臣故
以告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衆少重在公
秋公會齊
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闕公至自
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向盟而赴以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云天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疏天王入于成周　正義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
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奕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
書之案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在十一月經書王入
成周子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劉炫云杜以朝既奔
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
侯之語故以爲王先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
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　尹氏召
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毛伯召氏經誤也宣十年崔氏出奔書崔
氏者非其罪也此尹氏召氏立麻笪適並爲有罪而亦書
氏者彼實崔杼身奔非是舉族盡出但於例諸侯之卿出
奔者有罪則名無罪則不名崔杼不合書名因其來告以
族遂書崔氏示杼無罪也此尹氏召氏舉族悉奔據實而
書與彼有異故注云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所謂文同
而意異也子朝奔王乃得入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
諸侯也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
入乃告諸侯以注不同將爲杜失今知不然者杜意王
入乃告謂王入之後子朝乃告杜以傳云癸酉王入于成
周癸未王入丁莊宮始云王子朝使告諸侯是王入之後
子朝告諸侯也劉以爲王入乃
告據王告諸侯而規杜失非也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
傳者爲公處鄆起疏注前年至鄆起　正義曰杜謂往年
年已取鄆此又發傳言齊侯取鄆
者爲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
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
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
一日例書取言易此圍乃取言易者齊侯取以居公臣無
拒君之義若爲自與之然故書取以見其
易穀梁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
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百
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

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
惡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固子猶高固
猶梁丘據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固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固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敝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子猶
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然據有異

焉異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
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猶伐否若
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所質恐見疑弗

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敝壞也用成邑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
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者
言衆不欲降己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
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淵捷子車大夫聲子魯
楯瓦楯友脊縣朐汏輈ㄈ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軨軸

軨轅縣過也汏矢激ㄈ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轅殪殪死也改
駕人以爲讋突也而助之子車子車子車射之中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曰衆可懼也而
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
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
舟賢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以

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眉甚口平子
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
子何敢亢之爲言不敢遑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
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
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
使苑子擊其足苑子斲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
以歸鑿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急
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
氏劉人劉公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偪師城戊
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
而出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
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萑谷
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胥靡滑皆周邑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關塞女寬晉大夫關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

三寸言其弓力多而矢入深也注入楯至鏃也正義
曰此覆說中楯之事故知入者入楯瓦也說文云軥轅下
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軥而還此與彼同蓋胸軥字通
用耳縣即由也訓爲從也從上而過故言縣過也宣四年
傳云伯棼射王汰輈注云汰過也此云汰矢激謂矢激汰
其上而過也傳言匕入則匕是入楯者也今人猶謂箭鏃
薄而長闊者爲匕是匕爲矢鏃也鬢鬚眉甚口正義
曰說文云鬚稠髮也鬚鬚眉皆稠多也甚口者
謂大口也荊林雍正義曰說文云荊擊也字從刀謂
以刀擊也今江南猶謂刀擊爲荊注鑿一足行正義
曰既斷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
說文云鑿金聲也蓋擊金爲聲亦名鑿四月單子如

也服虔云出成周也案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狄泉雖近成周成周不屬王也其傳云召伯奚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元二十四年傳云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是周常屬子朝之驗也二十五年黃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云明年將納王納王者欲納之於成周耳若敬王先在成周無爲更須納之知此出者從劉出耳王既棄劉而出故王城人焚劉注崔谷至鄭邑正義曰王雖未有安居終亦不出畿內知此皆周地也襄十八年楚人伐鄭傳稱公子格率銳師侵贾滑胥靡是本爲鄭邑今爲周邑也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號賂吾至從也天下使吾爲天子吾益不從也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正義曰賂吾以辛丑在郊郊子朝邑也辛酉晉師克鞏知跣趙鞅之師也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跣趙鞅之師也遂次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報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彘末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靖之亂治王之政事宣王尚少召公虎厲

而長之
效长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爲平王東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氾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

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于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定三孫至于靈王生而有顓靈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土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

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盆也壹專也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奸順天

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之通稱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
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
室亂
疏　昔武王克殷
正義曰諸
家本皆然服虔王肅並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
王克殷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杜無
注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今定本亦作武王克殷
夷王　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靜曰夷　注不忍至于彘
正義曰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
三年乃流王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
出奔于彘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
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
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
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
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知不然者下云居王于
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又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則不
念王政則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爲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
周人欲殺王子何肯不忍害不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
案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橫周語之文而規
杜過非也　注間猶至政事　正義曰周本紀云彘之亂
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大子大子竟
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是其釋位與治
王政之事也　注宣王至授也　正義曰周語云召公以
其子代宣王長而立之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大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
王是召公長之也共和之年官之政事皆決於二相宣王
長而有志堪爲人主二相乃致其官政於王也效者致與
之義故注云效授也　注攜王至郊鄙　正義曰鄭語稱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
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瀝而

在定至亂災　正義曰降者自上而下之言常時泰人
此妖語若似自上而下神馮之然故云降妖也然自受其
亂災以上皆是妖語至于靈王以下是子朝演說妖言謂
子猶當開王位耳服享言諸侯服從獻國之所有　規求
無度　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
曰亂歲而蜀日杜云亂惕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
或作規謬也　倍好齊盟　正義曰倍即背也違背好犯
齊同之盟也案於時諸侯不有同盟許立子朝單劉未嘗
與朝結盟而復背之言單劉倍好齊盟誣之　注攝持至
景王　正義曰是攝言執持之使不傾危也是贊謂佐助
之使得存立也故以攝為持贊為佐也杜以先王為景王
則矯誣先王者當謂矯景之命立猛耳知先王非先世之
王者以言矯誣是矯許誣罔隊其人有語矯誣之猶今矯
冊詔勑若先世之王去此久遠不得有立猛之事子朝何
得假矯誣之乎又傳云干景之命故杜以先王謂景王劉
炫以為先世之王而規杜氏非也　毋速天罰　正義曰
速召也子朝以單劉為亂從之必有天殃故勸諸侯無召
天罰　昔先至以下　正義曰先王先世之王不斥一人
蓋自古以來共知如此也襄三十一年傳曰公薨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子呼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禍移叔曰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
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彼言大子死立母弟則此言擇
立長謂無母弟者也彼又云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然
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也姪與娣同謚王后夫人無
姪娣之子乃於諸妾之子擇立長耳年鈞擇賢與此年鈞
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
子以貴不以長明母貴則先立也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
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
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玄荅云周
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如此則大泉之口非君所能塞是

速召也子朝以單劉為亂從之必有天殃故勸諸侯無召
天罰　昔先至以下　正義曰先王先世之王不斥一人
蓋自古以來共知如此也襄三十一年傳曰公薨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子呼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禍移叔曰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
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彼言大子死立母弟則此言擇
立長謂無母弟者也彼又云子野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然
則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也姪與娣同謚王后夫人無
姪娣之子乃於諸妾之子擇立長耳年鈞擇賢與此年鈞
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
子以貴不以長明母貴則先立也此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
故專言立長之義不言母之貴賤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
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玄荅云周
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吏西面羣吏東面
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如此則大泉之口非君所能塞是

王不得立愛之法也　公卿至制也　正義曰三公六卿無得
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情違古制也何
休難云大夫不世功而并為公卿通繼嗣左氏為短鄭玄云
公卿之世有大功德先王命所不絕者何難既非鄭荅亦謬

齊有彗星　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　齊侯使禳之　祭以禳除之　晏
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　誣欺也　天道不誣　誣欺也　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大雅翼翼共也聿
惟也回違也言文王
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
卒流亡　逸詩也言逸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注出齊至不見

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亞區釜鍾之數（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事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懈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

禮家說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奸）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豈以為國而已乎夫禮天地之經也（有天地則有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兄愛而敬弟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

福以招國人之心施民作福是收公利也（禮之至也地並）

正義曰天地人民莫知其始但人稟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間天地既形人民必育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言有天地即有人民有人民即有父子君臣父子相愛君臣相敬敬愛為禮之本是與天地並興　先王至上之　正義曰先古聖王所治理人民者為受陰陽之氣生於天地之中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一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也　注僚亟至在僚　正義曰杜數僚之罪以示無道之驗僚以十六年即位十七年與楚戰于長岸二十三年伐州來敗楚于雞父其年又使太子諸樊入郢二十四年滅巢及鍾離此年又因楚喪而伐之是其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也言舉國皆欲弒之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弒

楚殺其大夫郤宛　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正義曰文七年宋殺其大夫傳曰皆爲有罪矣此郤宛書名故杜跡其爲罪之狀書名所以罪宛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卫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扈冬

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邾快來奔　無傳快邾命卿書　注快邾至故書　正義曰邾是小國其臣見於經者二人而已釋例曰旁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此皆典策之正文也小國之卿或命而襲儀不備或未加命也故不書者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杜言數人謂此快與卑我及曹公孫會也是言快是邾之命卿備於禮成爲卿故書也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　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前年楚平王卒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親彊弱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麇其名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鯫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掘地爲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鈹羞進食也獻體解衣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

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鯫設諸寘劒於炙中以進全魚炙抽劒刺王鈹交於胷交鍔胷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闔廬光也以鯫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

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邻宛不取賂而還邻宛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邻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邻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子惡令尹將必來辱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又饗曰惟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

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燕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郤氏黨也）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宁及佗（令終陽句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賓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子至母弟　正義曰賈逵云然當是相傳說耳未必有正文也三十年傳此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是僚母弟也　聘于上國　正義曰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為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揔謂宋衛陳鄭之徒為上國耳亦不知其時聘幾國也經不書未必不至魯傳曰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鄭玄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如鄭之言此時或聘齊也　注季子至州來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注云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吳入州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二年傳云吳伐州來楚遂越救之則州來未為吳有不可以封札也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皆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鄭玄云季子諱國居延陵因號焉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雖則諱國猶尚仕為吳卿非自窮於彼地吳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杜言封是也封謂賜之為采邑耳　注二尹楚官　正義曰楚官多以尹為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莠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　注都君至校人　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為號故知是有爵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為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

屬是王之養馬之官屬也校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驌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　遇于窮　正義曰土地名窮闕也本或窮下有谷字者為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正義曰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　注光吳至王嗣　正義曰吳世家云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必致季子令逃位則餘昧後立令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

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若既不傳季子光當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爲王是史記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立者也僚惡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季子使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杜以史記爲正也光言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也　注猶言至託光正義曰古人言有顛倒故杜以爲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門階至親也　正義曰言從門至階從階至戶從戶至席皆是王之親兵也　鈹劒之別名　及體以相授　正義曰說文云鈹大劒也則鈹是體也王之左右必更有人受盖以進王故言相授也雖則相授進著者得至王所　注全魚炙　正義曰吳世家云鱄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七首者劒首如匕匙手匕首謂執匕首也　攻五甲五兵　正義曰周禮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然則弓矢殳矛戈戟五者皆名爲兵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不知取何兵也服虔云兵戟也　注編管至橐也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管郭璞云管茅屬釋器云白蓋謂之苫李巡曰編管以覆屋上苫郭璞曰白茅苫也是編管爲苫也東把詩毛傳文也說文云秆禾莖也是橐也或取一片苫或取一把橐言已不肯燒之　國人至迫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紓晉君 疏
懼禍至道也　正義曰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懼禍之濫及於己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常道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 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　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 慆疑也言君據鄆衆以奔君不疑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 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　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鳴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且知近鄆地 疏 孟懿至伐鄆　正義曰伐鄆

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不書者伐公逆事不可以告廟史無由得書　猶有至敗也　正義曰言尚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　楚邵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詆也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不可謂知人矣 正義曰令尹召鄢將師師退而令尹使攻之是矯令也　命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 設饗禮　戊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此公於大夫也禮君不獻空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不在坐也　子仲之子曰重爲舒鼠

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慜也十二年逐季氏不能而奔卒於行
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娖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流朝夫人邑於
至飲酒　正義曰禮爲諸侯相爲賓主國待之有
三禮享爲大牢以飲賓是爲禮之大者
以公雖居鄆以齊爲主此年已再如齊數相見不爲賓客
故言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須設饗禮焉其飲酒也勸其用
宴禮而飲酒耳　注比公至坐也　正義曰燕禮者公燕
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玄云于人宰夫也
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
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
是比公於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
酬是主人獻賓唯酢是賓荅主人耳禮君不敵臣宴大夫
使宰爲主即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
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

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
曰以我故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
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
于賓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
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
禮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罪公之義明是齊
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
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十二月晉
籍秦致諸侯之成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
書成周籍
察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
公如晉次于乾侯而葬速
緩公如晉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
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赴以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
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
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地言
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
妻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
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
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說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
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鄔臧荀躒荀躒爲之言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卑幾祁盈之臣曰將皆死鈞同也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慙發語之音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揚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在楚死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豹之妹也子豹子駟公爽子豹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反下豹死在宜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黮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黮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

心貪慘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夏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末喜殺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妻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惡貪至有徒以正為醜惡直事醜正道如此人者實蕃多有徒衆言時世慕善者少從惡者多詩曰至立辟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辟邪也辟法也是言無道之世法不可為古辟辟字同音異耳民之多有邪辟於此之時無自謂所立者為法是言無義曰鈞同也殺勝與臧盈亦死不殺盈亦死同將皆死不如殺之使盈聞而快意吾母多而謂之毋多者貪言庶弟少據庶弟而發言故謂父妾為毋耳段三夫正義曰三夫皆自命盡而死其死不夏姬而云三夫者婦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妻之薄也故以為夏姬之咎一君至兩卿正義曰一君一子此承上殺文兩卿亦蒙亡文也以兩卿亦亡也此事皆宣十年十一年傳甚美必有甚惡

正義曰物忌大盛善不可常暑往寒來晝明夜暗孰能爲此者天地之身甚惡當在其後言其種衆當惡故禁其子美謂夏姬之身甚惡當在其後言其種衆當惡故禁其子取之　子貉至於是　正義曰此因鄭靈早天而夏姬美推之爲此言耳不是兄早死而妹必美也猶今俗語云衰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　將必至敗也　正義曰夏姬淫惑喪國滅家叔向之母猶謂未是大敗故言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十四年傳稱施邪侯者或是夏姬之男此殺

揚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孫其種類蓋盡矣　生女黮黑正義曰黮即黤也詩云鬒髮如雲毛傳云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說文云鬒稠髮也然則鬒者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此傳黮下有黑則黮文不兼於黑故賈杜皆云美髮

爲黮　注黤黑　正義曰傳於黮黑甚美之下乃云光可以鑑知髮與肌膚二者光色皆可以照人　注婁

舜至君長　正義曰尚書舜典云帝曰疇咨命汝典樂教胄子是嫓爲舜之典樂之官也正長也后君也故云典樂之君長也公羊說文

云以解弟長之義是以身之長幼謂矣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　穆子　舒子　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　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也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銅鞮平陽楊氏　司

馬彌牟爲銅鞮大夫　大原鄔縣西賈辛爲祁大夫　大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　魏戊邯鄲梗陽大夫　知徐吾爲塗水大夫　徐吾知孟孫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　固韓起孫　孟丙爲孟大夫　大原孟縣樂霄爲銅鞮大夫　亡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　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爲楊氏大夫　楊氏縣

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　二十二年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卿之庶子爲餘子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 魏子謂成鱄 鱄晉大夫 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 遠疏遠也 近不偪同 不偪同位 居利思義 不苟得 在約思純 無濫心 有守心器者 從隨也隨使人應欲迫亟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人嬖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 帝度其心 德正應和曰莫厥攸歸 莫然清靜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災類也 教誨不倦曰長 教誨長人之道 賞慶刑威曰君 作威作福君之職也 慈和徧服曰順 唯順故天下徧服 擇善而從故織成文 經緯天地曰文 經緯猶錯 從之曰比 比方善事使相從也 經緯天地曰文 故織成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 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 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襲受也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 所及其遠哉 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從隨也隨使人應欲迫亟者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史記皆謂羊舌赤爲銅鞮伯華是銅鞮亦羊舌邑也平陽之次在銅鞮揚氏之間知亦羊舌邑也　注二十至敬王正義曰二十二年傳曰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賈辛軍谿泉司馬督次于社督即烏也此衆軍並爲伐子朝欲納敬王　注卿之至餘子　正義曰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彼適庶分爲三等故餘子與庶子爲異此無所對故揔謂庶子爲餘子也此四人之內當有妻生妾生者也知徐吳韓固是卿之孫也趙朝卿之曾孫也而並稱餘子者言其父祖是餘子就餘子子孫之內選其賢者而用之此四人不失常職能守其父祖之業者也　對曰至可乎　正義曰遠不忘君言職雖疏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也近不偪同言親近有寵不偪迫同位常謀共也居利思義臨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純處貧賤而思純固無叨濫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雖則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羊舌氏之田舊是私家采邑二族既滅其田歸公分爲十縣爲公邑故選置大夫也傳文先祁後羊舌故依下文選置大夫之次上七縣爲祁氏之田下三縣爲羊舌氏之田且五年傳謂伯石爲祁大夫是羊舌之田也家語與傳謂伯石明揚氏是羊舌之田也家語與

分祁至氏大夫　正義曰此祁氏與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讎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令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令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

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焉人君上之度既有人之德故爲人君上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令能使國人翕服又能擇人之善者比方其善乃從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是無爲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或以爲比于前世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于後世之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故次莫其德音言變改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故先言政教清靜乃論身内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爲人君長故次古長兄君長即師也能爲長能爲兄能爲君長即師也故先長後君此師爲大邦之君主大邦也使

國人
此也
以結之此
有異論
亦作作
王季之德
以文王之
文德之王也
使合於義
德王應和
德既正為
莫釋詁云
居其室出
之意故杜
無私物皆
夫婦者云
執嘗罰之
服口順
天下編服
故杜云唯
德聖人先
為如經緯
遠　正義曰
文王故云
既近文德
云叔向將
器耳未即
故由上漸
下　御以如皐　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
皐澤也如往也為妻御車以往澤也　遂如故知　正
義曰遂如故舊相知　詩曰至忠也　正義曰詩大雅文
王之篇也言王者長自言我之所為配上天之命而行之
是自來多之福使歸已此詩之言言忠則然也言

能忠必有多福歸之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子上魏子　其大宗賂以女樂　訟者之大宗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夫食召二大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飫君是以歎中置飴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所以戒魏子至將軍　正義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為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侯攻不得見晉侯故 疏 注以乾至侯故　正義曰二十五年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至自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以乾侯致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疏 注唁公至晉不見受　正義曰詩毛傳曰弔閔凶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雖不至晉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乾侯以乾侯致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疏 注唁公至晉不見受　正義曰詩毛傳曰弔閔凶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雖不至晉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乾侯以乾侯致晉侯故

七月冬十月鄆潰 無傳 疏 注民逃至曰潰　正義曰潰又三年傳例也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

乾侯 復不見受 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無傳 秋 疏 注民逃至曰潰　正義曰潰波散叛公是季氏道之使然當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比公於大夫 子家子曰齊出君君祇辱焉 為齊所卑故復適齊與見恤 疏 注比公於大夫　正義曰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致不如事主豎和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大夫稱主傳文多矣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為主蓋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也 公於大夫也 三月己卯京伯盈晉氏圍及

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 六年丑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越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鄻周邑 疏 注二十至道還　正義曰尹固復還之事傳雖不載以婦人尤之云其過三歲乎知以二十六年往還而還至此為三歲也

平子每歲賈馬 賈買也 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諸馬者賣之 賣其馬 乃不歸

禮葬之王曰何
卒爲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大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
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過一至於此爲之奈
何倭孟曰請大王以六畜葬之以瓦鬲桂薦以木蘭祭以粳糒衣以火光葬之人腸於是
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聞之彼亦此之類也公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先生公爲之母
生也其母借出訪之公衍出之
舍公衍公爲之
曰相與偕出訪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
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
陽穀而思於齊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
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又矣乃黜之
而以公衍爲大子注龍輔王名正義曰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以狹薄之杜子春云薄謂以函蓋盛此節謂鑄金爲龍
以王爲函封盛龍節謂之龍就此盛函不獻節故直云獻
龍輔亦卿云感龍節之王函耳案訟文云龍禱旱玉也爲
龍文又王人云上公用龍今輔卿龍連文故云龍輔王名
蓋用此意注出之處舍正義曰內則云妻將生子及
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
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
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
始負子男射女不然則產舍是側室也秋龍見于絳郊絳晉都魏獻

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
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
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
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
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
後爲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
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
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
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四雄
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氏所治地學擾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

縣來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爲來韋氏在襄二十四年 以食夏后 潛藏也藏以爲
醢明龍不知 求之 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遷魯
縣自貶退也魯縣今
魯陽也 范氏其後也 晉范氏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
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方法術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職有罪 失官不食
不食祿 官宿其業 宿猶安也 其物乃至 設水官備則龍至 若
汩弃之物乃坻伏 汩滅也坻止也 鬱湮不育 鬱滯也湮塞也 有生
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爲上公 爵上公 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 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 木正曰
句芒 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火正曰祝融 祝融明
貌其祀
犁焉 金正曰蓐收 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 水正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
祀脩及熙焉 土正曰后土 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
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
中霤在野
則爲社 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
弃廢也 不然周易有之 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 在乾
三三

乾下乾上乾之姤 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 曰潛龍勿用 乾初九爻辭 其同人 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 曰見龍在田 乾九二爻辭 其大有 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 曰飛龍在天 乾九五爻辭 其夬 乾下兌上夬乾上九變 曰亢龍有悔 乾上九爻辭 其坤 坤下坤上坤坤上六變 曰見羣龍無首吉 乾用九爻辭 坤之剥 坤下艮上剥坤上六變 曰龍戰于野 坤上六爻辭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 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陰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真龍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氏之五官也 問五官之長皆是誰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少皞金天氏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
水 能治其官 使重爲句芒 木正 該爲蓐收 金正 脩
及熙爲玄冥 二子相代爲水正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桑地在魯北 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
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 犁爲火正 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
水土故死而見祀 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 方荅社稷故
明言爲社

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爲稷弃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弃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人實至實知　正義曰人以龍不生得而謂之爲知者此是人實不知非是龍實能知言龍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以證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　注蔡御養也　正義曰服虔云蔡養也穀食曰蔡御亦養也養爲曰圉禮養犬豕曰蔡知其以穀養蓋龍亦食穀也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乃擾畜龍　正義曰擾順也順龍之所欲而畜養之　注孔甲至九世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降弟帝扃扃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　注合爲一雄也故杜以合爲

四　正義曰傳言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是舊國廢其君以劉累代之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夫彭豕韋爲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如彼文豕韋之國至商乃滅於夏王孔甲之時彭姓豕韋未全滅也下文云劉累懼而遷于魯縣明是累遷之後豕韋復國至商乃滅耳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則劉累子孫復封豕韋杜跡其事知累之後世更復其國爲豕韋氏也舊無此解杜自爲證故云在襄二十四年之事物謂龍也夫物至不育　正義曰此論致龍之事物物各有其官當謂如龍之輩蓋言風皇麒麟白虎玄龜之屬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此官者將其爲官方術從朝至夕終日脩之若一日失其所掌之職令其官方不理則有死罪及之居官者當死忘失其官方則不得食祿得死罪是不食祿也居官者安其爲官之業使職事脩理則其所掌之物乃自生至水官脩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沈滯壅塞不復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　注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其事如家人宿火矣亥卿以服義大迁曲　注泯滅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上言官宿其業其物乃下職業不脩則物不至物雖不至尚有物在若滅棄其官百事不理則其物止而潛伏不復生育乃令無有此物非徒不至而已　注鬱滯也湮塞也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用之也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　實列受氏姓　正義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也　注五官至尊奉　正義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爲貴神主者社稷五祀則尊表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脩熙鄧是也王者祭木少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爲之名此五者本爲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行在西河公懼而走祈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上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是爲王者所尊奉也　注正官至重焉　正義曰正訓爲長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勾

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曰[illegible]
舉於木而規杜非也　注祝融至犂烏　正義曰杜不解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焞耀敦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百穀之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
注土爲至爲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上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中霤土祀於門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立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今杜云在宮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宮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其爻之義者即以某爻之變而之別爲卦即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

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祈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社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故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龍水至生得　正義曰

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夫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蓍墨此言取易文耳非揲著求卦安有之適宜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周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　之姤　正義曰巽下乾上姤乾之初九爻變而成姤卦也其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乾爲天爲剛巽爲風爲柔風行必有所遇猶女而行遇男故名此卦爲姤也　注乾初至爻辭　正義曰蔡墨此言取易有龍字而已無取於易之義理故杜注唯拈其辭之所在不解其辭之意其說易者自具於此不復煩言也　同人　正義曰離下乾上同人乾之九二爻變而成同人之卦也其象

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火性炎上同于天也猶君設政教而臣民從之和同之義故名此卦爲同人也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　大有　正義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得尊位謂六五也五位尊而柔居之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無所不納大有之義故名此卦爲大有　正義曰乾下兌上乾之九五變而成夬夬卦也其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卦五陽而決一陰乾爲天爲剛爲健兌爲澤爲柔爲說以剛正決柔邪故名此卦爲夬

注乾用九爻辭　正義曰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陰以二卦其爻純故別揔其用而爲之辭故乾有用九坤有用六餘卦其爻不純無揔用也六爻皆變乃得揔用乾之六爻皆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之辭爲其坤也六爻既變而不用卦下之辭者周易用筮卦下之辭非變又無龍文史墨拍說於龍故以用爲語坤之剥　正義曰坤

下民上剥坤之上六爻變而成剥卦也其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剥卦五陰而一陽陰漸長而滅陽猶邪長而削損正道故名此卦爲剥也　若不至物之　正義曰蔡墨言古者龍可生得人皆見之故周易之辭以龍爲喻若使龍不朝夕出見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易言潛龍飛龍及龍戰之等明是見其飛潛見其戰鬬而得以物名之是知龍可生得古人見龍形也　少皞氏有四叔　正義曰少皞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於少皞遠近少皞氏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爲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出於少皞耳其使重爲勾芒非少皞使之世族譜云少皞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注方荅至

濟爲成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言少皞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爲民所祀也少皞居窮桑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之虛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

曰十七年傳郯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皞以龍名是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能平水土也　共工有子謂後世子孫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於何代少皞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注方荅至

言共工氏有子謂後世子孫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於何代少皞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注方荅至爲社　正義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荅五祀當更荅社稷但句龍既爲后土又亦配社祭墨既荅五祀方荅社稷故明言后土爲社也　稷田正也

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肯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穀稷爲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正

長　注烈山至諸侯　○正義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異
天子矣杜言諸侯不得爲諸侯也貴遠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
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
初封烈山即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若然
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爲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爲君懋
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懋號神農也故烈山
氏得於神農之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劉炫以爲烈山氏
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
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注棄周至代之　○正義曰棄爲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
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
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
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懋
德政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
故不得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
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
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窶柱以棄爲稷也其五
祀之神重黎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能
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
生莫後王之意謙故也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
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刑鼎　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
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　著范宣子
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序位次也　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
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　僖二
年文公蒐于被廬
脩唐叔之法　以爲盟主令弃是度也而爲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弃禮徵書
故不尊貴貴何
業之守　民不奉上
則上失業　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范
宣
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
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蔡史墨
即蔡墨
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
亡也　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
今復興之是成其姦
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注令晉至言遂　○正義
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
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
脩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
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唯
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只以一鼓之
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
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物也沿石爲
鈞用槀矛火動槀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今有人無石爲
不得已而從之若能
鑄刑鼎本非趙鞅意

鑄鼎令一故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遂若因上小作之辭因城汝濱遂鑄刑鼎故言遂也　著范至刑書　止義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此等宣子之書可以長為國法故鑄鼎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識之其意亦與叔向譏子產同　民是至度也　正義曰守其舊法民不踰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能守其業保祿位也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嚴貴賤尊卑不愆此乃所謂度也言尤謂法度正如此是也　今棄至為國　正義曰今棄是貴賤常度而為刑書之鼎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權在鼎民不怠上貴復何業之守貴之所以為貴只為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貴無可守則賤不畏威貴賤既無次序何以得成為國　注范宣至亂制　正義曰於時晉侯將以正穀矜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忘也

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子蒐貢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帥三易者上致梁益耳將中軍是易也狐射姑將中軍是易也趙盾佐之是易也又趙盾將中軍是三易也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恨而作亂其事文公之傳具矣因此蒐而有此亂故曰晉國之亂制　又加至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興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夷蒐之法以為國制雖則為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覺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釋不朝正于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弃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疏　春王至過也　正義曰經書公在乾侯者季氏以此告廟釋公不得朝正故國史書之于策也釋例曰昭公之孫每正月必書者以孫告廟也公二十五年始出居鄆及乾侯累歲居外而仲尼不書于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既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沒則皆顯書其所在之地傳皆隨年

而互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謬也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卑彊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叔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直耳以興天下雖亂不分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分溢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隸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也昜言罪在公書公在之意也社言見貶於春秋者公當在國治民每歲書公在外是其貶責公也劉炫云序云諸言下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僖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妄似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云云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　注徵明至所在　正義曰不先書鄆與乾侯一事之中有兩種之意一者非責公之妄一者明公過謬猶

可掩也非責公之妄者以君舉必書公在乾侯與鄆臣子當委曲詳錄令輕略不記似若不足可録所以非責公之妄也明公過謬猶可掩者被臣所逐出居於外若顯然書之則恥惡尤甚故隱而不書猶若在國欲明公過謬之失尚可容掩也此以徵爲明明公過不可掩也襄二十八年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徵亦爲明明告喪者之過也彼言徵審也審其事知無他故以明其過失也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父在亦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異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齊賞使不

納公積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北域加之惡謚閔公之事復安在乎

夏六月晉

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錄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事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共使對大夫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君自行也謂善其而不討其之明底其情底致也取備

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少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不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疏　注紼輓至執紼　正義曰紼禮或作紱禮記諸侯執紱五百人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紱紱是大繩也周禮天子葬用六紱喪大記君葬用四紱大夫葬用二紱雜記諸侯執紱五百人大夫三百人鄭玄云天子諸侯之喪執紱爲葬之所用是輓索也案禮喪大記云君葬用四紱大夫葬用二紱士葬用一紱又云天子之喪執紱而啓引之也王制云喪三年一祭予西序而屬紱焉備火災而輓之也王制云喪三年一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喪在殯踰紼而行事謂祭在廟踰紼而行又遂人云凡喪紼共其人又云凡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又遂人云

大喪帥六遂之役屬以緤鄭玄喪大記注云在棺曰緤行道曰引至壙將空又以緤引一物從所在而異名耳禮送葬而必執紼曲禮文也鄭玄云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無其文游吉今言之蓋亦嘗有矣　慶其至而已　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　我先君簡公在楚　正義曰由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少卿行耳鄭玄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其言非傳旨也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養也養即所封之邑

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胡田故胡子之地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柔服謂不與吳搆怨　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讎謂二公子　吳周之胄裔也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先諸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簡棄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言其事行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防壅山水以灌徐　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斷髮自刑示懼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邇近也　楚沈尹戌曰吳其斃乎棄其本而逐末以勞其民將焉用之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夷城父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在二年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　肄猶勞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敝罷於　亟亟以罷之　亟數也　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一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 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 夏四月丁巳

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正義曰襄二十至重丘 疏 注襄二至重丘 傳言同盟故書此穀與魯

必嘗同盟矣薛於重丘以前雖數與魯盟但薛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

者言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將使意如逆公故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東海

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正義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爲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一傳見其文闕而妄爲說耳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 公内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

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 示憂感

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言願事君君不肯還

不敢辟罪 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

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

而賜之死 雖賜以死不絕其後 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

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 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己輕重以荅荀躒

孫從知伯如乾侯 知伯荀躒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

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必逐君君一逐之

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

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

桃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

者有如河 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己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

荀躒掩

耳而走 怪公所言示不忍聽 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令納而不入何敢復知邪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歸祭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咎公不得歸 傳言君歸自在 疏 我愛其無咎 正義曰言我為子受其重任其使子必無咎 受其貨故保任之 季孫意跣行 正義曰練冠蒼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麻衣當是布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徒跣跣行不屨以其不得事君示己憂戚之深也 不絕至之死 正義曰此季孫探言事已之意不絕季氏之祀或更立其子弟直賜其身死而已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為以死賜之若賜死即是不殺下句何須更言弗殺弗亡 薛伯穀

卒同盟故書 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卿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皆楚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稺帥師救弦及豫章 左司馬沈尹戌 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 是黑肱也 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有所有地也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 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回正心也 不為義疚 疚病也見義則為之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守先人嗣言其尊 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 邾黑肱以土地

庶其 在襄二十一年 莒牟夷 在五年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 若艱難其身 身為艱難 以險危大人 大人在位者 而有名章徹 謂得勇名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人名 貪冒之民將實力焉 盡力為之不懃於見書 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無禮

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　辭婉而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婉意一也上句微而顯者據文雖微隱而義理顯著下句婉而辨者辭雖婉順相似而旨意有殊故重起其文旨別則義顯也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使昭明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正義曰此婉而辨則與微而顯其也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也彼謂諱君惡與此不同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與童子贏而轉以歌轉婉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

欲而不釋其夢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故言辰星龍尾也是此時日月合朔於辰尾而日食也注諭變至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諭變氣也庚午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吳入郢也正義曰以日在辰尾知入郢必以庚午庚金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辰不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爲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曰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爲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歷閏數也然則彼是新閏之後且十一月垂盡故得爲及此月也注辰尾至而食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爲蒼龍之體南首北尾角即龍角尾即龍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是房心與尾共爲大辰故言辰星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月今孟冬之月日在尾是此時日月合朔於辰尾而日食也注諭變至

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爲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爲楚之位也午是南方辰火也庚是西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剋火勝金金爲火妃夫妻相得而殭是楚殭盛之兆雖被吳入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　疏注公別至師徒　正義曰公羊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土地名棗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是也賢遠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北取闞爲季氏取於公也案檢經傳公自出

弃以來唯齊侯取鄆以居公耳未嘗公取闞之處安得取於公也且若是季氏奪公無由得告廟書經故杜以爲公取之也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知公遣人誘而取之不用師徒也

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公公已薨 注世叔至已薨 正義曰傳稱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狄泉尋盟令城成周則此時公在外未及告而不書盟者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案傳文無魯人辭盟之事其城成周又魯人共城之矣何以言會而不盟也若以難辭當辭不會身既在會何故辭盟豈以昭公在外而欲背盟乎故杜以爲不書盟者時公在外未及告公而公已薨

夫本以城事召之孟懿子將從晉命即以告公雖會還乃書而已告公訖故得書之其尋盟之事晉不豫令諸侯大夫既集晉始發意尋盟之事未嘗告公故行還不得書也此云城成周者實未城也晉人始計功庸賦丈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正月庚寅栽三旬而畢是明年始城也此未城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十

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日 注十五日 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令城成周雖無其日明年乃始城之當在月之將末杜顯言此十五日者言盟去公薨日近以明未及告意也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是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得越福是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吳反受其殃賢達云然杜從之也鄭玄云天文分野計主是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善氏任氏共守玄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爲中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鄒之此說爲妄之甚也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俾彼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郟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焉如農夫人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

使伯音對伯音潛不信曰天子有令敢不奉承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乎魏獻子謂魏獻子曰善哉爭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雖有後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欲罷而城之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平丘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

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慶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謂

二至于今正義曰案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而此杜云二十八年者以十二月垂盡去在十二月至周則在一二八年故云五年也注作成至之德之福即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崇文德故以爲崇文王之德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故而規杜非也注詹賦喻災害正義曰詹賦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蝥食節賦故以詹賦喻災害也注詩大雅瞻卬遺怒正義曰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詩注以天謂厲王此據上天斷章取意注叶所至丈數正義曰謂周迴遠近之丈數也知者下別云揣高卑度厚深故也屬役賦丈正義曰屬役謂課丈上既號令丁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國各出若干之役築若干之丈故云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也十二月公疾虢王器

偏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璧轅服細好之照受之大夫皆受其

賜已朱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爲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陛大彊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相之季一也文

妻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攉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謂車服名爵位也

注琥玉器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刻玉爲虎形也　一環一璧　正義曰器謂車服也名謂爵號也地四方白琥禮西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爲虎形也　一環一璧　正義曰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肉倍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也　故詩至爲陵　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注三后虞夏商　正義曰從周而上故數此三代三代子孫自有爲國君者言其賤者爲庶人也　正義曰乾爲天爲剛震爲雷爲動天以剛而動動則爲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　注乾爲至有雷震驚百里聲達百里之內而有震曜之威是諸侯之象諸侯而在天子之上象如君臣易位是天之道也子其卦云震驚百里君君之極尊者是天子也震爲長動　正義曰震動也懷姬始動知有震娠而即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

國學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定公

正義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疏注公之至月故　正義曰

凡新君初立必於歲首元日朝正於廟因即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因書於策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四僖四公元年無事而

書春王正月是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傳例曰即位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正月之時定公猶從昭公之喪在於乾侯未入魯竟國內無君不是即位關禮故不須書正月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月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公未即位必未改元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三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故書至　戊

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疏注定公至義例　正義曰公羊傳曰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以爲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左氏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正月即位正也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爲失其時故詳而日之直記事之宜書曰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在外薨故

大雩

無傳過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疏注煬公至譏之　正義曰盜法好內急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不入公死於外謂廟即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賽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其改變國典故書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疏注周十至之災　正義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人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常之災故書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

業傳稱辛巳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長曆辛巳是正月七日也既會而魏舒始卒庚寅哉是正月十六日也宋仲幾不受功當於哉時不肯役耳士彌牟云晉之從政者新是士鞅已代魏舒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必是既哉之後三月以前執以歸晉至三月乃歸於京師耳經書三月始執者晉人初執不告後知以歸不可至三月復歸於京師諱其以歸乃歸王故以三月初執告也縱晉執人諸侯不得相治事當使歸決於天子況在天子之側不以歸於京師晉人自知不可不以歸晉告魯故經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既不言歸王亦不言歸晉是不以所歸告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故書至　戊

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疏注定公至義例　正義曰公羊傳曰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以爲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左氏

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正月即位正也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爲失其時故詳而日之直記事之宜書曰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在外薨故

大雩

無傳過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疏注煬公至譏之　正義曰盜法好內急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不入公死於外謂廟即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賽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其改變國典故書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疏注周十至之災　正義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人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常之災故書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

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疏注晉執至所歸　正義曰晉執仲幾傳無日月據始降八月隕霜殺菽是三月始執案傳則不外

不殺草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荼舉重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澤連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聚之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郳小邾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爲夏車正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故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爲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所告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業天子而高子後期故

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皆名陸也案爾雅高平曰陸杜言廣平者以吳澤之地地下覺平故以廣平言之非是不見爾雅劉君以爾雅高平曰陸而規杜氏非也　去其桓楹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松楹大夫桓楹士雜木楹是卿葬於禮用桓楹也以其未復君命而爲田獵故戲子去其桓楹不使用也　注不書公未即位　正義曰懿子往年唯受號令知所得丈尺人功而已今復將徒役城之計當更書之於策以公未即位無君可告故不書　注言范至故事　正義曰魏舒以辛巳會諸國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已得范鞅代者范鞅本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馳使代之　啓寵至謂矣　正義曰尚書說命傳說進戒於主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云其此之謂矣開彼寵人過其本分其人不知止足乃至侵侮在上據在上受之故云納侮

公之喪干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叔孫易幾而哭　幾哭曾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　出時成子未爲卿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　言未受昭公之命　辭以距叔孫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二子始謀逐季氏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　宋昭公弟定公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不敢叔孫成子名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貌出謂以　若從公與季氏無實怨　寇而出者行可也　與季氏為讎者自可去　若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出奔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
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脅輦公墓所在也季孫
惡邱公欲溝絕其非域不使與先君同榮旃焉戴氏大夫榮成伯也旃章也縱子忍之後必
離之以自旌也旃戴氏榮大夫縱子成伯也旌章也
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旃焉戴氏曰生不能事死又
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
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貳君之義
言於我云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言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季孫之意實然故云未嘗不中吾志吾欲與之從政欲用為大夫也公喪歸則從者散故令止之且聽命者一聽子家之所為子家欲將歸者即與之歸
二子至季氏正義曰謀逐季氏公為為之傅丈不言公衍謀也但以公衍見復為太子季氏欲俱廢之故言此也
注諸侯至即位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五日殯訖則嗣子即位故定公以此日即位也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

溝而合諸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華氏賊

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從昭公之意故立其宮廟而祠禱之周羣簡

公出故季平

簡公　正義曰謚張本

法平易不從曰簡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

觀災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傳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穀梁亦云災自兩觀始言雉門兼尊也公羊穨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

意以其奢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棄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僭禮也魯書天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爲僭禮無其文天之所災不可意卜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毀門起又將何以爲異丘明無文或是災起朴門而延及兩觀也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秋楚人伐吳囊瓦犒人見誘以敗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無傳

傳三年夏四月辛酉葬子之羣氏之羣子弟賦簡公傳言棄用緣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誘致舒鳩楚舒國以取姻者也欲使楚不恕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爲新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于鞌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中大夫

舒鳩曰以師臨我秋楚人必歸桐而救巢我使之無忌吳伐桐必偽若畏楚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不恕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爲新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于鞌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中大夫

疏　桐叛至鞌忌　正義曰桐是小國世屬於楚桐今叛楚楚有閒隙故吳子因是而謀之舒鳩自是楚之屬國居吳楚之間亦兩取其意故吳得使之也吳子使舒鳩誘楚人又教舒鳩爲辭曰令楚以師臨我我伐吳自解楚爲楚伐桐女舒鳩當爲我誘楚楚師或曰棄楚也我當僞若畏楚爲楚伐桐而不設備楚師伐吳見吳欲伐桐而不設備

由此後吳無謝處空言聖已經營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二月辛卯郯子穿卒再同盟

疏　正義曰穿以昭二年即位十一年卒盟于祲祥二十六年于鄟陵皆魯郯隱在是再同盟也夏四月秋葬郯莊公六月乃葬經冬仲孫何忌及郯子盟于扶地扶地闕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郯子在門臺門有臺臨廷閽以斒水沃廷郯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禁射姑執射姑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柩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蓋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疏）注欲藏至遺命　正義曰以入從葬謂之殉邾子妾以入爲殉欲備地下埽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屨藏內欲其義也中之柩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處之傳言此事意在非責邾子若是葬者自爲則非莊公之罪無爲輒說此事故云蓋其遺命也邾子疾鑪而卒不應得有遺命疑其是遺命者穆國君即位而爲押初立即營死事當是平素之時先有此命葬者奉行之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爲五年士戰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邾（邾即位故脩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

（疏）注鮮虞至張本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有晉士戰圍鮮虞張本

（疏）注成公至馬名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有唐惠侯故云唐惠侯之後也釋畜於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絨馬騣說肅爽駿也其羽如練高首而燕頸馬似之天下稱有故子常欲之杜以馬名臨時所作本意不可得知故直云駿馬名　請代至許之　正義曰謂請換代己至許之

弄馬者又謂養馬者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爲明年會召陵張本）

（疏）注成公至馬名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有唐惠侯故云唐惠侯之後

月而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無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無傳何知必五月而葬安以杜爲失其義非也三

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疏 注於召至書侵 正義曰先言于召陵後言侵楚是於召陵先行會禮也上地名召陵楚地也諸侯既入楚境先行會禮後乃侵之故經書先會後侵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者會盟異處故 疏 注召陵至皐鼬 正義曰書經之例諸侯先會而後盟皆前日而後凡此共盟者還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復稱是前會之諸侯前已歷序故於此總言之也劉子雖是王朝之臣而亦有封爵故諸侯之文可以兼劉子也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文可以兼劉子也僖二十九年王室傳言劉文公合諸侯是天子諸侯會而侵楚將以尊崇王室不盡天子諸侯盟者楚僭號稱王不書天子諸侯是天子勑之使盟也下文書劉卷卒葬魯人弔會依同盟之禮知劉子亦與盟也復稱公者由其會盟異處故也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今刪定知非者但會盟異處理合稱公重丘不書公史官自略耳以此規杜非也杞伯成卒于會

無傳 疏 杞伯成卒于會 正義曰成以昭二十五年即位二十六年盟于鄟陵三十二年于翟泉此年于皐鼬魯杞俱在計杜當云三同盟無注者漏脫耳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此既薨于會其禮亦當然

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即劉盆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疏 注即劉至具爵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單子立劉盆即此是也世族譜伯盆劉盆劉卷劉子爲一人王朝公卿卒不赴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赴知是天子爲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敗績吳爲蔡計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以吳子爲蔡討楚言楚師能左右 疏 注師能至數閏 正義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敗績吳子言能左右之也釋例曰楚囊瓦之貪佩馬以致討稱人罪賤之也釋例曰楚言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年傳例也吳大蔡小而蔡能以吳者吳子爲蔡討楚言蔡能左右之也釋例曰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囊瓦楚之上卿當稱名氏今奔鄭書名惡之殊者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其月垂盡并數閏得爲十二月也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 疏 注書名惡之

之　正義曰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皆云貴之也不稱名爲貴之是稱名爲惡之

辰旡入郢　旡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疏　辰旡至略文　正義曰非地曰入襄十三年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三年晉伐鮮虞史略文無義例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又其入郢君舍子大夫舍子大夫室反爲夷狄之行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

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　**弃盟取怨無損於楚**　晉楚同盟伐之爲取怨然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辱焉**　祇辱至也煩言忿爭　**其使祝佗從**　祝佗太祝子魚公子魚　**公曰善乃治也**　嘖

大旂 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 之璜 璜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 殷民六族 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衆也 以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 是使之職事于魯 共魯公之職事 以昭周公之明德 昭顯也 分之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 大祝宗人大卜 備物典策 典策春秋之制 官司彝器 官司百官之彝器 因商奄之民 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進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 命 器常用器 以伯禽 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 而封於少皞之虛 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 分康叔 康叔衛之祖 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 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 大呂 鐘名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畛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 取於有閻之 以共 共給也 王職 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取於相土之東 東以會

王之東蒐 爲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 聃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民 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皆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分唐叔 唐叔晉之祖 以大路 密須之故 密須國名 以闕鞏 甲名 沽洗 鐘名 懷姓九宗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 啓以夏政 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 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三

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悉間王室 悉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周公一作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徒而放之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 爲周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命爲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胡蔡仲名 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
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
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 文王子與周公異母 晉武之穆也 武王子 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
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
先蔡 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 其載書
云王若曰晉重 文公 魯申 僖公 衛武 叔武 蔡甲午 莊侯 鄭捷 文公 齊潘 昭公 宋王臣 成公 莒期 茲丕公也齊僖公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略 略道也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
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注文公至諸侯 正義曰劉子是天子大臣故言王官伯也往年蔡侯如晉請晉耳不請天子今稱劉文公合諸侯知是晉人告王假王命以討楚王使劉子會之故言劉文公合諸侯以示稟於王命假王威也 注析羽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存車未路也王以田以鄙

至忿爭 正義曰啧至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謂
至於會時有煩亂忿爭之言無才辯者則莫之
注社稷動謂國遷 正義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
于祖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天子之祝如此則諸
侯之祝官亦然也然則彼軍行唯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
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得云祝不出竟者詩稱公
劉遷豳大王來岐及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緣陵及許遷
于析之屬並是離棄本國遠適他土故有出竟之事劉以
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非也 注師出至釁鼓 正義曰
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
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
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
以血塗鼓鼙爲釁鼓此皆祝官掌之 祝奉以從 正義
曰檀軍行必以廟主社主從軍而行尚書甘誓云用命賞
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

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止社前
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　若嘉至事焉　正義
行必載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
曰此會因而侵楚衛侯當以軍行而云臣無事者晉本以
會召諸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未知將侵伐也但諸國
既集師衆自多故因得行侵耳　注蔡叔至公弟　正義
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毋曰大姒文王
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
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
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
今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傳一一四年傳宣叔言文之昭
十六國蔡在魯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兄故杜從之馬遷之言多舛謬故不用史記爲說　注魯
公至以封　正義曰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
以封鄭玄云金路以金飾諸末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
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若魯衛

也交龍爲旂司常文也　注璜美玉名　正義曰夏后氏
所寶歷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哀十四年傳云向魋出於衛
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則璜非一也尚書旅獒
及魯語皆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則先王不以王賜
向魋向魋自揆求得之也鄭玄注周禮云半璧曰璜　注
封父至弓名　正義曰鄭玄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與
同姓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不知何時滅其國而得之也
孔叢云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忌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是
繁弱爲弓名也　注使帥至明德　正義曰使六族之長名
自帥其當宗同氏輯合也合其所分枝屬族屬也將其族
類人衆以法則周公令其後家居魯用就受周公之命是
以使之共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也下賜殷民七族
亦是使之法則康叔令共職事于衛也賜唐叔及懷姓九
宗亦然　陪敦　正義曰陪是加增之義敦厚釋詁文也
言既封爲大國已方五百里又分以上田更增彼寬厚爲
七百里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玄云

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
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玄周禮大
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
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
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附庸二十四言德兼此
四等矣是增厚魯國之事也　祝宗至彝器　正義曰祝
宗接神之官大卜主卜大史主書與此四等官人使之將
歸於魯也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
之物若今繡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
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
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器
蓋鎮圭俎豆之屬其賜魯也　注商奄至柔之　正義曰
書傳云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疑比百世之時及管蔡流言奄君謂祿父
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疑比百世之時請舉事然後祿父
及三監叛是奄與四國流言也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
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爲一故
土地名奄商奄二名共爲一國此注言商奄國名以商奄
二字爲國名也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
則商奄各自爲國奄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
蔡啓商是名祿父爲商也然則毛言商奄爲二杜言商奄
爲一杜言四國流言亦謂管蔡祿父與商奄爲四也商奄
即四國之一言與者據民與四國之君流言故言與也或
者據奄君道三國爲亂故言與悕稱四國非爲商奄外別
有四國也言封魯於少皞之虛則商奄非魯地也非魯地
而言因其民是誅商奄之日民或逝散在魯皆命使即屬
於魯今魯懷柔之玄卿以爲三監與商爲四國奄在外故
言與四國　注伯禽至伯禽　正義曰詩魯頌說封魯之
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伯禽爲周公世子
也魯世家云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文十
三年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

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比魯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則魯公之魯也非周公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則魯公使之魯則恐天下迴心向之故不使之魯也以周公身不適魯唯遣伯禽之國故傳皆言分魯公不言分周公也傳言命以伯禽詰於體例命以康誥命以唐誥則伯禽亦似策命篇名今杜云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是詰誓篇名若必是詰誓當云命以魯詰既爲國君不得與君牙伯冏同類也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詰是伯禽爲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爲篇與此同也　注少皞至城內　正義曰此注少皞之虛矣昭二十九年注窮桑少皞之號窮桑地在魯北與此異者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既爲帝乃居魯也　注少皞至爲旌　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旜雜帛爲物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釋草云茹蘆芽蒐郭璞曰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則蒨是染赤之草茹即旆也爾雅繼旒曰旆旌是旆身旆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繒茢是大赤大赤即今之紅旗取染赤之草爲名也蓋王以通帛雜帛並賜衛也然則大赤即是旆也於繒茢之下更言旆者茢言旆尾旆言旆身圓其文故具言耳若其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旆旆之後何須更復言旌明是圓其文故重言之　注鍾名　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鍾皆以律名名鍾知此大呂沽洗皆鍾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焉　注昉塗至數名　正義曰周禮遂人云夫間有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容車馬也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昉容大車百夫有洫廣深八尺洫上有涂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昉是路故爲塗所徑也相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彼是鄭地與此武父非一也土地名云傳曰封昉土略自武父以南則武父衛之北竟也非河南武父其地闕無其處故直云衛北界也釋地十藪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衛之南竟至此澤畔　取於至東蒐　正義曰土地名有閒之土與相土之東都其地皆闕無其處言共王職猶魯之許田蓋近京畿也會王東蒐則爲從王巡守助祭泰山爲湯沐之邑若鄭之枋田蓋近泰山也王巡守者諸侯爲王守土天子以時出巡行之今言蒐則王之巡守亦因田獵以教習兵士　注昉塗至司空　正義曰冨辰言文之昭晰季在魯下史記大姒十子晰季最少是周公第也周禮司空主土司徒主民知晰季授土爲司空也下陶叔授民爲司徒也　注皆魯至法也　正義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言王者布政當順民俗而施之也此民習商之政爲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道以舊政也衛居殷虛開以商政可矣魯亦即事干魯故與衛皆啓以商政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索之爲法相傳訓耳考工記量器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鄭亦以索爲法　注懷姓至之長　正義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揔五言之劉炫云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此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

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
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　文武至尚
年　正義曰文武成康皆以處長而立未聞更有兄伯封
爲諸侯而云伯猶多者以叔年雖於伯仲處叔而得分多
明其長者無所得伯是兄弟之長故舉伯以爲言所云猶
多者甚言之耳歷檢書傳文武成康未有兄爲諸侯者幼
者分物多長者無所得此唯爲不尚年故也　管蔡至命
也　正義曰書序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
仲之命其經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
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
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率乃
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之此言皆述書意
而爲之辭唯增言徒七十人耳孔安國云郭鄰中國之外
地名亦不知何方地名也　注甚毒也　正義曰甚毒間

亂貿遠云然是相傳訓也道禄父作亂將以害周若毒螫
然故云毒亂王室也　注周公至放也　正義曰蔡仲之
命篇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則是周公
誅之矣而此言王者周公稱王命以討之書序云成王既
伐管叔蔡叔是稱王命之文也說文云斁散之也從米殺
聲然則槃字殺下米也槃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
改作已失字體槃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爲一
蔡字重點以讀之者今定本作蔡非也　注爲周公臣
正義曰孔安國云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
諸侯二卿治事是爲周公圻內采邑之卿也　毋弟八人
正義曰上七言十人而此云八者伯邑考已死不數武王
故八人　康叔爲司寇　正義曰尚書蘇公爲司寇此言
康叔者爲蘇公出封爲國康叔替之　注五叔　正義曰
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
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
說　曹爲至尚年　正義曰於昭穆曹是晉之叔父也晉

爲大國多受分物曹爲伯爵而在甸服非是尊尚年長也
桓二年傳云晉甸侯伯之爵異耳言爲伯之爵異耳言爲
伯甸連言之耳於甸無升降也鄭女云曹今濟陰定陶也
去王城八百里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侯服五
百里定陶在畿外故爲在甸服言其小也　藏在周府
正義曰言周家府藏之內有此載書在也本或爲盟府
由僖五年傳藏於盟府涉彼而誤耳　不正其德　正
義曰正長也謂不長其有德者也　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在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
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　無謀非德謀非所
善言所以遂興　疏　乃長衛侯　正義曰釋例曰周
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賤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斤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
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
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共明神本其始也是言會
以國之大小爲次至盟乃先同姓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
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
劉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爲次
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不
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　九言　正義曰古者一字與
二字並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
艮兌消息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
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
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

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度）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舟）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不可又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也（用軍器）不可又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城口三隘道之摠名）自小別人惡子而好司馬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之卒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

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亡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掌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衰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殺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辛莫成然之子闔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非勇也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弊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也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兄子結也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遣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楚王若鴆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鴆安集也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
不敢以約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王
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
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
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
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
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廁也下臣何敢即

燧名火也說文云象長牙鼻南越之大獸也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目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是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王將涉睢吳師來偪故使以火繫象尾令突吳師使驚却之言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我實失子可哉　正義曰言我比來失子不知子有賢行臨難能免吾首女今可守此言哉　注司馬已死　正義曰言布寨剄之是司馬傷而自殺故云已死　注忠壯　正義曰謀毀吳是忠也雖傷猶戰不止是壯也　注入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何越者何越者何

洩也爲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
輦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
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爲下
陽虎囚桓子起注璵璠至所佩　正義曰案說文云璵璠魯
之寶玉璵璠是一玉名說文又云瑜美玉與
璵璠異也昭公出奔之後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
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欲之仲梁懷不與明此玉
是君所佩也君之所佩故爲美玉也玉藻云公侯佩山玄
玉此當時所佩未必是山玄也玉藻又云古之君子必佩
玉右徵角左宮羽鄭玄云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官
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改步改玉　正義曰步謂行也
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
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
不同也玉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
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爲君行佩君玉及定公
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彼爲君
正義曰家臣謂季氏爲君故注云不欲使僭申包胥以
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
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
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
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

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爲吳王號夫槩奔
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
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楚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
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
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
可以歆舊祀言楚今雖敗後楚則余祀不廢豈憚焚之而又
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
吳子乃歸囚闔廬與罷閭罷閭請先遂逃歸
奧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
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
高也吳入楚獲后嬴之母楚定嬴弃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亥
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
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
何藐藐李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
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遨皆奔齊歜即文伯子姑蔑也傳言季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昭吳師已歸初闔廬辛聞吳人

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

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救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貞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

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疏王之至脾洩　正義曰王之在隨也國內無主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濟散故偽為王之卓服以安道路之人國于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　問高厚焉弗知　正義曰子西問由于所築麇城高

厚幾何由于不知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　不能如辭　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倩二十二年傳云若受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城不至何知　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為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為文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蓋與張同）晉士蔿（蔿於麇築城）復命圍鮮虞（鮮虞觀虎）報蔿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侵晉觀虎）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游速大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斯叔子）二月公侵鄭（無傳）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

宋行人樂祁犁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貳於齊故圍之（疏）季孫至圍鄆必是鄆邑叛也三傳並無其事不知何爲而叛明年齊人歸鄆是叛屬齊也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魏相士匄帥師侵鄭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龜（寶龜）定之盤銘（盤帶而銘爲）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蒙猶冒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如）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疏）討鄭之伐胥靡汪云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而此獨云胥靡者此時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胥靡略言之也但鄭伐周事須從下文成周發之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爲次也尤人至非禮正義曰入其國門非也追我其師亦非也尤其非而復效之爲非禮也下云效小人以弃之即云天將多陽虎之罪則公叔文子知此出入衛明是陽虎之計非魯公使然尤人謂尤陽虎也文之至昭兆正義曰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杜依用之鑿衛文公鑄此鼎也其名曰舒不知其故成之昭兆成公新得此龜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

入焉 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疏 陽虎至之幣 正義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當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遺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不言報聘晉也桓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廢三桓又欲求媚於晉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之故使卿聘魯君與夫人一使正義曰君桓子特爲獻俘懿子專爲報聘則經當兩書如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禮各待一客今乃桓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爲一使老實與介然故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爲設禮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若然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是經不備書而怪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今行兩事雖各有所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桓子獻俘幷亦報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行乃是從後而去時不同受命宜當別書如晉止爲晉人所賤故經不復備書正以傳言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知桓子報晉君矣傳言兼享之知其不應兼矣以此明二人不同受命宜應別書略而不備書耳 孟孫至先君 正義曰懿子之意不爲陽虎求官欲使晉人知陽虎專權爲國所患言若不得居魯而息肩於晉示已知陽虎必將作亂而出奔也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貴者爲求此官似若欲使晉厚待之然令晉知其情耳諸言有如皆是誓辭稱先君以徵其言似若欲晉必從之 注欲令至知之 正義曰本意不爲陽虎請官欲令晉人知陽虎終必逃走強設託請之辭因此言辭以取入晉之意欲令晉人素知陽虎之必逃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 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 獲潘子臣小惟子 二子楚舟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 陵陸師陸軍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 言知懼而後可治 於是乎遷鄀於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注陵師陸軍 正義曰上云舟師水戰此言陵師陸軍南人謂陸爲陵此時猶然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是陵陸小大之異名耳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儋翩子朝餘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爲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爲下大王出居姑猶起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之 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 涸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鯈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知范氏必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犂祁（獻子怒邦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陽虎作亂起）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爲明年單劉逐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毓（衛地）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在東南有沙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疏注過也　正義曰案實造云旱也杜言過者杜以春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以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實之所言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若然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令歸之不書虎專之）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單武公單子劉桓公劉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毓（衛地）將會于衛侯欲叛晉（屬齊鄰也）諸大夫不可使北上（北上適晉）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結衛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爲明年涉佗捉衛侯手起）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成宰公歛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陷二子於難（莒女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處父不待（處父至必死）

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皇氏慶氏守姑蕩大夫晉籍秋
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
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胡公于莊宮莊王廟也
注己巳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經傳日少上下無可考驗杜自以長歷校之己巳爲十二月五日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四　疏　孫疎年　定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
侵齊無傳二月公至自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
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皐鼬
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
時以未告公而公亦不書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
年盟皐鼬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
盟于皐鼬自爾以來唯有此盟耳夏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
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盟皐鼬曹靖公無傳靖公法共以解信曰靖九月葬陳懷
公無傳三月而葬速懷公正義曰謚法慈仁短折曰懷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
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
通言順非一親盡故先公　注從順至先公　正義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

先爲君逆在僖下日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疏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略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指宮僖宮災彼亦親盡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至繁弱　注盜謂至繁弱　正義曰傳言陽虎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后氏之璿弁封父之繁弱

虎取寶玉大弓以出　是盜謂陽虎也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為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

書經陽虎季氏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以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等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繒貫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經爲言耳且所盜無象知其並是寶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攻其門

士皆坐列　言無鬬志　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今輕重故以爲異彊　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

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子鉏齊人斃作也　**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子鉏死　**顏息**

射人中眉　顏息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　**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　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量者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兩之爲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由此而言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兩之爲兩則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爲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爲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爲殭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爲古稱重故以爲異殭計古稱亦準黃鐘之重爲之而

言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自黃鐘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古稱弊舊四量陳氏皆加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以來或輕或重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隨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古時亦當然杜言古者謂此顏高之時爲古耳非言自古稱皆重也　俱斃至頰殪　正義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旦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　計僖翻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

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祁子）子姑使涸代子（涸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涸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祁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潏馬褐以救之（馬褐衣）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偵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苦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魯師奔走而郈退言魯無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賈以為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廩丘之人是賈言非也夏齊

同、梁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執羔大夫執鴈晉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鴈大夫執羔）

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注救不至入竟　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此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救已去魯地而師未入晉竟不成為救故不書者齊師是其未入也公會晉師于瓦瓦是衛地公往適地會晉師是其來入瓦也　注禮卿至略之　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大宗伯文也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尚羔今卿執之訓禮廢久也傳言於是始尚羔無必往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執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貴何以討命高下妄稱禮皆執皮帛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尊之耳若本借孤卿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若改俗從禮得名為尚則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尚六佾此以尚言之足知魯卿舊執非皮帛矣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皆執皮帛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為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借天子之卿也魯人故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舉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頒執鴈享庶也凡諸侯之卿執羔禮上公及侯伯之下卿云卿見以皮帛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謂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卿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則背明文而用肺腸也天子諸侯之臣所異名士相見之禮羔鴈皆云飾之以布

而出禮云餘若爲者以續鄭玄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大夫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禮者爵卑卿也皆當執羔趙樂甯寅不應執爲此是當時之失失於福下以晉卿失於偪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偏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傳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此故杜云卿不書襍不敵公史略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棘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襍不敵公略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晉師

將盟衛侯于漆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擣也捥腕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

晉詒語之詒恥也且曰寡人原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己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若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虫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之遂侵衛討叛注盟禮至請之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導者涖之請執牛耳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孫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魄武伯曰然則誰也鄫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今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鄫衍者泄之以主次同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泄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注掖掐也　正義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掐也掖是推排之意故爲掐也昭十三年傳言掐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魯爲晉討衛　季寤季桓子之弟　**公鉏極**公彌曾孫柏子族子　**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疏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代桓子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代武叔　已更孟氏　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于僖公　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先公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都邑之兵車也　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三家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　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　越陽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　咋齚也　**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對曰臣聞命後　後猶晚也　**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言必往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　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冏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　**林楚怒馬及衢而驟不中築者闔門**　季孫既得入乃閉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武叔之子州仇也　**武叔不敢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卽成人自上東門入**　魯東城之北門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　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至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下如公宮取寶至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先備諸與孟孫以

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然召死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聲嘻懼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良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辦答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偏告廟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

之禘禘于僖公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禘禮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為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分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為用禘禮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大廟今就僖廟為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從先公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知之當時所為非正大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知之當時所為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而先至繼之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為卿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厉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注譏召至召死正義曰譏召而至召死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劉炫云陽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人開我出去喜於召季孫鄭駟歂殺子大叔為政歂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無傳四年盟皐鼬

注四年盟皐鼬正義曰蓋以昭二十九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曰獻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且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以為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注五氏至次告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卑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既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為諱伐不以伐告今既以次告魯容可以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晉人與晉親故恥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以為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秦伯卒無傳

不書名未同盟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成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

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

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四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惡而弃而不責所以勸能也 注詩邶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去邪惡之夫人也篇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進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之常耳無可特善彤管記事之言可取故全篇婦人之大法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略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赦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

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甘棠之篇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傳言子然嗣大叔爲政鄭所以棄爲 注鄭析至竹刑

子然無以勸能矣

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今鄭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其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鄭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之於竹謂之竹刑刑歟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下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鄭析不爲於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刑歟不矜免之耳 君子至可也 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

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注詩鄘至存身 正義曰詩鄘風于旄之篇也於是衛文公之五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乘駟焉建于旄就賢者諮國事焉云子子干旗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其末句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姝順貌也賢者見此好善美其順言已寡知復何以告之自恨無可告之耶其無所吝惜本錄于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故二詩皆以一善存身故君子引二詩以譏子然也

正義曰詩召南甘棠之篇也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伯之聽獄訟不在豐邑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愛其樹彼蔽芾然小者甘棠之樹也勿得翦削之勿得斫伐之此乃是召伯舍息之處夏陽虎凡歸寶玉大弓

（缺益近用而秘爲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得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六月伐陽關（計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隷於施氏矣（旋氏魯七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杜氏非也）注葱靈輜車名正義曰說文云輜軿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暗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關死於門屋雷下地）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使後而己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謬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導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

（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以（凡獲至曰獲正義曰器用）

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欲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滅夷儀也今茨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衛至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帥謂東郭書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狸製褭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荅謝衛意

是求郭昔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文既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帥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爲帥身先士卒也僖三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郤缺爲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爲元帥戎事上下同服故逢丑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爲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容或不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爲帥謂東郭書劉揆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注晉

白至求也　正義曰詩君子偕老之篇說夫人之美云揚且之皙皙是面白之名故爲白也說文云顩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皆之明是裘之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製裘皆裁之義

疏 注甥與至之也　正義曰甥與也釋詁文凡大夫出奔書名皆是罪惡由地既出奔反為之辭故杜述其為罪之狀解其書名之而已未嘗責其妄請不被迫逐自忿出奔是辰之罪也釋例曰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故以首惡稱弟是言稱弟示首惡也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宋公之弟辰甥仲佗石厩是辰率率仲佗石厩故云首惡也若不為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不須甥字以間之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齊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有司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牆孔丘使兹

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舊典故舊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也嘉樂鐘磬也象尊飾以象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秕稗若穀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

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疏 注萊人至夷也　正義曰裔夷也萊侯城萊萊東萊黃縣是也地在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囚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動兵則魯亦陳兵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出其不意得伺間執之齊不至亂華　正義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萊是東夷其地又遠裔不諳夏言諸夏近而萊地遠夷不亂華言萊是夷而魯是華二句其旨大同谷今文相對耳　注須齊至不書　正義曰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即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嘗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

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綠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爲相當矣於魯不爲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丘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今令反此共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爲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爲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爲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爲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諱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丘以義叱之萊人退去將盟又使神揚

傳云陽西北隅以入又云登西北隅以望涉彼而誤耳今定本有隅誤　以徒至如植　正義曰涉佗以徒十十人且徙門焉涉佗先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氏之族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家臣武卜之黨　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　武叔之圍人　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僞爲

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劒向己遂呵之　鱄諸殺吳王亦用劒刺之　故書圖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　工師掌工匠之官　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　謝其受己命　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不可矣　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　詐爲齊使言也　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　謂易其民人　衆皆懼　不欲遷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不與始同　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　言以此偪魯必倍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偽爲侯犯射郈人　駟赤將射之　郈人許之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　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　駟赤先如宿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　誅責也　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謂也赤還赦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邸致其名簿也爲下武叔如齊傳

注僞爲至授之　正義曰少儀說以器物授人之禮云刀授顛削授柄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玄云謂錄也柄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是禮授刀劒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錄今國人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　倭如之而欲殺之　注犯以至書圍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注云不書不告廟八年陽虎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此侯犯以邸叛不書者亦爲不告廟略家臣也不書叛而書圍與動大衆以圍告廟故書圍也然則九年伐陽關討陽虎亦應書而不書者蓋師少不告廟故不書　注揚水之水也至邸也　正義曰昭八年傳稱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因以伐鼓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其三章云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繡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是揚水之水能潤澤物以興晉侯能賞善罰惡非己動民心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　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辟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毋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畀魋亦有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又鄭平平六年侵鄭取

臣之怨　叔還如鄭涖盟　還叔詣曾孫疏注還叔詣曾孫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轉寫誤耳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驅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魋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也　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無傳四年盟皐鼬　正義曰定以昭三十二年即位其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經無明文故不數　夏秦

伯使其弟叔佗來聘　無傳聘而書者成彊若列國內至告廟　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為興動大眾皆告廟也釋例曰踰由違踰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眾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驅伐曹克郠　三　還疏注四年盟皐鼬　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為興動大眾皆告廟也釋例曰踰由違踰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眾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　滑羅殿　羅衛大夫　未出不退於列　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　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疏與其至無勇　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衛師而在後為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為嚴猛寧為無勇示弱誘之使曹人不憚以為後圖　仲由為季氏宰　仲由子路　將墮三都　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叔即以公孟為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驅即以族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墮費秋大雩　無傳書過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無傳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公至自黃　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眾故出入皆告廟　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為興動大眾皆告廟也釋例曰踰由違踰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眾興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　滑羅殿　羅衛大夫　未出不退於列　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　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衛師而在後為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為嚴猛寧為無勇示弱誘之使曹人不憚以為後圖　仲由為季氏宰　仲由子路　將墮三都　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至臺下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二子帶大夫仲尼時爲司寇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二子不書 叔孫輒 遂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成在魯北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 佯不知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注仲尼時爲司寇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

會于夾谷時已爲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

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無傳書非時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書叛惡可知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吉射鞅子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諸侯納之例而復之故曰歸 注韓魏至列國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之彊猶列國也 傳稱韓魏以趙氏爲請故趙鞅得稱歸韓魏非諸侯亦從諸侯納之例者韓魏之彊猶列國也釋例曰韓魏有耦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垂葭改名郕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郕亭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郕意茲曰可 意茲齊大夫 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傳告晉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郕意茲乘軒 以其言嘗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欲與衛侯乘 共載 與之寘諸車下而駕乘廣載

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以己車攝代衛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傳言齊侯以不能成功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郕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改名郕氏者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郕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此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

谷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也　齊侯至乃止　正義曰齊侯輕脫欲得與衛侯同乘先與之宴飲而先駕乘廣於門外豫於廣車之上而載甲焉飲未終而使人告曰晉師至矣齊侯謂衛侯曰比及君之駕至以來君既未有兵車寡人請以己車攝代衛車與君同乘齊侯乃著甲而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或告無晉師乃止傳載此者言齊侯之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午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　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于晉陽　欲如是謀謂後歸衛貢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謀之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寘不可　涉寘午家且不肯說劒入欲謀叛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　午趙鞅同族別子要吉射女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攻趙鞅　董安于聞之　安于趙氏臣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懼見攻必傷害民　請以我說趙孟不可　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　皐夷范氏側室子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文子荀躒　文子荀寅也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襄子趙無恤　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　故五子謀　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爲盟書沈之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録晉衰亂

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鞅其家爲趙氏氏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爲耿氏計衰至鞅氏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故使邯鄲人吏立午之宗親注午趙至宗親正義曰世族譜趙事趙氏之弟也衰生云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巽知荀寅子娶吉射女也正義曰釋親董安于正義曰史記云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者即此是也文子欲以爲卿正義曰既欲以爲卿則當去菟中行二氏乃始得立言此者明文子欲爲亂以去之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十四年執寧喜公孫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寧喜皆然成也騎其亡乎戊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言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戊必與焉爲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戊以其富也公叔戊又將去夫人之黨黨靈公夫人南子之徒夫人惠之曰戊將爲亂爲明年戊來奔傳注靈公至之徒正義曰傳於明年始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此年言夫人之黨杜已云宋朝之徒者靈公之召宋朝又在前矣明年爲宋人歌而蜚端非明年始召之

奔宋陽趙蜚孫書名者親當不親仁注陽趙蜚孫正義曰案世本趙子兼生昭子舉生趙陽敖即蜚也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衛趙陽出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亦當公叔戍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稱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注於越至書敗正義曰於越即越也夷言發聲謂之於越從彼俗而名之也傳稱陳于檇李則是皆陳而從未陳之例云敗吳者越使罪人詐吳亂吳之陳使不

得用力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釋例云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攜李之役越人惡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也

衛侯于牽　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無傳

秋齊侯吳子光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會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賵　注石尚至共福　無傳

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賵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正義曰社以天子上士中士俱稱名氏石尚必是士矣但不知爲是上士爲是中士故注直云士耳蓋非下士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字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禮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則士三命也故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得不以命數當天子之士故稱士也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曰晉士起是諸侯之卿與天子之士命數同也以諸侯之卿三命再命皆書名氏大夫一命則稱人知天子上士中士稱名氏下士則稱人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先儒及杜緑彼傳文知是定例故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以祭肉賜諸侯與之共福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據書名與蒯聵黨罪之

衛公孟彄自蕭來奔　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注會公至日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

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辨其與蕭叔文異

城莒父及霄　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　注公叛至史闕　正義曰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爲叛晉之故懼而城此二邑也無冬闕文自是常事特辨此者說公羊者以此城在冬故去冬字何休云是成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言去冬者眾之也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言去冬見無臣也杜以此爲妄說且明城實在秋是非時而城故特辨冬闕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終史魚之言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也晉國有命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疏安于則是而死正義曰安于請趙孟先備趙孟不從其言則安于其無罪矣但安于之謀國人聞之梁嬰父忌其知謀恐趙氏彊盛假此事而罪之趙鞅叛而得還不敢違命故安于自縊死耳祀安于於廟正義曰禮臣有大功配食於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尚書盤庚告其卿大夫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天子既有此禮諸侯或亦有之今趙氏祀安于於趙氏之廟其意亦如此也

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檇李元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以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并足大指見斬迷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例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子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大子劀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過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劀賮獻孟于齊過宋野劀賮衛靈公大子孟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

盡逐其黨熏故公孟驅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會于王艾（正義曰此會于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過宋野已開此語故又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大子蒯聵慙孟子齊過宋野而被讒也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

宋公會于洮言爲召宋朝爲此會也然則宋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乎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注要豬至老也）正義曰經書豬之牡故以喻宋朝也以婁豬爲求子者謂之牝則豝是豬之牡故以喻宋朝也以婁豬爲求子之豬相傳爲說耳曲禮人年五十曰艾是艾爲老也（少君猶小君也君爲大君夫人爲小君）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鼷鼠食漫也謂所食非一處穀梁注意亦然非杜意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疏（注諸侯奔喪非禮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昃乃克葬（疏

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朱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若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是言漆是大都自應稱城言庶其邑者意在排舊說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注王朝者之贄正義曰曲禮云凡贄天子曰某侯臣某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

曾酒以對神諸侯玷是謂王爲贄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

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蘭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闕故不曰夫人薨二者課行一事則得稱夫人故此以不赴兼又不祔解不稱夫人也葬定公

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故不稱小君臣子息慢不稱小君也此年孟子卒傳曰不反也反哭於寢故書葬也正義曰傳言不成喪寢故書葬小君者夫人之號不也不知闕少何事但小君者夫人其事同矣故知不成喪者即不赴不祔是也由不赴不祔夫人之喪禮不成故不稱小君也此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息慢不成其禮故書卒不稱薨書葬而不稱小君所以罪臣子也哀十一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是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正義曰書在冬依其文則得時矣故傳辨之云不時告也城實非時知其不可而以時告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哀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是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共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無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又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疏 注隨世至封之 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

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但伐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牟爲人私屬不序於宋盟也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於諸侯今楚帥諸侯圍蔡今隨在其班次以之告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救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蓋楚封之當如蔡侯盧陳侯吳受封於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元公爲許男也 鼷鼠食郊牛 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 疏 注書過至 一處 正義曰桓五年傳例云凡祀啓蟄而郊以四月始郊已入春分之氣故書過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比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代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傳元年冬楚子圍蔡蔡潰將楚子圍蔡蔡潰將許之
栽設版築爲圍壘周而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
本計爲壘當用九日而成　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如子西之素　子西
九日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　夫也
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欲使蔡從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
命故楚師還　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　使疆
有過澨殺斟灌以伐斟鄩　澨寒浞子封於過　楚就吳爲明年蔡
侯裏四年傳曰　澨用師滅斟灌　滅夏后相　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
依於二斟復爲澨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后緡有仍氏女　娠懷身也　歸于有仍
生少康焉爲仍牧正　牧官之長　甚澨能
戒之　甚毒也　戒備也　澨使椒求之　椒澨臣
逃奔有虞
爲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　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
除己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恩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　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始　以收夏衆撫
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萬民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艾諜澨
使季杼誘豷　豷澨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過澆國戈猶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患不知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弃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吳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為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注夫椒至椒山正義曰杜於此注以椒為山名土地名以夫椒為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山表地耳注澆寒至斟灌正義曰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是言澆是寒浞之子封於過也二斟夏同姓諸侯夏本紀云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斟灌者王肅文也又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以代夏政而用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斟灌氏斟鄩氏二國名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于過

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庖正當周禮之庖人謂之為正當是食官之長故為掌膳羞之官也賴此以得除己害得在浞之世不被殺也注方十至為旅正義曰方十里為成司馬法文也五百人為旅夏官序文也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皋小司徒云乃井牧其田野衆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鄭玄云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杜解牧隰皋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五百夫矣注襄四至少康正義曰引此傳者言少康能布恩惠以收夏衆以德撫靡故得用靡遺民滅浞而立之注猶言天與不取正義曰吳語云越滅吳吳王請

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是也　後雖至食已　正義曰言悔恨之深結於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

注生民至教之　正義曰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醬饋之餘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身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

稱師衛將帥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並皆不書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書之類是也劉以爲孔圉等更別伐晉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告故不書而規杜過非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平地作室器不起壞也

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飾選取堅厚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薦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孰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輿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足兄曠弃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夫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遞再宿曰宿有妃嬪御焉妃嬪者貴賤者皆內官

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乎二年

食不二味二萬美味也正義曰謂與在軍相對天有菑癘與下句相連言有菑癘之時親臣巡孤寡共其乏困也本或天作無誤耳注必須至徧也正義曰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故閭閻在軍如良將之法必須軍士皆分孰食然乃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軍旅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足徧及軍人且所嘗珍異乃得卒乘輿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顧而異之分猶徧也待徧孰食王乃自食也注積土至曰榭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易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正義曰既取其田虜後悔故共盟以要之注句繹至要之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時取之

鞌伐朝歌討楚也

冬十月晉趙

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疏衛世子既死矣而蒯聵納之以世子告言正義曰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子未得衛國無可喪貶故因而書世子耳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戚城南罕達子皮孫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以自遷爲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四懷土而無以自遷故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

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衰絰僞自衛逆者欲爲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額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諫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

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賒縣有四郡）商遂（得進仕）人臣隸圉免（丟厠役）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
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
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域（兆葬下鄉之
罰也）春秋左氏傳卷三十五　十二　賀方

子衛大子懼（大子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
子為右（鄭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
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
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
也七戰比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
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
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麋之
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疥作而伏（疥瘧疾也）衛大子
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天也）烈

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襄公之孫）鄭勝
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不敢愛汝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蓋纛旗（蓋纛旗名）大子救之以戈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北獲僕羅）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
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怯今更勇）傳傻曰雖克鄭猶有
知在（傻傻簡子嬖也言知氏將滅）大子文也（傳傻簡子嬖也言知氏將滅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
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孟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
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置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
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蓋纛旗於子姚之幕下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毀而

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衆本日我上也功爲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鄒良曰我兩靭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靭皆絕材朴橫木明細小也傳特揖大夫以其等於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一注是時

至而南正義曰土地名云河經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是言晉時河所經也春秋之時河未必然故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與晉時河道異也土地名又云戚頓丘衞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處陽虎慮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爲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注繞者始發喪之服正義曰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此大子繞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繞代之耳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繞故云繞始發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繞也鄭玄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傳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

書者孔子刪尚書之餘今案其存者其文非尚書之類其作雖篇有此言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千里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縣方百里則出車百乘也昭五年傳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雖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方五十里之乘邑注十萬畝正義曰王制云方一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百畝方十里爲方十里有餘注志父至其賞正義曰牧誓武王誓衆尚自稱名況以人臣誓衆固當自稱名矣知志父是簡子名也簡子名鞅又名志父者服虔云趙鞅入午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同晉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或當然也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即書虔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即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鞅言君賞國之言已事濟君賞謂其賞

也簡子言此君當謀其賞者言君當賞其在下副上所望之言欲使在下信之非欲自求賞也　注屬辟至一重

正義曰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是屬辟爲棺之重數也大記之文從外向内大棺之内有屬屬之内有椑椑親身之棺鄭玄云椑堅著之意也如記文大夫無椑今簡子自言有罪始不設辟者鄭玄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爲時僭日久自言無罪則僭設有罪乃不設耳記言士棺六寸檀弓又云夫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玄云爲民作制民猶四寸簡子言三寸者亦示其罰之重令制度卑於民也記有柀棺枘棺柀謂掘也不以桐爲棺簡子言桐棺者鄭玄云凡棺用能溼之物枘掘能溼故禮法尚之桐易腐壞亦以桐爲罰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棺四重鄭玄云尚深遂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柀棺一枘棺二四者皆周鄭玄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柀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柀棺也枘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檀弓之文自内向外水牛之革一也兕牛之革二也二者相襲乃得爲重故以此二者爲一重也又有枘也屬也大棺也此是天子四重爲數五棺爲四重也喪大記之文君有大棺也屬也鄭玄注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是上公數四棺爲三重諸侯數三棺爲再重大夫數二棺爲一重士以一棺爲不重也杜之此注唯無上公士耳其言重數與鄭同也若然禮器云天子葬五重諸侯葬三重大夫葬再重以多爲貴也彼重亦當謂棺而其數皆較一者鄭玄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杭木與茵也葬者杭木在上茵在下然則茵以藉棺杭爲負土天子及諸侯大夫皆數彼以增棺數故皆多較一也杜言此棺之重數者以明不設屬辟爲罰也　素車樸馬　正義曰素車無飾謂不以漆飾車也曲禮云大夫去國爲位而哭乘髽馬鄰玄云髽馬不鬣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鬣落用此記稱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然則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禮言乘人設法許之耳道遠者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爲罰也　無入于兆域　正義曰周禮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言不入兆域亦罰也　注郵無恤至良也

正義曰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云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驥乏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步故駑跳而遠去　授大子綏　正義曰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論語稱孔子上車必正立執綏而升綏者挽以上車之索故授之使之升也少儀云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抱諸僕鄭玄云面前也僕爰綏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爰於上也　有馬至牖下　正義曰襄二十七年傳曰唯卿備百邑注云一乘之邑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卿之極制也禮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則禮之正法死於牖下　衛大至襄公　正義曰禮於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此雖並告三祖對文王康叔稱曾孫也晉語說此事於襄公之下又有昭考釐公閟公國語與傳異者多矣此下云無作三祖羞是無昭考也　大命至不敢　正義曰上言無絕筋無折骨謂軍之士衆無令傷損以成大事此云大命不敢請者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苟以求生佩王不敢愛尚書金縢稱周公植璧秉珪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是禱請用王也在軍無珪璧故以佩王　鞅至皆絕　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轅其頸負軛兩驂在旁挽靷助之詩所謂陰靷鋈續是也說文云靷引軸也轄二十八年注云在軫曰靷然則此皮約馬胷而引車軸也兩靷將絕而能制焉言其御之和也傷而乘材材謂撗地細小之木也乘小木而靷絕示其將絕之驗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

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納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爲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注曼姑至叛人正義曰春秋行兵征伐自非王命諸侯之命諸國共行皆以主兵爲首此圍戚實出衛意引齊使之助已計應曼姑爲首而序在齊下者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推齊使爲兵首故先書齊也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是先儒及杜皆同穀梁之說也宋魚石去而復入據宋之彭城襄元年經書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貳叛人也此削瞫在戚齊衛圍之與圍宋彭城事類同矣彭城稱宋此不稱衛者削瞫據戚與輒爭國非是叛人故不須繫之衛也公羊傳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削瞫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削瞫而立輒削瞫爲無道靈公逐削瞫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其意言靈公廢削瞫不用使之得國輒不以國與削瞫是靈公之命行於國與父是天子之命行於諸侯也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距父圍戚不爲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父意與公羊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謂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緑是以得立耳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爲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是

冬蔡遷于州來　無傳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實薄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令琅邪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丙子季孫斯卒癸酉葬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適周書典籍之官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家宰之屬以待命命宰人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

掌馬巾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爲駕之易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鬱攸火氣也濡物冒於水出用爲濟 蒙葺公屋 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變難故慎爲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外內以悛 悛次也先算後甲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門關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 於是乎去表之棠 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棠積 道還公宮 開除道周帀公宮使火無相連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 注司鐸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公宮之後非君來往之急又是人火所以輕而不書或可略之 桓僖災 正義曰傳言火而經書災者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以火踰宮故以災言之注周禮至象魏 正義曰周禮大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次日而斂之鄭玄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

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衆云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其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爲異其文悉同唯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杜揔彼意言縣教令之法彼所縣者皆是教令之事故也由其縣于象魏故謂其書爲象魏命藏其書也彼言朔日縣之十日即斂之則教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 注言桓至所災 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焉高祖之父即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親盡而廟不毀言其宜爲天所災也所以不毀者服虔云季氏由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其意或然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漏也其意言僖公更立之不可通於左氏故以爲元不毀耳服虔又云僖親盡故不言及杜無說或當同時災無先後故不言及 劉氏范氏世爲昏姻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萇弘事劉文公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 萇弘范氏 癸卯周人殺萇弘 終違天之禍 注司鐸萇弘至萇弘 正義曰文公以定四年卒也爲之屬大夫謂當昭公之世也此時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己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狎握固權逐與范氏故周人殺之以說於晉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 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己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女也則肥也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若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正義曰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然則兒於正常去後始死死非正常得知召之復可所問也當欲問不位康子之意故正常畏康子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荀寅使己之徒擊磬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裏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荀寅至而出正義曰荀寅徒內伐其北郭之弥又使其收己之徒自外伐圍郭之北門而入因外內攻故得出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戕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蔡侯申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由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字神

而卒（鍼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鍼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錡後至（錡蔡大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錡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錡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霍也）疏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注承音懲蓋楚言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入於家人而卒正義曰言將如是已適吳矣翩在路逐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言此者說其非理之意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

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龔梁及霍（爲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使龔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販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蔈和（蔈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

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今丹水縣北三户亭）司馬致邑立宗主焉以誘其遺民

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注命大夫別監尹正義曰蠻子已死其邑大夫別監者皆是典邑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趣監者河南山北東西攜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一邑當以邑冠之乃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陰地故以爲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遥遠別爲置監楚官稱尹故以尹言之）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寧跪救范氏（陳乞僖子五昄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臨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入孟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會於冀

納荀寅于柏人 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逐墜臨穆初奔臨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逐穆欲納之仇邑以臨險固故毀之 正義曰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卉曰卒 再同盟也 注再同盟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而公薨故不數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無傳

傳五年春城比無傳備田晉也 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宰也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景公意欲立高張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 秋齊

柏人 爲柏人子范吉射 子范氏故也 齊薳

私讎不及公事也 公家之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曰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死節 五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爲吉射亟晉戰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范氏故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 諸

子闇如之子荼嬖 諸子庶公子也嬖愛也景公丧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邑 秋齊

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嘗愛之乎 師衆也嘗所也之往也稱誄蓋葬後傳言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疏

子闇如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嬖愛也景公丧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

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嘗愛之乎師衆也嘗所也之往也稱誄蓋葬後傳言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疏

公子出奔之月其萊人之歌在公子出奔之後杜以文承十月之下故云蓋耳公羊以爲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穀梁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不數左氏無傳未知所從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壁息也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也皇暇也言駟秦建詩商頌故受禍正義曰詩大雅
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駟秦棄位僭上是惰于位也
商頌至多福正義曰商頌殷武之篇歌成湯之德不僭
差不濫濫不敢怠惰而自暇以此之故上天命以多福也
詩於怠皇之下更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傳言命以多福
不復具引詩文取其意而言之也杜云違詩商頌上言
詩下言頌以駟秦於此二詩皆違故言違詩與商頌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
經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
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注陳盟在昭十三年正義曰昭十三年無楚與陳盟之事於
時楚既滅蔡使棄疾爲蔡公子干子哲之入也傳稱朝吳
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人盟更
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赴與盟也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
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
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驕敖
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盡去諸固將
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
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言
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止諸二

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
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
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
乞鮑牧（牧鮑，周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
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
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為事之下者勿其決斷而盡役之）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
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君退還亦是敗）弃盟逃讎亦不如
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
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
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伐）子閭退曰君王舍
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許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

注前已至是敗　正義曰劉炫言十不吉謂戰當敗
當謂今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
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十退不吉是不得如此
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不委悉劉
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　閒諸周大史
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
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大史於文自明故不
煩釋　不穀至孤之　正義曰言已若無大罪天其妄天
之乎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罰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注
四水在楚界　正義曰此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
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
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夏書至而云　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彼云
帥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
帥彼天常一句又宰小異者文經簒誤師讀不同故兩存
之實服孫杜皆不是古文故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
王肅云大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
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
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八月齊邴意茲來

次陽生

奔　高國黨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
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且千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
乘之　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　出萊門而告之故
衆郭門也　闞止知之先待諸外　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
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三子景公嬖臣萊之黨也公使朱毛
如賴　胡卿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　去魯以茶之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之子乃受盟　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　使胡姬以安孺子
陽生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
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
子殺王甲拘江

於器不可以二器三不匱君二多難敢布
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
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
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
（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
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實以冬十月）

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遠建其死通以冬告魯（注召在至之次　正義曰經書陽生入齊丈在七月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下者欲令下接十月立之是記事之次也知其死通以冬告魯者以高國之黨八月來奔耳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遣意欲召也貢遣以博文招遠謂遣意欲來召又惟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為注云高國黨以隔之　注方遣朱毛殺荼則荼死在冬經書為秋殺者記陽生初事入齊之始遂建荼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荼以秋死告於秋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是時吳過魯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鄫（定八年鄭始叛晉）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來內外之辭）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救曹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
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
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
一十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范鞅也在昭公）
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二次有十數也天有十
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當數）若
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
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二次有十數也天有十）
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
為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其棄由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
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

諮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贏裸也

疏　吳王百牢　正義曰云制云君十卿禄魯牢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　注有常數不能覇也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數也　注上物天子之牢　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以莫敵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犢耳而得有十二牢者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爲數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犢爲食耳非謂殿大禮者唯一犢也　弃天而背本　正義曰棄十二之數爲棄天違周禮是背本　注大伯至衣也

正義曰云非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子以爲何如惟諸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指問之惡賢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

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惡且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荅勝邾但欲使衆可平言不可 不樂而出 荅孟孫使直不同故能嚮 秋伐邾及范門 邾郭門也 猶聞鐘聲 邾不 禦寇 大夫諫不聽 茅成子請告於吳 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 言以近 吳三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言足以距魯 成子以茅叛 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師晝掠 晝白掠奪財物也 邾衆保于繹 繹邾山也在鄉縣北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益邾隱公也晝夜掠俱言廉子無法 獻于亳社 以其亡國與殷同 因諸負瑕 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取立城前者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降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 無君命故言自 吳馮恃其衆 馮依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 辟陋 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 鄫衍 鄫衍卽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 秋而背之

成求而不違 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 貢于吳言其國大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爲私屬 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爲明年吳伐我傳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蒲璧是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執五也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其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是世子執帛也知附庸執帛者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君亦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者萬國區區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

執帛也案尚書有三帛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君此唯言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皆據言廉子無法之故不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嗟城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若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會諸侯諸國盡至附庸從其所附之國共見天子故知執帛者言萬國者衆多盈數耳鄭玄注尚書以爲數正滿萬國案公穀州十有二師鄭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幾外八州越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國二百里之國八百憩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

里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云畿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王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尚書傳云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二爲百里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七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　注孟孫至不可　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加曰令無曰者作傳略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雖魯上無曰要言與大夫對反不得爲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忿荅大夫也服虔以上二句亦爲孟孫至知代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以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　詹擊析聞於邾　正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相敵是爲擊柝守備警戒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

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桓譖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振鐸曹始祖　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其郊曹伯請救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邑　鍾邑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疏　或夢衆君子正義曰曹人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衆君子諸國君妾耳　好田弋　正義曰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用諸弋射鄭玄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爲繩繫矢以射鳥也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人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遂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疏　注曹人至入告　正義曰傳例曰不有其地曰入案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爲入故杜原其事而解之　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　不書伐兵未加而脅與之邑闡在東平盧縣北　疏　讙及闡　正義曰公羊穀梁以爲路伐邾取邾子益益是齊甥畏齊故賂之非左氏意也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葬許悼公　無傳來同盟而赴以名　疏　杞伯過卒　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業悼公過卒　正義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此不言來故解之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子肥

宋大夫曹人詒之不行詒詈辱也不行殺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可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公故魯人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奔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侵吾水滋鄫人亦僑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處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曾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踰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仕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

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而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

敗奔齊於後自齊奔吳吳子今問之君子違不適讎讎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己猶大體怨己無報怨之心則違而不適讎國武王弑紂之罪以告衆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父本無罪而紂殺如玉負之徒志在復讎適讎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者如闔廬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卒亦不敢怨也注未臣至其難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己有故不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若使子率正義曰率謂在軍前引道率領先行非爲軍之將帥也故不狃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及吳至人懼正義曰杜意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武城邑人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爲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鄙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人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爲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

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丈雄武城之下是爲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澆菅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炫生異見而規杜非也注以言至出盟正義曰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毋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爲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辜故傳云士莊子爲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云乃載之事故知負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紡使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聽與北一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於齊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因諸櫟臺柝之以棘柝雍也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

泣盟明間丘娶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不如與人有言曰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且逆季姬以歸讎季姬所侯反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東緡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故也注明閻至略之正義曰魯以季姬女見伐喪邑又屈服求盟是可恥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略之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爲而敗之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爲而敗之曰取其輕釋例曰爲者謂威力無備若羅網之所掩爲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案傳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竭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伐齊傳將退聽命於吾讎許瑕求邑無以與之瑕請平於他國故曰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之大敗子姚武子姚厥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能者能也以鄀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也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冬十月史墨史龜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晉晉今廣陵韓江是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之滿不可馮游位故爲如川言其汝流盛罪叔鄭則當伐鄭以襲戎人故以爲有

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下乾上坎需泰六五爻變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爲天子故稱帝乙歸妹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爲宋吉

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凶在我則彼凶伐鄭正義曰虛畢經文者爲下趙鞅救鄭起并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遇水適火正義曰服虔云兆南行遇火火卜法橫者爲上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水注趙鞅至水位正義曰秦本紀秦伯嬰之後爲嬴氏也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爲嬴洫輩寖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爲秦一曰季勝其後爲趙今一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爲占也遇泰之需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爲天坤爲地地在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通故名此卦爲泰乾下坎上爲泰也言雲在天上須散而爲雨故名此卦爲需需　注不可至大吉正義曰泰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意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易之文位五爲天子故於六五之爻稱帝乙也其爻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六爻陰爻也

餘討之因諸樓臺榭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囚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本國者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注書會從不與謀

正義曰往年吳來伐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爲伐主故言及某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遣來召我則彼爲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今吳伐齊之意已定伐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會故從不與謀之文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注以疾至書弒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書弒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八年

夏宋人代鄆無傳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
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
疏注書歸齊納之　正義曰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出奔齊
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也成二八年傳例曰凡
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書自齊歸知是齊納之
以名故書　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此卑當代為君爾來未同盟而赴以名故書
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
疏注赴告
秋葬薛
傳冬楚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
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疏注季子至以名　正義曰傳稱延州來季子救陳即是季札也札以裏二十九
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
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春秋正義卷三十五　五十一　注文
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疏注季子至以名　正義曰傳稱延州來
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齊南鄙師于
邾邾齊地邾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吳
吳子三日哭而後行以說
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
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
大夫請卜之趙孟
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
利以伐姜故今興兵
事不再
卜不襲吉襲重也
行也於是乎取犂
今屬也
犂令

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及轅縣祝阿縣西有轅城
賴而還
疏注犂一名隰　正義曰黎即犂也二
三年傳稱齊晉戰于黎丘知犂一名隰
庚即涿聚也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召新涿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黎一名隰
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為
明年吳伐齊傳
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疏注季子至十餘　正義曰傳稱延州來季子吳王壽
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
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
將兵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
趙氏世稱趙孟知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
與孫也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書名貪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
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無傳赴以名故書之
疏注赴以名故書之　正義曰四年滕子結
卒虞母伐結為君爾來未同盟來赴書

也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鄑故鄑在前年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曰居封疆之閒封疆竟內近郊

求曰居封疆之閒封疆竟內近郊二子孟孫叔孫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孟孫叔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臧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色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根季氏專政故不

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根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子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皋顏羽御邾洩爲右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賦稅多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帥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

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冉求所得齊人謀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弁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檳弓云周人以殷人之

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以殷人之棺椁葬下殤以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於成人也夏陳彘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檳弓云周人以殷人之

内則鄭玄注云服僩捶脯薑桂也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以欲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縣皆屬齊邑也二中軍從王吳中軍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顧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得死事之功不子陽與獲死事之功子陽宗樓也桑掩胡謂國子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辭也公孫夏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

伐齊勝之盈之極也
爲十三年越伐吳起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

遽須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
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
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
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
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
云之擊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
知何禮使問弦多以琴　正義曰禮以物遣人
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
他邦皆是也　注誠以至退軍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教戰之法其
鼓之禮云中軍以擊令誠誠人皆三鼓車徒皆作誠行
鼓鐲鼜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鐲且郤鄭注云凡進軍退軍
誠鐸同其所異者廢鐲而鳴鐲鐸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

誠而杜云誠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
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誠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
故長勺之役公將誠之是欲戰擊誠也此傳云吾聞誠而
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　衛賜　正義曰子貢衛人
故稱衛賜　注盤庚至種類　正義曰彼文云顛越不共
言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
得字少於彼引之略耳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
上命孔言隕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
其人性自顛越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鼻爲
劓則是割也珍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無使
生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　將死　正義曰吳語云子
胥將死曰而歸吾見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
述自殺王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之鴟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　冬

衛大叔疾出奔宋　疾即齊出　初疾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衛爲大夫

其婢孌　婢所娶女之婢　子朝出　出奔　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婢寘於犂　犂衛邑　而爲之　爲疾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
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遺疾之弟
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疾臣向雕　爲宋雕臣
城鉏　城鉏宋邑　宋公求珠雕不與由是得罪及
桓氏出　出在十四年　城鉏入攻大叔疾衛莊公
復之　聽使還　使處巢死焉殯於郔葬於少禘
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郔少禘皆衛地　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
女僕而田　僕御田獵　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　懿子大叔儀之
孫遂聘之生悼子　悼子大叔疾　悼子即位故夏
戍爲大夫　夏戍悼子之甥　悼子亡衛人翦夏戍　翦削其爵
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胡簋祭器名夏后曰胡殷曰簋　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注胡簋至曰簋　正義曰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瑚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或相從而誤　甲兵至聞也　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經甲

兵也　魯人至乃歸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季孫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荅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十丘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子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注丘賦至田賦、正義曰司馬法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為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丘為欲令一井之閒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為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牛一疋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為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牛一疋牛三頭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為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各為一賦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五

脩職郎新差充秦州州學教授趙　齊臻點勘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依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斂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之物故言作馬牛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譏其賦不識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不改所以順時也魯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趨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公會吳于柤之文故今經無其事

公會吳于柤

柤是吳地在淮南淮陰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陽縣口

冬公至自會

鄖即發陽一地二名也

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故得有螽也知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終前年事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

不稱夫人故不言薨

不反哭

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孔子始老故與弔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

絻冠也孔子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吳孟子是魯人之吳女宋是宋女之孟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孟子今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人是宋國之長女也釋例曰經書孟子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所以異於同姓且娶同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無所爲別也

反哭於寢

反哭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爲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臣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爲闕生葬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大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居夫人之位籍小君之尊已三世矣季氏當國而不爲之服至今仲尼釋己之經國朝不成其喪以世適夫人不書於策此季氏之咎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

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

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此家及語書無云仲尼仕於衛公
杜爲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
尼在衛魯又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
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
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符同劉以爲不仕哀朝以規杜
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
君者孰謂也仕爲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
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爲而已者謂老若有廢
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
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統
以至於成服統以代吉冠故以統爲喪冠也孔子以季孫
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弔季氏傳言適季氏謂
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二
子不得哭弔服故去絰從主人之節劉也大夫之弔服弁絰鄭玄
云弁絰者如冕弁而素而加環絰絰大如總之絰經而不以

也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鄭玄云喪賓
不荅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經而拜
者記言喪賓不荅拜賓賓不荅拜耳其初見
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
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
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言以結
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爲苟有盟
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

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
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大夫曰子木衛大夫子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
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
道猶足以患衛爲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
摽也摽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而況大
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
盟盟不書畏吳脅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
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
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
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
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大宰嚭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
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

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
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
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
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弥牟曰君
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
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注尋重也寒歇也　正義曰
玄云尋温也引此若可尋温使熱亦可歇之使寒故言寒歇不訓寒爲
以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温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爲重傳
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組鄉
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
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
注猶西至之備　正義
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
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
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内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
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
二月則是夏十月歷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長
歷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
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
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
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蟄故季孫怪之仲尼
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
之九月尚可有蟄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
十二月復蟄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
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
法當在十二年也
頃丘王暢嵒戈錫九大邑子產與宋人爲成
隙地間田曰彌作

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其訟也杜言三會
者七年會于鄫十二年會于臺臯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
會也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
戰于艾陵是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鄫衍八年傳云吳
入盟而還十三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三盟
也　注侯伯至生物　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
侯伯爲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爲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
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當歸生
物於賓禮牲生曰饔服虔云致賓禮於
地主傳言吳不行禮於衛衛非地主

曰勿有是之俱弃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蓋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使文不齊同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疏注此事至齊同正義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丘明不以爲義例故文不齊同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隊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者案宣二年正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乃云冬趙盾爲旌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閒例彼既無閒本其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之下明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前後不以爲例若以倒叙其事爲劉以此而規杜過非也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因簡隕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爲例若以倒叙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叙事爲後年張本者唯道事

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吳子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爲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淄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鑱刑則何有於厠室夫命圭

故史承而書之注夫差至書之正義曰定十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皐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爲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淄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鑱刑則何有於厠室夫命圭

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吳子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爲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淄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鑱刑則何有於厠室夫命圭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于嵒救前年圍嵒師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名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也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

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觀越師水名上觀之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貼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子夫人王孫彌庸壽於姚（地中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

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數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付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視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惡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

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纍兮（纍然服飾備也已獨難以纍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一盛一器也睨視也禍來睨之父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晉故）

故言吳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罷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必會而先之乃爲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爲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鳴鼓三軍皆譟聲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　注二臣鞅與寅　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爲鞅與寅也劉炫以爲吳晉二臣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敝整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既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建敝　正義曰建立也立敝擊之與戰

也大射禮云建敝在阼階西鄭玄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殷人楹鼓與此別也　反曰至死乎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斃妻適子死不然則國有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訃之說與此傳小異　乃先晉人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已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　王合至於伯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

誥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舉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於伯也亦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爲言其實亦見在會者盡帥以見伯也　故敝至伯也　正義曰言共賦貢於吳有豐於晉無有不及晉時以吳爲伯故也　魯賦至事晉　正義曰七年使某夷鴻請救於吳云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百乘君之貳爲伯故也吳今帥魯以見於晉則吳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邾以吳爲州牧魯爲子男晉以晉爲伯吳爲牧牧卑於伯則將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　將至而畢　正義曰七月辛丑盟因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注一成至得欲　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爲一盛說文云

邪視也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彼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食以喻己之乏食也　對曰至則諾　正義曰食以稻粱爲貴故以粱表精若求粱粱米之飯則無矣麤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爲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孰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飯并致飲也土地名首山關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旁　吳及越平　正義曰言吳不能報越求與之平終伍員所謂三年始弱也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注麟者至曰獲　正義曰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麋麐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麐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仁獸從鹿其聲麟大牡鹿也從鹿舞聲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言麟爲聖王之嘉瑞也此時無明王麟出無所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輒軒若是聖人見此能無感乎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爲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若能用此道則周室中興故謂春秋爲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

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爲終也釋天云冬獵爲狩孫炎云冬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二者公親行皆書公卿者蓋是虞人賤官自脩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此狩者右戶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傳稱狩于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末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泗水沛中豐邑亦天命何大速乎言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符兆其爲靈命何大速乎言既不經事無所據苟使時世妄爲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鄭駁其虛誕鄙其妖妄故無所取之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春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詩偫麟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再致子不如立言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脩母致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爲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何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爲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道無所施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群籍了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

繹來奔

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曹羈

小邾射以句

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

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疏注射小至之經正義曰此文與邾庶其黑肱昔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爲三叛人不通數此爲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以上褒貶是仲尼之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此舊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十一年傳盛論書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皆是仲尼新意案此類彼則是舊文言新意者仲尼所脩有因有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即是新意所以彼傳歸功脩者謂之善志爲傳所以脩之既定乃成爲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脩脩此記也此上仲尼脩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是魯之舊史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舊史耳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疏陳恒執其君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執後弑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被不告且此非孔子所脩不可以爲例也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賢出奔楚無傳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苫子狂卒無傳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

州疏齊人弑其君壬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恒之名蓋依凡例以齊君無道故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賢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父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疏注大野至商名正義曰巨澤名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鉅野爲名其澤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王故言西明夫子有立言立法之位在西方故言西也此注實在魯西舊史因書西耳仲尼不改舊史何以得示己意若其本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爲西以已意之所示安改魯之狩處雖則厶爲知其不可豈有斯人而爲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以爲虞人正義曰家語云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郊外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曰例此曰采薪時實狩猟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

日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今與經傳符同故強爲之辭要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今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以賜虞受之矣棄之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一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無狩者爲大麟而稱狩也家語雖出孔家刃是後世所錄取公羊之說節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注言魯至獲麟　正義曰若舉國不識則無由得書傳說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爲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即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愼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濟成也　疏　使子至弗能　正義曰季孫之意以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是其重子路過於一國子路當以莒荣不宜恥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邾非己能禁將令己言不信不可與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以射爲義恥與不義交好故辭不能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　諸御鞅言於公　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　擇用一人　弗聽子我夕　夕視事　陳逆殺人逢之　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　執逆王朝　陳氏方睦　欲謀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　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　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　言己介達之　己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　肩背僊也　望視　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　得君于意　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　恐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

於陳氏矣言己踪迹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從也違不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子芸盈惠子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子我入反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以告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

乘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成子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子行抽劒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豐丘齊開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曰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邴夷將車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衆知而東之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子芸盈惠子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子我入反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以告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子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

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

邑也（宗廟所在）乃益蒐七邑而請享公焉（儛甚於受賜）以曰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贓也（少長肖之皇野司馬子仲）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贓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

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梁湯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公曰雖贓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煩大臣）曰野（野司馬即贓也）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贓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贓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贓）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贓無怨者）攻之子頃騁而告桓司馬（子頃桓贓弟司馬即贓也）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贓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贓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贓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却質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贓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贓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贓弟也珪守邑符信）向贓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

而適吳示不與贍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縣録其卒葬所在賢者失所疏注主迹舍迹舍獸者正義曰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玄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注地理至大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土地名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輒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麋若迹人止告一麋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注瑞符節以發兵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諸侯於其封內亦自以瑞發兵其物無文以言之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不告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録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憲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

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

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指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若敢辭上介芊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惑大命隕隊絶世于良絶世寡君未忍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猶言弃世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連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也朝聘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芊尹蓋知禮

注聘禮至將命　正義曰聘禮文也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禮稱既斂於棺傳言將以尸入者記言對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賵死不及尸注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云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芊尹引禮深以折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於是至之禮　正義曰上注所引者是聘賓將以尸將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秋齊陳璠如楚璠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存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服
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宰
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貳
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宋
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
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
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

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
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
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
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
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
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
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
其兵甲入于嬴齊邑疏日人至不察乎正夢曰人皆臣人謂凡人
臣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今公孫成而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貳之言
必效子而爲叛貳故杜云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衛孔圉取大子蒯聵
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悝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
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
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死罪三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乘
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
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
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
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
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帶輿服豭欲以盟孔氏專政故劫
厠強盟之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
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季子路也爲孔氏邑宰
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
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

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殺
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遂出子路入及門
焉不辟其難是食孔氏之祿故知為孔氏邑宰子羔謂食孔
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
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
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
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若殺孔悝為悝故大
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二子崩聵黨故當也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
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崩聵也莊公害故政欲盡
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
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欲與之
伐公不果比諸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疏與殺正義曰殺是豕
之牡者傳稱諸侯盟誰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用牛伯
逆孔悝以殺下人君耳然則卿臣自謀取國享復降下人

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哀二
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
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疏注仲尼至有誤正義曰魯臣見為卿
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
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
卒耳孔子世家云魯哀公二十三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
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歷校之四
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
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
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
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為魯大夫
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為國老是大夫尊者則
二命以上準例合書故杜為此注或可杜為抑揚之辭以
為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君
之君臣宗其聖德之基劉不尋杜
旨以為例不合書而想杜過非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鄄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肹也曰蒯聵得
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
不弃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
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
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余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
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
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至也愁且也俾使也屏蔽也嘗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
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
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
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

失之疏公誄至自律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鄭衆曰誄謂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即引此傳是為賜命之辭即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為之謚故書傳無攷焉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謚謂謚孔子為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遂使後去尼為此解六月衛侯
欽弭悝酒於平陽東郡縣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
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
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貳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

祏載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
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
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
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
三發皆遠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
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注使副至石函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祏祫大夫
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
以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案孔

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注也知是僖爲之師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誘於子木（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誘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

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親（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得節制（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讎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卯余翼而長之（以爲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劒不動（拔劒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鐘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

以袂掩面而死（遫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袂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磏也所求無饜）

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其欲須其斃而討之聞（討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斥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門尹）圉公陽穴宮貢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以幾（冀來）君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孰甚焉乃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戰

（欲與白公戰）箴尹固曰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頴黃氏（燕滕弟頴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

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疏勝曰至去之正義曰白公告之知必許其爵位而宜僚辭是不爲利而詛也承之以劒欲刺殺之而宜僚不動是不爲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是漏泄人言以求媚者也言其必不泄己謀故舍而去之注與吳至爲亂正義曰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杜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豈常時肯聽之故以爲戰時所得鐘杖兵器皆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注微匿也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人曰匿藏之微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衛侯占夢壁人以能占卜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倩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遂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輒乃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豲從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子盟求必立己之大子使五人輿豲從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劫公而強盟之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其盟免三死

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藉皆以虎豹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黃甸兩牡黃甸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黃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黃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乘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黃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

楊之如此之類皆是裘上之楊衣也楊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襲則二衣皆重之楊則袒正服露楊衣玉藻云裘之楊也見美也君在則楊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唯有露楊衣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爲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也劒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劒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劒亦不敬也　注三罪禦衣袒裘帶劒正義曰三者皆偏僭於君故以此爲三罪衰向僭御耳比此爲輕知衰向非也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鈎伍相著）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左右也）

執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寘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請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子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是賤官）子穀曰觀丁父帥師實服隨唐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畛北至汝水開封）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禪竈言五及鶉火陳幸亡王
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
第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
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
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
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譟
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
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賁彌赦
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衛侯貞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
魚竆尾竆窮也尾赤也魚勞則尾赤衛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
後踰此皆繇辭疏衛侯至而譟正義曰北宮衛侯之別宮於是衛侯在南宮憂身在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北故此人北面向君而叫譟也其繇至後踰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爲流謂魚至水邊以喻衛侯將如此是貪逸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襲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襲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襲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冬十月
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
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嗣也嘖也初公
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前
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
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
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上言踰後踰戎州人
及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北故此人
刀自後踰戎州人殺

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騶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公子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第平公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在十年發陽之役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肅也肅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肅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疏注肅武至可執○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鄫衍之役哭公子姑曹揩規杜過非也宋皇瑗之子慶

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鄫般邑以與之鄫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慶將納桓氏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雖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慶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如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如子仲妻慶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召之召令還召令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慶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慶則不可知公執之執慶皇瑗奔晉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疏注言宋至從子○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巴人伐楚圍鄢鄢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如志何卜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尹勤先君者也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越象奔吳師皆然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鄖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憲王知志（知用其慮）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疏（夏書至元龜）正義曰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耳雉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唯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杜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合周禮謂斷爲蔽斷是蔽爲斷也昆後也釋言文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鄭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前職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爲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教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葬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選子）疏（注言敬王）正義曰自十六年以來經文已終傳無所解當時之事亦不書記所記者爲終葬弘前事叔青如周訃不應錄爲終葬弘

孟僖子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叔孫向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

三年先主簡子脩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竹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言則行不見惡行則止時止于則止簞小筒　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簞筍方曰筍宣三年趙盾見餓人爲之簞食注云簞筍也不言小此言小筍者以盛珠之器不宜與盛飯器同故云小耳對曰至謗言　正義曰爲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無惡不見怨惡言人無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無誹謗之言故得君子之名也杜解進退之由由時可行則行故有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易良豪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史黯行如此也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　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頗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佳來爲此會　口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前沿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先期至也齊閻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　息閻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　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　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　不敢勤齊僕爲帶除館也

而踰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顧顧是齊地行不出音而言遠者止爲魯不稽首而爲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大子革奔越正義曰革爲吳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父言之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越滅至以歸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告吳王曰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辭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也吾其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孫使仲孫何忌如宋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卑賤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姊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

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注景曹至祖母　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妙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爲桓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桓子之子父之外祖母辛故使卑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地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遠弔景公故繫其子小邾曹地故稱景曹正義曰彌者增益之義故爲遠也釋親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季桓子爲景公之舅景公爲康子父之舅氏也指子於景公爲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爲彌遠之甥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濼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公旗其詔余畏而反也又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臨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衆章曰君里政暴（衆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違言也（違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生曰餼）

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

疏

（展云變僞不信也杜云變過終言也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訓耳）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猶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華弟）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嘉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敎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僖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越討已故懼）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

郤也）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韅而登席（古者君解韅）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殺之（殺嘔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韅）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褚師出公戟其手（抵徙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士（恐死以得士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 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 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 以其帑賜彭封彌子 彭封彌子彌子瑕 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 少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 牙自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之 知揮爲內間 見子之 子之公孫彌牟之子 請適城鉏 彌使俳優毀己欲取厚也 而甚近邑 彌子瑕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 揮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 揮出信 信近之故得入 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鄙子士請禦之 鄙子士衛大夫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君君何 言不可改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 先君劇職也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鄙 鄙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 泠近魯邑 彌曰魚 足與請適城鉏 城鉏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 牙自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之 嫌揮爲內間 見子之 子之公孫彌牟之子 請適城鉏 彌使俳優毀己欲取厚也 而甚近邑 彌子瑕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 揮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 揮出信 信近之故得入 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鄙子士請禦之 鄙子士衛大夫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君君何 言不可改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逞欲 先君劇職也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鄙 鄙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 泠近魯邑 彌曰魚 足與請適城鉏 城鉏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 牙自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之 嫌揮爲內間 見子之 子之公孫彌牟之子 請適城鉏 彌使俳優毀己欲取厚也 而甚近邑 彌子瑕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 揮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 揮出信 信近之故得入 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鄙子士請禦之 鄙子士衛大夫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君君何 言不可改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逞欲 先君劇職也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蒲近晉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鄙 鄙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鄆也郭重僕僕爲公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壽酒上惡郭重曰何肥也譬毀其貌季孫曰請飲之飲罰垛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墮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鞅起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

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司城子路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悔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悖很也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胠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子期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也姪期而不得加戮故勑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孫鞅起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忿期姊爲夫人者謎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

義曰衛世家謂輒爲出公季父黜殺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以城鉏與越人正義曰衛侯先居城鉏衛人得衛人申開守陴衛侯不敢入乃遷城鉏衛人城鉏與越者衛人賂遣於越雖公所在亦以與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女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胎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圉之後樂茂爲司城

筏樂洩之子樂朱鉏爲大司冦朱鉏樂輒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宦有寵若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之士千甲空澤宋邑甲士千人奉公自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出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晝計策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筏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紘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廬門宋東門北首死門外失國也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曰子潞子潞樂得樂筏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則甚焉使國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疏　注周元至養也正義曰宋世家云景公卒公子得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父元公孫糾糾父子禘秦禘秦即元公小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太子而自立其說昭公得立之所由與此不合亦以得爲昭公也　注北首死象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生者南鄉故以北首爲死象

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叢且曰吾其入乎于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叢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二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主四方）而國於何有（詩曰至順之道無強乎惟得賢人也若得賢人四方諸國順從之矣）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西平平陽縣）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康子病之（耻從）嬖人（不及與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言及子叢（思子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滑雨不涉（滑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喪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叢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

鄭之罪也十七年楚圍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恤憂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係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焉

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焉然後入之對曰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寡海其言不可復無及寡正義曰無陵侮寡少而橫及之也君子至入焉正義曰君子之爲謀也思其始思其中思其終三者盡無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入前人焉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陉氏有陉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慙知伯慙也遂喪之知伯命也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韓魏反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注悼公至悼公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圖人

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馬遷妄耳　注簡子至爲子　正義曰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簡子編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子卿趨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　注史記至七年　正義曰晉世家云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公之十年此又云出公既奔齊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公卒子出公鑿立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此事云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沒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蹑魏桓子之足其處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後麟之後二十七年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六

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

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

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大甲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正義曰王隱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揔

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銜璧王濬解其縛焚其櫬受降於是荆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杜預先遣牙門周旨等夜襲江陵城克之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東哲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廣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甚目録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蝕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史記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釐王之祖故安釐王之塚藏哀王時之書哀王二十一年是赦王之十七年并下秦韓趙楚燕齊之年皆史記六國

年表文也竹書說伊尹傳之事與今書序大乖唯以書序考正疑伏生昏忘虛傳此事又疑竹簡雜記之是取審今據古文尚書說伊尹之事與左氏符同明是竹書不可盡信杜以紀年記事大似春秋之經知古之史官記事如此爲其有益於左氏令人知左氏不妄故略記之以附集解之末

經傳正義都計壹伯肆萬壹阡伍伯叁拾字

經傳叁拾陸萬字

正義陸拾捌萬壹阡伍伯叁拾字

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臣趙　書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騎都尉袋臣李　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　著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　維

詳勘官登仕郎守高郵軍高郵縣令臣劉　燾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潘　慤

詳勘官朝請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陳　雅

詳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　炳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臣王　煥再校

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蕃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校
淳化元年庚寅十月　日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宋
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沔等進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龍
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辛仲甫
奉敕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東平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吕蒙正

左氏摘奇卷第一

隱公

元妃　惠公一一孟子　注元妃始適夫人也

繼室　一一以聲子生隱公

文在其手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一一一曰爲魯夫人

元年

驚姜　莊公寤生一一　注姜氏故名曰寤生

亟請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一一於武公公弗許

嚴邑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一一也他邑唯命　注嚴險

不度　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一一非制也君將不堪　注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

早爲之所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一一一一　注使得其所宜

寵弟　叔段共叔段二　注莊公娶于齊一一得臣之妹曰莊姜

貳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一於己　注鄙鄙邑貳兩屬

不暱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一一厚將崩　注不義於君不親於兄

完聚　卒乘　大叔一一繕甲兵具一一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注完城郭聚人民步曰卒車曰乘

失教　縱鄭伯譏一一也　注縱鄭伯譏

黃泉　鄭伯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一一無相見也　注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封人　潁考叔爲潁谷一一　注典封疆者

闕地　若一一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注隧若今延道

二年

不安　向姜一一莒而歸

三年

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一于虢　注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

交惡　周鄭一一　注兩相疾惡

可一於王公　注羞進也

保首領　若以大夫之靈得一一一以沒　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車僨　鄭伯之一一于濟　注既盟而過大風傳記異

東宮　衛莊公娶于齊一一得臣之妹曰莊姜　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老　其子孥與州吁游桀之不可栢公立乃一　注老致仕也

四年

脩怨　衛州吁立將一　先君之一於鄭

絲棼　以亂猶治一　而一之也

安忍　州吁阻兵而一一

兵猶火　一一一也弗戢將自焚也

定君　厚問一一於石子　注以州吁不安

固請　羽父請以師會之一一而行

王覲　石子曰一一焉可

五年

魚者　公將如棠觀一一臧僖伯諫

治兵振旅　三年而一一入而一一　注三年而大習振整也

六年

飲至　數軍實　歸而一一以一一一　注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略地　公曰吾將一一焉　注略掠攝迎行之名

釋憾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一一於宋敝邑爲道

七年

發幣　戎朝于周一一于公卿　注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八年

會期　齊侯將平宋衛有一一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

賜姓　天子建德因生以一一胙之土而命之氏

九年

嘗寇　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一一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　注嘗試也無剛不恥退覆伏兵也

衷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一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注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十年

師期　盟于鄧爲一一

討不庭　鄭莊公以王命一一不貪其土

十一年

宗盟　周之一一異姓爲後

軨　賴考叔挾一以走　注軨車轅也

棘　子都拔一以逐之　注棘戟也

大逵　及一一弗及　注逵道方九軌也

鑿弧　先登　頗考叔取鄭伯之旗一一以一一　注鑿弧旗名也

東偏　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一一　鄭公孫獲處許西偏　注偏鄙也

假手　共億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一一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一一其敢以許自爲功乎　注共給億安也

餬口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一其一於四方　注餬寄也說文寄食

請謁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一一焉　注謁告也婦人之父曰昏重昏曰媾

違言　鄭息有一一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注以言相違恨

不韙　犯五一一　注韙是也

相公

元年

渝盟　一一無享國　注渝變也

二年

持簿　衮冕黻珽　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一一釋文徐廣云手板

策勳　反行飲至舍爵一一焉禮也　注書勳勞於策

側室　諸侯立家卿置一一　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又十二年側室友子也又襄十四年側室友子之官

等衰　皆有一一　注衰殺也

三年

寵人　苟伯萬之母苟姜惡苟伯之多一一也故逐之

五年

拒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　注一方陳

不枝　蔡衛一一　固將先奔

集事　既而卒於王卒可以一一　注集成也

能軍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一一

六年

逞欲　今民餒而君一一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注逞快也

三時　謂其一一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注三時春夏秋

甲首　鄭大子忽大敗戎師一一三百以獻於齊　注被甲者首

饋餼　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一之一　注生曰餼

奔急　受室　師昏　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一齊之一而一一以歸是以一一也

八年

請下之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一一弗許而後戰　注下之請服也

隱疾　不以一一　注隱痛疾患

九年

夾攻　鄧人逐之背巴師而一一之

十年

賈害　周訪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一一也

十一年

濟師　莫救曰盍請一一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內寵大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曰所以取之君多一一子無一一將不立仲曰必取之君多一一子無一一將不立

十二年

采樵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則寡謀請無扞一一者以誘之　注樵薪也

三巡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一一數之　注巡徧也

十三年

狃　莫敖一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注狃忕也

假易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一一也　注天不借貸慢易之人

徇師　莫敖使一于一曰誅者有刑　注徇宣令也

不堪命　宋多責賂於鄭鄭一一一

十四年

致饔　春會于曹曹人一一禮也　注熟曰饔生曰餼

十五年

人盡夫也　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一一一一父一而已　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

十七年

疆吏疆事　齊人侵魯疆一一來告曰一場之一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復惡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固諫弗聽已甚矣　注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載君重為惡也

十八年

歸咎　魯人告于齊曰禮成而不反無所一一

兩政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一一耦國亂之本也　注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

宋李廷復校　葉

左氏摘奇卷第二

莊公

三年

判 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一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

舍信次 公次于滑凡師一宿爲一再宿爲一過信爲一

四年

荆尸 子 楚武王一師一爲以伐隨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戰也然則楚於此參用戰爲陳

心蕩 將齊入告大人鄧曼曰余一一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注蕩動散也楚爲小國至此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

六年

立衷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一一爲注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嘫齊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二甥曰亡鄧國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一一注若猶臏齊喻不可及

人將不食吾餘 鄧侯曰一一一一一對曰若不從三臣柳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爲取餘弗從

七年

麥苗 經秋大水無一一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嘉穀 秋無麥苗不言一一也注恭稷尚可更種

八年

請代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一一弗許故謀作亂

間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一公注伺公之間隙

喪屨誅 見犬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懼隊于車傷足一一反一屨於徒人費 注誅責也

九年

傳乘 公喪戎路一一而歸注傳乘乘他車

甘心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一一爲

十年

肉食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一一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戰勇氣也 夫一一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皐比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一一而先犯之 注皐比虎皮也

弗賓 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一一注不禮敬也

十一年

金僕姑　搏之　斬之　乘丘之役公以一一一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一一宋人請之宋公一一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注金僕姑矢名戲而相愧曰斬

罪己　臧文仲曰禹湯一一其興也悖焉

十二年

批　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一而殺之注手拔之也

輦　南宮萬奔陳以乘車一其母一日而至注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十四年

氣燄　人之所忌其一一以取之妖由人興也

伏罪　厲公入逐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一其一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一入又不念寡人

裹言　且寡人出伯父無一一注無納我之言

宗祏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一一注宗廟中藏主石室

行賂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一一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

繩　蔡哀侯爲莘故一息嬀以語楚于注繩譽也

十六年

良月　使公父定叔以十月入曰一一也就盈數焉注數滿於十

十八年

命之宥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一一一注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

名位　王命諸侯一一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注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逸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教游涌而一注涌水名閻教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十九年

大閽　常奉白刖楚人以爲一一注若今城門校尉官

二十年

樂禍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一一也

不舉　司冦行戮君爲之一一而況敢樂禍乎注去盛饌

二十一年

效尤　鄭伯一一其亦將有咎

盤鑑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一一予之注盤帶而以盤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

二十二年

獲宥　寬政　貪擔　官謗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於一一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也辭林之臣幸若一一及於一一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一一

卜晝卜夜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一其一未一其一

酒以成禮　君子曰——不繼以淫義也　注夜飲為淫樂

鳳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　吉是謂——皇于飛和——鏘鏘

光遠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而自他有耀者也

兩大　姜大猷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陳衰此其昌乎　注姜姓之先為堯四嶽

二十三年

不然　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　注不然不用命

富子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忠之士薦曰去——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注二族之富強者

二十四年

宗婦　經大夫宗婦覿用幣——　注——同姓大夫之婦

二十七年

歸寧　杞伯姬來——也　注寧問父母安否

展義　天子非——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二十八年

旌伐　可以威民而懼戎且——君——　注旌章也伐功也

廣漠啓土　狄之——於晉為都晉之——不亦宜乎　注廣漠狄地之曠絶也言達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

盡振萬　楚令尹子元欲——丈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焉　注盡惑以淫事振動也萬舞也

未亡人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尊諸仇讎而於——之側不亦異乎　注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達市　伐鄭衆車入自純門及——　注郭內道上市

閟門　——不發楚言而出　注閟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

二十九年

戒事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也　注謂今九月周十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畢戒民以土功事

致用　火見而——　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蔡作之物

裁　水昏正而——日至而畢　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三十年

毀家　鬬穀於菟為尹自——以紓楚國之難　注毀滅也

三十一年

獻戎捷　齊侯來——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二年

涼德　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號多——其何土之能得　注涼薄也

閟　初公葬惠公卜宅卜葬兆皆吉卜閟吉　占曰——　注閟神也

女公子　雩講于梁氏——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　注女公子子般妹

投蓋　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棰有力焉能一一于稷門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楠皮覆門上

閔公

元年

宴安酖毒　狄人伐邢嘗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一一一不可懷也請救邢

魯秉周禮　公曰一可取乎仲孫湫對曰不可猶一一一周禮所以本也

心無瑕　訪曰一苟一一何恤乎無家

筮仕　初畢萬一一於晉遇屯之比

二年

兩社　文在其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一一為公室輔及生有一一一一曰友遂以命之注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鶴乘軒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一有一一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　注軒大夫車

甚敗　及狄人戰于熒澤衛侯不去其旗是以一一衛侯歸衛公乘馬依服五一

稱　齊侯歸衛公乘馬依服五一注衣單複具曰稱

魚軒　重錦　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注一一夫人車以魚皮為飾一一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冢祀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一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監撫　冢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國政　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一一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　注國政正卿

時卒　今命以一一閔其事也注冬十二月閔盡之時

阻之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一一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內讒　違之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一一不如一一注違去也

忘亡　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之虛邢遷如歸衛國一一　注忘其滅亡之困

僖公

元年

國惡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ㇾㇾ禮也

二年

假道　外府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ㇾㇾ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

請罪　敢請假道以ㇾㇾ于虢注問虢伐已以何罪

度猶ㇾ也

起師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ㇾㇾ虢

漏師　齊寺人貂始ㇾㇾ于多魚注漏淺柏公軍事

天奪之鑒　益疾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士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ㇾㇾㇾ而

ㇾ其ㇾ也

注鑒所以自照驕則生疾

三年

勤我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ㇾㇾ桑德不祥注勤恤鄭難

蕩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ㇾ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遂公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注蕩搖也

四年

風馬牛　唯是ㇾㇾ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

五侯九伯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ㇾㇾㇾ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ㇾ我先君ㇾ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賜履　共給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ㇾㇾ

屏蔽　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ㇾㇾ其可也注屏草蔽

薰蕕　一ㇾㇾ十年尚猶有臭

成謀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ㇾㇾ

五年

日南至　書雲　ㇾㇾㇾ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ㇾㇾ物

尋師　三年將ㇾㇾ焉注尋用也

一國三公　過而賦曰狐裘尨茸ㇾㇾㇾ吾誰適從

不校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ㇾ徇曰校者吾讎也披斬其袪　注袪袂也

反已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ㇾㇾ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

一之謂甚　宮之奇諫曰ㇾㇾㇾ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據我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ㇾㇾ注據猶安也

均服振振　童謡云ㇾㇾㇾ注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六年

釋縛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進伯對曰昔武王克
厥微子啓如是武王親一其一受其璧而祓之

七年

朝不及夕　一一一一　何以待君

不女疵瑕　求多　中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
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予取予求一一一一也後之人將一一於女
注大責望也

三良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一一為政未可間也

招攜　管仲曰一一以禮懷遠以
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八年

示弱　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來狄荒于采桑里克曰期年狄必至一之一矣

九年

後命賜級　王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宰孔曰且有一一天
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一一一　注級等也

天威咫尺　齊侯對曰一一
不遠顏一一

余　小白一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注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無勤於行　宰孔遇晉侯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
略君務靖亂一一一晉侯乃還

復言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叔吾與先
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一一而愛身乎

十年

重問　荀鄭言於秦伯曰吾甥卻稱冀汋賢為不從若一一以
召之臣出晉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注問聘問之幣

違禍　失衆焉能殺一一誰能出君
注謂辟禍也

十一年

長世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
以一一

十二年

平戎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注平和也

賤有司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管仲辭曰臣一一一也

若節春秋　有天于之二守國高在一一一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注節時也

十三年

怒未怠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
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一一其十年乎

蓐饑　重施　晉一一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與諸乎對曰一一而報君將何求

行道　救災恤鄰道
也一一有福

輸粟　秦於是乎一一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

背施　幸災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一一無親一一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

十五年

閉糴　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一之一

寇深矣　晉侯謂慶鄭曰一一一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鬬士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一一一倍我

輅　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一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拔舍　晉大夫及首一一從之　注找草舍止

食言　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怨也我一吾一背天地也　注食消也

爰田　晉於是乎作一一　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賓之衆

州兵　晉於是乎作一一　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隱慝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於是震氏有一一焉

饋粟　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一之一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隕星　春隕石于宋五一一也

十六年

今茲　內史叔興曰一一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注今茲此歲也

失問　退而告人曰君一一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十七年

宦女　及子圉西質妾焉一一焉　注宦事秦爲妾

好內　妬夫人　齊侯一一多內寵內嬖一一一者六人

十九年

薄德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爲諸侯義士猶曰一一　注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師興而雨　衛大旱寧莊子曰昔周饑克黎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封邢乎一一一一

因壘而降　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一一一一

二十年

以欲從人　臧文仲曰一一一一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

旱備務穡　勸分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一一務也巫尪何爲　注穡儉也一一有無相濟

二十二年

侍執巾櫛　婢子　晉太子將迷歸謂毓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一一一一以固

于也
注一一婦人之卑稱

蓬藋有毒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君其無罰邾小一一一而況國乎

重傷　二毛　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一一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也其

缺不鼓不成列
注一一頭白有二色
何以報君

勍敵　胡考　子魚曰君未知戰一一之人阨而不列天贊我也雖及一一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注勍強也胡
考元老之稱

鼓儳　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刊　州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一一可也　注儳嵏未整陳

不没　楚王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一一乎
注不以壽終

二十三年

貴仕　楚臣得臣伐陳還于文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一一其人能靖者與有貴
注貴仕貴位

策名　一一委質貳乃辟也
注名書於所臣之策

逃禍　趙衰將適齊揖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嫁則一一焉
注寺人披奔人故稱刑臣

紀綱之僕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一一一
撫於晉下一一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一一一一

蠆妾　四方之志　將行謀於桑下一一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貳　偪奪之妻曰夫人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抹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一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

反璧
注自貳自別異於曹

同儕　過子弟　晉郤一一其一一一國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

波及　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一一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不獲命　周旋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一一一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一一

奉匜　秦晉匹　降服而囚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一一也何以早我公子懼一一一一沃盥既而揮之怒曰一一注匜沃盥器也揮洒也降服去上服

二十四年

羈紲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一一一一從君遊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
注羈馬羈紲馬繮

中宿　女為惠公來求故余命女三宿女一一至

刑臣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一一　注寺人披奄人故稱刑臣

紀綱之僕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一一一一
撫於晉三千人實一一一一

守藏　初晉侯之豎頭須一一者也

内子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以叔隗為一一而己下之
注卿之嫡妻為内子

貪天之功　偕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

縣上之田　晉侯求之不獲以｜｜滿｜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不咸　昔周公弔二叔之｜｜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注咸同也

懿親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注懿美也

報者倦矣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
｜｜｜施者未厭　注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

貪惏　狄固｜｜
王又啓之

女德　**婦怨**　｜｜無極｜｜無終狄心為志
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

豐厚　鄭伯將享宋成公問禮於
皇武子對曰｜｜可也

蒙塵　王使來告難臧文仲對曰天子｜｜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注官守王之羣臣

得仕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
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

二十五年

巡城　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
｜｜披以赴外殺之

勤王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降心　天子｜｜以逆
公不亦可乎

親姻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
以威四夷此誰非王之｜｜也其俘之也

隕入　秦人過析｜｜而係與人
注隕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為克析得其四俘者皆而傳城

二十六年

室如縣罄　齊侯曰｜｜｜｜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注如而也居室而資糧野盡在野無蔬食之物

股肱　**盟府**　昔周公太公｜｜同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

保聚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相之功我敢邑用不敢保聚
注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

二十七年

易資　伐原以示之信民｜｜者不求豐焉
注不詐以求多

二十八年

謀元帥　｜｜趙衰曰郤穀
可說禮樂而敎詩書

上德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也
注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

舍墓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
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滿將授冢兇兇恐懼聲

獻狀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注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報施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而免其族｜｜也

熬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熬僖負羈氏
注二子有從亡之勞｜燒也

距躍曲踊百　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來
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

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注一一超越也一一跳踊也一猶躍也
天假之年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一一一一而除其害
軍志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注一一兵書
間執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注一一猶塞也
亢讎　其衆素飽
搏　監
寓目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
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一一焉
詰朝　戒爾車乘敬爾軍事詰朝相見
注一一平旦

韅靷鞅靽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注在背曰一在胷曰一在腹曰一在後曰一言駕乘脩備
館穀　晉師三日一一
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駟介　徒兵　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注一一四馬被甲一一步卒
策命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一一晉侯爲侯伯
注以策書命
糾逖王慝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一一一一
注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
弁冕　楚子玉爲琼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
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　注一以鹿子皮爲之琼
玉以飾弁及纓
水草之交曰一
糞土勤民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一一
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令尹其
不一一實自敗也
奉己　爲吕臣實爲令尹一
一而已不在民矣
扞牧圉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一一一
注牛曰牧馬曰圉
捉髮　叔武將沐聞君
至喜一一走出
風于澤　奸命　城濮之戰晉中軍一一一亡大旆之左旃
祁瞞一一司馬殺之　注牛馬因風而走
振旅愷　授馘　一一以入于晉獻俘一
一飲至大賞徵會討貳
深室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一一
注別爲囚室

納橐饘　寧子職一一一爲
注寧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也
貨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
一一一使曰以曹爲解

二十九年

芻米　春介葛盧來朝公在
會饋之一一禮也
燕好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注一燕禮也一好貨也

三十年

縋　晉侯秦伯圍鄭燭之武夜縋而出
注一縣城而下
陪鄰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一一鄰之厚君之薄也　注陪益也

東道主　若舍鄭以為一一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白黑形鹽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一一一一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彖其德羞嘉穀鹽虎形注白黑熬黍

三十一年

求婦　經杞伯姬來求婦注自為其子成昏

三十二年

北門之管　杞子自鄸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一一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注管籥也

中壽　**墓木拱**　寒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一一之一一矣　注合手曰拱

收爾骨　寒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一一焉

三十三年

輕脫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來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一則寡謀無禮則一　注脫易也

先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一牛十二犒師注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淹　不腆敝邑為從者之一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注淹久也積芻米菜薪

遽　且使一告于鄭注傳車

脯資餼羶　吾子淹久於敵邑唯是一一一一竭矣注資糧也生曰餼羶牛羊豕

天奉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一一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　注奉與也

暫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盟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注一猶卒也墮毀也

嚚臣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孟明絺首曰君之惠不以一一釁鼓使歸就戮于秦　注嚚因釁也

一眚　秦伯曰且吾不以一一掩大德　注眚過也

饘之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一一　注野饋曰饘

取節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一一焉可也　注不以其惡而弃其善取其善節

小寢　**即安**　公如齊朝反薨于一一一一也　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半涉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大孫伯曰晉人無信一一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

宣言　陽子一一曰楚師遁矣遂歸

左氏摘奇卷第三

宋李廷復校　十四葉

左氏摘奇卷第四

文公

元年

能相人　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徐敎
　閱其一一也見其二于焉

收子　叔服曰穀也食于難也收子
　注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一一葬子身

豐下　穀也一一必
　有後於魯國

正時　先王之一一也履端於
　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古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一古者越國而謀
　注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

齒　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一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注齒年也

忍人　且是人也蠆目而豺聲一一也不可立也
　注忍行不義

役夫　江芈怒太子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注呼發聲一一賤者稱

環列　楚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一一之尹
　注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外援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
　要結一一好事鄰國以衛社稷

二年

死所　狼瞫爲右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
　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一一
害上不登明堂　周志有之勇則一一一於一一
　注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

之士不
得升

共用　死而不義非勇也一一之謂勇
　注共用死國用

念德不怠　孟明增脩國政趙成子
　曰一一一其可敵乎

新鬼故鬼　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
　時年又長故鬼
　閔公死時年少

下展禽　織蒲　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注知柳下惠之
　賢而使在下位

虛器　作一一謂居蔡山節藻梲也
　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三年

焚舟　秦伯伐晉濟河一一
　注示必死也

四年

出次　過數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一一不舉一一
　注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肆業　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
　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一一及之也

朝正　當陽　昔諸侯一一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一一諸侯用命也　注朝而受政教也

敵愾　覺報　諸侯一王所一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矢千以一一宴　注覺明也以明報功宴樂

取戾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一一

五年

天爲剛德 寗嬴曰陽處父以剛一一一一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六年

正法罪 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一一一 注輕重當

治舊洿 注治理洿濊

出滯淹 注拔賢能

爲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注以人從葬

著之話言 注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

長君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一一 注先軫曰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

震 賈季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一之有 注震威也

敵惠敵怨 前志有之曰一一一一一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注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怨

介寵 一人之一非勇也 注介因也

棄時政 閔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閔朔一一一也何以爲民

七年

庇廕 尋斧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一出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諺所謂庇爲而縱一一焉者也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言猶在耳 穆嬴日抱太子哭于朝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今君棄之若何一一而棄之若何

蓐食 宣子背先蔑而立靈公以梁弱侯師及壐除訓卒利兵秣馬一一潛師夜起 注蓐食早食於寢蓐也

同寮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爲寮臣嘗一一敢不盡心乎

義之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一一也將何見焉 注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

冬日 夏日 賈季對曰趙衰一一之日也趙盾一一之日也 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示威 示懷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一一服而不柔何以一一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注盍使賢者歌吾子乎

珍之 衆仲會晉趙孟盟于衛雍書曰公子遂一一之 注珍之貴也

八年

不恪 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卻不書饑也以懲一一 注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遷怒

九年

強死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二君皆將一一城濮之役子西縊而馹絕五月殺鬬宜申 注宜申子西也

十年

孟 楚鄭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 注一田獵陳名

扶當官而行 命夙駕載櫬宋公遣命無畏一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戕也子舟曰一一一何殭之有

十二年

不腆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衰仲辭玉對曰一一敝器不足辭也
注腆厚也

固軍　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鄧以待之
不能久請深壘一一以待之

側室　不在軍事　弱　趙有一一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一一一一　注側室支
子一一年少也未嘗涉知軍事

肆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注一一暫住而退也

坐甲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一一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乃皆出戰交綏

交綏　趙穿獨出宣子曰秦晉志未能堅戰而兩退故曰一一
注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兩軍之士皆一一也明日請相見也

未慙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一一也明日請相見也
注慙缺也

十三年

履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一一士會之一於朝　注躡士會足欲使行

贈策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統朝一之以一曰子無謂秦無人吾策適不用也　注策馬棰

十四年

蓄憾　齊商人拽舍而契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一一
注憾恨也

夫己氏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禍政也終不曰公曰一一一一
注猶言甲某

十五年

亞旅　敏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瑒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一一魯人以爲一　注亞旅上大夫也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致美　公孫敖卒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一一
注怨敖取其妻各盡其美義乃終

救乏賀善　一一一弔災恤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等威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一一古之道也

十六年

俟間　及齊平公有疾使李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一君一　注閒疾瘳

振廩同食　庸人叛楚楚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注一發也一倉也一一上下無異饌也

乘駟　庸人不設備楚子一一會師于臨品
注駟傳車也

饋詒　羞珍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一一無不事也

數材人　無日不一於六鄉之門國之一一
注數不疏

官近棄官　子身之貳　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一一懼及焉一一則族無所庇一一一一也姑紓死焉
注意諸壽之子

君祖母　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諸侯誰納我
注一一諸侯祖母之稱

十七年

執訊　音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注一一通訊問之官

克減　一一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注減損也難未盡而行

蔵陳事　寡君又朝四一一一　注蔵勑也勑成前好

畏首畏尾　古人有言曰一一一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　又曰一一一一一　注音所葅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鉏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鉏而走險急何能擇　注一一疾走貌

逃命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一一　注一一通

語偷　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一一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注偷猶苟且

十八年

令龜　惠伯一一　注以卜事告龜

私事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一一襄仲　注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馬矢　襄仲以君命召惠伯敗而埋之一一之中

奉以周旋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一一一一弗敢失墜

無禮者誅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一一於其君一一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主蔵　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　注一一以掩賊爲名

九刑　在一一不忘　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

還覲　行父一一告僕莫可則也　注還猶周旋

八愷八元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謂之一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一一　注八愷即垂益尚舉陶之倫八元即授契朱虎熊羆之倫

世濟　此十六族也一一其美不隕其名此三族也世濟其美增其惡名　注濟成也

不友　頑罵一一是與比周謂之渾敦　注謂騃兇不開通

以誣盛德　服虔蒐慝一一一一謂之窮奇　注謂共工行窮好奇

話言　不知一一徹很明德謂之梼杌　注話善也謂錄頑凶無畴匹

冒貨　積實　貪于飲食一于一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一一不知紀極謂之饕餮　注貪財爲冒貨食爲殘

檮杌　投諸四裔以一一一一　注檮杌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

同心戴舜　天下如一一一一一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大功二十　舜有一一一一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

左氏摘奇卷第四

宋李鼎祚校　葉

左氏摘奇卷第五

宣公

元年

求成　晉欲一一於秦趙穿侵棠秦弗與成

驟諫　晉侯侈趙宣子為政一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

果殺　戎昭一一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殺易之戰也

賙昔之羊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一一一一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

非人　君子謂羊斟一一也以其私憾敗國珍民

文馬　宋人以兵車百乘一一百駟以賙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注文馬畫馬為文告城門而後入

合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注叔牂羊斟也甲蝕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叔牂言畢奔會一猶荅也

巡功　植　宋城華元為植一注一將主也

于思　城者謳曰睪其目睭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注一一多貌皖

則那　使其驂來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一一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注那猶何也

卩衆　華元曰去之夫其一一我寡

鄣牆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一一雕牆畫也

宦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注一仕也

三年

問鼎　楚子一一之大小輕重焉　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

神姦不若　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一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一一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注若順也

載祀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注一一皆年

卜世卜年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一一三十一一七百天所命也　注一一天使與己蘭曰

國香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一一人服媚之如是　注媚愛也

元寵　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一一　注元極也

四年

食指異味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一一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一一　注第二指也

染指　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　子公怒一一於鼎嘗之而出

狼子野心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熊虎之子有一一一一其可畜乎　狀而豺狼之聲訪曰一一一一其可畜乎

丁寧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　注汰過也一一鉦也

簞轂　又射汰輈以貫簞轂　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遣人執簞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一一

五年

君天也　箴尹曰一一天可逃乎　注箴尹官名

無後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一一何以勸善

八年

反馬　扶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洮也冬來反馬也　注禮送女留共送馬嫌不敢自安三月遣使一一

以盈其貫　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一一一一將可殪也

十年

玉帛之使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所有一一一一者則告不然則否　注謂侯之大夫違命出奔

斲棺　鄭人封曲公之亂一子家之一而逐其族　注以喻君故也斲諱其棺不使從卿禮

十一年

封人慮事　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注一一其時主築城者一一謂計功

量功命日　注命作日數

分財用　注財用築作具

平板榦　注榦楨也

稱畚築　注量輕重畚盛土器

程土物　注爲作程限

議遠邇　注均勞逸

略基阯　注阯城足略行也

具餱糧　注餱乾食也

度有司　注謀監主

不愆于素　事三旬而成
一一一一
能勤有繼　卻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一一一一
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轅　叔夏愆舒一諸梁門
注車梨也
縣公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諸侯一一皆
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注楚縣大夫
皆僭稱公
踐田　柳人亦有言曰牽牛以一人之一而奪之牛
寧牛以踐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取諸其懷　吾儕小人所謂一一一而與之也
注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

十二年

守陴　楚子圍鄭一一者皆哭
注陴城上陴倪
敢布腹心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使改事君唯命於九縣君之
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一一一君實圖之
勦民　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相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一一焉用之　注勦勞也
觀釁　隨武子曰會聞
用師一一而動
追蓐　前茅慮無　荀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一一一一中權後勁
注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
慮有無也或曰時
楚以茅為旌識
整軍經武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一一而一乎

烈所　撫弱耆昧以
務一一可也
臣力　駟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一一也
非夫　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一一也命為軍帥而
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　注非丈夫
惡有所分　韓獻子謂桓子曰駟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一一一一
飲馬　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一一於河而歸
南轅　令尹一
反旆
討　楚自克庸以來其軍無日不一國人而訓之
注討治也
百克　藍縷　民生在勤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一一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一一
以啓山林筚之曰一一一一勤則不匱
注篳路柴車藍縷敝衣
楚棠　子良鄭之良也
師叔一之一也
師直為壯　子犯有言曰一
一一曲為老
各徒　知季曰原屏
一之一也
實其言　趙莊子曰樂伯善哉
一一一必長晉國
淹久　楚少宰如晉師曰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一一
候人　隨季對曰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之
鄭豈敢辱一一　注謂伺候望敵者
行人失辭　駟子以為詢使趙括從
而更之曰一一一一

遷迹　寡君使羣臣ㄧ大國之ㄧ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進命

致師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ㄧ晉ㄧ注單車挑戰

敢　兩馬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ㄧㄧ代御執轡御下ㄧㄧ掉鞅而還　注敢矢之善者兩銜也示閒暇

麗龜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棄興於前射棄ㄧㄧ　注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惡來　士季曰備之善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ㄧㄧ有備不敗

軍衛不徹警　且雖諸侯相見ㄧㄧㄧ

罪無所歸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非加而師

十四年

成勞　室其子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衛人以爲——復——使復其位
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襲父祿位

鄭昭宋龔　申舟以孟諸之役怨宋曰——晉使不害我則必死
注——我也

鄫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我也

投袂　室皇　楚子聞之——而起屨及於——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注投振也袂袖也室皇寢門閫

十五年

薦賄　誅而——則無及也

鞭長不及馬腹　晉侯欲救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之——天方授楚未可與爭

納汙藏疾　高下在心川澤——山藪——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樓車　登堵——使呼宋人而告之
注樓車車上望櫓

制命　承命　解揚曰君能——爲——義臣能——爲信

獲考　寡君有信臣下臣——死又何求
注考成也

棄言　申舟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爲
注——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何利之有焉

築室反耕　申叔時僕曰——者必聽命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

城下之盟　華元曰澤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我無爾詐　宋及楚平盟曰——爾無我虞

三俘才　鄭舒有——伯宗曰俘才雖多何補焉

反德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爲亂亂則妖災生

力人　魏顆敗秦師于輔代杜回秦之——也

治命　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余是以報

天奪之魄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矣

十六年

稱　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遠
注——舉也

幸民　善人在上則國無——

殽烝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武子私問其故
注烝升也升殽於俎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

十七年

帷婦人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使觀之

舉言　——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注舉亦皆也

過悔　——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何利之有焉

老耼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耼乎注一致仕一解也欲使卻子從政

十八年

張　公豫歸父欲去三桓以一公室

左氏摘奇卷第五

宋李寯校　十二葉

成公

元年

同我　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一一也　注同共也

逞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注一解也

二年

膊鼓士陵城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一諸城上齊侯親一一三日取龍注膊磔也

少須　石城子曰師敗矣子不一一來懼盡注欲使須救

繁纓　惜也　器名　仲叔于奚請一一以朝衛人許之仲尼聞之曰一一不如多與之邑唯一與一不可以假人

無能爲役　克於先大夫一一一一注不中爲之役使

分謗　韓厥子斬人卻子使速以徇曰吾以一一也

與師　無所辱命　使孱臣請於大國無令一一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一一一一注與衆也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

桀石　桑本　賈勇　齊高固入晉師一一以投人禽之而桑其車縶一一馬以徇齊壘

曰欲勇者一余餘一
注禁捨也貴費也言已勇有餘欲貴之

翦滅　朝食　介馬　齊侯曰余姑一一此而一一不一一而馳之
注翦盡也介甲也

師之耳目　張侯曰一一一一
吾旗鼓進退從之
注一一在

掔甲　一一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注掔貫也即就也

越　射其左一于車下
注越隊也

寓乘　綦毋張乘車從韓厥曰請一一
注寓寄也

屬　韓厥曰下臣不幸一當戎行
注屬適

承乏　敢告不敏攝官一一
注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無疆之欲　齊侯使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封內盡東其畝對曰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一一一一

五伯　一一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役事也

棄敗　敢告不敏攝官一一
注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餘燼　借一　于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一一
注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

借一　吾于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
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于又不許請收合
一一背城一一
注墟火餘欲於城下復借一戰

賦輿　籍口　晉人許之曰舜臣帥一一以為魯衛請若苟有
以一一而復於寡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注賦輿猶兵車
籍猶復白也

師期　楚共王將禦陽橋之役使
屈巫聘于齊且告一一
注楚共王將禦陽橋之役使
告之曰非禮也一一
注三吏三公也籍書也

三年

盡室　錮之　巫臣一一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
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一一王
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
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

屬耳目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乃為吾望爾也乎對曰
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一一焉是代帥受命
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注武子士會文子之父

大戶　已責　楚令尹子重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先君莊王
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
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注一一閱民戶口一一索道責

強冠　敖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
公為右二君弱皆一一之

執鄫　執鉞　織紝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鄫執
鉞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
注一一匠人一一女
工一一織縞布者

不宴　楚師及宋公衛孫蒯子反不恭數年
之一一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
注宴樂也

不式王命　王略　晉侯使韋朝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
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侵敗一一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命卿　不使一一鎮撫王室而翼
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三吏　勿籍　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一一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王以翼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一一
注三吏三公也籍書也

外臣　知罃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一一首　注稱於異國君曰外臣

宗職　若不獲命而使嗣一一其祖宗之位職　注嗣其祖宗之位職

服改矣　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一一一　注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

厚誣　鄭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注小人不可以一一君子

善視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一一之如實出己

四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一一一其心必異

非我族類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一一乎

字我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一一乎　注與魯異姓字愛也

五年

人各有能有不能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一一一一一一一

餫　宣伯一諸轉注野饋曰餫　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辟重捷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一一曰辟傳重人宣孟趙盾言三代亦有邪辟之但賴其待我不如一之速也　注重載之車捷邪出

鼓譟　宋公子圍鄭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一一以出鼓譟以復入　注出入輒擊鼓

六年

墊隘　重馳　韓厥于曰鄶氏土薄水淺民愁一一於是乎有沈溺一一之疾

流惡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一一其一

國饒　近寶　山澤林藪國之寶也一一則民驕佚一一公室乃貧　注稱於異國君曰外臣

遷戮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一一也　注遷戮不義

成師　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注六軍悉出故曰一一

酌於民　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子為大政將一一一者也　注酌取民心以為政

善鈞從衆　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一一一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

七年

奔命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靖恩敖君而多取不事余必使爾罷於一一以死

上國　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一一　注上國諸夏

八年

無後　辟王　前哲　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一一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一一頓一一以光也　注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言三代亦有邪辟之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

在夷　蔑有　莒子曰辟陋一一其孰以我為虞對曰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一一

重閉　勇夫一一況國乎

事無二成　文子不可曰一一一一　注公私不兩成

九年

致女　夏季文子如宋一一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重勤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敢拜大夫之一一

兵交使在其間　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蹻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一一一一一一可也

南冠　見鍾儀注南冠楚冠縶拘執

稅之　泠人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一一問其族對曰一一也　注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二事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一一注言不敢學他事

南音　使與之琴操一一

朝夕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王夕于侧也　注嬰齊令尹子重侧司馬子反

恃陋　浹辰　而楚克其三都　注浹辰十二日

蕞萃　代匱　詩曰雖有姬姜無棄一一凡百君子莫不一一　注姬姜大國之女蕞萃陋賤之人

十年

大厲　搏膺　晉侯夢一一被髮及地一一而踊

不食新　公曰何如曰一一矣　注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爲之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一一　注緩醫名爲猶治也

良醫　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一一也

肓膏　達之　其一曰居一之上一一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攻之不可一一不及　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欲麥　晉侯一一使甸人獻麥

十一年

饋人　如廁　一一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一一腸而卒　注張腹滿也

忠爲令德　一一一一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十二年

不聘　卻犨來聘且泄盟聲伯之母一一　注不聘無媒禮

如　穆姜曰吾不以妾爲一　注昆弟之妻相謂爲如

外弟　外妹　聲伯以其一一爲大夫而嫁其一一於施孝叔　注外弟管于奚之子爲魯大夫

失儷　鳥獸猶不一一子將若何　注儷耦也

伉儷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一一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注伉敵也

撫封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一一　注各撫有其封內之地

質信　范文子曰齊盟所以一一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　注齊一心質成也

加戎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曰凡晉楚無相一一好惡同之

金奏　一一作於下　注擊鐘而奏樂

如天之福伐此　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賜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一一一一兩君相見何以一一

享宴之禮　一一一一事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

朝而不夕　百官承事一一一一　注不夕言無事

爭尋常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以盡其民
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十三年

將事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不敬
禮身之幹　郤氏其亡乎———
——也敬身之基也
受天地之中以生　劉子曰民———————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
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
悔于厥心　又不能成大勳而禍
韓之師亦———

跋履山川　文公躬擐甲胄————
注草行爲跋
大造　文公弗懼紾靜諸侯秦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于西也
逞志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穆公是以不克——于我　注逞快也
蕩搖　帥我墊賊以來——我邊
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引領　及君之嗣也我君
景公——西望
悔禍之延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
注延長也
不祥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背棄盟誓
注祥善也
應且憎　晉將伐女狄——是用告我
注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

備聞此言　諸侯———斯
是用痛心疾首
盡布　敢——之執事俾
執事實圖利之
帥乘　孟獻子曰晉——和師必有大功
注帥君帥乘車士

十四年

宗卿　是先君——之嗣也
注同姓之卿
春秋　——之構微而顯婉而成章盡而
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聳懼　吾不獲辱也使主社稷
大夫閒之無不——

十五年

非吾節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爲君———也
庇身　信以守禮
禮以——
盜憎主人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
——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

雨木冰　經春王正月———
注冰封着樹
立俟　范文子曰若唯鄢叛
晉國之憂可——也
戰器　申叔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之——也
外內無患　文子曰今三軍服矣敵楚而已唯聖
——由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壓　甲午晦楚囊
丨晉軍而陳

輕寇　樂書曰楚師丨
丨固壘而待之

天忌　巢車　蔣不必良以犯丨丨我必克
之楚子登丨丨以望晉軍

違淖　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丨於丨
注淖泥也違辟也

離局　且侵官冒也失官
慢也丨丨吝也

掀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丨公以出於淖
注掀舉也

蹲甲　猶砥之黨與養由基丨丨而射之徹七札焉
注蹲聚也一發連七札

趨風　見楚子必下免胄而丨丨
注疾如風

問事之勞　楚子使工尹襄丨之以弓曰方丨丨丨也
注問遺也彭盛也

肅　禍事之故敢丨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注肅手至地若今揖

攝飲　令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聽事而食言
不可謂暇請丨丨焉　注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執榼承飲　使行人丨丨丨丨造于子重
注承奉也

申禱　苗賁皇侑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
固列蓐食丨丨明日復戰　注申重也

敢不義　大夫命側側丨丨丨
注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

東諸侯　卻犨將新軍且爲公
族大夫以主丨丨丨

未弭　國人曰若之何憂猶丨丨
注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于臧所謂憂未息

鎮公子　亡曹國社稷之丨丨丨

私布　豈獨遺諸敵邑敢丨丨之

失軍　鄭于罕宵軍之
宋齊衛皆丨丨

季孟　欒范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丨丨猶晉之有丨丨也政令於是乎成
注范宣子

晉政多門　今其謀曰丨丨
丨丨不可從也

常隸　郤犨曰吾爲子靖邑封曰嬰齊奔卑
注隸賤官

相二君　忠　季孫於魯丨丨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丨乎

虛其請　于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若丨丨是棄善人也

伐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驗稱其丨
注伐功也

十七年

祈死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丨丨
注祝宗主祭祀祈禱者

謫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丨我
注謫楚責也

索客　高鮑慰守及還將至閉門而丨丨
注蒐索備姦人

知不如葵　仲尼曰鮑莊子之丨丨
丨丨葵猶能衛其足

覘之　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丨丨信
注覘伺也

結衽　袖戈丨丨而偽拯者
注衽裳際

殺老牛莫之敢尸　古人有言曰一一一一一一一而況君乎
注尸主也

十八年

始願不及此　周子曰孙一一一一一
雖及此豈非天乎

無慧　不辨菽麥　周子有兄而一一一能一一一
注菽大豆也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益世所謂白癡

振廢滯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一一一
注起舊德

民譽　凡六官之長皆一一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吾憎　大國無厭鄙我猶一然而收一一使贊其政
注憎猶憾不

勤之　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一一
注勤恤其急

披地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一其一以塞夷庚
注披猶分也

左氏摘奇卷第六

宋李安溪校　十二葉

襄公上

元年

徒兵　敗其一一於洧上
注徒兵步兵

二年

索馬牛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一一一皆百匹
注索簡擇好者

羨糧　初穆姜使擇一一以自爲槨與頌琴
注糧梓之屬

息肩　鄭成公疾子駟請一一於晉
注欲辟楚役以貢捲喻

三年

簡師　楚子重伐吳爲一之一
注簡選練

組甲被練　使鄧廖帥一一三百一一三千
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添甲成組文被練練飾

良邑　吳人伐楚取駕偪一一也獲鄧廖亦
楚之良也君子謂所獲不如所亡

心疾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一一而卒
注憂恚故成心疾

歲之不易　寡君使匄以一一一一
注不易多難也

舉善　君子謂祈奚能一一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
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惟善故能舉其類

亂行　晉侯之弟揚干一一於曲梁亂特戮其僕
注行陣次

斯　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臣斯司馬
注一此也
用鉞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不能致訓至於一一
注用鉞斬揚干之僕
歸死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一一於司寇
注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千大命　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注以后羿爲鑒戒
禮食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
注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朱儒　我君小子一一是使

四年

元侯　三夏天子所以享一一
注元侯牧伯
拜嘉　鹿鳴君所以嘉賓
君也敢不一一

五年

五善　皇皇者華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
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一一敢不重拜
請木略　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一
一季孫曰一　注爲定如作槨不以道取爲略
不御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
注御止也

六年

相優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押長一一又相謗也
注優調戲也
私積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一一

七年

關　敵邑褊小一而爲罪
注關不共也
諸華　一一必叛我禽獸也獲
我失華無乃不可乎
注華聘也
讒子弟　后羿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一一一也
愚弄虞　一一其民而一羿于田
注愚弄欺罔之樂之以游田
冒　在帝夷羿一于原獸
注冒貪也

八年

荐居　和我有五利焉我狄一一
注荐聚也
不聳穡人　邊鄙一一民狎其野一
注聳懼也
不頓　甲兵一一
注頓壞也
用德度　鑒于后羿而一一一達至遏安
注以后羿爲鑒戒
朱儒　我君小子一一是使
注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五年

私積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一一

六年

相優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押長一一又相謗也
注優調戲也
同罪異罰　宋逐華弱子罕曰一一一非刑
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堙堘　四月晉弱城東陽而逐圉來甲寅一之環城傳於一
注堘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

七年

緩報　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
聘且辭一一非貳也
正直　恤民爲德正直爲一
正曲爲一參和爲仁
少安　悛容　叔孫穆子相趙孟進曰吾子其一一
孫子無辭亦無一一
注悛改也

八年

辟殺　——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注辟罪也加罪以戮之

大命　正卿　于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子國
怒之曰爾何知國有——而有——重子言焉
將焉戮矣
注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俟河之清　于駟曰周詩有之曰
——人壽幾何

謀之多族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民
之多違事滋無——成　注族家也

二竟　犧牲玉帛待於——
以待殫者而庇民焉

五會之信　八卿和睦　于展曰——令將背之不如待晉晉
君方明四軍無關——必不棄鄭
注信守以老楚——以待晉不亦可乎

杖信　舍之閒之杖莫如信
注舍之子展名

稱兵　今楚來討曰女何故——于蔡
注稱舉也

馮陵　焚我郊保——我城郭
注馮迫也

控告　敝邑之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
竊焉傾覆無所——　注冀盡也控引也

一介行李　子貢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告于寡君
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誰敢哉　臭味　歡以承命　李武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
——也——
何時之有

焉子孫藏　宣子曰受彤弓于襄王以——
注藏之以示子孫

九年

塗屋　畚挶　緆全　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火所未至徹小屋——大——陳——具——
——表火道奔火所
注畚實籠挶土舉緆汲索全汲器

尨司　使華閱討右官官——其——
注尨具也使具其官屬

刑器　武守　使樂遄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
工正出車備甲兵尨——　注刑器刑書

農穡　遷葉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庶人力於——商工皁隸不知——　注楚家也
杞人鄙人從趙武魏絳斬——民
注行衆表道樹

行粟

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注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介居　公子嘉趙遄曰天禍鄭國使——故——于蔡
注介猶間也

土利　厎告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夫婦辛苦墊隘無所——　注厎至也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星終也
注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一終

冠具　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為——

口血未乾　與大國盟——
而背之可乎

質　信者言之瑞　且要盟無——神弗臨也所臨唯信——
注質主也瑞符也

禁利　三駕　魏絳請施舍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
楚不能與爭
注三駕三興師

十年

固請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爲笑一一國之弗克
輦重　孟氏之臣秦堇父一一如役
注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門者　縣門發郵人紇扶之以出一一
注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
班師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匄士匄請於荀罃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一一　注班還也
牽帥武守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一一老夫以至于此既無
一一而又欲易余罪　注無武功可執守
贏老　余一一也
可重任乎
親受矢石　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一一一一
注躬在矢石間
何貺如之　向戌辭曰羣臣安矣其一一一一
注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自封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
以一一也其何罪大焉
題以旌夏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舞師一一一一
注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問縣　孫文子卜追之獻北於定姜姜氏一一
注縣北鄙
黜　子馹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一其車
注黜減損
羣不逞　初子馹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
焉故五族聚一一一一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衆怒難犯　子產曰一一一一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
致怨　樂盈欲伐鄭師旬罃不可曰鄭何罪不如一一焉而還
注致怨爲後伐之資
克不可命　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一一一一不如還也
注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篳門閨竇　王叔之宰曰一一一一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注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銃下方如圭
辟旄之盟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而賜之一一一一
注辟旄赤牛也舉辟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十一年
疆埸之司　使一一一一惡於宋
注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
道敝　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一一而無成能無貳乎
注數伐鄭皆罷於道路
蘊年　甯喜弑卓子及悼公之子孫紇奔魯
注一一蘊積年穀而不分災一一鮮不敗
塞利　保姦　留慝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
之利一一藏罪人一一速去惡毋留慝同好惡毋貳王室
武震　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
然則一一以攝威之
藉手　公使臧孫紇對曰苟有以一一鮮不敗宥
注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數其罪人
淳　鄭人賂晉侯廣車軥車一十五乘
注淳耦也

樂之半賜魏絳　女樂二八
注十六人
九合諸侯　晉侯以一一一一一一曰予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一一一一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和戎國之福　辭曰夫一一
狄一一也
賞國典　夫一一之一也藏在盟府
注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金石之樂　魏絳於是乎
始有一一一一

十二年

若而人　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夫婦所生一一一注不敢舉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

妾婦　一一之子若而人注言非適也

十三年

刑善　莞圉子避其下皆避樂盬為汰弗敢逮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一一也夫　注刑法也

農力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舉其下小人一一以事其上

馮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一君子　注馮亦陵也

窕窕　若以大夫之靈拔保首須以沒於地唯是春秋一一之事注窕厚也窈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牽引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一一也

十四年

剖分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一一而食之注中分為剖

裔胄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一一也注四嶽先時方伯養性也裔遠也胄後也

不侵不叛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一一一之臣注警如一一晉人角之諸戎持之

捕鹿　注持其足也

離邊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一一

無瞢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一一焉　注瞢悶也

無失節　吳將立季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一一一棄其室而耕唯余一一是稽注言退退從己

馬首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一一是瞻注言進退退從己

遷延　伯游曰吾令賓過悔之何及晉人謂之一一一之役注一一却退

如思召公　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一一周人之一一一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戒食　衛獻公一孫文子寧惠子一注勑戒二子欲共宴食

誨琴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一之一師曹鞭之

背師軥　子魚曰射為一一不射為幾射為禮乎射而一而還注子魚度公差軥車軛卷者

大貺　大叔儀對曰君不忘厥君之好辱貺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一一注謝重恤之賜

狐裘黑袖　右宰穀辭曰余一一而一一

其言養尸　臧紇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一一一也

輓之推之　夫二子者或一一或一一欲無入得乎

養民如子　師曠對曰一一一一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民望　夫君神之主而一之一也

司牧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一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肆一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一於民上以從欲厚其毒也　注肆放也

世胙　表海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一一大師以一東一

注非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

忠民之望　子囊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也

十五年

尤室　非所望也　吾兄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其——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覩心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注無覩覩以求幸

私　師慧過宋朝將——焉注私小便

不貪爲寶　宋人獻玉子罕曰我以————爾以玉爲寶

請死　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也注請免死

十六年

脩官　晉平公改服——丞于曲沃注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丞冬祭也

歌詩必類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注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

徼之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注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

大請　楊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是以——敵邑之患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無鳩　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乎注鳩集也

十七年

杙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喈之且曰無元堅以——扶其傷而死

短策　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驟注惡之

瘈狗　國人逐——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注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農收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注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晳黔　築者謳曰澤門之——實興我役邑中之——實慰我心注皇國父白晳子罕黑色

行築　闔廬　子罕聞之視執扑以——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以辟燥濕寒暑注闔謂門戶閉塞

鬻倚廬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居——寢苫枕草

十八年

神主　棄好背盟陵虐——注——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　官臣　——虐將率諸侯以討焉其——注虐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官臣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守險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

疏陳　左實右偪　晉人使司馬斗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飾而——之使乘車者——注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偪以衣物爲人形也建飾以先驅

班馬　那伯告中行伯曰有——之聲齊師其遁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脰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注——頸也

衿甲　殖綽郭最皆一一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注衿甲不解甲

攻險　魯御靖一一
注險固城守者

枚闔　左驂迫還于門中以一數一
注枚馬銜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扣馬　社稷之主　齊侯駡將走郭榮大于與郭榮一一
注輕則失衆大于輕輕抽劒斷鞅乃止　曰師速而疾略也且一一一一不可以

信　甚雨　子庚門于純門一于城下而還涉於魚溝之下一一
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注信再宿也

南風不競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一一一楚必無功

十九年

先　賄荀偃求錦加璧焉一來馬一吳壽夢之鼎
注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令以壁馬為鼎之先

癰疽　荀偃一一生瘍於頭
注癰疽惡創

百穀仰膏雨　季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一一之一一一焉

林鍾銘魯功　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一一而一一一焉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何以為鉛
注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諸子　齊侯娶于魯曰頹嬇姬無子一一仲子我子嬖
注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屨本　衛石共子卒惲子不哀亂成子曰是謂一其一
注共子石買惲子買之子石惡屨猶拔也

二十年

去所　武子一一曰臣不堪也
注去所避席

詰盜　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一一
注詰治也

重繭　叔孫曰國不可滿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一一衣裘鮮食而寢　注繭縑衣
注言亂甚

亡室　柏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一一矣

外舉內舉　叔向曰祁大夫一一不棄讎一一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十世宥　祁奚來朝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固也猶將一一之以救能者縣賞而尚興賢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告免　宣子說與之坐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一一焉而朝　注不告謝之明不為己

生龍蛇　敵族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懼其一一一以禍女女一一也
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使美余

視寢　使往一一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守臣　欒盈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一一
注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大君　戮餘　尉氏　其子讋不能保任其父之勞一一若不棄書之力而
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
思讋之罪臣一一也將歸死於一一不敢還矣敢布四體
注大君謂天王戮餘罪戮之餘尉氏討姦之官

會朝　叔向曰一一禮之經也謹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

先鳴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注比於雞鬬勝而先鳴

勇爵　莊公爲一一注設爵位以命勇士

爲緑新　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一一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注言但爲僕緑尚新耳

二十二年

大尤　楚人猶兢而申禮於敗色敗

邑狄從執事而懼爲一一

差池　土實　宗器　齊盟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兢寡君盍

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　注一一不齊一一土地所有一一宗廟禮樂之器雖以受齊盟　注一一不齊一一土地

嘗酎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一一

注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

忘職　無日不惕豈敢一一

注惕懼也

口實　若不恤其志而以爲一一

注口實但有其言而已

不能當道　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一一一一

注遂子惶懼意不在御

生死肉骨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一一而一一此

左氏摘奇卷第七

宋李安復校　十四葉

左氏摘奇卷第八

襄公下

二十三年

藩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賜之以一一載乘及其士

注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固宮　桓子曰奉君以走一一必無害也

注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

民柄　既有利權又執一一

注賞罪爲民柄

持帶　使鞅逆吾子鞅請驟來一一

注驟來必持帶備隋隊

丹書　初癸豹緑也著於一一

注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

力臣　欒氏之一一曰苟戎國人懼之癸豹謂室子曰苟焚丹書我殺

皆戎室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踰隱　乃出豹而閉之皆戎從之一一而待之

注隱短墻

注　過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欒射之不中又一

注注爲天於注也

先驅　齊侯伐衛一一敬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

注先驅前鋒軍

申驅　一一成鞅御皆怕申鉏度之將軼爲右

注申驅次前軍

貳廣　一一上之登御邢公虞蒲癸爲右

注貳廣公副車

胠　一商子車御侯朝桓跪爲右

注右翼曰胠

啓　一牢成御襄罷師狼蓬疏爲右

注左翼曰啓

大殿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注大殿後軍

駟乘 燭庸之趨——
注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發舊臣仕武力

其然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敢率而行
注——猶必爾

為客 獻 旅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臧孫命北面重席新箔絮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而召公鉏
注既獻已獻酬訖畢而通行禹於

無所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禹人于者忠不孝下忠——
注所位處

下民 吉凶不執禍倍——可也
注禍甚於貪賤

官次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
注次舍也

具 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往盡舍旃
注具饗燕之具

固其所 公鉏謂季孫曰猶子植——也
注固自當立

美疢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藉除 孟氏將辟——於臧氏
注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盟首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焉
注惡臣諸奔工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千國之紀 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
注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誰居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其孟椒乎
注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僖與也

鼠晝伏夜動 齊侯與臧孫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
鼠大——————不次於寢廟長人故也

二十四年

其言立 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
注立謂不廢祀

不朽 保姓受氏 宗祊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若夫————以守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注祊廟門

寓書 鄭伯如晉于虖——於于西
注寓寄也

沒沒 靖侯臧則晉國壞晉國臧則子之家壞何——也
注沒沒沈滅之言

令名 夫——德之輿也
德國家之基也

浚 于實生我而謂子——我以生乎
注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

介恃 鄭伯請伐陳子西相曰以陳國之——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注介因也大國楚也

焚身 衆有幽以——
其——猶也

舟師 楚子為——以伐吳
注舟師水軍

取其族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
注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選自害也

部婁 大叔曰——無松柏
注——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

轉同乘亟 張骼輔躒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來皆踣轉而鼓
舉曰公孫同乘先弟也胡再不謀皆焚曰公孫

降階 程鄭問焉曰敢問——何由
之亟也
注——衣裳——義如兄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注問自降下之道

二十五年

先夫　崔子曰嫠也何害一一當之矣

側戶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一一出

千揔　陪臣一一有淫者不知二命注千揔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侍漁者　申劘一一注侍漁監取魚之官

口實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一一社稷是養注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執簡　直史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一一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注齊有一一崔杼之罪所以聞

弇中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中鮮虔來而出鮮虔推而下之曰其誰納之行及一一將舍　注弇中狹道

枕轡　嬰曰崔慶其追我遂舍一一而寢注恐失馬也

側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注一一瘞埋之不殯於廟

井堙木刊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富陳隧者一一一一鄭人怨之注隧徑也

免擁社　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注一一喪服一一抱社主示服

承飲　子展執禽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注一一奉觴示不失臣敬

神明之後　鄭子產獻捷于晉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一一一一也注舜聖故謂之神明

三恪　虞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為三國示敬而已故曰一一

億逞　今陳忘周之大德以滿陵我敵邑不可億逞注一一度也一一盡也

授手　天誘其衷啓敵邑心陳知其罪一一于我用敢獻功

衰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注一一差降

足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注一一猶成也

非文辭不為功　下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一一一一

京陵　萬祀辨一一注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淳鹵　表一一注淳鹵堉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傴豬　媿一一注傴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原防　町一一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

隰皋　牧一一注隰皋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

衍沃　井一一注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

籍馬　賦車一一注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視民如子　見其心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一一一一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曰他日吾見幾之面而已今吾一一一一矣

政如農功　子大叔問政于產曰一一一一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六年

當御　行人子朱曰朱也——
注御進也言次當行

拂衣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子自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為之加膳加膳則——將刑潤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衣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注——袞裳也
注言秦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

淹恤　猶夫人——君——寬言——也　注言其為人猶如故

專祿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吾則
奉身而退——以周旋戮也

領之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遠者自車揖之
道於門者——而已　注領搖其頭言術騶心易生

在　公至使諜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　注——存問之

介弟弱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擾予曰頡遇王于弱焉
注介大也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

令正　于大叔為——
注主作辭令之正

視之尤　初宋汪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
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
而——而——
注尤甚也

聒　公囚大子大子白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注——讙也欲使佐失期

步馬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注——習馬

來煩執事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
曰寡君————懼不免於戾

班荊　聲子將如晉過伍舉於鄭郊——相與食而言復故
注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藉歸楚事朋友世親

二十七年

必周　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注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美車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故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何為

沮勸　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一一

弭兵　宋向戌欲一諸侯之一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蕃也將戎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楚氛　伯夙謂趙孟曰一一甚惡懼難注氛氣也言楚有聚晉之氣

衷甲　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一一注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單斃　食言者不病　趙孟也已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一一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一一一非之志也注單盡也斃踣也不病者單斃於死

狎　且晉楚一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注狎更也

尚矣哉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子木歸以語王王曰一一一注尚上也

牀第　趙孟曰一一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注第簀也

吾子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一一之惠也

保家之主　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一一一也吾有望矣注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僉　叔向曰然已修所謂不及五一者夫子之謂矣注僉年也

請免死之邑　宋左師請賞曰一民一一之賤一不可誰能去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五材並用　子罕曰天生一一民一一一一一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削投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一而一之注削賞左師之書

以孤入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一曰棠无咎

僕債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一一於野以喪莊公

二十八年

迂勞　君使子展一一於東門之外而傲注迂往也

子禍　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儉閉之如是者恒有一一

歲之不易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一一注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

外僕　莩舍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一一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一一無乃不可乎注外僕掌次舍者

內實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一一遷于盧蒲嫳氏注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一一

斷章　盧蒲癸曰宋不余獨焉辟之賦詩一一余取所求焉惡識宋注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章而已

洎　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一饋注御進食者

悛志　慶嗣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弗聽亦無一一注悛改寤也

戕舟發梁　陳無宇濟水而一一一注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

束馬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一一注束絆之也

車澤　慶封獻車於季武子武子受澤可以鑓屐莊叔見之曰一甚一人必瘁宜其亡也

汜祭　叔孫猶子食慶封慶封一一注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幅利　貪多　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謂之一一利過則禍敗吾不敢一一所謂幅也

宗室　季蘭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尸之敬也
　注宗室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
　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
　神猶享之以其敬也

二十九年

桃荊　乃使巫以——先祓殯
　注荊棘狼
不殖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柏之下其草——　注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
圖書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追而與之
　注璽印也
德賞　公治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見服敖非——也
　注言公長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未及麥　餘粟　鄆饑而——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一國人一
　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　注六斛四斗曰鍾
貸而不書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施而不德　升降　故向閻之曰鄭之罕宋之榮其啻得國
　乎民之歸也——樂氏加焉其以
宋——乎
　注升降隨宋盛衰
肆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是屏
　注周宗豬姬也夏肆餘也屏城也
云之　晉不鄰矣其誰——
　注云猶旋旋歸之
瘠魯肥杞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以——
不得死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
　子曰子其——乎　注不得以壽死
其細已甚　爲之歌鄭曰美哉——民弗堪也
　——注弗堪也

國未可量　爲之歌齊曰表東海者
　其大公乎——也
令德之後　爲之歌唐曰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非——誰能若是
無譏　自鄶以下
　——焉
勤而不德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
　——非爲其誰能脩之
憚載　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也如地之無
　不——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注憚瘼也
如舊相識　縞帶紵衣　聘於鄭見子產————與之
　——子產獻——焉
衛多君子　遽伯玉——
　——未有患也
燕巢幕　夫子之在此也猶——之——于——上
　注言至危
良　玱叔向曰吾子勉之君移而
　多——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世行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
　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也
世隆　奪覬　然明曰政將焉往評揖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
　焉辟子產舉不踦等則位班也揮善而舉則——
　也天又除之——伯有——
　注喪其精神爲子產驅除
息之　戾　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乃猶可——
　注戾定也

使之年　紀年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臧杞者絆縻人或年長
　矣有與疑年——曰臣小人也不知——

三十年

由　辱在泥塗　復陶　久矣武之罪也遂仕之使為君一一
注武趙武也由用也復陶主衣服之官
逾　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　季武子曰晉未可
一也其朝多君子其庸可逾乎　注逾踰也
義事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一一也
注義從宜也
弱植　鄭子產如陳泓卒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聚
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一一
壑谷　布路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一一皆
自朝一一而罷
注壑谷窟室布路分散
姑成吾所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圖之禍難
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一一一一
注欲以無所
附著焉所
禮國之幹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一一
一一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芳猶在　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
門工尹芳子羽曰其一一乎
注子羽公孫揮以芳喻伯
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
偏　楚公子圍設大司馬蔿掩申以
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一而王
之四體也
注偏佐也
必大焉先　安大　鄭喜有之曰安定國家一一一一姑先一一
以待其所歸　注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
褚　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一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注褚畜也眷侈
者畏法故畜藏

三十一年

語偷　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一一不似民主且年
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注偷苟且
人生幾何　孝伯曰一一一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注樹立善
嘉容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
感而有一一是謂不度
童心　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一一
寇盜充斥　士文伯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一一一一
注充滿斥見言其多
客館　客使　能戒　異客　是以令吏人寧一所一高共閑閎
學其牆垣以無憂一一令吾子
壞之雖從者一
一其若一一何
葺墻　繕宇一一以待賓客
注葺覆也
府實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一一也
半易　道路　圬人　倫閱文公之為盟主也司空以時一一以時塓館宮室　注易治也塓塗也
巡宮　僕人一一
注巡宮行夜
巾車　一一脂轄
注巾車主車之官
留賓　公不一一而亦無廢事
注賓得速去而事不廢
賓至如歸　敖其不知而恤其不足一一一一無寧菑患
注言見過如此寧當復有菑患耶無寧寧也

能謀　稗禔一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防怨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一一

藥之　不如吾聞而一一也注以為已藥石

操刀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一一而使割也

學製　子有美錦不使人一一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注製裁也

貫　譬如田獵射御一則能獲禽注貫習也

人心如面　子產曰一一之不同一其一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威儀　有威而可畏謂之一有儀而可象謂之一

再駕　文王伐崇一一而降為臣疊奏凱服可謂長之

誦功　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宋李廷機

昭公上

元年

介入館　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一將一一鄭人惡之　注介副也

禍心　館人　桃　垂櫜　子羽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為也其敢愛豐氏之一伍舉知其有備也靖一一而入　注桃遠祖廟垂櫜示無弓包藏一一以圖之不然敵邑一一之

駕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一焉　注駕猶陵也詐謂衷甲

穠蓑　武將信以為本備而行之譬如蓑夫是一是一雖有儀容豐年能信不為人下　注穠耘也蓑笠也耘苗為蓑

離衛　楚公子圍設服一一　注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瀆盟　季武子伐莒取郠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一齊一　注瀆慢也

請帶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一一焉弗與　注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

貨以藩身　梁其踁曰一一子何愛焉

裂裳　召使者一一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注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逮

逐進　自無令王諸侯一一　注逐猶競也

首章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一一　注大明詩大雅首章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省穡　穆叔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一一而用之　注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

何敢不從
命繒燮也

舉兒爵　移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一一曰小國頼子知免於戾矣
注兒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榮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刑戮

吾其魚乎　端委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一一一
吾與子弁冕一一以治民禹之力也

偷食　子產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趙孟對曰老夫罪
戾是懼焉能恤遠吾憐一一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耄及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一一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注耄亂也

不復年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一一一矣
注言將死不復見明年

欲贏惡瞫　叔孫歸曹卑曰數月於外一旦於
是膺何傷實而一一乎

指楹　叔孫一一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注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

強委禽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一一一焉
注禽鳥也納采用鴈

好見　子皙告大夫曰我一一
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不忌　兵　子南如而一一不事長也一其從凡不養親也
注忌畏也

亢身亢宗　圖國　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吾不能一一焉能
一一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一鄭一利則
行之又何疑焉
注亢敵也

選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一
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令圖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
必有一一天所贊也

視陰　后子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
五稔越盃一一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二年

殭縫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一一敝邑寡君有望矣
注殭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

封殖　既享宴于季氏有佳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一一此樹以無忘角弓　注封厚也殖長也

徹命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郤劈辭曰寡君使弓來繼好
圄曰女無敢為賓一一於執事敢邑弘矣　注徹達也

使成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臣之祿也敢辱大館　注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禄

忠信禮之器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也早諫禮之宗也

乘遽　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而至　注遽傳驛

助天助凶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其——人乎

三年

憚煩　唯懼獲戾豈敢——

火中寒暑退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乃——此其極也

君子之後　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　注識其無隱諱

董振　齊侯使晏嬰靖讎室於晉晉曰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注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

季世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也

三老　公聚朽盧而——凍餒　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過

女富　叔向曰雖吾公室令亦季世也道德相望而——溢尤　注女嬖寵之家

降在皁隸　樂卻胥原狐續慶伯——　注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

更宅　鄙塵　爽塏　初景公欲——晏子之宅近市湫隘——不可以居請更諸——者　注湫下隘小鄙狹塵土矢明塏燥

一言而省刑　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注言所聞諫示所未行

卒事不規　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又何以規
無瑕者可以戮人　椒舉曰臣聞｜
｜｜｜｜
蠆尾　已為｜｜
注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
恤言　持曰禮義不愆
何｜於人｜
涼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其敝
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注涼薄也
姓　問其｜
注問有子否
而何　牛揖叔孫見仲而何
注｜｜如何
實饋介　置虛　竪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于｜
而退牛弗進則｜｜命徹
注實置也介束西廂寫器
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
左　杜洩將以路葬叔孫南遠諱季孫曰叔孫未葬馬用之
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乎　注介次也左不便

五年

鮮　叔孫曰葬｜者自西門
注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私勞　為政者不賞｜
｜不伐私怨
日數十　｜之｜｜
注甲至癸
民食於他　公室四分｜｜｜｜
注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
陪鼎　陰有｜｜
注熟食為陰陪加也加鼎所以厚彼勤

六年

詒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子產｜
注詒遺也
叔世　三辟之興皆｜｜也
注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錐刀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之末將盡爭之
注錐刀末喻小事
多制　將聞之國將
亡必｜｜
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
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注復報也
加籩　季孫宿如晉拜昏田也晉侯享之有｜｜
注籩豆之數多於常禮
加貶　徹加　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
也敢聞｜｜固請｜｜而後平事
私面　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
諸桓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而後平事
注私見鄭伯

樵樹　柴勁牧採樵不入田不一一

廢降　恩賓　整曰有犯命者君子一小人一舍不為暴主不一一注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恩惠也

效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一一注辟邪也

七年

經略　無字辭曰天子一一諸侯正封注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

人十等　天有十日一有一注王至臺

荒閱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一一有亡人當火蒐其衆注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大蒐衆是鼎中為鐘鬱鐘鬱鍠屬言至儉

盜所隱器　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一一一一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注隱盜所得器

落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一一注宮室始成祭之為落

步玉趾　令君若一一一辱見寡君注趾足也

祖　公將往夢襄公一注祖祭道神

契鉼　謝息為益溲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一一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注契鉼決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長鬣好以大屈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一一者相一一一注鬣趙也欲光參魯侯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八年

馮　石言于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一馬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

兼我　子旗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陳子長矣而相吾室欲一一也注兼并也

游服　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救甲將助之或告于旗子旗遂如陳氏桓子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　注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

盛德百世祀　史趙對曰臣聞一一必一一一虞之世數未也注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九年

弁髦　豈如一一而因以敝之　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

謀主　我在伯氏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一一也

改物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一一冀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注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朝易服色

宗周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幾一一注宗周天子

佐尊　晉荀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一公使一許之　注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疾日　股肱虧　辰在子仰謂之一一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一一或一何痛如之　注言痛疾過於忌日

徹酒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一一　注勤勞也

勦民　冬蔡郎園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一一也

十年

七紀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一一注二十八宿面七

信內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一一多怨殖於陳鮑氏而惡之　注說婦人言故多怨

靈姑銔　公卜使王黑以一一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注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

衣屨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一一而反林焉　注林子山故邑

用人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注以人祭酈社

十一年

薳　僖子使助薳氏之室　注一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紬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字　其傔無子使一敬叔　注鄰女為傔友者隨而奔僖子字養也似嬰生

著定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一一會有表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姓　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郤倚者曰何故曰歸妣之不思親祖不歸也　注一生也

五大五細　一一不在逮一一不在庇

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一一一一

十二年

執用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一一以立而無庸毀　注用毀廟具

崩　毀之則朝而一　注墉下棺

荅賦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一一

宴語　昭子曰一一之不懷寵光之不宣

投壺　一一晉侯先穀子曰有酒如淮有由知罅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淵有由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穀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一一也　注言投壺中不足為焉異

中僔　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一一也

懷寵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一一而反林焉　注林子山故邑

曹逃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一一　注曹羈也

恤恤　湫攸　枚筮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遍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注一一憂志一愁阨一懸危之貌一一不指其事汎卜占凶

倍鄰　南蒯將適費鄉人歌之曰去我者鄰乎一一其一一者耶乎　注鄰猶親也

怨府　吾不爲一一　注言不能　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

潁尾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一　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一一　一一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篳路藍縷　桃弧棘矢　天子唯是一一一一　注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剿圭以爲一一　敢一一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

鍼柲　請命　言如響　國之望也今無王一一一國其若之何　注鍼斧也柲柄也　破圭玉以飾斧柄請制度之命識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良史　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一一也

止王心　獲沒　王度　所以民之力　叅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一一一王是以一一一一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予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一一式如玉式如金一一一一而無醉飽之心　注獲沒不見篡弒金玉取其堅重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十三年

自投　擠　楚靈王聞叅公子之死也一一一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之敢不一一歸子而不歸紿也聞諸史將爲子除館於西河

市賈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紿　注揩除也

降服　一一而對　注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逮命

自投　擠　楚靈王聞叅公子之死也一一一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之敢不一一歸子而不歸紿也聞諸史將爲子除館於西河　注揩除也

市賈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紿　注揩除也

降服　一一而對　注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逮命

滔匐羌　宇下　次于衛地叔紿求貨於衛一一一一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捆貳況衛在君之一一　注叔向受羹反錦　注屋宇之下言近也

建而不施　八月辛未治兵一一一一壬申復振之　注建立旌旗不曳其柄施施游也

魯故之以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一一一一　注不共晉貢以魯故也

牛瘠債豚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一雖一一於一上其畏不死　注債仆也

承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于大叔止之及盟子產爭一　注承貢賦之次

行理　諸侯靖兵好以爲事一一之命無月不至　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冰蒲伏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某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慄奉壺飲一以一一焉守者卻之乃與之錦而入　注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窗蓋可以取飲

吾已　子產歸未至閒子皮卒哭且曰一一無爲爲善矣唯天子知我　注宣子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紿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昔紿之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一一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一一歸子而不歸紿也聞諸史將爲子除館於西河

疾興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癒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一一　注楚子使然丹簡一一之兵於宋亡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一一

上國　介特

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

淹滯　禮新　舉一一一　注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新舉拔也

好於邊疆　一一一一　注結好四鄰

不知度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一一一　注有佐立之德

敝罪　叔魚一一邢侯　注敝斷也

掠美　己惡而一一為昏　注掠取也昏亂也

遺直　末減　仲尼曰叔向古之一一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一一　注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

左氏摘奇卷第九

宋李鏓　李鎜　校

昭公下

十五年

前知　為人之異　速飛　前翼　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一一其一一一一　其一也　注以鳥喻也言朝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賈怠　梓子曰吾以事君也攻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一一不如守舊賈怠無卒　注知義所在也

義所　好惡不怠城可獲而民知一一

魯壺　周以文伯宴樽以一一　注卒終也

十六年

事畢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一一富子諫　注執政掌位列者禦上也縣樂肆

規我　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一一　注言所求少

無幾求　子大叔有羽謂子產曰韓子亦一一一

密須　鬩鞏　王曰一一之鼓文所以大克也一一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一共一否　子產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一一一為罪滋大

為鄙邑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一一一則失位矣

賈罪　銳　韓子成貪將馬用之且吾以玉一一不亦一乎
注銳細小也

成賈　弗義　韓子賈諸賈人既一一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璟執政一一
弗敢復也
注復重求也

強賈　世有畧誓以相信也曰
晉無我叛我無一一
注一一

來辱　強奪　今吾子以圻一一而謂敝邑一
一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注一一

敢私布之　鄭鄙邑也亦弗禦也僑若
獻玉不知所成一一一一

拜德　籍手　宣子皆厭馬而賦我將子產拜曰吾子
靖亂敢不一一宣子私覬於子產以玉與
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
而免吾死也敢不一一以拜

十七年

鳥名官　昭子問曰少皞氏一一一何也鄒子曰我知之仲尼
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同日火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
若我用瑾瑕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上流　司馬子魚曰我得一一一何故不吉
注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
餘皇　大敗吳師獲其乘舟一一
注餘皇舟名

十八年

侈故之以　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必亡是昆吾
捻之日也一一一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注昆吾夏伯也捻執
積熟以乙卯日與殊同誅
侈惡

融風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一一火之始也七
日其火作乎　注火心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
曰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
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風甚　戊寅一一壬午大
甚宋衛陳鄭皆火

多言或信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
之竈焉知天道是亦一一矣豈不一一

屏攝　于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
注一一祭祀之位大宮鄰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

炊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一
注燉炙也

田祿四鄙　禳火于玄冥一一祈于一一　注玄冥水神田祿火神
鄙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攝首　鄒人籍稍鄒人襲鄒鄒人將閉門鄒人羊羅一其一焉
注斬得閉門者頭

不說學　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
之語一一一歸以語閔子馬

學殖　閔子馬曰夫一一也不
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棚然　晉之邊吏諫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
事一一授兵登陴將以誰罪　注棚然動怠貌

外敵　葉在楚國方城一之一也
注爲方城外之敵障

十九年

可室矣　大子建即位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
欲譖諸王曰建一一一王爲之聘於秦　注室妻也
曰越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一一一可也

藥物　卉悼公瘧五月戊辰啟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
注寡婦初喜有婦人喜子殺其夫已爲一一一
寡婦爲嫠及老託於紀障紡爲以度而去之因紡纏

速所紡以度城而藏之
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

聳　駰氏聳
注一懼也

札瘥夭昏　于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一一一一
注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宮室無量　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
而無冤讎今一一一一民人日駭勞罷死轉非撫之也

爲榮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
洧國人請一一焉子產弗許
注詐爲教令於邊鄙

室怒市色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
誘所謂一於一一於一者楚之謂矣

二十年

奉初　一一以還
注奉初命以周旋

再奸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一一也
注奸犯也

相從爲愈　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一一一一
注愈差也

閎中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一一
注閎曲門中

貳車　使華寅乘一一
注公副車

執蓋　褚師子申遇公子馬路之衝遂從過
齊氏使華寅內袒一一以當其闕

執鐸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
死親一一終夕與於燎
注燎火

疥　齊侯疥遂一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注疥瘡疾

厭私　從欲一一
注使私情厭足

二十一年

還忌　不忘後人恭虛淫從肆行非度無所一一
注還猶顧也

蓋失　其一一數美是矯誣也
注蓋掩也

承嗣大夫　布常　日更　一一一一強易其賄一一無藝
斂無度宮室一一淫樂不違
注承嗣大夫世位者
布政無法制違去也

僭令　外寵之臣一一於鄙
注詐爲教令於邊鄙

善祝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一一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燀　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一之以薪
注燀炊也

獻否　獻可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一其一一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一其一一以去其否

同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壹誰能聽之一之不可也如是

寬難　子產謂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一一

政和　仲尼曰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一是以一

遺愛　子產卒仲尼出涕
曰古之一一也

二十一年

億　泠州鳩曰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一則樂
注億安也

尤之　張匄一一
注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

備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一
注備長兵也

鸛鵒　鄆爾願為一其御願為一

注闢　干擊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過城逐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一豹則一矣　注注傳矢闢引弓

扶伏　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一一而擊之折軫

注折城車軫

二十二年

憚犧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一其一也

注畏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

二十三年

弗殊　邾人城翼逐逐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一一邾師過之乃推而壞之

冠法　莒獻于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一一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注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吠狗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冀者請其一一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注示不愛

必葬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一一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注葬補治之

二十四年

燔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一一

注吳楚之間謂火滅爲一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同役　揣心　薄威　吳公子光曰七國一一而不同心楚可敗也

注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一一矣諸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一一後者敢陳整拔吳子從之

天子守在四夷　楚棄疾殺公子比自立爲王使一一告於諸侯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注言不善無大此者

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一一注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

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

三務　民狎其野一一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注務謂農工商

二十五年

視朏　心之精爽是謂一一視朏去之何以能久

天子守在四夷　楚棄疾殺公子比自立爲王使一一告於諸侯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注言不善無大此者

二十四年

走集　伍候　耆　大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一一親其民人明其一一信其鄰國恪其官守守其交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一一守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注走集邊竟之壘壁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者強也

二十五年

欻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冥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一一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介衆　晉侯使士景伯莅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一一

注介大也

恤緯　人亦有言曰婦不一一其

注婦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

津人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一一得諸河上

注珪自出水

於此在矣　沈尹戌曰亡鄀之始一一一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鄀

介雞　季郎之雞鬬季氏一其一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注擣芥子插其羽也
隱民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一一多取食焉
注隱約窮困
執冰　公徒釋甲一一而踞
注言無戰心也冰積久蓋或云積九是箭箭其蓋可以取飲
生死肉骨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
君所謂一一而一一也
注言我身猶爾身
楯柎　宋元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唯是一
一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　注楯柎棺中笭牀幹骸骨
家故　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一一盡對及內子與母弟
叔孫則不對　注故事也內子昭伯妻

二十六年

兩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一貨子猶
注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息肩　厭衆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
師許之告於齊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
注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己降也
楯瓦　朐汏乙　一軹　齊子淵捷從淺聲子射之中一一縣一
注瓦楯脊入楯瓦也朐車軛縣過也汏矢激乙矢鏃也
甚口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濡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曰皆騏騏爵一一平子曰必子殖也
鑿　范子制林雉斷其足一而乘於他車以歸
注鑿一足行
藩屏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
民並建母弟以一一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志　宣王有一
而後效官

二十七年

都君子　左司馬沈尹戌帥一一一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
我爾身　蒯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一一也
注言我身猶爾身
鈹　斂體　坐行　賓劒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門階
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一一蓋者一一
改服於門外執羞者一一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
鑄設諸一一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
注羞進食也獻體解
衣坐行膝行進全魚炙
來辱　令尹子常晡而信讒無極諧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人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
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一一
為患以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熱之　一編菅　一秉秆　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遂令攻
卻氏且一一令曰不燕卻氏與之
注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己降也
同罪或取一一焉或取一一焉盡滅卻氏之族黨
注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
蒙　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鄄氏貴氏自以為王專禍楚
國弱寡王室一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注蒙欺也
國言　進胙　楚郤宛之難一一未已一一者莫不掎令尹
注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良圖　子常曰是瓦之
罪敢不一一
請安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
也乃飲酒使宰獻而一一　注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二十八年

一个　晉人曰天禍晉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一后　七
注一个單使

通室　惡直醜正　晉祁勝與鄔臧一小祁盈將執之訪於
一實猶有徒　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一一
注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

姑已　一一若何
注姑且也已止也

愁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一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
注愁發語之音

鍾美　于貉早死無後而天有敗也
於是將必以是大有仍氏生女一黑而甚美光可以鑑人曰
注顓美疑也封大也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一一貪惏
無饜忿頞無期謂之一一

顓孟心封豕　昔有仍氏生女一黑而甚美光可以鑑人曰
注顓美疑也封大也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一一貪惏
無饜忿頞無期謂之一一

尤物　夫有一一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注尤異也

長叔姒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一一生男
注兄弟之妻相謂姒

賢舉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一一也
注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

在約思純　魏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一一
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注無濫心

舉親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
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一一也

九德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
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一一
不愆故龍袞天祿子孫賴之

收器　昔叔向適鄭驟飲酒聞之曰必殲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
賈大夫一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一一射
注從隨也隨使人應斂詛豆者

惡如皋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殲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
賈大夫一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一一射
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
注惡亦醜也謂妻御之皋澤

不颺　如故知　今子少一一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遂一一
注頩貌不揚顩　注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一一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

饋入　置食　將軍　屬厭　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
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廷一一召之比
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一一之間三歎
何也同辭而對曰武使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置恐其不
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一一食之而有下足是以再歎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一一而已厭于辭梗陽人
注召二大夫食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屬足也言小人
之腹飽猶厭知厭足
君子之心亦宜然

二十九年

櫝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爲之一
注爲作棺也

蟲莫知於龍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一以其不生得也信乎

裘氏董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昔有飂叔安有一一曰董
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歆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帝賜之姓曰一氏曰豢龍封諸鬷川
注裘氏鬷川商遠也玄孫之後爲商

官宿其業　一一一其物乃至
注宿猶安也設水官備則龍至

五官　五祀　五行之官是謂一一祀爲貢神社稷一是尊是奉
注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

行之神爲王者訢等奉

刑鼎　晉鑄一一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夫其虔矣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

三十年

執紼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一一矣　注紼輓索也

少卿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一一也　注少年少也

水之　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一一　注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

遏臣　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注遏止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求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一一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一一亟肆以罷之一一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注肆猶勞也

三十一年

肆道敝　多方　吳子使其一一疑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注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

不能外内　公在乾侯言一一一一也　注公内不容於臣于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我受其無咎　晉人召季孫獻于使私馬曰子必來一一一一　注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一慙　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一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擁耳　荀躒一一而走　注怪公所言示不忍聽

怒未怠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一一子姑歸榮

奔走之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徼攻難之士將一一　注奔走猶赴趣也

轉以歌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一一一　注婉轉也

三十二年

得歲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一一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閔閔　一一焉如喪夫之望哉

蟹賊　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戎人無勤諸侯用寧一一遠屏晉之力也

榮施　庸之　而伯父有一一先王一一　注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

計丈數　士彌牟營成周一一一　注計所當城之丈數

揣高卑　注度高曰揣

仞溝洫　注度深曰仞

物土方　注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

量事期　注知事幾時畢

計徒庸　注知用幾人功

慮材用　注知費幾材用

書餱糧　注知用幾糧食

令役賦丈授帥　以一一於諸侯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賕之以爲成命　注付所當城尺丈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信履其事以命諸侯

輕服　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
注細好之服
反賜　府人　公薨子家子——於——
——曰吾不敢逆君命也
爲庶　三后之姓於今——主所知也
注三后虞夏商

左氏摘奇卷第十

宋李西巢校

二年

私出　敵之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閽——
注奪閽杖以敲閽頭也
門臺　瓶水沃庭　旋　廢　邾子在——臨廷閽以——邾子
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焉命執之
弗得滋怒自投于床——于鑪炭燬遂卒
注門上有臺掟小便廢隋也

三年

下急　好潔　莊公——而——故及是
注下踩疾也
肅爽馬　唐成公如楚有幽——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隱　君以弄馬之故——君身
注隱憂約也

定公

元年

裁　受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宋仲幾不——曰滕薛鄫吾役也
注裁設板築
故府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于姑受功歸吾視諸——
注求故事
易幾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而哭　注幾哭會也
貌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而出者入可也
注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
遠人　周畢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
注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

四年

或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一拆以會
注或賤者也

嘖有煩言　將會衛于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一一一莫之治也　注嘖至也煩言忿爭

展四體　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一一一以率旧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及卑鞅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蔡弘曰一一一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聞諸道路　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一一一
注陪增也敦厚也

土田陪敦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一　注皆魯衛也啓開也居郛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索

慙間　管蔡啓商一一王室　注慙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

五叔無官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一一一豈尚年哉
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

覆視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臣哲期臧在周府可覆視也　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載之次

姑富驕能　復怒　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一一無恃寵無違同無
教禮無一一無一一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注以能驕人復重也

用木用革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一一也我一一也不如速戰

初罪　文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乎必死之一一必盡說一

六年

昭兆　公叔文子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一一定之擊雖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　注實龜

蒙舊德　令將以小忿一一無乃不可乎
注蒙覆也

相睦　大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焉一一也

兼享　季桓子如晉獻鄆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一一之　注賤魯故不復以設禮

舟師　吳大子終纍敗楚一一　注舟師水戰

七年

墮伏　齊國夏伐戎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一一而待之　注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八年

六鈞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頻高之弓一一皆取而傳觀之　注頻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

衛馬禍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一或濡一一以救之遂毀之　注衛戰車馬禍馬衣

九年

客氣　陽虎偽不見冉猛曰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顧虎曰盡一一也　注言皆客氣非勇

拔　晉師將盟衛侯于郟澤趙簡子曰尹鐸其為我謀誰可使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歃涉佗一衛侯之手及捥　注拔擿也血至捥

詬　衛侯欲叛晉而患詬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一語之　注詬恥也

行有日　一一一　注有期日

都車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一一曰癸巳至　注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三家三縌之與之一一與一一

十年

兵之　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注以兵擊萊人

故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閒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注故舊典

枇杷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一一也　注枇杷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

歸田　齊人來一鄆一一　注言惟聲

偪固　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圍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斲于以告必觀之吾一一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注偪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

兇懼　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一一
注不欲遷

誅　有司若一之
注誅責也

扶頰趍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媿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騧以與之地怒使其徒一魋而奪之魋懼將走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擯也而獨畏魋亦有一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于公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曰是我一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家隸　敢以一一勤君之執事

十二年

素厲　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一一寧爲無勇
注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偪不知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飭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一一我將不墮

十三年

良醫　范氏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一一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

十四年

奸旗鼓　屬之具將指　吳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泜李勾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一一不敢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一一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一一取其一屨還卒於陘
注奸旗鼓犯軍令將指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婁豬艾豭　大子劉賸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一一盍歸吾一一大子羞之
注婁豬求于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

少君　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一一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

十五年

嘉事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一一不體何以能久

禳事　莽定公兩不克一一禮也
注禳成也兩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哀公

元年

哉 夫也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一廣丈高倍一一晝夜九日於是乎請遷于吳 注哉設板築爲圍壘周而去蔡城一里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

甲楯五千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于以一一一保于會稽使大夫諱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于將許之伍員曰不可不可

一成 少康邑諸綸有田一一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注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不失舊物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一一一一

注一一卿大夫士

宵迷 晉趙鞅納衛大于于戚一一

郡縣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遵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注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鄙

兆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無入于一下卿之罪也 注兆葬域也

死於牖下 將戰簡子一一曰畢萬匹夫也之戰皆獲有馬百乘一一一一羣子勉之死不在寇退而告人曰越十年一一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一一乎

糜之 疵作 繫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一一吏詰之陳逞滑對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御對曰一一而伏 注糜末縛也疵瘡疾

殘 既戰簡子曰吾伏一嘔血鼓音不衰 注殘弓衣嘔吐也

三年

顧府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一一

御書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一一俟於宮曰尤女而不在死 注御書進於君者也

斃攸 外內以悛 于服景伯至齊潞帷幕一一從之葬公屋自太廟始一一一一

注懿攸火氣也悛次也
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拾瀋　冨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一一也
注瀋汁也
聞火　孔子在陳一一
曰其栢諱乎
犯師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旬寅伐其
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一一而出

四年

家人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一一而卒
一昔　楚人乃謀北方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滿一一之
期襲梁及霍　注倘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旦便襲梁霍

五年

不成　齊燕姬生子一一而死
注不成未冠也

六年

偃蹇　齊陳乞滿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馬所從必言諸
大夫曰彼皆一一將棄子之命　注偃蹇驕敖
需　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圉將謀于子旱圉之
圉之奚如盍滅之一一事之下也　注需疑也

六年

命祀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一一
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　注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上乘　逮夜　饋者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為而見南
郭且于曰當獻馬於季生不入於一一
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來門而告之故閟止知之先待諸外公
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士也處戒之遂行一一至於齊國人知之
僖子使子士之每養之與一一皆入　注故以脅至不敢令人知也國人
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陳湯于又令陽生隨續食之人處公宮
君異於器　悼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徼子則不及此然一一一不可
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非布諸大夫　注悼公陽生
舉　少君　長君　野幕　僖子不對而泣曰君一不信羣臣
可以訪是以求一一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
選孺子於駘不至殺諸一一之下
注舉皆也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

七年

百牢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一一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以淆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
注上物天子之半天
有十二次故象之
端委　斷髮文身　子貢對曰大伯一一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一一一一贏以
為飾豈禮也哉有

由然也
注端委禮衣也

城保於德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于服景伯曰小所
不仁民保於城一一一
一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皆大國不信伐小國

擊柝　魯一一閒於邾
注言以近

盡掠　師遂入邾剋其公宮衆師一一
注虜掠取財物也

玉帛萬國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一一者一一今其序者無
數十焉唯大不守小小不事大也　注詣大夫對也

自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一一救於吳
注無君命故言自

衆君子　初曹人或夢一一一
立于社宮而謀亡曹
注無君命故言自

田弋之說　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一一一一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

八年

有名而無情　宗國　吳滅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一一一一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一一不亦亦難乎　注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

脣亡齒寒　子洩對曰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體也夫魯齊晉之脣一一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注子洩不知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人或有因於注鄫人亦倫田吳滋濁也

溫嘗　滋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國士　徼虎欲宵攻王舍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投一一不如己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注畏徼虎也

梼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于師以梼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注梼撾也

十年

再令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一一卜不襲吉　注再令漬也

十一年

背城而戰　齊師伐我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一子帥師一一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用矛　冉有一一於齊師故能

秦吳　心腹之疾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于胥嘷曰是一一也夫其

也夫諫曰越在我一一一一也不如早從事焉

采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石田　得志於齊猶獲一一也無所用之

遺類　使醫除疾而曰必一一焉者未之有也

胡簋　擇木　孔丈于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一一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一一木豈能擇鳥

國老　辛曰于爲一一侍子而行若之何于之不言也

斂從其薄　仲尼私於冉有曰君于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一一一一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注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十二年

國狗之瘈　衛于木曰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長木之斃無不一一無不噬也　注操擊瘈狂也

十三年

墨　晉司馬寅曰肉食者無一一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注墨氣色下國爲敵所勝

懲忝今一盛庚癸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一一余無所繫之言酒一一亏余與禍之父貶之對曰梁則無矣麋鹿則有之若登香山以呼曰一一乎則諾注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榮然服飾備也

己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禍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十五年

結纓　石乞盂黶敵于路以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一一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注二子前績黨敵當也

十六年

誄屏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一之曰旻天不弔不愁遺一老俾一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一于職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注屏蔽也律法也

匄翼　于西曰勝如一余一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注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如望慈父母冑　白公作亂葉公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一一一一馬盜賊之矢若湯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一而進
注冑兜鍪

如望歲　艾奮心免冑　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一一馬日月以幾君見君面是得民望不亦甚乎乃一一而進　注歲年穀也幾冀君來父安也
一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一一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

徵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一之
注徵匿也

十七年

虎幄　衛侯為一一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
注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以虎戲為飾

二十年

溺人必笑　王曰一一一一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注以自脩所問不息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

二十三年

彌甥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曰以肥之得備一一也
注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甥

左氏摘奇卷第十二

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錄木于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乾道癸巳元日

忍恥　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愚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一一庶無害趙宗乎
注攻鄭門主謂知伯也惡貌醜也

左氏摘奇卷第十二

吳郡胡　元質　書

通體照宋本傳錄行款不差復前記　宋本每頁二十四行共一百三十二葉

春秋正經全文左氏傳括例始末句解綱目

一註解正經如繪天地書日月何敢僭越今但以甲子紀其年某公釋其人某地釋其地直述其事關於春秋之終始者以示綱目義爲初學設也

一經變爲史自左氏始執史筆者必來取法然則左氏之書一字一畫不可刊也但其名莊重復地理互異初學病之今爲之句讀訓詁直解如名姓地理之重複互異者直註云即某地庶便初學之觀覽

一周王紀年及列國紀年並載于十二公之始年公始年列國之下及詳註于各年之編庶幾一覽便知時變

一句解直解並依杜氏古註及採取上濟陳先生議論而附益之其有潤色古註別出新意者並以愚按別之

春秋正經全文左傳綱目

四凶圖

帝鴻氏　少皞氏　顓頊氏　縉雲氏

文十八年曰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有不才子。

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

有不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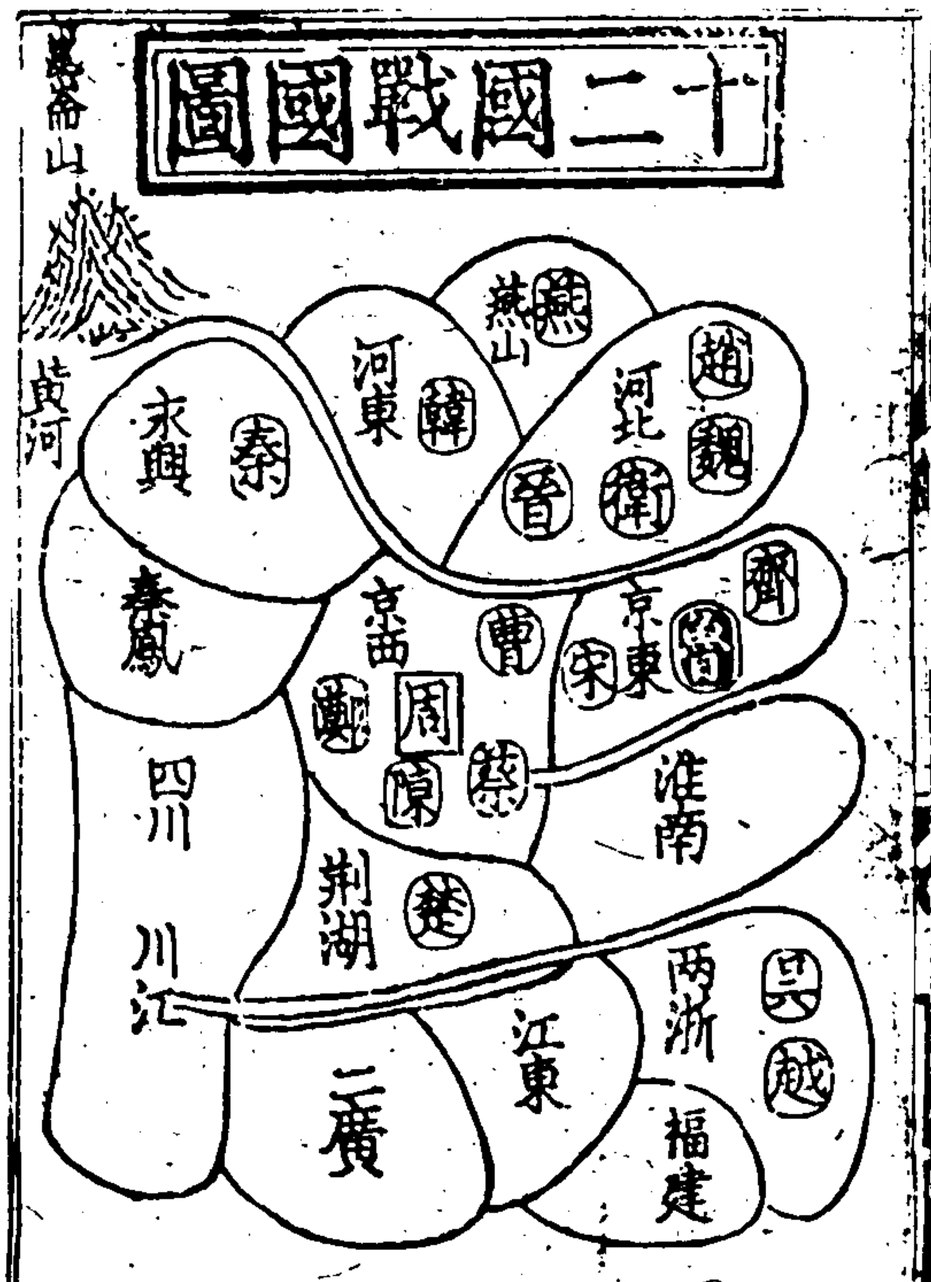
非帝子孫故別以此三凶

窮奇　流共工于幽陵　北裔

檮杌　殛鯀于羽山　東裔

饕餮　殺三苗于三危　西裔

十二國戰國圖



秦韓魏楚燕趙齊共七國別秦而言六國

春秋正經全文左傳目錄　梅谿林　堯叟　唐翁句解

卷之一　魯隱公　起己未盡癸亥凡五年

卷之二　魯桓公一　起甲子盡己巳凡六年

卷之三　魯桓公二　起庚午盡乙亥凡六年

卷之四　魯桓公三　起丙子盡丁亥凡十二年

卷之五　魯莊公一　起戊子盡丁酉凡九年

卷之六　魯莊公二　起戊戌盡己酉凡十二年

卷之七　魯莊公三

卷之八　起庚戌盡己未凡十年
魯閔公一　起庚申盡辛酉凡二年
卷之九
魯僖公一　起壬戌盡丙寅凡五年
卷之十
魯僖公二　起丁卯盡辛未凡五年
卷之十一
魯僖公三　起壬申盡丙子凡五年
卷之十二
魯僖公四　起丁丑盡癸未凡七年
卷之十三
魯僖公五　起甲申盡乙酉凡二年
卷之十四
魯僖公六　起丙戌盡丁亥凡二年
卷之十五
魯僖公七　起戊子盡己丑凡二年
卷之十六
魯僖公八　起庚寅盡甲午凡五年
卷之十七
魯文公一　起乙未盡己亥凡五年
卷之十八
魯文公二　起庚子盡甲辰凡五年
卷之十九
魯文公三　起乙巳盡己酉凡五年
卷之二十
魯文公四　起庚戌盡壬子凡三年
卷之二十一
魯宣公一　起癸丑盡乙卯凡三年
卷之二十二

魯宣公二
起丙辰盡癸亥凡八年
卷之二十三
魯宣公三
起甲子盡甲子凡一年
卷之二十四
魯宣公四
起乙丑盡丁卯凡三年
卷之二十五
魯宣公五
起戊辰盡庚午凡三年
卷之二十六
魯成公一
起辛未盡壬申凡二年
卷之二十七
魯成公二
起癸酉盡丁丑凡五年
卷之廿八
魯成公三
起戊寅盡庚辰凡三年
卷之二十九
魯成公四
起辛巳盡甲申凡四年
卷之三十
魯成公五
起乙酉盡丙戌凡二年
卷之三十一
魯成公六
起丁亥盡戊子凡二年
卷之三十二
魯襄公一
起己丑盡癸巳凡五年
卷之三十三
魯襄公二
起甲午盡丁酉凡四年
卷之三十四
魯襄公三
起戊戌盡庚子凡三年
卷之三十五
魯襄公四
起辛丑盡癸卯凡三年
卷之三十六
魯襄公五
起甲辰盡丁未凡四年

卷之三十七
魯襄公六
起戊申盡庚戌凡三年
卷之三十八
魯襄公七
起辛亥盡壬子凡二年
卷之三十九
魯襄公八
起癸丑盡癸丑凡一年
卷之四十
魯襄公九
起甲寅盡甲寅凡一年
卷之四十一
魯襄公十
起乙卯盡乙卯凡一年
卷之四十二
魯襄公十一
起丙辰盡丙辰凡一年
卷之四十三
魯襄公十二
起丁巳盡戊午凡二年
卷之四十四
魯襄公十三
起己未盡己未凡一年
卷之四十五
魯昭公一
起庚申盡庚申凡一年
卷之四十六
魯昭公二
起辛酉盡辛酉凡一年
卷之四十七
魯昭公三
起壬戌盡壬戌凡一年
卷之四十八
魯昭公四
起癸亥盡癸亥凡一年
卷之四十九
魯昭公五
起甲子盡乙丑凡二年
卷之五十
魯昭公六
起丙寅盡丙寅凡一年
卷之五十一
魯昭公七

卷之五十二
魯昭公八
起庚午盡辛未凡二年
卷之五十三
魯昭公九
起壬申盡癸酉凡二年
卷之五十四
魯昭公十
起甲戌盡丙子凡三年
卷之五十五
魯昭公十一
起丁丑盡己卯凡三年
卷之五十六
魯昭公十二
起庚辰盡辛巳凡二年
卷之五十七
魯昭公十三
起壬午盡甲申凡三年
卷之五十八
魯昭公十四
起乙酉盡乙酉凡一年

卷之五十九
魯昭公十五
起丙戌盡戊子凡三年
卷之六十
魯昭公十六
起己丑盡辛卯凡三年
卷之六十一
魯定公一
起壬辰盡乙未凡四年
卷之六十二
魯定公二
起丙申盡戊戌凡三年
卷之六十三
魯定公三
起己亥盡辛丑凡三年
卷之六十四
魯定公四
起壬寅盡丙午凡五年
卷之六十五
魯哀公一
起丁未盡辛亥凡五年
卷之六十六

魯哀公二　起壬子盡乙卯凡十四年
卷之六十七　魯哀公三　起丙辰盡己未凡四年
卷之六十八　魯哀公四　起庚申盡壬戌凡三年
卷之六十九　魯哀公五　起癸亥盡庚午凡八年
卷之七十　魯哀公六　起辛未盡壬申凡二年
春秋正經全文左傳目錄畢

春秋序句解

杜　林　訂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本名非孔子始名之也記事者言春秋記事之法如下文所云

以事繫日

此日繫於日計

以日繫月

每月有三十日故以日繫於月

以月繫時

四時各有三月故以月繫於時

以時繫年

年有四時故以時而繫於年

以年以首事

此所以紀歷年月遠近而分別事之同異也別彼列反

故史之所記

史官記事之書

表年以首事

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故年以為事之初始也

有四時

年有春夏秋冬四時

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錯互舉春秋二字以為史記之名則可兼該四時不可交錯互舉春秋則可見冬也錯七各反

周禮有史官

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

掌邦國之志

掌書名于四方之志

掌四方之誌

四方之事書之誌

達四方之志

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

以諭諸侯之事

諭告也謂以書名告諸侯之事如經之所書是也諭羊朱反

小事簡牘而已

簡牘竹木片也以竹為簡以木為牘

孟子曰

引孟子之言以證杭名曰杭者四通之一言頭杭名曰杭以記惡為主者也古者臧甲出車乘車乘也古者臧甲出車晉國之史名曰乘乘者以甲臧為主也去聲

晉謂之乘

晉國之史錯舉四方之志書名于四方之事故謂之乘

楚謂之檮杌

檮杌名曰檮杌以記惡為主者也檮凶到反杌五忽反

楚謂

楚國之史官

諸侯之事簡牘而已

諸侯各有國史引孟子之言以證楚謂檮杌之事簡牘而已簡牒也以竹為版也以木為牘

孟子曰

韓宣子適魯

韓宣子晉卿名起謚宣子適魯昭公二年

觀易象與魯春秋

易象者周易爻象之辭韓子適魯而見此二書

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德見易象則知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則知文王周公之所以王

子所見

子所見魯春秋

蓋周之禮

蓋是也周之禮經也

大經周德說衰周自東遷後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之事多違舊章舊典即舊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仲尼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考其實爲赴告策書之文非赴告之文又非賢聖不修飾之文從而修之考其實爲赴告之文非赴告之文從而修之考其實爲赴告之文非赴告之文從而修之考其實爲赴告之文非赴告

字起也曲而暢之也言左氏述事發傳者所自此以下至非例也其意也其經無義例而言書謂此等皆因其行事而見傳直言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歸趣向而已遷音斐以此事指非例也發凡正例一也而為例之情有五經言左氏作傳有此五情故傳二也新意變例二也傳繹之旨為經發凡例三也一曰微而顯之所謂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所謂晦而明也文見於此謂之微而顯之也五情詳見下文

是也彼以義引三事以見取之者凡衆齊宋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亦起義在後也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如此也傳繹之旨為經發凡例三也一曰微而顯之所謂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所謂晦而明也文隱也謂約言示制記事之文隱也

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見取之者凡衆齊宋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亦起義在後也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如此也傳繹之旨為經發凡例三也一曰微而顯之所謂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所謂晦而明也文隱也謂約言示制記事之文隱也

文見於此謂之微而顯之也五情詳見下文

一曰微而顯此見成公五年經書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此見僖公二年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而但書晉侯滅下陽之類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此見隱公元年經書及鄭伯盟于唐而但書公及鄭伯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汗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此見成公十四年經書衛侯之弟專出奔齊而但書衛侯之弟出奔齊之類是也

六曰罪人不以其罪此見僖公二十五年經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而但書晉人殺之類是也

七曰諱國惡此見僖公二十八年經書晉侯侵曹伐衛而但書晉侯侵曹伐衛之類是也

八曰辭順而義正此見隱公元年經書鄭伯克段于鄢而但書鄭伯克段于鄢之類是也

九曰推見至隱此見隱公元年經書及戎盟于唐而但書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也

十曰興滅國繼絕世此見僖公十七年經書齊人殺無知而但書齊人殺無知之類是也

十一曰貶人爵而道之此見僖公二十八年經書晉侯侵曹伐衛而但書晉侯侵曹伐衛之類是也

十二曰討賊不書葬此見僖公三十三年經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而但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之類是也

十三曰不與討賊此見僖公二十八年經書晉侯侵曹伐衛而但書晉侯侵曹伐衛之類是也

十四曰內諱奔外諱討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而但書天王出居于鄭之類是也

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三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四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五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六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七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八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九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二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三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四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五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六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七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八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一百九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二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三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四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五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一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二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三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四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五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六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七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八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六十九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君之子奚齊而但書晉殺其君之子奚齊之類是也

二百七十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見僖公二十四年經書晉人殺其

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然而一字不可單書貴有用三數句文義方成言語文章者豈主乎下同

又可錮綜爲六十四也八卦各三爻錯綜重之而六十四卦則成六十四卦然卦之爻而六一爻變則成爲一卦故事同文異者左氏不爲發傳盖決仲尼異義也所以當依傳而斷經也丁亂反

傳以爲闕必先異文而後可以見同異議論之同異不得成爲宗宋反固當依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春秋三傳各有師承自古者古今其遺文亦多散亡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所見尚有十數家但不見其全耳大體轉相祖述言此十數家之說大抵更相推述前人以爲始更而述者耳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事同文異本无定爲之說退不能守文以盡其義而推尋經文以盡其變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也退不能守文以盡其義而推尋經文以盡其變也

適足自亂以適足一作使

於它所以異者專脩於立明之傳以釋經專脩於立明之傳有所不通傳之有正則總歸諸凡則博有變例則博之以正褒貶則簡二傳而去異端非左氏不解則然也

蓋立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立氏之本意也其有疑錯然有錯誤古古字當則備論而闕之則備論其可疑之處以俟後賢能足成其說也然劉子駿劉向之子名歆字子駿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此左氏始引傳文解經故曰劉子駿創通大義顓字一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遠傳父業於左氏春秋條例遠傳父業作左氏春秋傳父子二人皆先儒之美

北公羊氏穀梁氏皆不能研究其旨乃反引公羊穀梁氏皆有春秋傳其說與左氏不合今言傳而翻左氏之說非我意也

義者上吉

義者黜去其異

凡則博有變例則總歸諸凡以左傳發凡正例比附之

推變例以正褒貶若有所不通則闕其所不知以俟後賢

蓋立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立氏之本意也其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顓字一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遠傳父業於左氏春秋傳父子二人皆先儒之美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四

西河合集

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左氏春秋傳經至獲麟正公羊經止獲麟此又同春秋之所以隱其義而不著隱其文微而不顯故其爲文

故微其文而不著隱其義而不顯不著其義隱而不顯則情之害也此公羊春秋傳之所以辟當時之害以言所

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背以先賜之內四家違異故又反覆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校之以見同異議論之同異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左傳本自爲一書頴以經傳異同文義與傳異頴凡經之義類之義各歸其類故以相比附比至反附

各隨而解之既解經文名曰經傳集解謂集經傳而解之故以名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之內者也名謂土地捐歷數謂六十甲子此四者別集爲一書相與爲部類各爲一部凡四十部十五卷共四十部分爲十五卷皆顯其異

說異之說異其同說釋例詳之也

或人問孔子作春秋之意孔子早晚作之問孔子之說惟孔子之作春秋文義與三傳皆不同三傳皆不解經文而惟孔子之作春秋公羊云麟孰爲而至爲孔子而至爲孔子而來孰爲而來爲孔子而來爲孔子而至爲孔子而來爲孔子而至爲孔子而來爲孔子而至

子余所聞（引孔子之言以證之）仲尼曰（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既沒之後）文不在茲（此制作之本意也）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之道自任也歎曰（嘗歎而又自傷）鳳鳥不至（大啎時也）子言今世（孔子）鳳鳥至故以鳥名官（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今世亂無明王則鳳鳥不復至）孔子言世亂無明王則鳳鳥不復至（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吳已矣夫（吳已矣）杜預言孔子傷時王不能致此瑞也（已止也）麟鳳龜龍（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謂之四靈（麟出於時）而爲五（五）靈之一（麟鳳龜龍而爲五靈之一）王者之嘉瑞也（嘉美之瑞物也）今（今麟出非其時）麟出非其時（今麟出於衰亂之時）而失其歸（麟鳳龜龍皆王者之嘉瑞而失其歸）所感而（所感而）聖人所以爲感也（聖人所以爲感）又爲獲麟所感而作（又爲獲麟所感而作）是失其歸也（是失其歸）此聖人（此聖人）之一句者（之一句者）杜預言孔子傷時王不能致此瑞也（此瑞謂麟鳳龜龍）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鳳龜龍而爲五靈之一）而爲五（五）靈之一（麟鳳龜龍而爲五靈之一）王者之嘉瑞也（嘉美之瑞物也）今（今麟出非其時）麟出非其時（今麟出於衰亂之時）而失其歸（麟鳳龜龍皆王者之嘉瑞而失其歸）所感而（所感而）聖人所以爲感也（聖人所以爲感）又爲獲麟所感而作（又爲獲麟所感而作）是失其歸也（是失其歸）此聖人（此聖人）之一句者（之一句者）

固所以爲終也（固所以爲終）所以終筆於獲麟之一事（所以終筆於獲麟）故因感麟而起（故因感麟而起）非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非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是文成麟而敗（是文成麟而敗）一句也（一句也）此以上接獲麟之說（此以上接獲麟）又爲獲麟所感而作（又爲獲麟所感而作）是失其歸也（是失其歸）此聖人（此聖人）所以爲感也（聖人所以爲感）又爲獲麟所感而作（又爲獲麟所感而作）是失其歸也（是失其歸）此聖人（此聖人）之一句者（之一句者）

固所以爲終也（固所以爲終）所以終筆於獲麟之一事（所以終筆於獲麟）故因感麟而起（故因感麟而起）非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非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是文成麟而敗（是文成麟而敗）一句也（一句也）此以上接獲麟之說（此以上接獲麟）

春秋終於獲麟何（春秋終於獲麟）爲而始於魯隱公（爲而始於魯隱公）杜預言孔子因魯史記成文而修之（因魯史記成文而修之）大成之（大成之）始乎王（始乎王）正（正）東都洛邑（東都洛邑）故曰始王正（故曰始王正）隱公之初（隱公之初）即平王之末（即平王之末）故曰始隱（故曰始隱）

春秋終於獲麟何爲而始於魯隱公（春秋終於獲麟何爲而始於魯隱公）杜預言孔子因魯史記成文而修之（因魯史記成文而修之）大成之始乎王正東都洛邑故曰始王正（大成之始乎王正東都洛邑故曰始王正）始隱公之初即平王之末故曰始隱（始隱公之初即平王之末故曰始隱）

春秋一（春秋一）句也（一句也）此以上接獲麟之說（此以上接獲麟）

春秋一（春秋一）句也（一句也）此以上接獲麟之說（此以上接獲麟）

曰然則（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春秋何始於魯隱公）又答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又答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周自平王東遷（周自平王東遷）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長子而（隱公長子而）

曰然則（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春秋何始於魯隱公）又答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又答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周自平王東遷（周自平王東遷）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長子而（隱公長子而）

曰然則（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春秋何始於魯隱公）又答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又答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周自平王東遷（周自平王東遷）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長子而）

句亦至獲麟之一句而絶筆也為得其實杜頭自謂此說比
況其指而公羊穀梁則皆得其實之為語皆得其實至於
吾道窮反決於西狩獲麟也於是王室微弱平王東遷洛陽晉鄭諸侯
始與政令不出王室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曰隱

春秋正經句解序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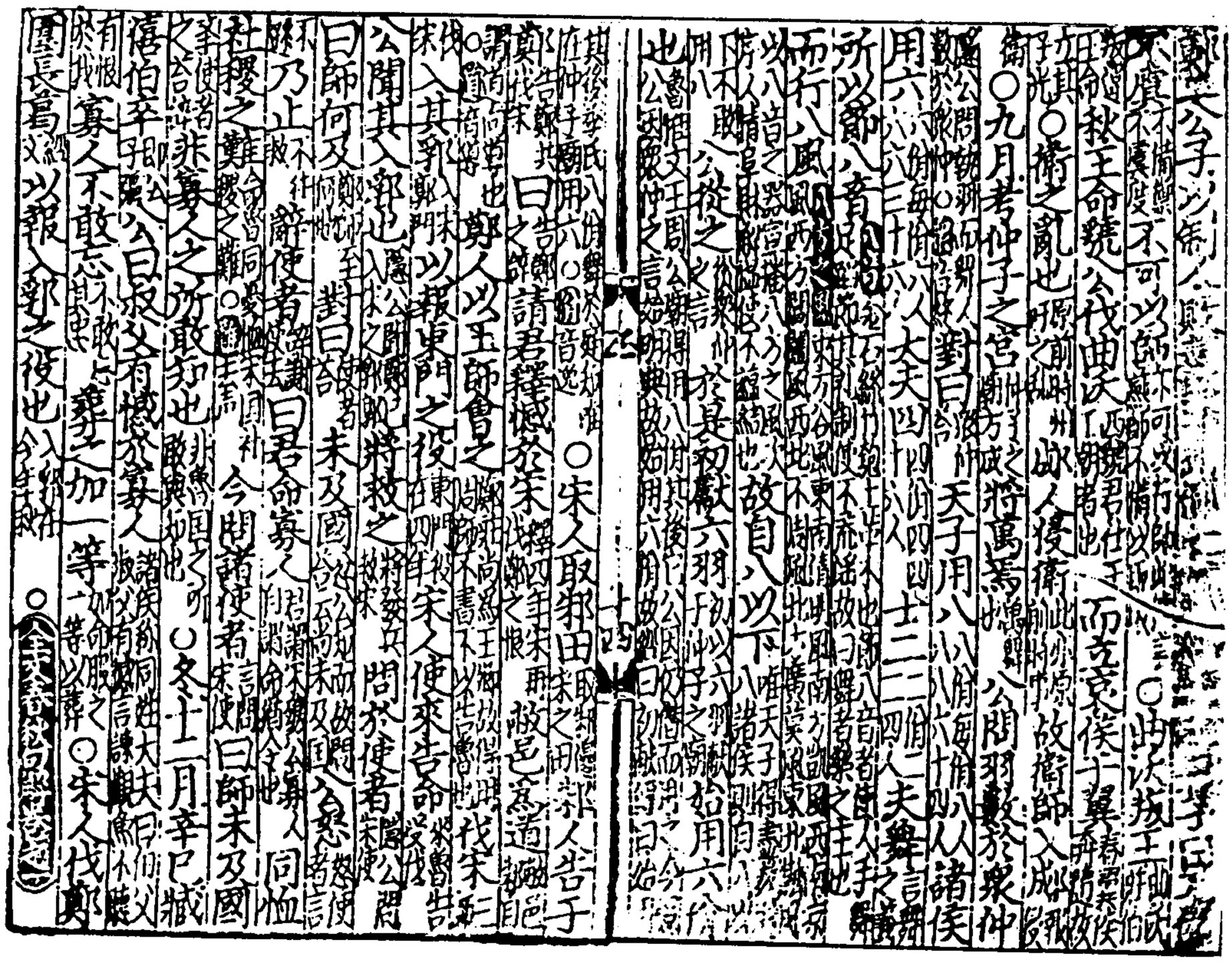
春秋正經句解卷之一　林堯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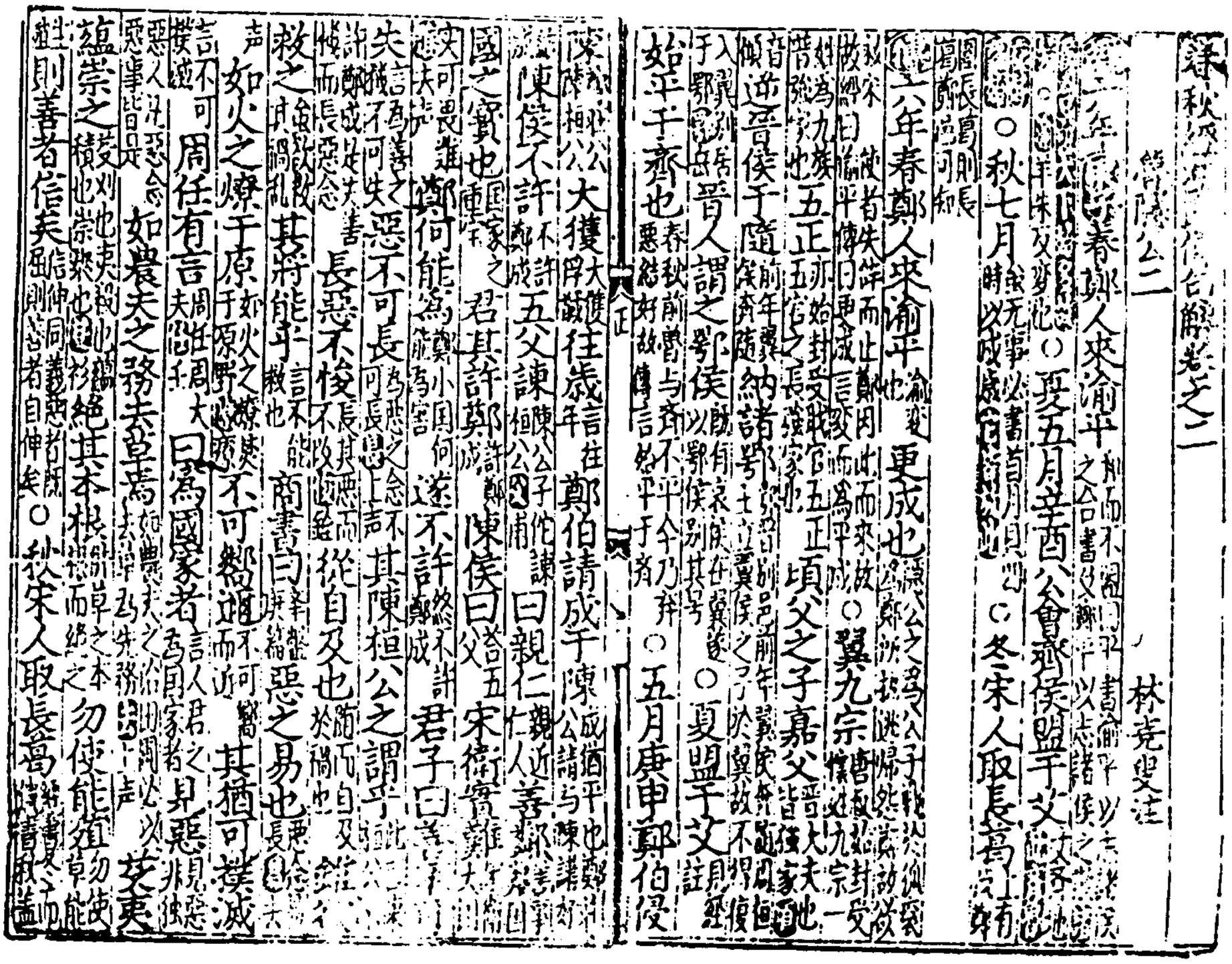
魯隱公一

隱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姒姓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攝位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犬戎逐王東遷洛陽盡畀故都而
東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平王崩桓王立
平王十三年
晉隱公三年
姬姓伯爵自桓公莊受封周厲王之子
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莊公元年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
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
齊
姜姓侯爵自太公呂武王定殷邦封營丘傳世武
公胡公靜周武王定殷邦封營丘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
四至穆公共和干王政行隱公元年
晉
姬姓侯爵之後傳孝侯郭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此伐
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始受封傳世十一至昭侯封
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以曲沃叛晉晉人立
之
鄭
姬姓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至武公滅虢鄶而
都焉隱公元年
曹
姬姓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至宣公通于夷
妻生子三人長子公子欣甲次子公子負芻次子公子
喜時公子欣甲為太子公子負芻為司馬公子喜時為
司空公子欣甲為人所譖公子負芻殺公子欣甲而立
公子喜時為相隱公元年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之後傳世十二至哀侯獻舞
二年入楚隱公四年滑州吁殺桓公自立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惠公朔二年
出奔齊隱公十一年十一月
燕
姬姓侯爵召公奭之後傳世十二至簡公悼二年入
于齊隱公之元年正月
魯
姬姓公爵周公旦之後傳世二十三至哀公將二年
卒隱公元年正月
吳
姒姓子爵太伯仲雍之後傳世二十三至夫差二年
入越隱公之元年正月
楚
羋姓子爵顓頊之後傳世二十三至熊章二年入
于隨隱公之元年正月
鄧
姬姓侯爵自南陽吕侯始受封傳世十一至祁侯
二年入于楚隱公六年
許
姜姓男爵自太岳伯夷始受封傳世十四至元公
結二年入于楚隱公十一年
秦
嬴姓侯爵伯翳之後傳世十一至哀公二十三年入
于楚隱公十一年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陳湣公始受封傳世二十
七至簡公潘十一年入于楚隱公二年
宋
子姓公爵微子啓之後傳世十三至哀公瑕二年
入于楚隱公二年
滕
姬姓侯爵自周文王子叔繡始受封傳世十一至
元公寧二十八年入于楚隱公二年
薛
任姓侯爵至春秋隱公十一年自來朝莊公二十一年
後又稱子
任姓侯爵至春秋隱公十一年自來朝莊公二十一年
伯辛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二十一年書薛伯
卒
已姓子爵至春秋隱公十一年自來朝莊公二十八年見
於其

夫三月而葬殺於諸侯同位至士踰月而葬殺於大夫
外姻至故三月而同位至士踰月過月而葬殺於大夫
外姻至姻親也外親謂舅甥之親也至者行役不踰時
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贈死賵賻及尸柩者
未葬之通稱言不及其尸在殯之時平生赴弔生者不及哀諒闇終喪言不及其哀麻除
方盛之時豫凶事仲子在而先來豫凶事非禮也二事皆非禮也○八月紀人伐夷
夷小國夷不告夷不告受伐于魯故不書傳例凡諸侯已上既葬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
于經以明春秋例也有蜚蜚負蠜也蓋食苗葉翡○翡音翡不爲災不爲田害亦不書亦不書于
經也傳例凡物不爲災不書他皆倣此○惠公之季年魯惠公末年敗宋師于黃邑○
敗音拜敗他倣後倣此公立而求成焉求和於宋九年及宋人盟于宿參盟
也見始通也書未始通好命○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葬未尺礼公弗
臨臨棺而哭隱將讓桓公故不書于經惠公之薨也前事有宋師
來會葬故有闕葬礼有所闕少是以改葬詳述所以改葬之故
○衛侯來會葬魯會改葬不見公不得接礼亦不書○鄭共叔之
段卽叔段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爲公孫滑伐鄭報仇○隱去聲取
廩延鄭地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以周虢之師伐衛南鄙計
公孫滑也請師於邾邾請音齊欲往會師公弗許隱公不從
豫請往豫請於公欲往會師公弗許隱公不從豫之請遂行而往豫專擅及邾人鄭人
盟于翼翼邾地及邾鄭盟不書經不書非公命也豫私會盟故曰非公命新作南
門新作魯國南城門不書經不書亦非公命也以王臣無王命而私交○衆父
二月祭伯來祭伯天子大夫專擅之端○十
卒公子益師字○音甫公不與小斂小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小斂大斂君
有一月鄭伯奔衛鄭伯以王命討公孫滑而納之衛故鄭伯奔衛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殤公名○冬十
有一月癸酉葬宋穆公穆公名○穆音睦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大夫○繻音須

子帛莒子盟于密見經書故也詳見經○密莫必切
二年春王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天王之通稱故以凌日赴書春秋不書日赴
而書日者則以爲史官記事之例故書之曰庚戌○夏君
氏卒見經書細事聲子也隱公母也不赴於諸侯諸侯不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

後學梅谿林　堯東　虞翁　編

魯桓公一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兄弟立例皆書名今名者諡法辭也詳見隱元年

周桓王九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五年桓王葬

八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十二年曹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櫟突厲公忽復歸于鄭

十八年齊殺襄公子諸兒立

鄭桓公二十年鄭伯突出奔蔡子忽復歸于鄭

十七年鄭伯突入櫟殺檀伯立厲公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

晉侯十七年曲沃莊伯弑其君孝侯

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

三十八年曲沃武公滅翼殺小子侯盡以寶器賂獻于周僖侯命武公爲晉侯列爲諸侯

宋殤公九年宋督弑其君公馬立

齊僖公二十年齊侯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子公子諸兒立

十四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代及期不代公問不至故謀作亂

衛桓公二十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

二十二年衛人立公子晉

二十四年衛人逐州吁

二十五年衛人立公子躍

二十六年衛人殺公子躍

二十七年衛人立公子晉

三十四年衛人逐其君桓公

三十五年衛人殺桓公子完而自立

三十六年衛人殺太子免而自立

三十七年衛人立公子黔牟

三十八年衛人逐黔牟

鄭桓公二十年鄭伯突出奔蔡子忽復歸于鄭

十七年鄭伯突入櫟殺檀伯立厲公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

十八年齊殺襄公子諸兒立

十七年齊殺襄公弟公子糾

十八年齊侯使公子小白入齊桓公自莒先入

陳桓公三十四年陳桓公卒子厲公躍立

三十八年陳人殺厲公躍

蔡桓侯四年蔡侯子哀侯獻舞立

十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十一年蔡侯獻舞卒弟肸立

十二年蔡人殺肸

曹桓公四十八年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邾子小子侯五年武公伐邾

邾子克十年邾子克卒

許莊公元年莊公卒子桓公結立

宮公元年宮公卒子桓公嘉立

邾文公元年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杞桓公元年桓公卒子武公結立

滕昭公元年昭公卒子成公寧立

秦襄公元年襄公卒子文公立

文公元年文公卒子寧公立

寧公元年寧公卒子出公立

出公元年出公卒子武公立

楚武王二十年楚伐隨隨請周室不應楚屈瑕曰隨小而近楚楚之腹心也隨張必驕驕則生怨生怨則人和難以速楚楚伐之隨必授我以其師我克其君隨侯歸而誅其師楚可盛也楚王從之

二十三年楚伐隨隨侯禦之戰于漳西楚師敗績隨侯逐之及溠楚鬬廉曰我張吾三軍而寘之死地我必死爾三軍皆有死志可以一戰遂敗隨師于速濟隨侯曰楚不可當也楚子將以誘我我克則民携矣必速追我我疲而後可克也隨人不從楚鬬廉曰我三戰及此天奉我也隨必棄其師而逃我毋從必喪師隨人從之楚鬬廉帥右軍以擊其中軍王以左軍擊其前後隨師大敗隨侯逸免

二十四年楚伐絞屈瑕將盟絞人而背之絞人敗楚師于重丘

二十五年楚屈瑕伐羅鬬廉請以中軍從鬬緡尹與大心帥左右軍分涉于冶鬬廉以中軍先遇羅人于鹿上而誘之羅人爭之鬬緡尹帥左軍大心帥右軍以擊羅師于鹿上羅師大敗遂滅羅

二十六年楚屈瑕將盟貳軫曰不可絞人輕而不整速而寡謀輕則寡謀不整則易速則不設寡謀則不固若我以整待其易以逸待其速以重待其輕以計待其謀絞人懼而固守其險我乘其固而伐之必大克之楚子不從貳軫曰然則速出師絞人懼我之速也必不設備楚子又不從遂及絞師于乾山絞人登山而陳楚師不得上貳軫又曰分師而進少進而疑之絞人必離山而從我我乘其離而擊之必盡其銳師分爲三軍而進絞人見楚師分而進少也皆下山而從楚師楚師合而擊之絞人大北

二十七年楚伐鄧鄧養甥聃甥帥師禦之及方城鄧師入于南門鄧養甥聃甥帥國人以守之楚師分涉于成以侵鄧南鄙鄧人不出楚鬬廉曰鄧有大咎其城門戶閉矣不啓而備我我若分師以出彼必啓門而爭之我因其便而用其銳以誘之鄧師必出而離其門戶我乘其門戶而用其銳以誘之鄧師必出而離其門戶我乘其門戶而用其銳以誘之鄧師必出而離其門戶我乘其門戶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正月公即位○諸侯之討宋殤公之立也孔父嘉為司馬督戰以成之宋公和為太宰華父督為大宰督孔父嘉妻美督使人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故冬十月宋人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殤公名與夷○公即位○十一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薨而歸之故公即位○許田近魯○桓公薨○十一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魯地○秋大水○書災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相公修好于鄭○桓公之好于鄭○請復祀周公隱公八年鄭人請復祀周公桓公與之祀周公故請之○祀周公泰山之祀也而祀周公於魯故請之○祀音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好成也○越魯地○秋大水○文公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平原高平曰原凡廣平之原皆出水則為水災○冬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魚據反○來魯○冬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三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滕侯名元○滕音騰○三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乱音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郜音告○秋七月杞侯來朝○杞侯名繆○繆音穆○冬十月○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曹○曹國都陶丘東北有曹城○夏四月秦師侵宋○秋七月○冬公至自唐○唐魯地○書不終事○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攻孔氏之家○殺孔父而取其妻○攻音貢○殺音試○公怒○怒宋亂○督懼弑公遂相宣公○弑公○相息亮反○為宣公殺孔氏之子而專其政○為于偽反○殺所戒反○專音磚○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無君之心○動於惡○有君心而後動於惡○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弑其君○以督為宋卿○卿音慶○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賂音路○

去立華氏也○言華氏所以討宋殤公之立○公四年十一戰十一勝皆在華氏之討○討宋殤公之立也○民不堪命○殤公民皆不堪命○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鄭地○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反○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近垂地○秋大水○書災○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即位而不書即位○諸侯之薨不書即位○公子翬諂公請隱公為桓公營菟裘大夫名○菟音塗○故因民之不堪命○言於宋殤公不堪命○故因民之不堪命而弑之○弑孔父而嫡其妻○嫡丁歷反○公羊則謂桓公殺孔父而取其妻○公羊子以為君子為諱殺大夫之道○為于偽反○為君子諱○為于偽反○以貶天王○貶損周王之號○貶天王○周公黑肩如宋涖盟○涖臨也○涖音利○冬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糾居黝反○聘匹正反○為周公方故也○為于偽反○周公方用事○為周公方故也○為于偽反○公許之○為周公○

三年春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方故也○為于偽反○為周公○夏四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鄭地○祊音彭○為周公○秋七月○冬紀侯來朝○

四年春王二月葬衛桓公○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王正月○夏五月鄭伯如周○秋○冬十有二月○

六年春王正月寔來○寔來者是來也○寔音實○夏○秋○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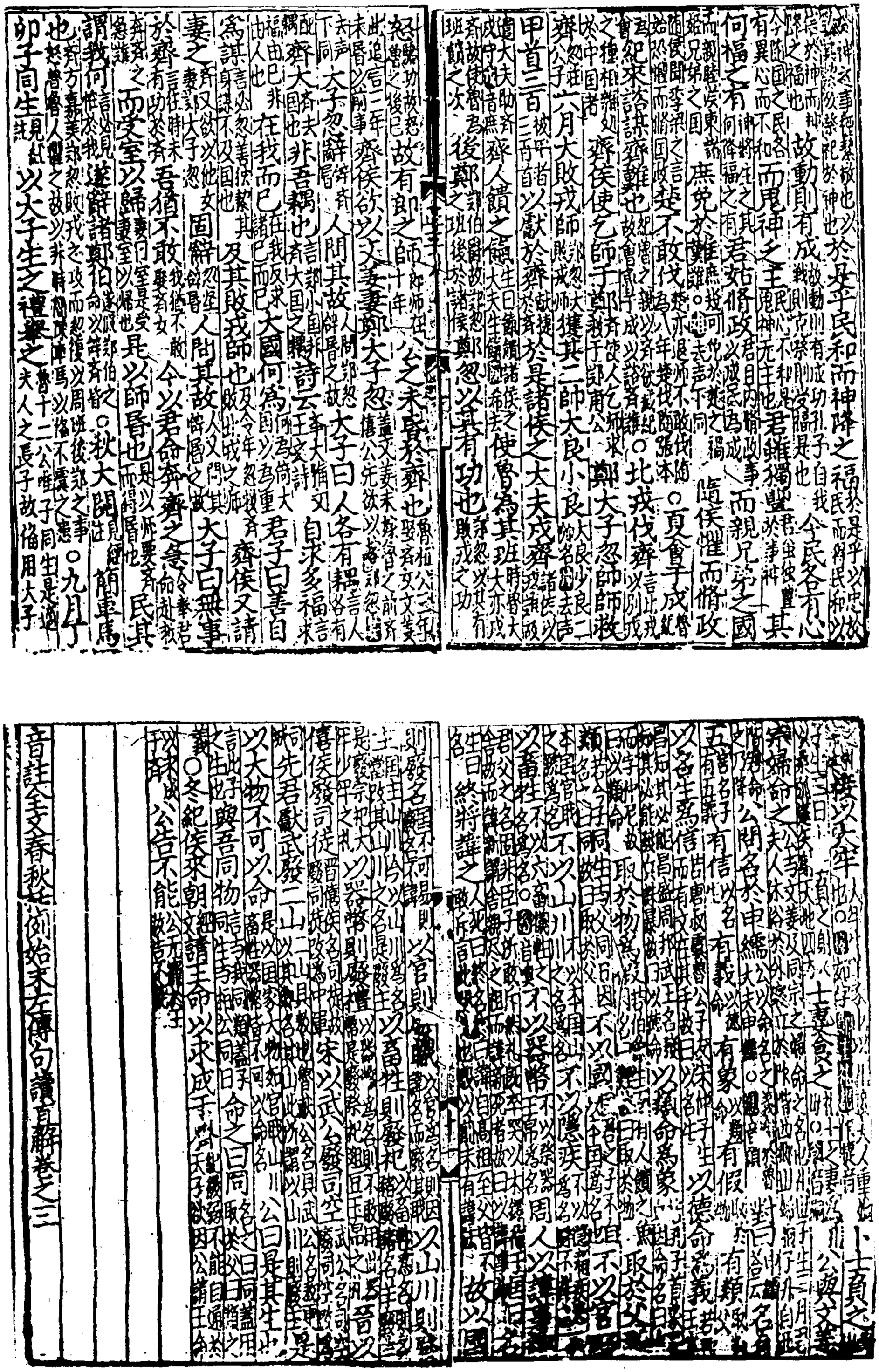
七年春○夏○秋○冬○

八年春王正月○夏○秋○冬十有二月○

九年春○夏○秋○冬○

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七月○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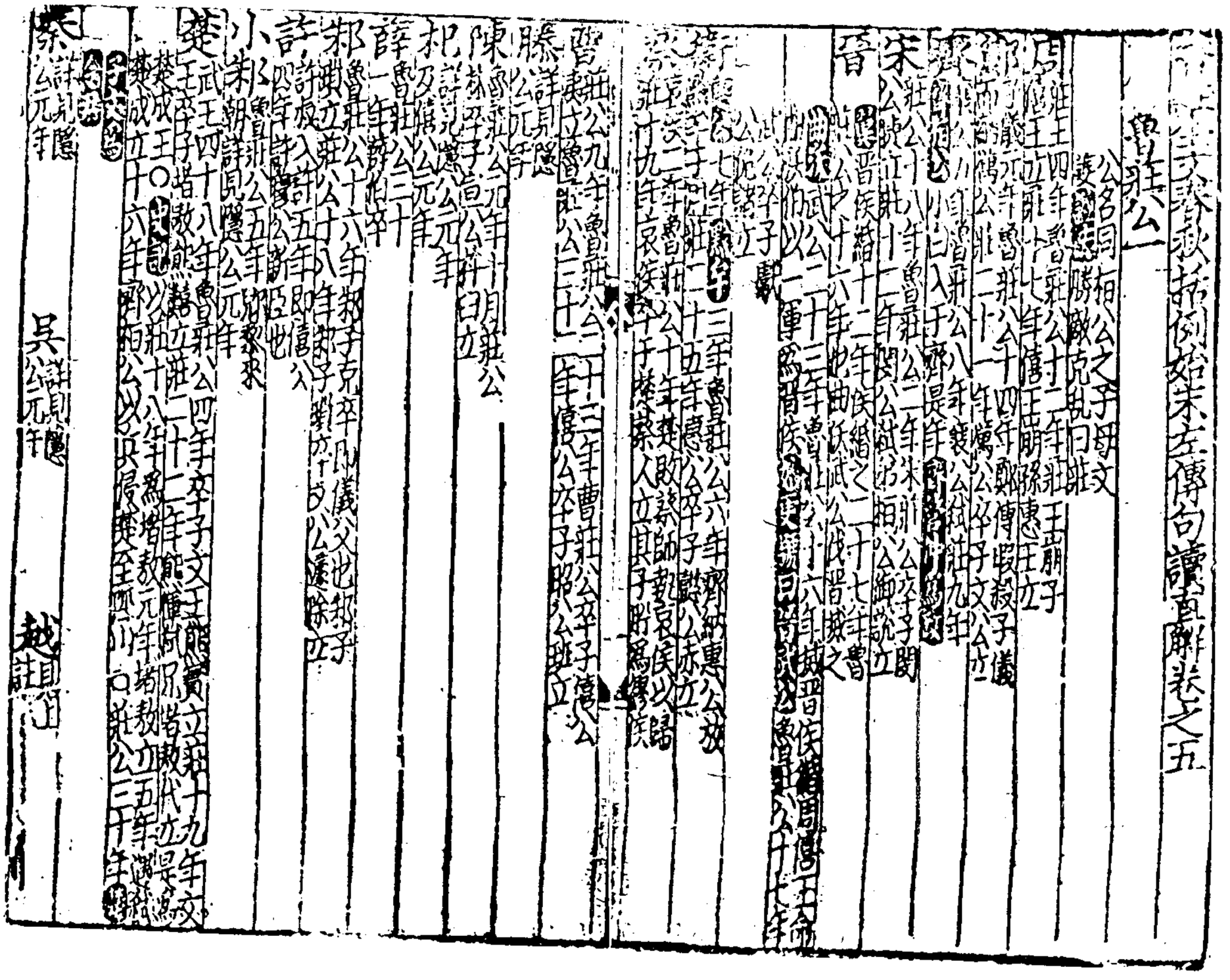
會于成○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
如齊逆女○翬公孫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翬夫人會齊侯于讙○傳元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公會齊侯于讙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翼侯
奔隨○夏武公伐隨○秋武公自隨歸○傳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
齊○夏公及齊侯鄭伯如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五
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六年春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年春王正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九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一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三年春王正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四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五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七
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十
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二
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三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
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
鄭○傳三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三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
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
以伐鄭○傳三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
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
軍以伐鄭○傳三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三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
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
將右軍以伐鄭○傳三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
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
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
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
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
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
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
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
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
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四十九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一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二年春王正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三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四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五年
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六
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十
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五
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
五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六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六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六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
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
鄭○傳六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六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
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
以伐鄭○傳六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
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
軍以伐鄭○傳六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六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
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
將右軍以伐鄭○傳六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
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
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六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
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
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
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
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
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八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七十九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十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十一年春王正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十二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十三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十四年
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十五
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十
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八
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
八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八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九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九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
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
鄭○傳九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九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
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
以伐鄭○傳九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
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
軍以伐鄭○傳九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九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
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
將右軍以伐鄭○傳九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
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
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九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九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
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
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
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
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
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
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六年春王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七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八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九年春王正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十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十一年
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十
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
百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
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
鄭○傳一百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
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
以伐鄭○傳一百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
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
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
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十二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十三
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一百二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十年春王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十一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十二
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
三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三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一百三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三十九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十年春王
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十一
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
四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四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一百四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十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十八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四十九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十
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
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
五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五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一百五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十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十七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十八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五十
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
百六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六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一百六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六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六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六十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六十六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六十七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六十
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
百六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七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
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
伐鄭○傳一百七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七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七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七十四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七十五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七十六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七十
七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
百七十八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
○傳一百七十九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
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
以伐鄭○傳一百八十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
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
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八十一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
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八十二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王
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八十三年春王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八十四年春王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八十五年春
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朝于紀○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冬王命虢公林父將右軍以伐鄭○傳一百八十
六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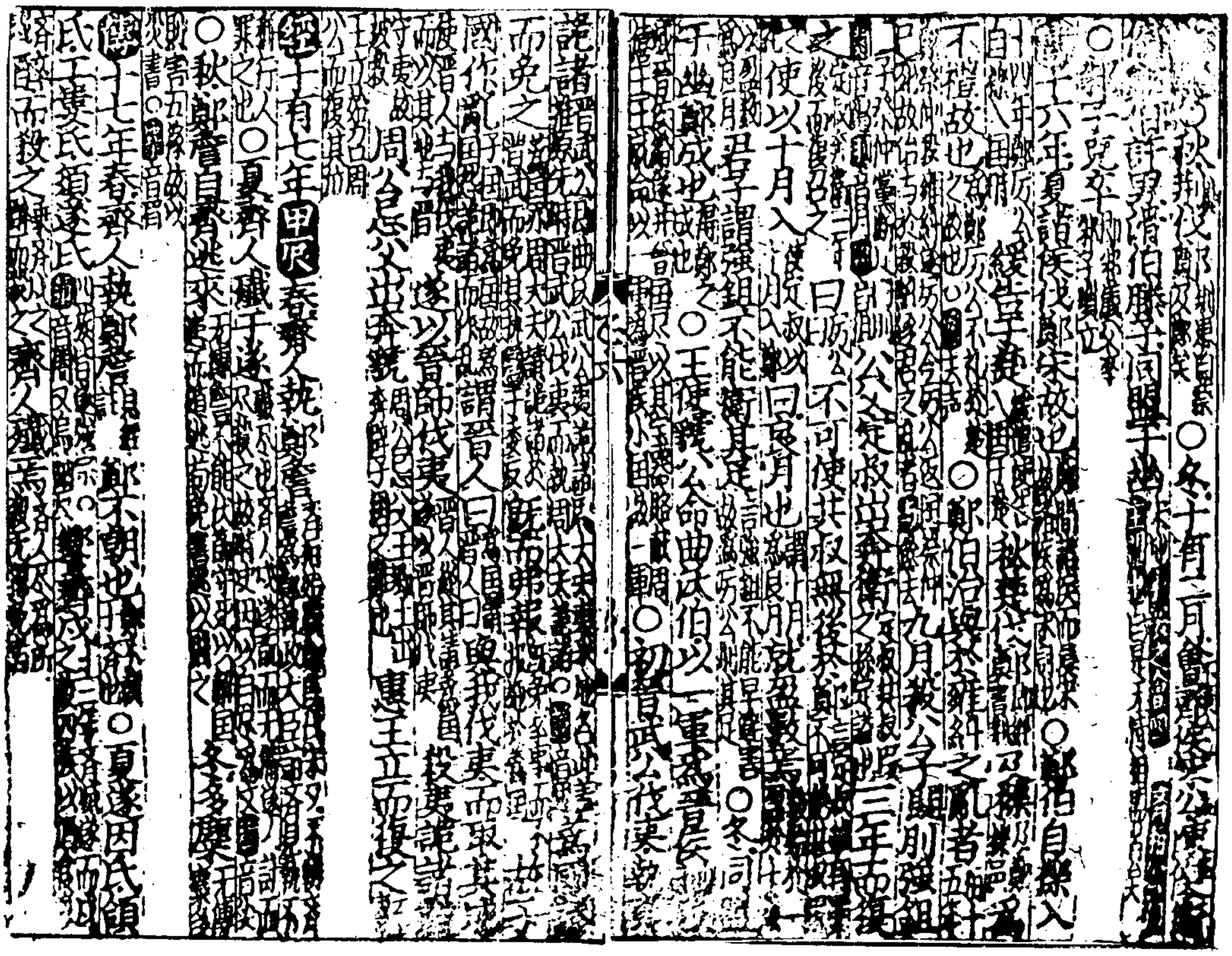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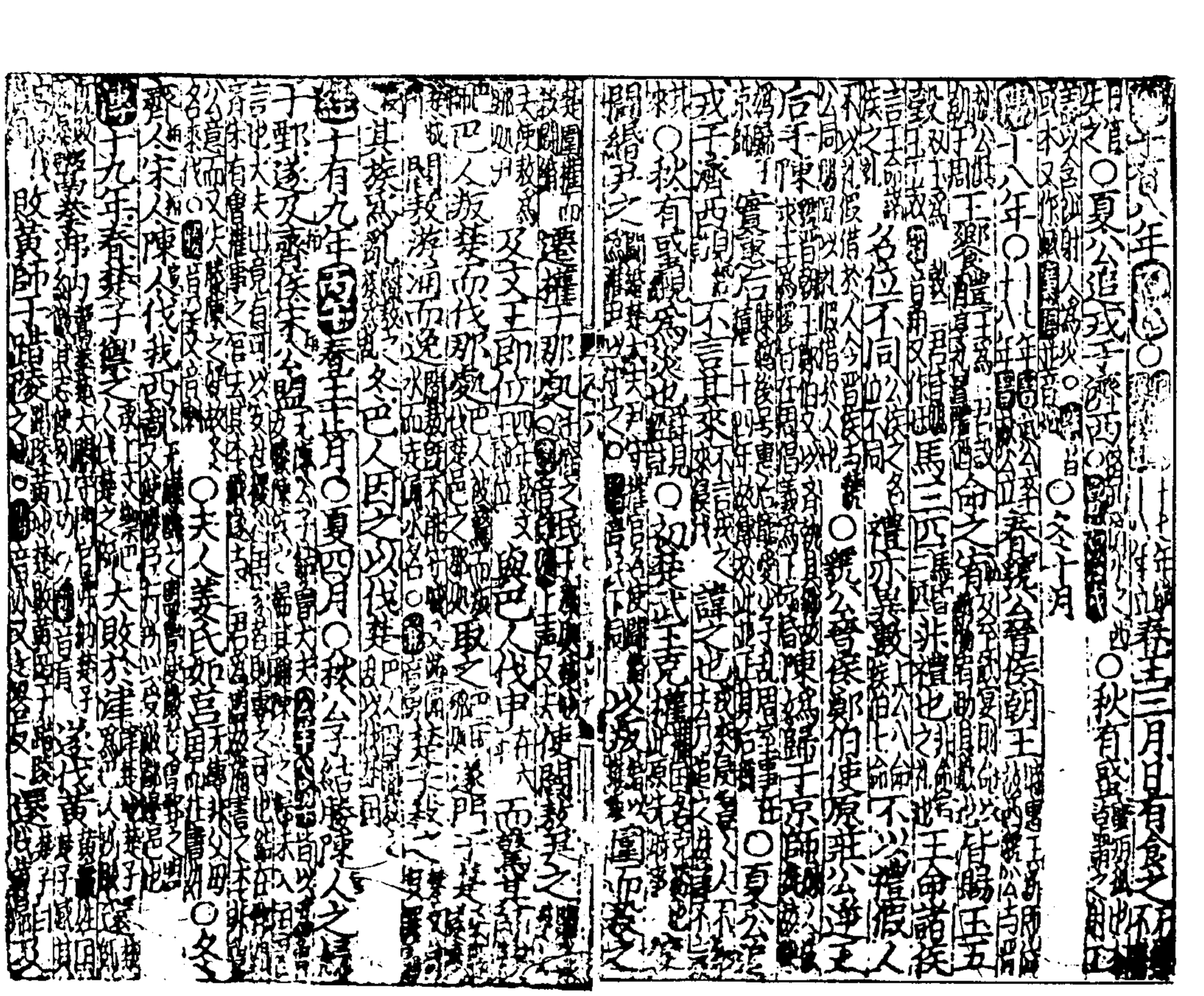
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
沛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傳○八月壬辰陳
侯躍卒无傳魯公卒○公會宋公于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
公于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无傳衛公
子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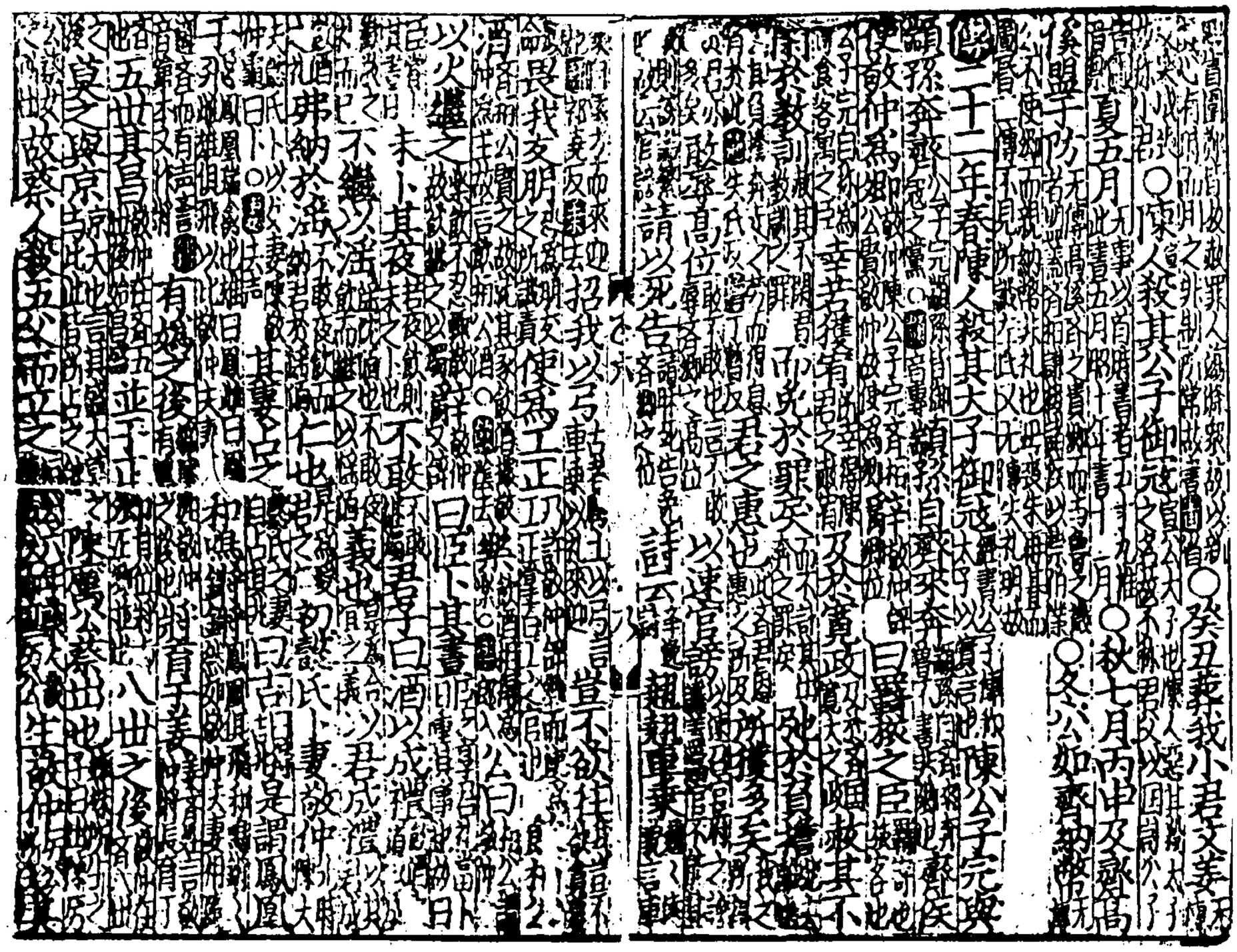
十二年夏盟于曲沛此魯地四年盟于此再盟也平杞莒也不平於晉魯也
平○公欲平宋鄭宋以鄭伯之立即殺白而獨先朝宋○白音蚪豆宋成未可知也故未
平之立而宋鄭又會于龜又會于武父會宋公以鄭伯盟于武父會宋公以鄭伯
故又會于虛以鄭伯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三會宋公不得遂師而伐宋
無信也言宋無信也言宋既許魯平而又會鄭伯盟魯為宋鄭戰焉為宋
鄭戰也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盟無信也無信也盟則情渝渝變也情渝則質亡質亡則民不
信也民不信也君若不鎮撫君若不鎮撫小民以信之信之以禮行之以
禮禮信之謂也禮信之謂也何以守國何以守國國不以禮其何以
治民其何以治民治民莫善於禮禮莫善於不爭不爭之謂禮不爭之謂禮
禮之本也禮之本也夫禮所以定親也所以定親也親親以和和以
無怨無怨也無怨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能刑矣能刑矣刑以正
國國以正民民以從政政以治民治民以安國安國以利民利民以阜
財阜財以阜財以給百事給百事以役百官役百官以守社稷社稷
有主而民有則及鄭伯逆王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
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
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
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
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
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
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侯為魯桓王逆后于紀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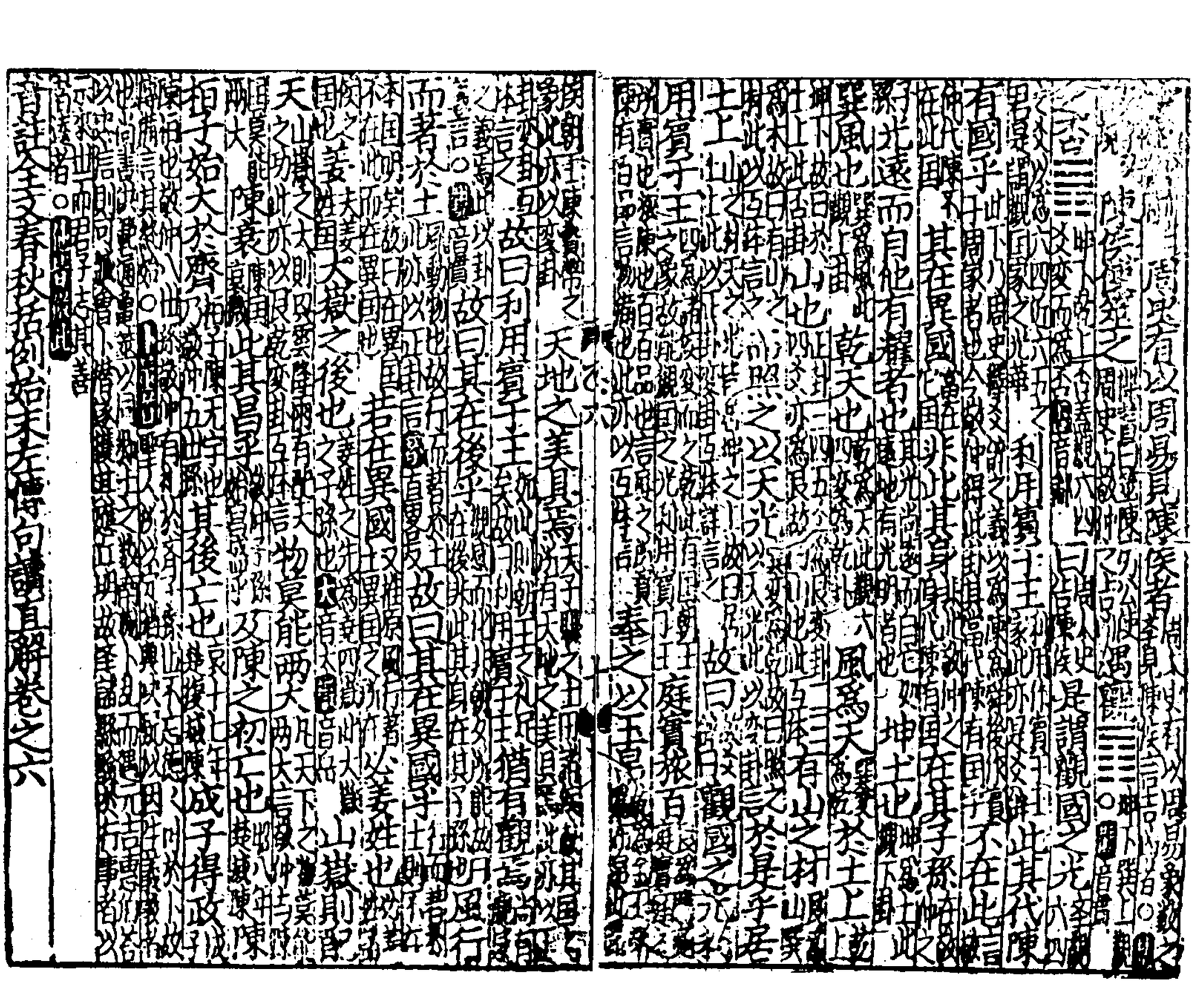
十有七年國語春正月丙辰朔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幽○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丙午公會師伐邾○秋八月丁丑葬我小君惠公○六月丁丑葬我君桓公○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十有八年春公將有行○夏公會齊侯于祝丘○秋八月丁丑葬我君桓公○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十有七年春盟于黄○夏公至自伐邾○秋七月○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讙○夏四月丙子公及齊侯宴于犂丘○公至自犂丘○丙戌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七月○冬公至自會○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防○夏四月丙申公至自防○秋公會齊侯于艾○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夷儀○夏公至自會○秋公會宋公于虚丘○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公至自時來○秋公會鄭伯于武父○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老桃○夏公至自老桃○秋公會鄭伯于鄧○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谷○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穀○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防○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艾○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洮○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穀○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防○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平陰○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穀○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扈○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平陰○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蒲○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防○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三十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鄑○夏公至自會○秋公會齊侯于鄑○冬十有一月公至自會○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樂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神依人而行故人實有之精爽至則明神降之監其德也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則明神降之嘉生民之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亡國是聽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之命史嚚曰虢必亡矣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虢公其亡乎神聞虢請命内史過往賀之還歸告王曰虢公其亡矣不脩其政而貪神之貺不亦難乎王曰若之何對曰虢公其朝夕乎不脩政德而貪神之貺將亡何待王曰吾聞之也惠王問於内史過曰吉凶其同物乎對曰夫神聖人以精明之者也故精則一一則明正明則聰正聰則能光遠宣朗而德回之精爽至則其物生焉是以先王之祀也精以享之敬以奉之忠以導之文以纯之是以神降福焉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亡國其君驕溢淫虐則神不蠲潔其祀馨香不登民神怨痛無所依懷神怒民叛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王曰若是則神其無乎對曰有之夫民之精爽不貳者而後可以接神聖也若民神同位則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明降之在明民之能明德也是以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福黍稷馨香祀之克從上帝旁及百神是以有明德之馨香無讒慝之污上下皆然則民神無怨矣○初公筮敬仲之生也其卦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利用賓于王其代陳乎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四嶽三塗陽山太岳實侯氏之祖配以大姬天之大數也此卦之謂乎風行地上山之材也庸以材成器而加之以文章觀國之光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山川也有天地之象而居其中於人為賓王者賓天地之光明其在此乎在人為賓照德之光而明其德也是以謂觀國利用賓于王其庶有德以治民者也其在陳乎陳必復興其後大而未顯故曰其代陳乎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大嶽後也山岳則生神物天地之美具焉故曰三塗陽山太岳實侯氏之祖姜伯夷為四嶽掌四時者也姜氏其後王室者乎風飛蟲也蟲莫美焉有文在上而蟲飛以從之其君之徵也故曰利用賓于王其庶有德以治民者也○初公筮敬仲之生也其卦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利用賓于王其代陳乎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四嶽三塗陽山太岳實侯氏之祖配以大姬天之大數也此卦之謂乎風行地上山之材也庸以材成器而加之以文章觀國之光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山川也有天地之象而居其中於人為賓王者賓天地之光明其在此乎在人為賓照德之光而明其德也是以謂觀國利用賓于王其庶有德以治民者也其在陳乎陳必復興其後大而未顯故曰其代陳乎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大嶽後也山岳則生神物天地之美具焉故曰三塗陽山太岳實侯氏之祖姜伯夷為四嶽掌四時者也姜氏其後王室者乎風飛蟲也蟲莫美焉有文在上而蟲飛以從之其君之徵也故曰利用賓于王其庶有德以治民者也○初公子般之母女公子也公子慶父與之通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子般之死見於莊公莊公子般之母女公子也公子慶父與之通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子般之死見於莊公莊公問於季友曰慶父其如君何對曰慶父材也能任其事將使慶父治魯乎對曰不可親也親則速寇讎疏則間親君其圖之公曰吾欲使慶父治魯而親之何如對曰不如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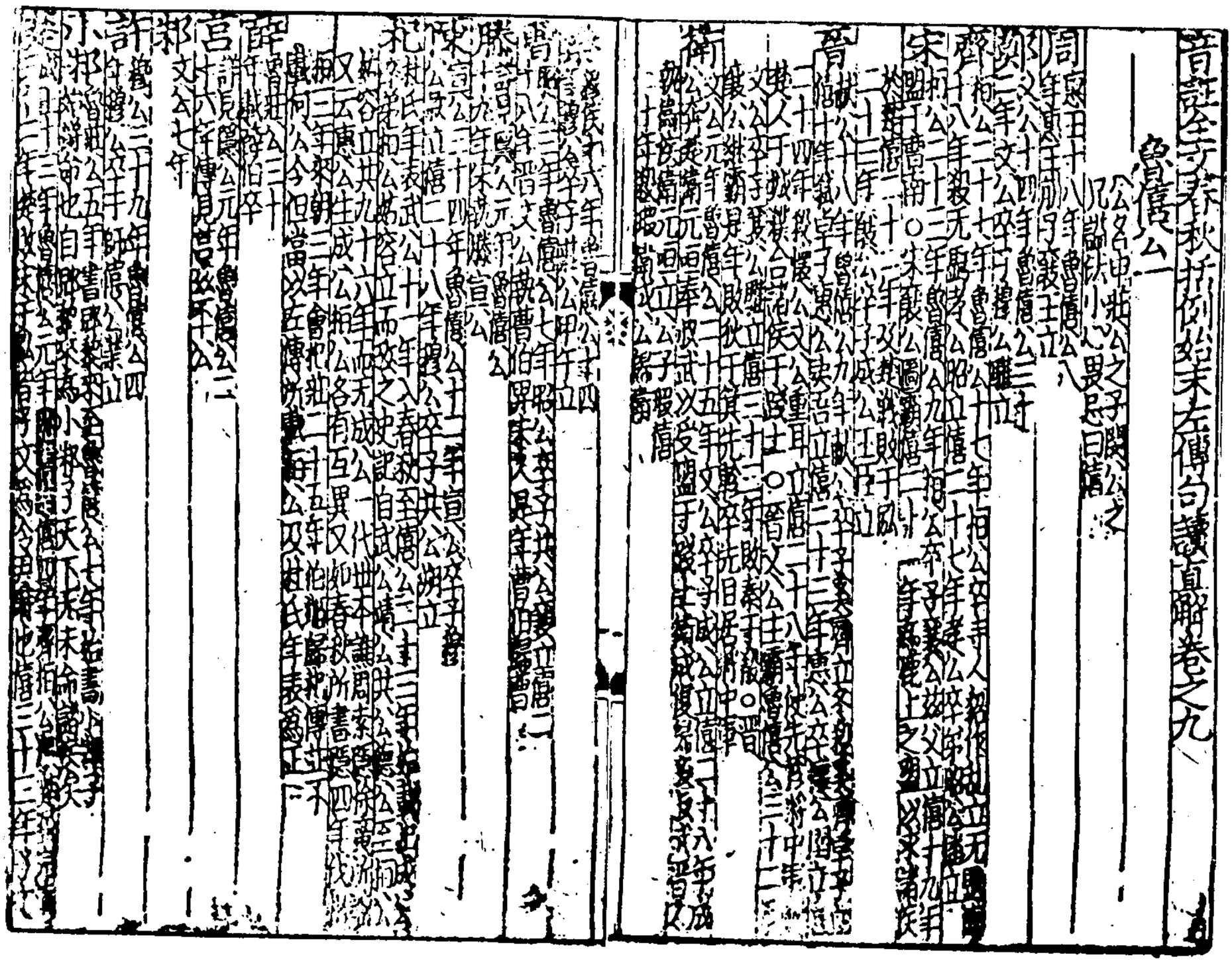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定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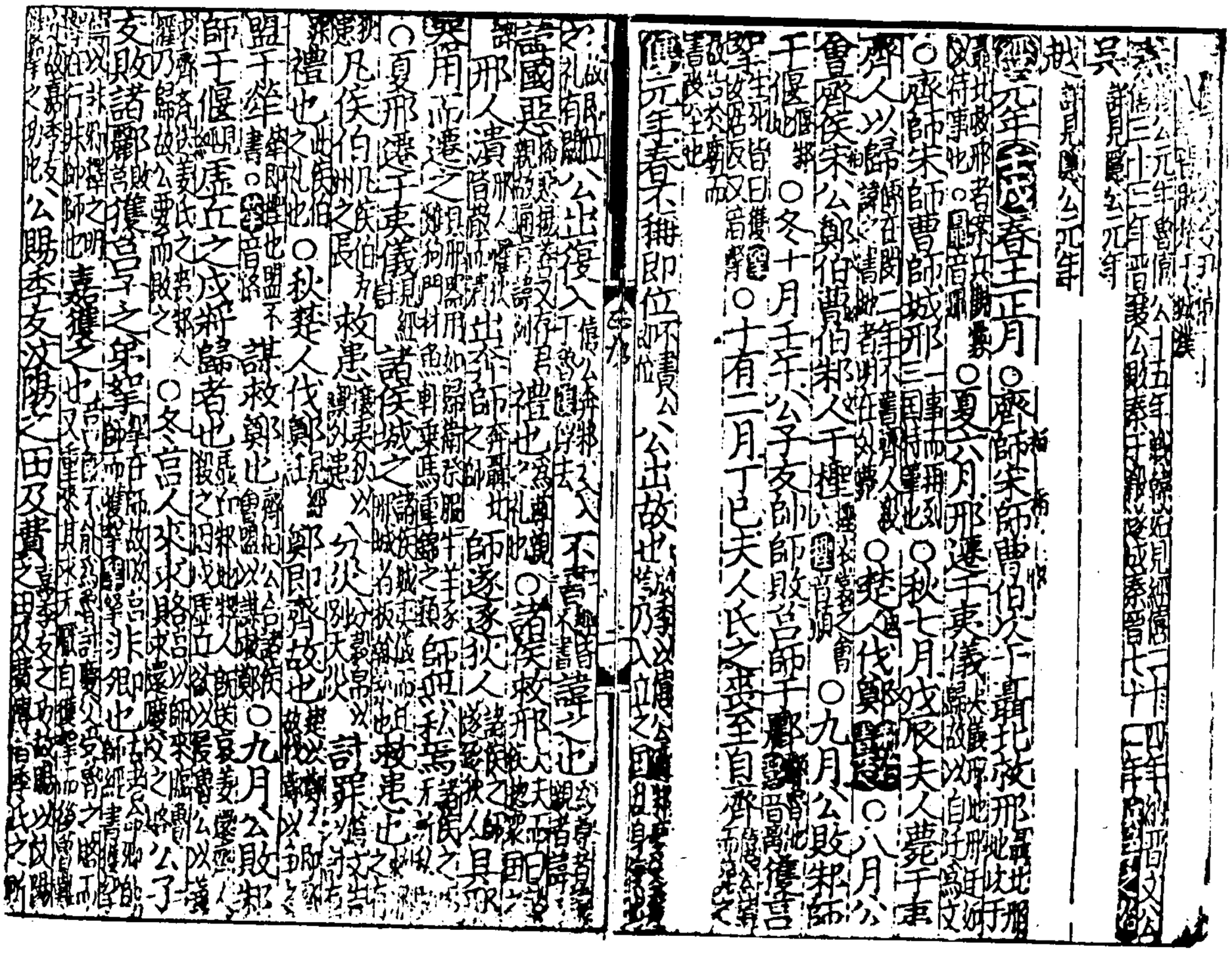
魯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
名閱詳見莊公三十二年
周惠王十六年
鄭文公十二年
鄫桓公二十五年
宋桓公二十一年
晉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三軍
衛懿公八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
公以下十四年懿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穆公十四年
曹昭公元年
滕詳見隱公元年
陳宣公三十二年
杞詳見隱公元中及僖公元年
薛惠公三十一年薛仍卒
邾文公五年
小邾見莊公元年
梁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二元年

隱元年庚申春王正月
癸丑八月公及鄭伯盟于洛姑洛地○季子來歸
書歸者喜其歸也季子賢人也故全之也冬齊仲孫來
故全之也冬齊仲孫來命故不書陵文侯欲納桓王
隱元年春不書即位不書公子
主其事○管敬仲言於桓侯
終不可納不可厭也厭而不收安安而不收
有相親近之
情而女乙反不可棄也棄而不收
禍將及於酖
壽也洗去
歸不可懷也懷而不收
言洗滌而山征當
以不收懷歸之
貳此簡書之所以不收懷歸之事同

使罪至無辜至於酖
自訓無所歸咎
立為後蓋天下事未
如以為吳大伯
大伯周大王
之子知大王
使召季歷
季歷之子昌
有聖德大王
欲傳位
以次及昌
大子成曲沃
先是旺公二十八年
封大子
成于曲沃
右軍乃魏
公戎右
大子申生將下軍
又使大子
將上軍
以滅耿滅霍滅魏
耿霍魏皆
小國
賜趙夙耿
賜畢萬霍
賜畢萬魏
地賜畢萬
以為大夫
士蒍曰高士
見其事乃
大子不得立矣
大子申生不得
為嗣公駿公
位以卻之
卻使不得
立為嗣
大子之都城過
於大都城而
又賜之
以逼之
大子
又焉得立
大子之
計不
出此
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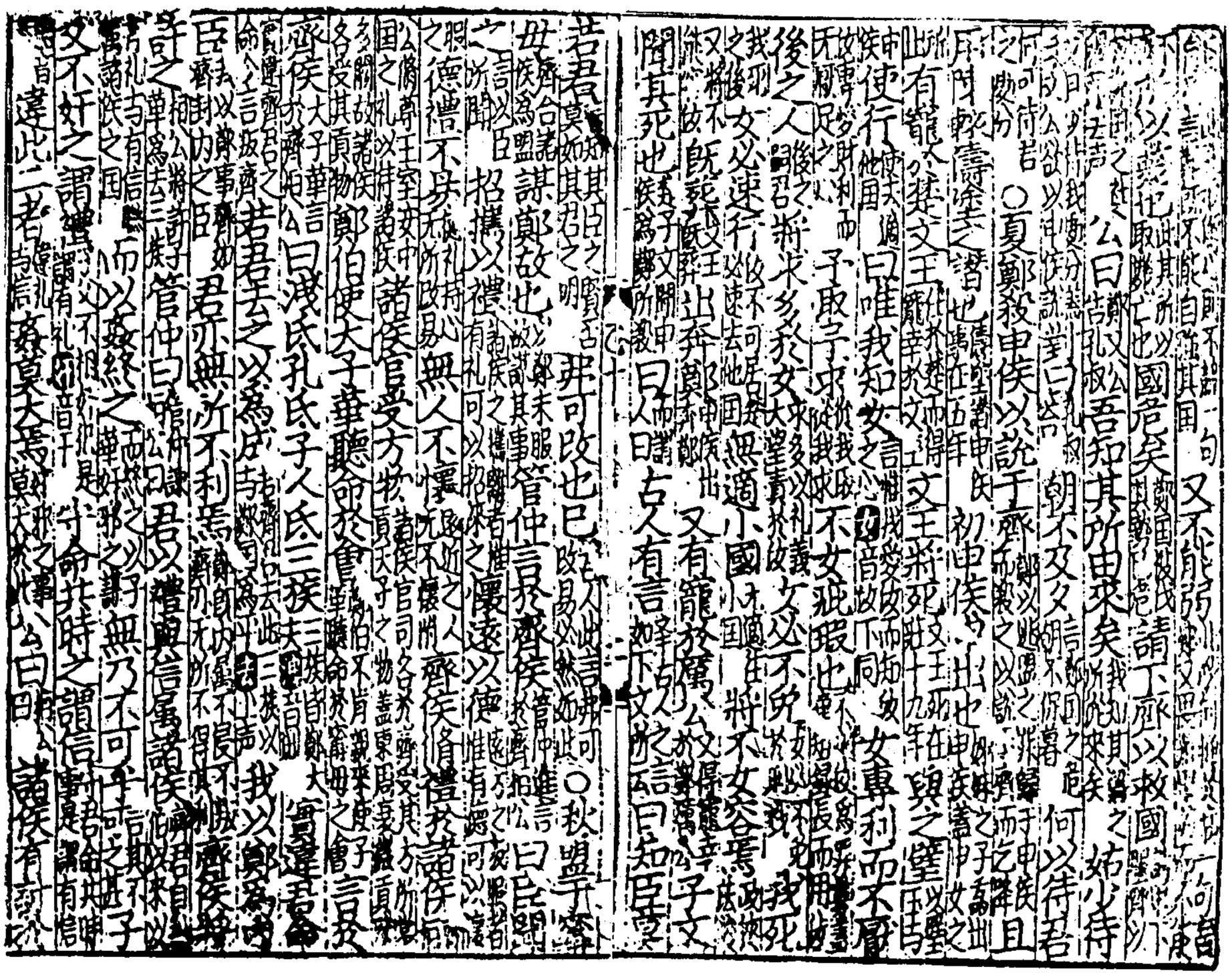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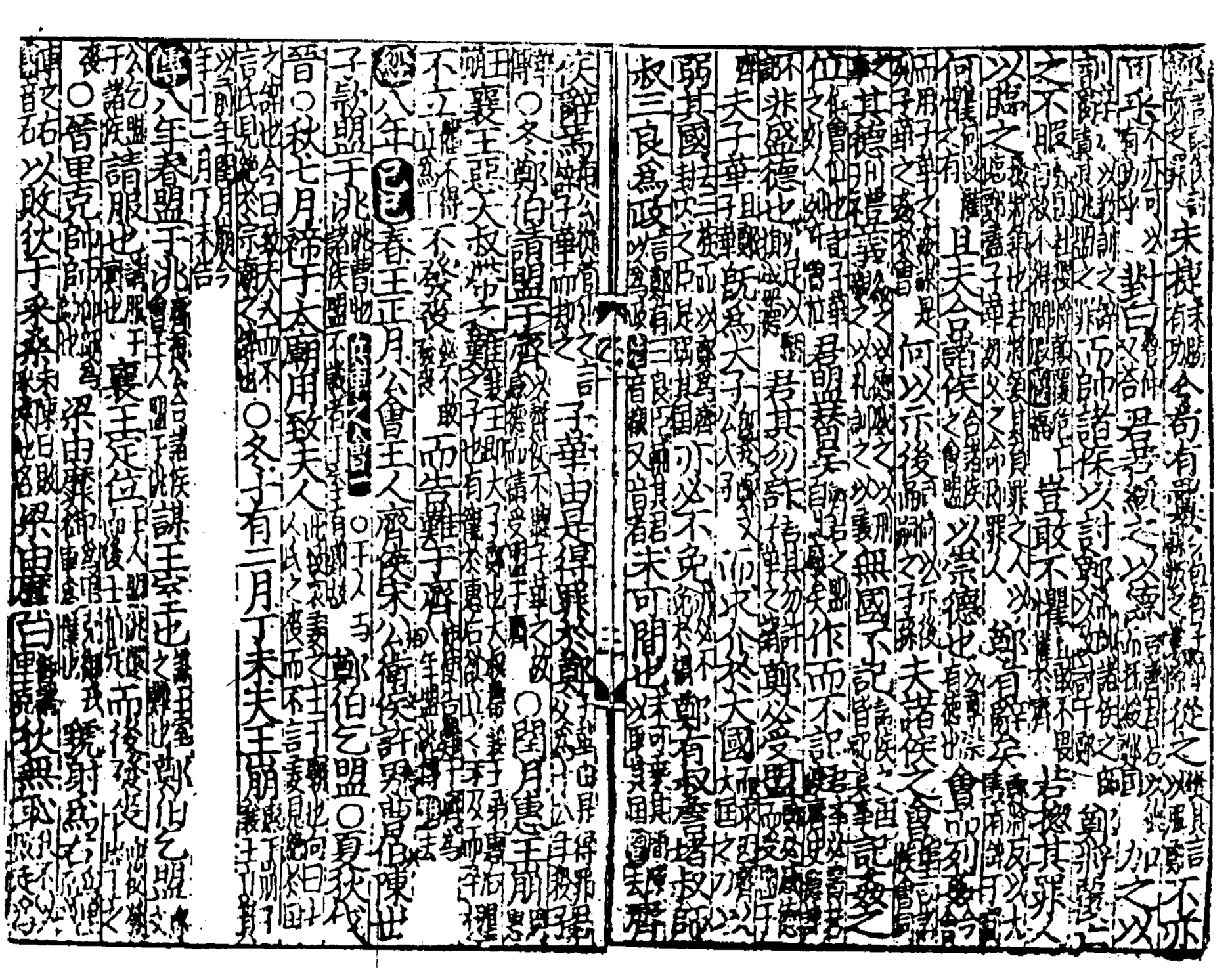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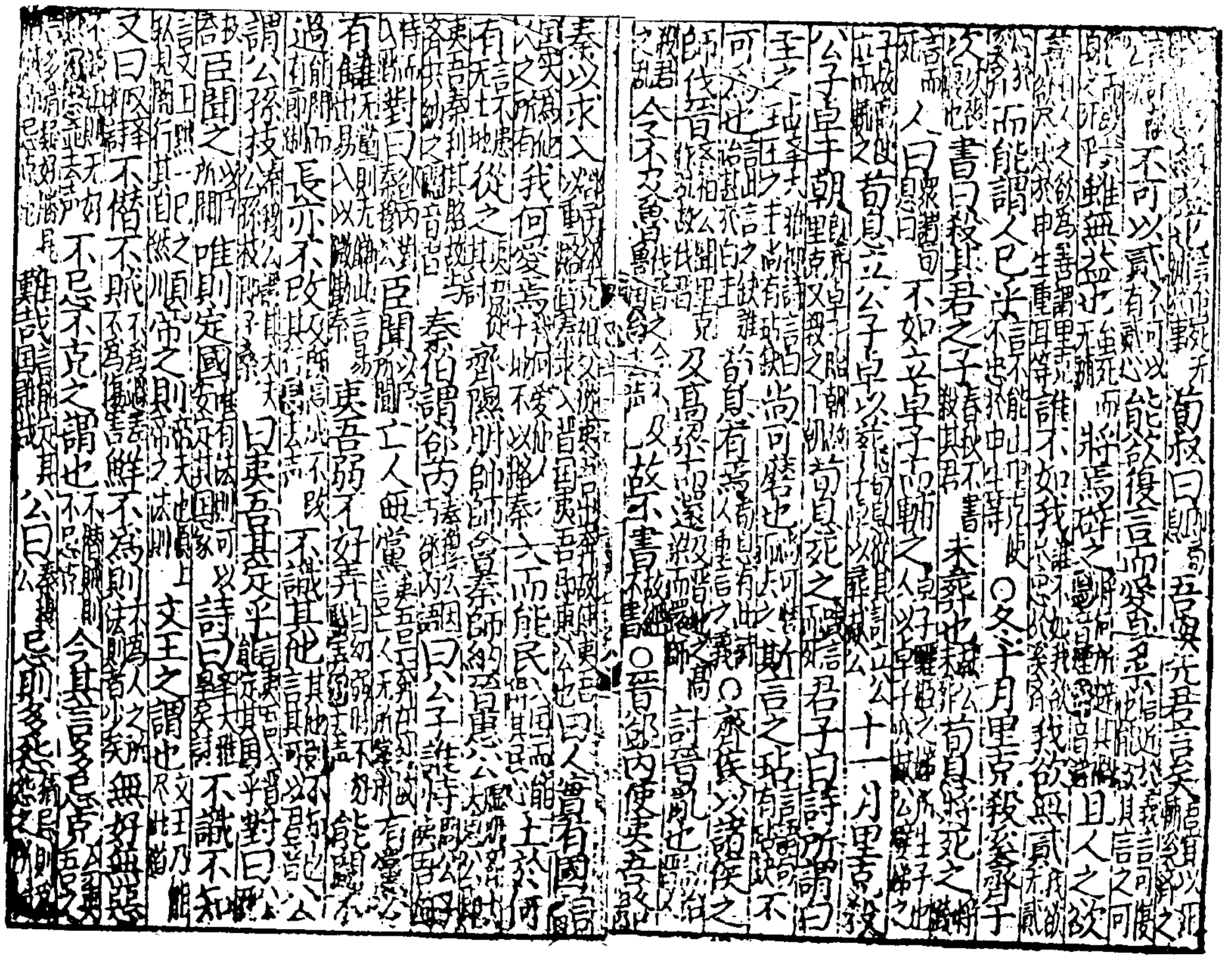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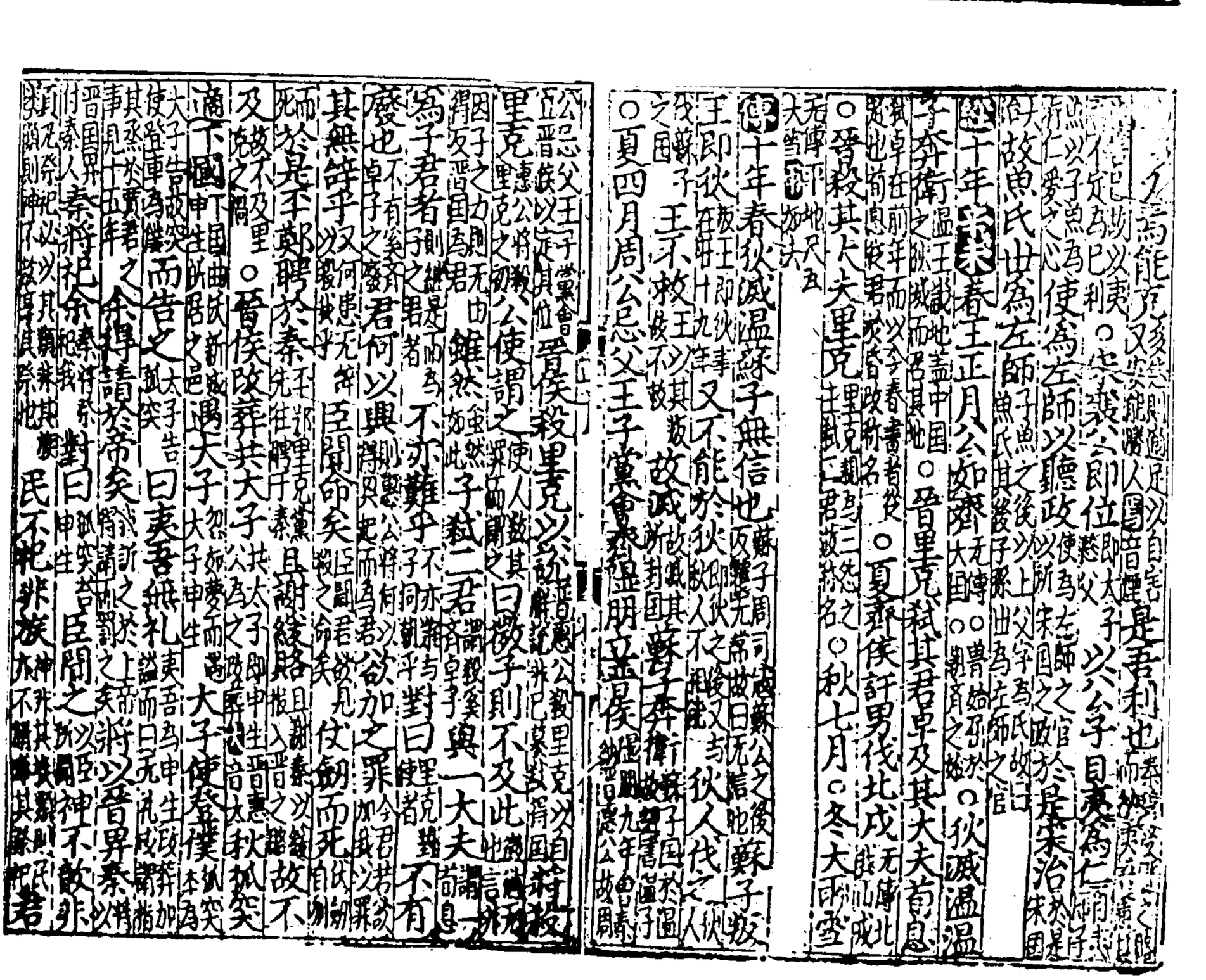
經六年丙午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邑）○秋楚人圍許（以救鄭）○冬公至自伐鄭

傳六年春賈侯使賈華伐盾（賈侯晉大夫賈華晉侯使伐盾）曰（盾言）不能守（陳吾）所（所居之邑）也（也）吏（吾）不（不）能（能）守（守）陳（陳）吾（吾）所（所）也（也）（欲攻力不能中敵不如重耳之賢）盟而行（不歃血）（盟必歃血）將奔狄（晉侯欲伐狄）郤芮（郤芮晉大夫）曰（芮言）狄（狄）固（固）貪（貪）吾（吾）重（重）賂（賂）（重耳同謀不如之梁）梁（梁）近（近）秦（秦）而（而）幸（幸）焉（焉）（梁為秦之所親幸秦必保護之）秦（秦）大（大）國（國）且（且）偪（偪）（秦而為秦之所親幸秦必保護之）乃（乃）出（出）同（同）走（走）（言夷吾後重耳同走）後（後）出（出）同（同）走（走）（出奔而同走）不（不）如（如）之（之）梁（梁）（不如之梁）梁（梁）亡（亡）（梁近秦而幸秦為大國且偪）吾（吾）又（又）從（從）之（之）（吾又從之）（從之）（從梁亡）（梁亡









春秋經左氏傳句辨卷之十一

僖公三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不鄭又弗納不書非其族也不書葬非其君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晉侯于陽穀

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不鄭之亂來告

夏公及晉侯盟于上雞泊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一年春晉侯使以不鄭之亂來告

夏公及晉侯盟于上雞泊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一年春晉侯使以不鄭之亂來告

夏公及晉侯盟于上雞泊

秋八月大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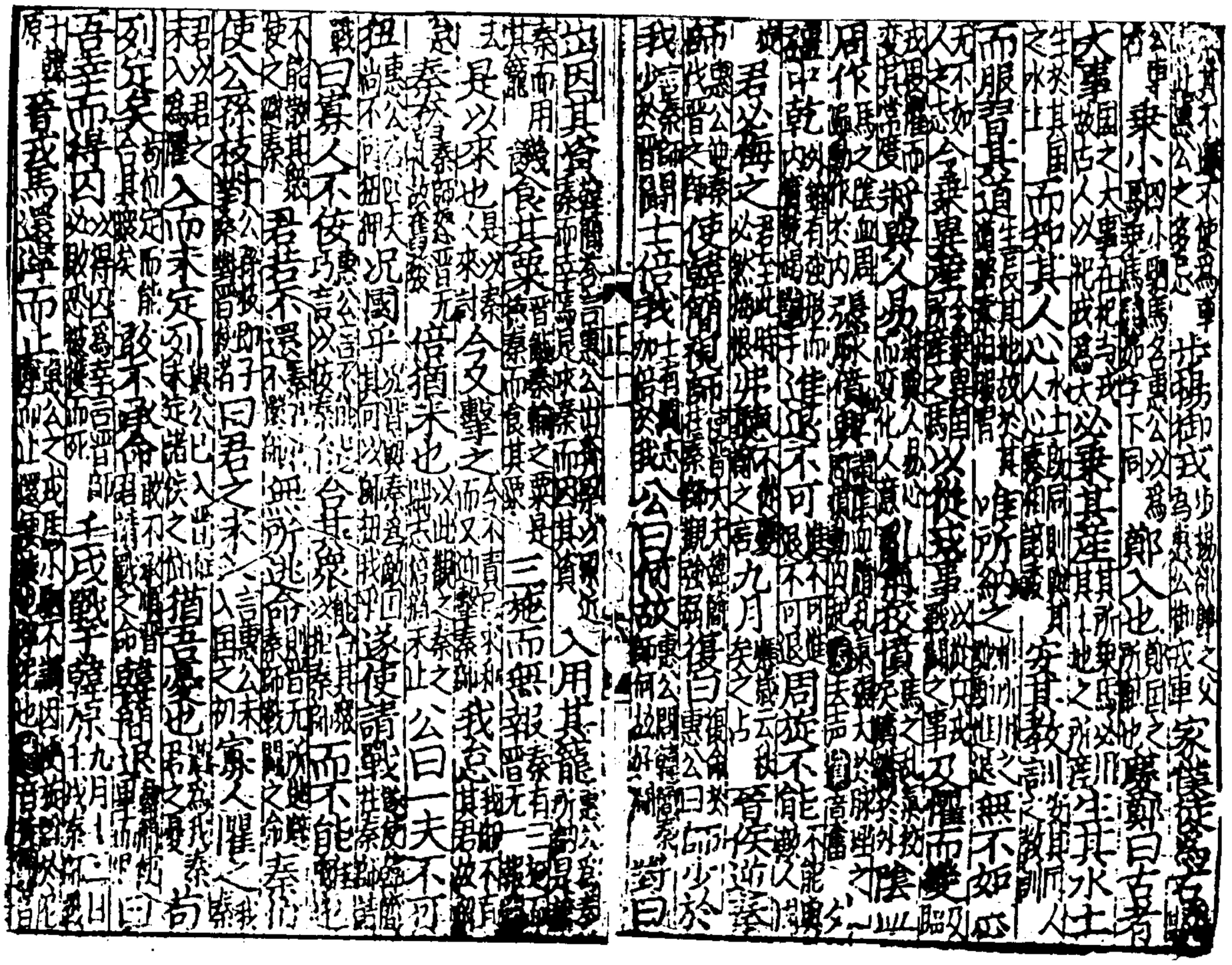
冬楚人伐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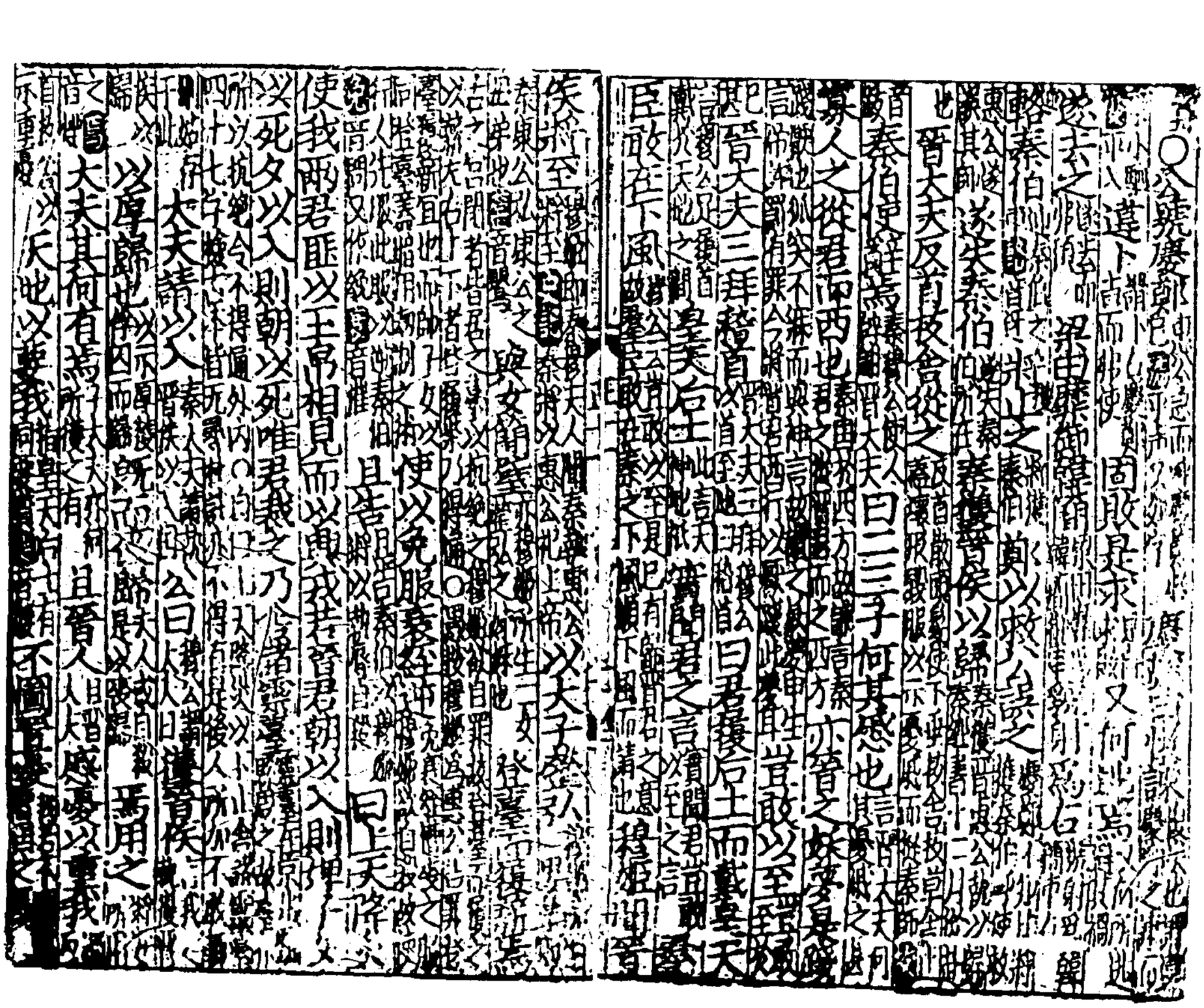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晉侯使以不鄭之亂來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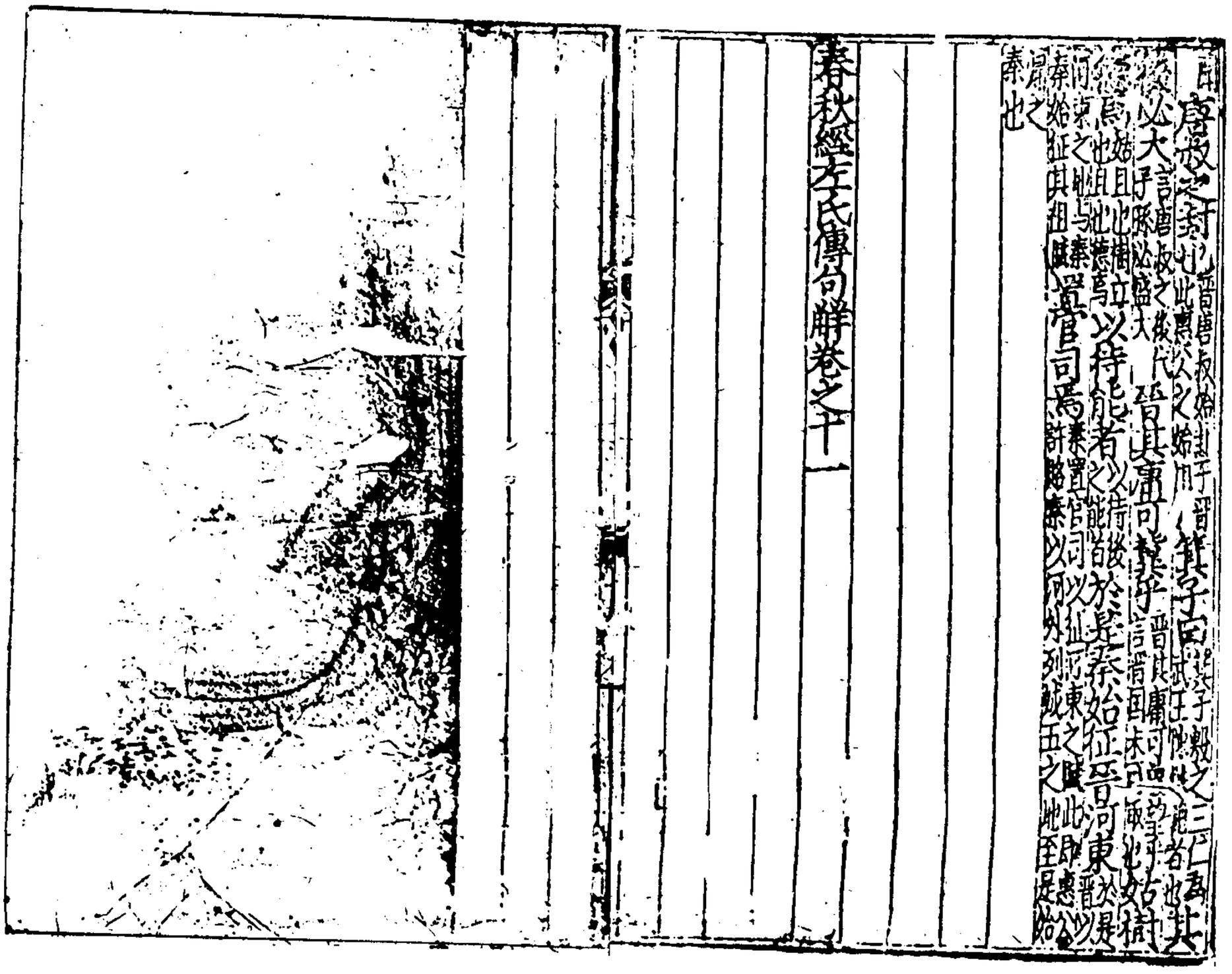
夏公及晉侯盟于上雞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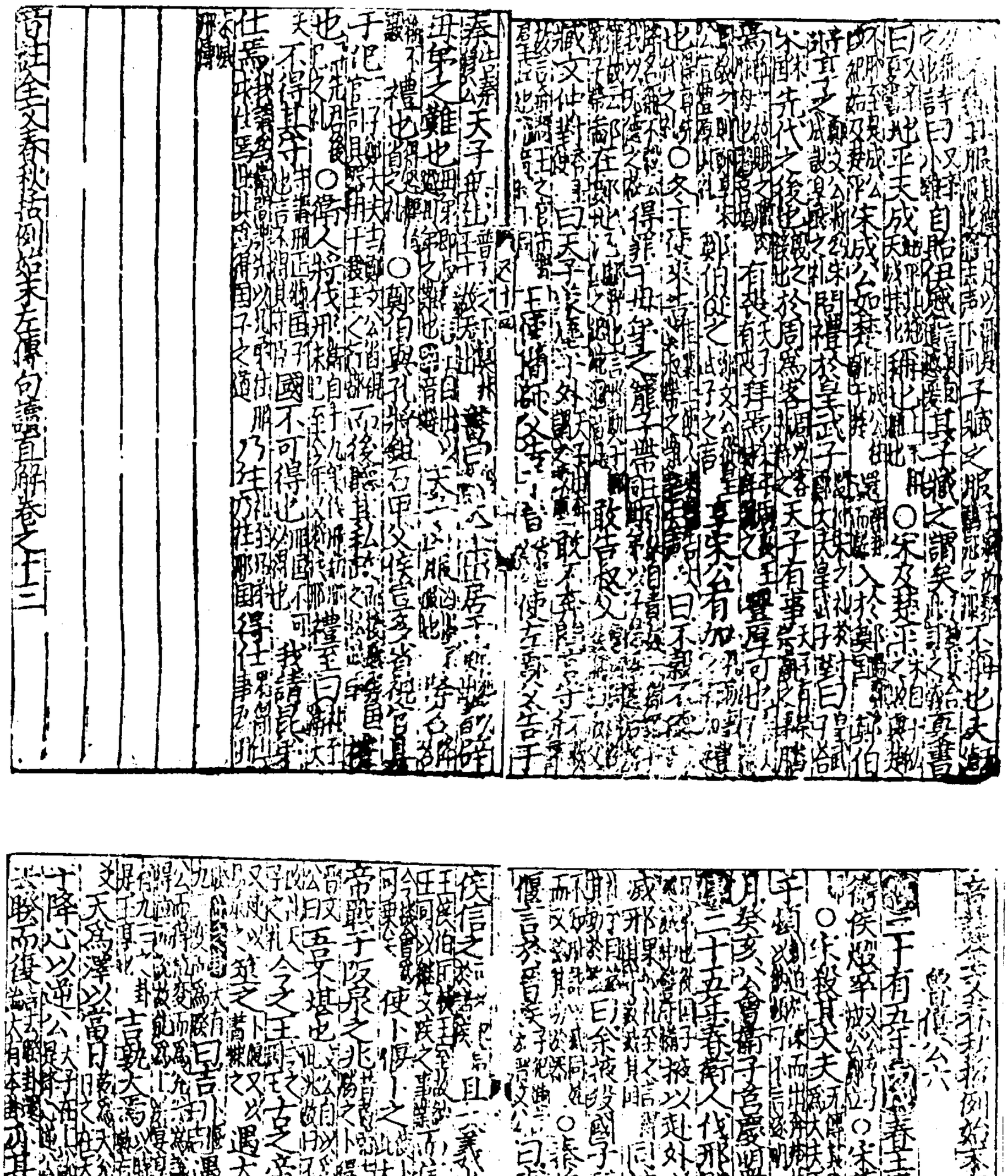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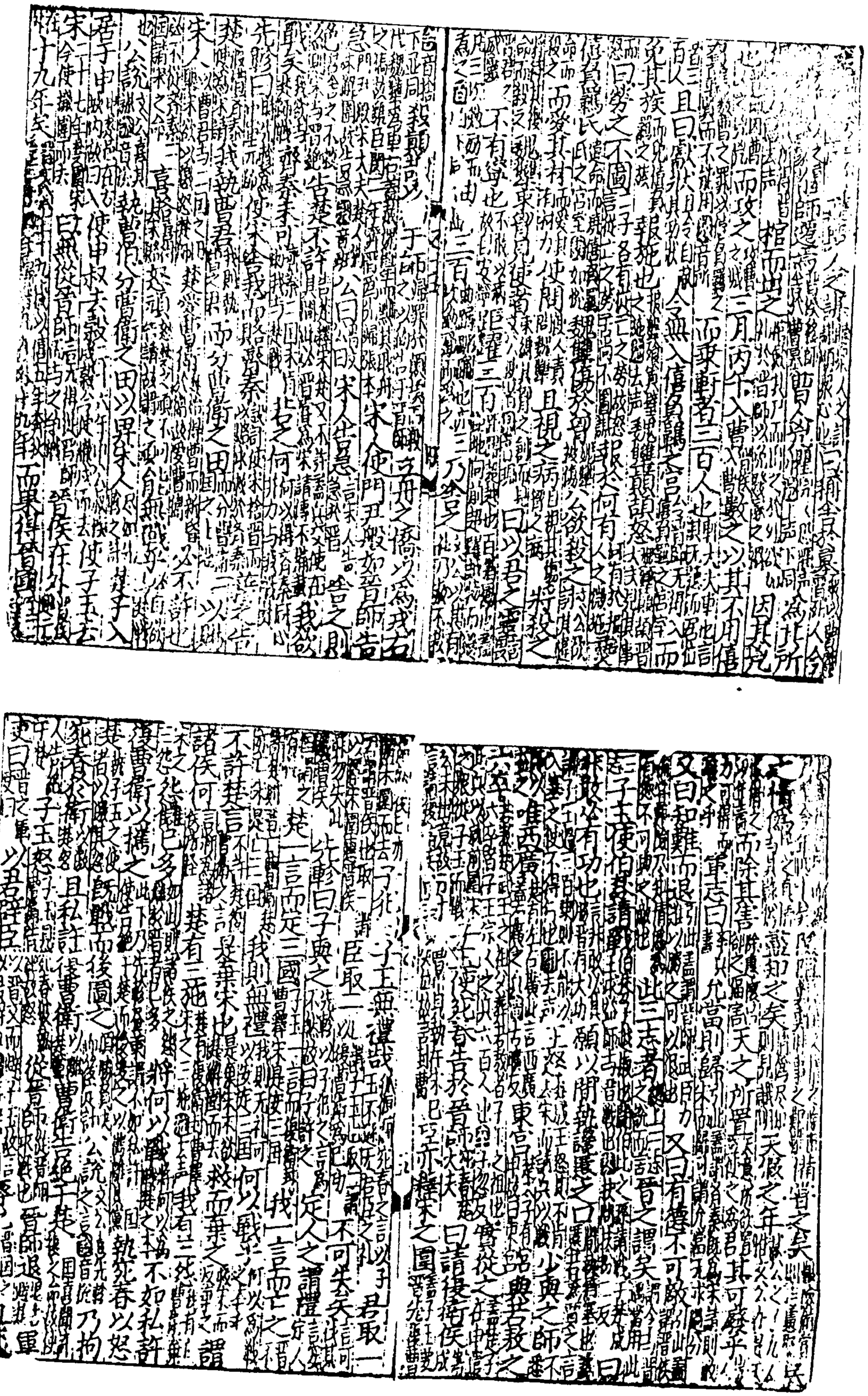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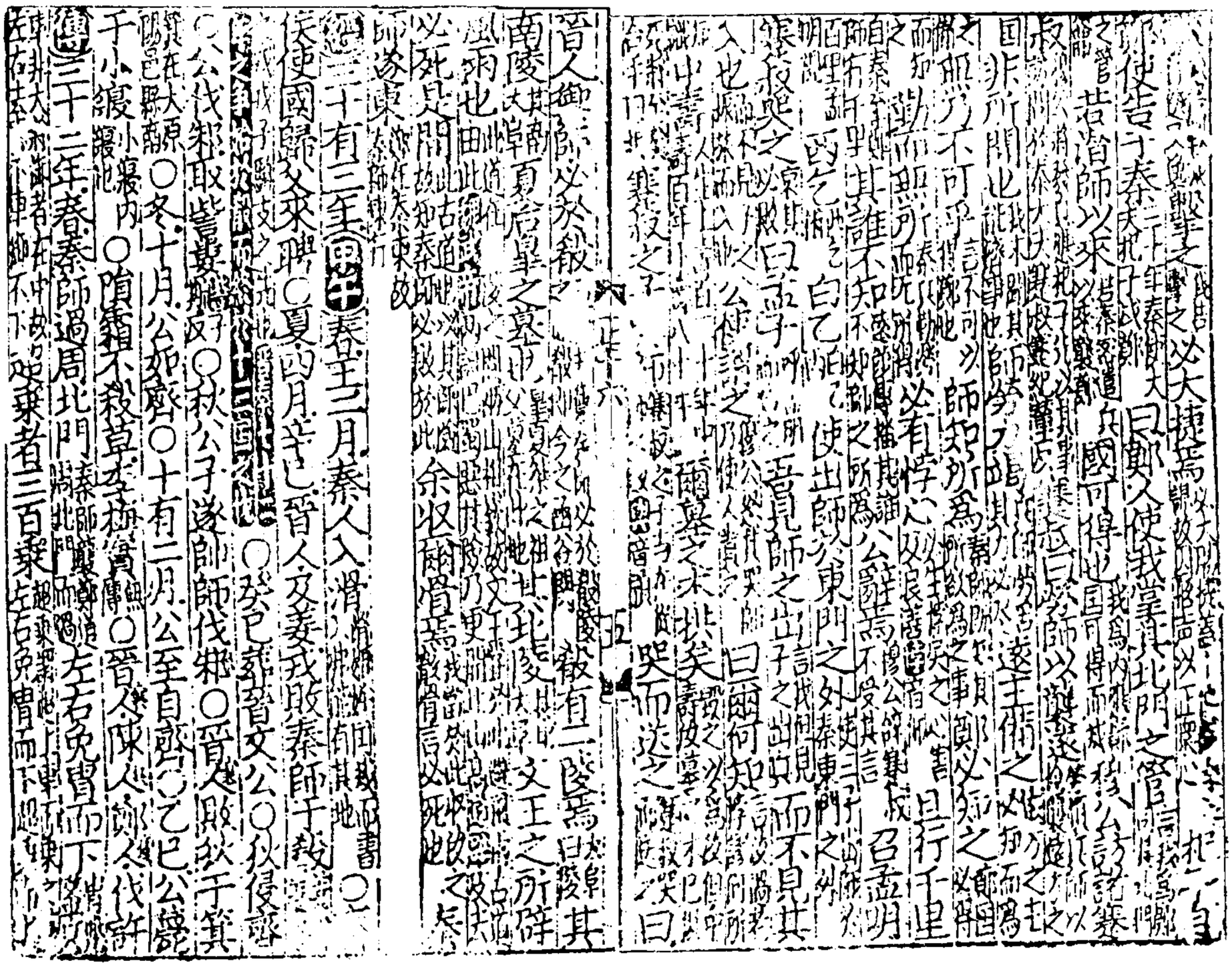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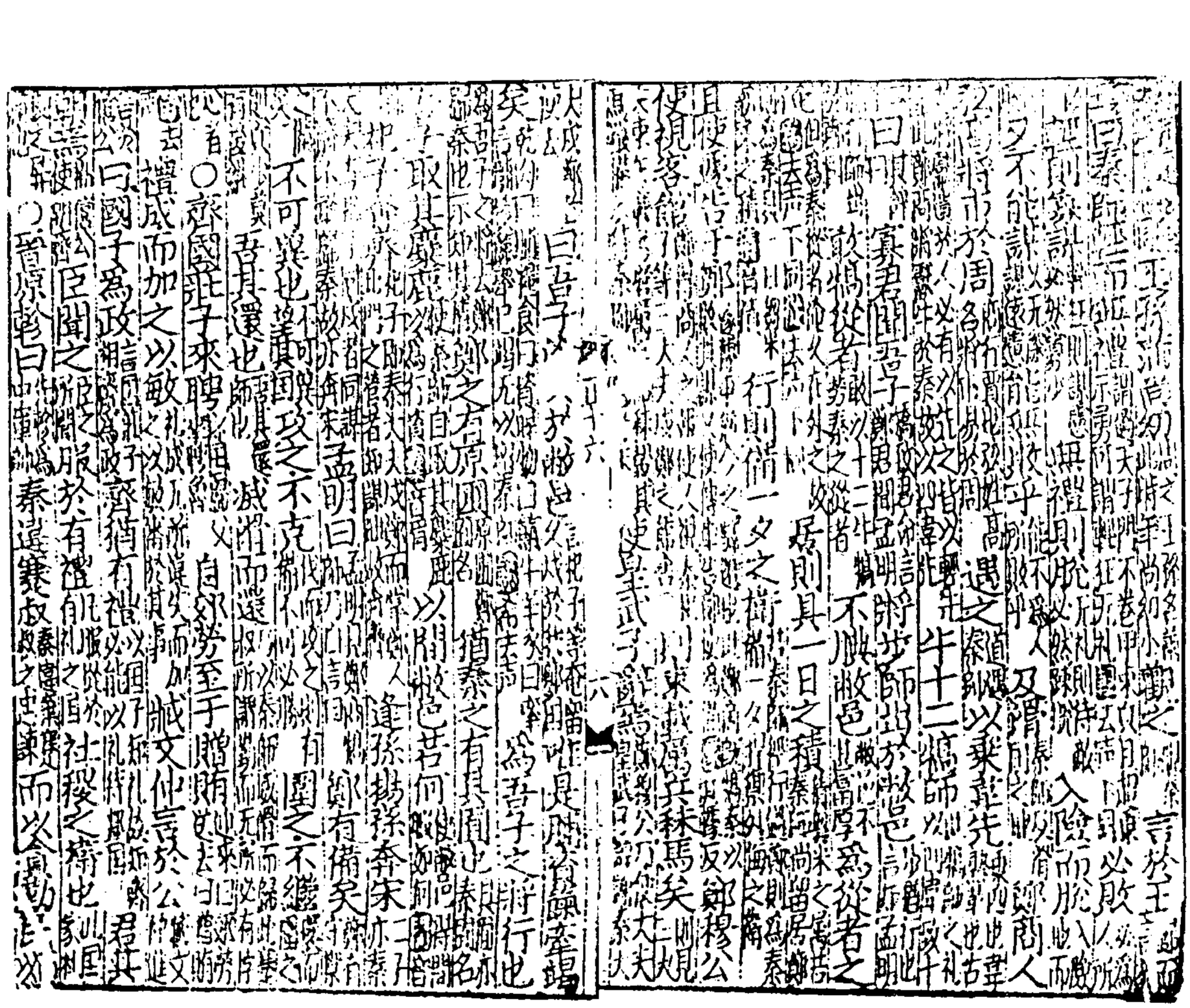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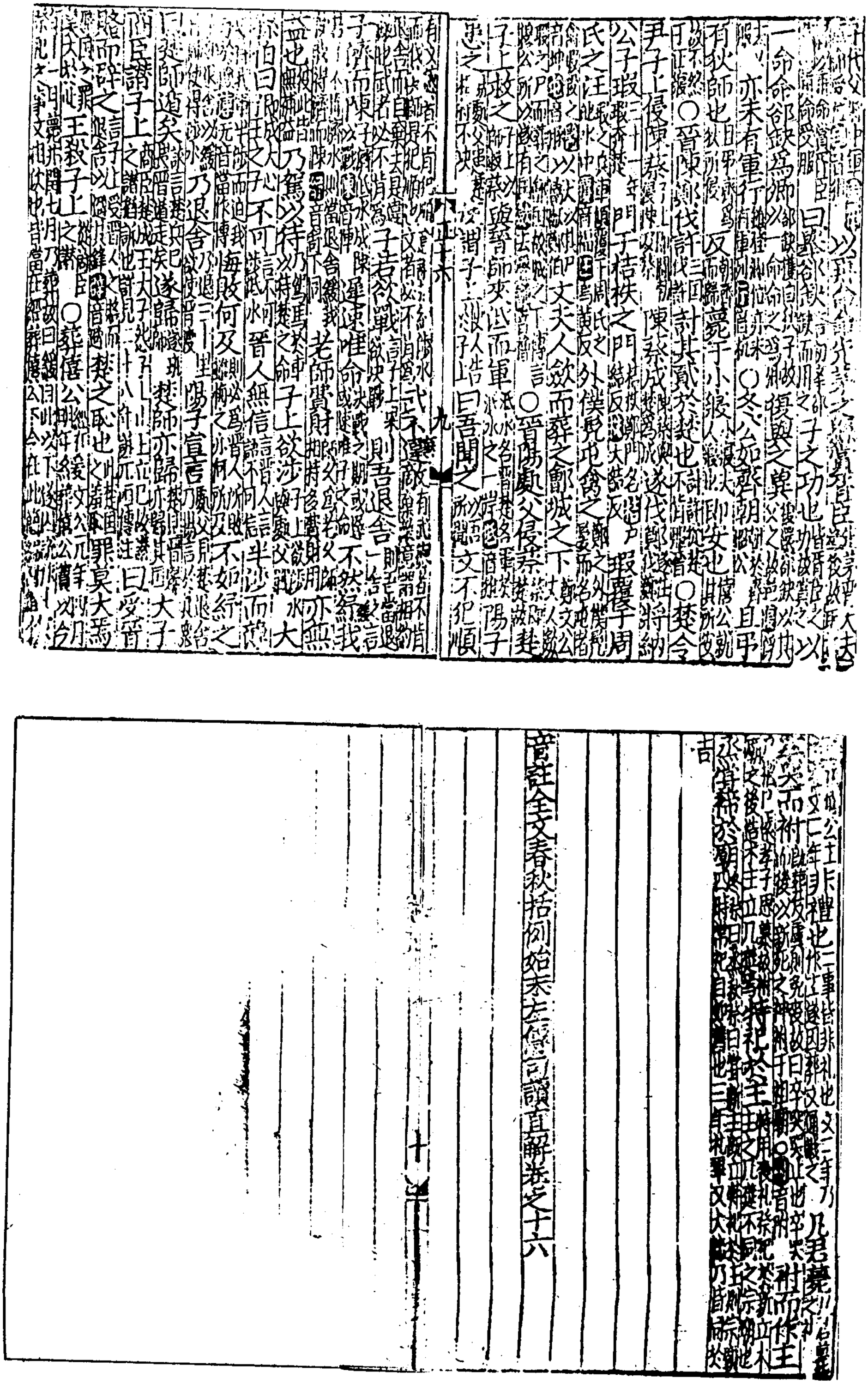


魯僖公七









文公一

八公名興僖公子母声姜

東夷民日文忠信聘礼日文

周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王崩子

匡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

鄭穆公一百

薛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

薨舍弟繆公立文十八年繆

宋成公十一年魯文公七年成公

薨子昭公立文十八年昭公執

晉文公重耳二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

薨子靈公夷皐立是年趙盾

衛成公九年

蔡莊公十九年魯文公十五

年莊公薨子文侯申立

曹共公一十七年魯文公九

年共公薨子文公壽立

滕[illegible]元年魯文公

十二年滕昭公薨子

[illegible]

東井八年魯文公十二年

[illegible]

杞詳見僖公元年

薛詳見僖公元年

莒詳見僖公元年

邾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

弑紀公自立文公十二年

許僖公一十九年魯文公五

年僖公卒子定公寧立

小邾詳見僖公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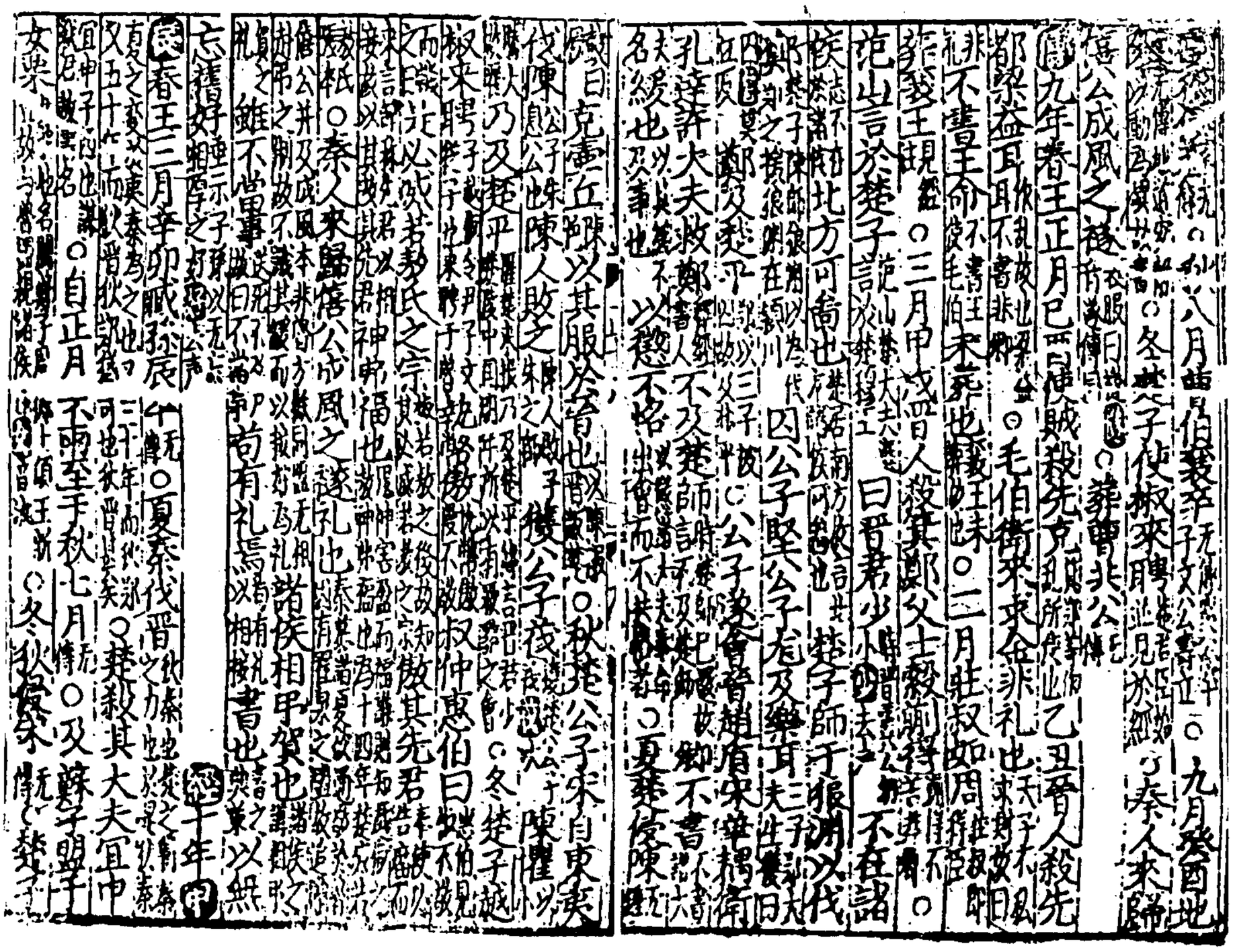
楚成王四十七年魯文公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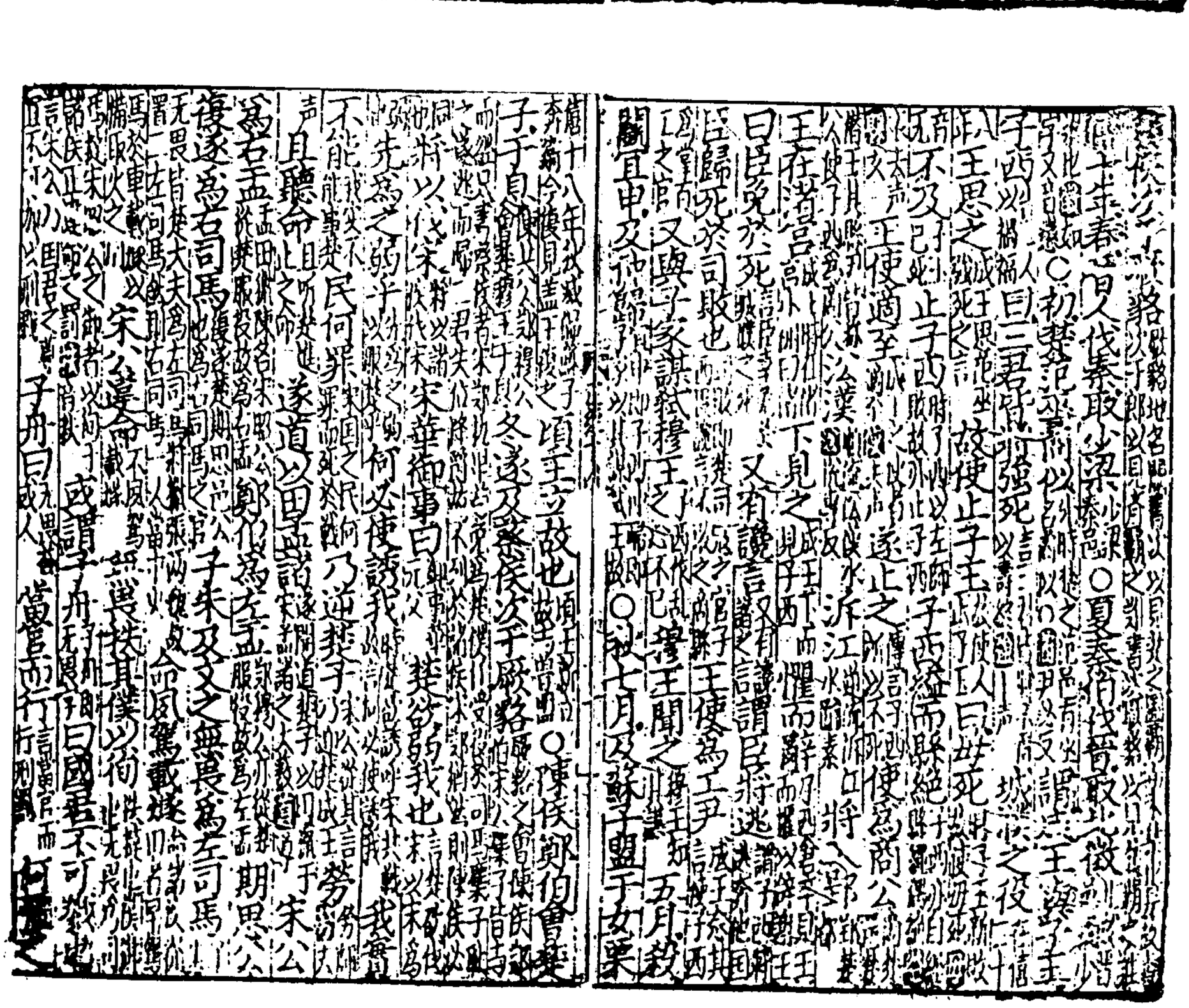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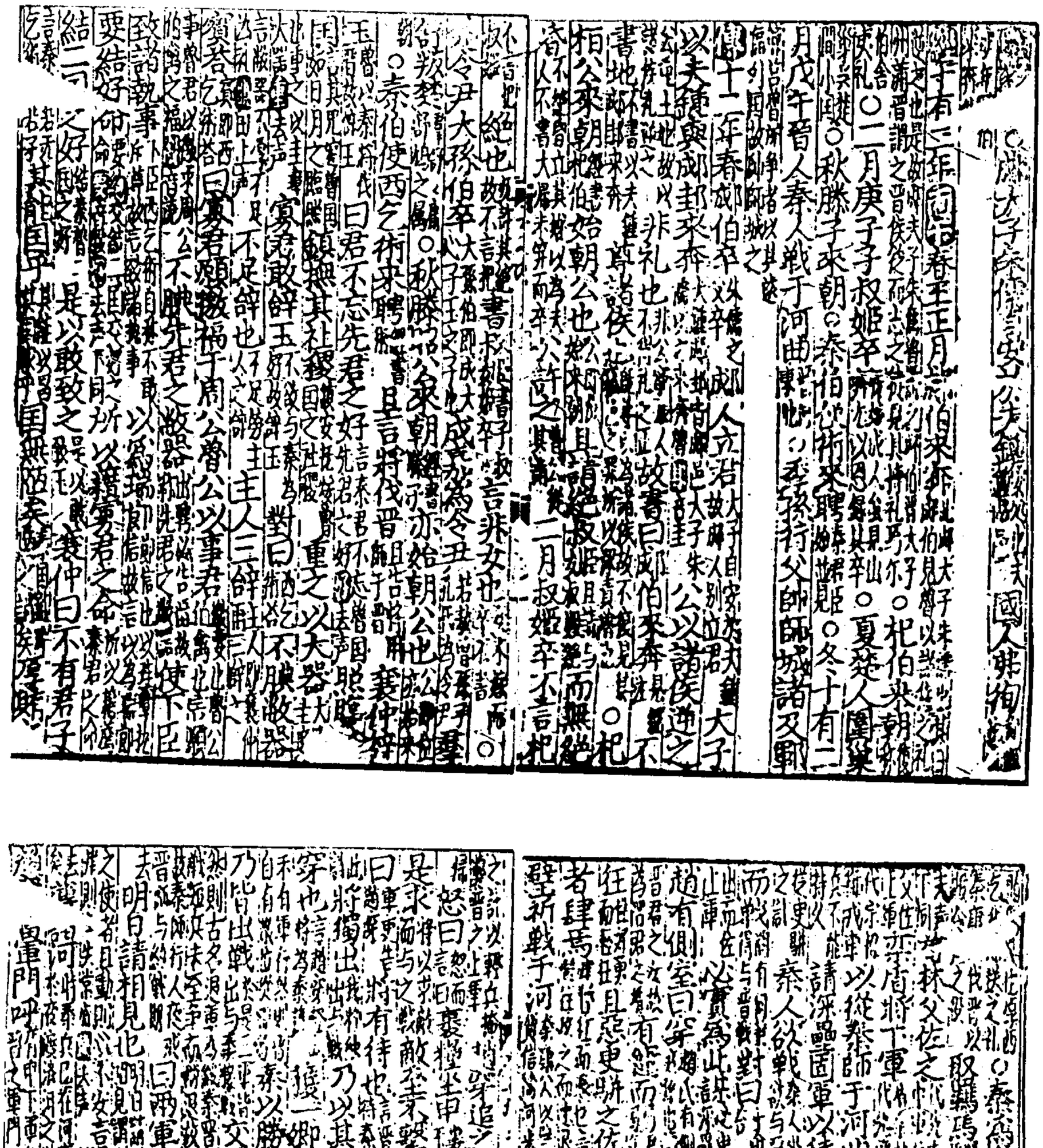
晉侯朝王于温因以[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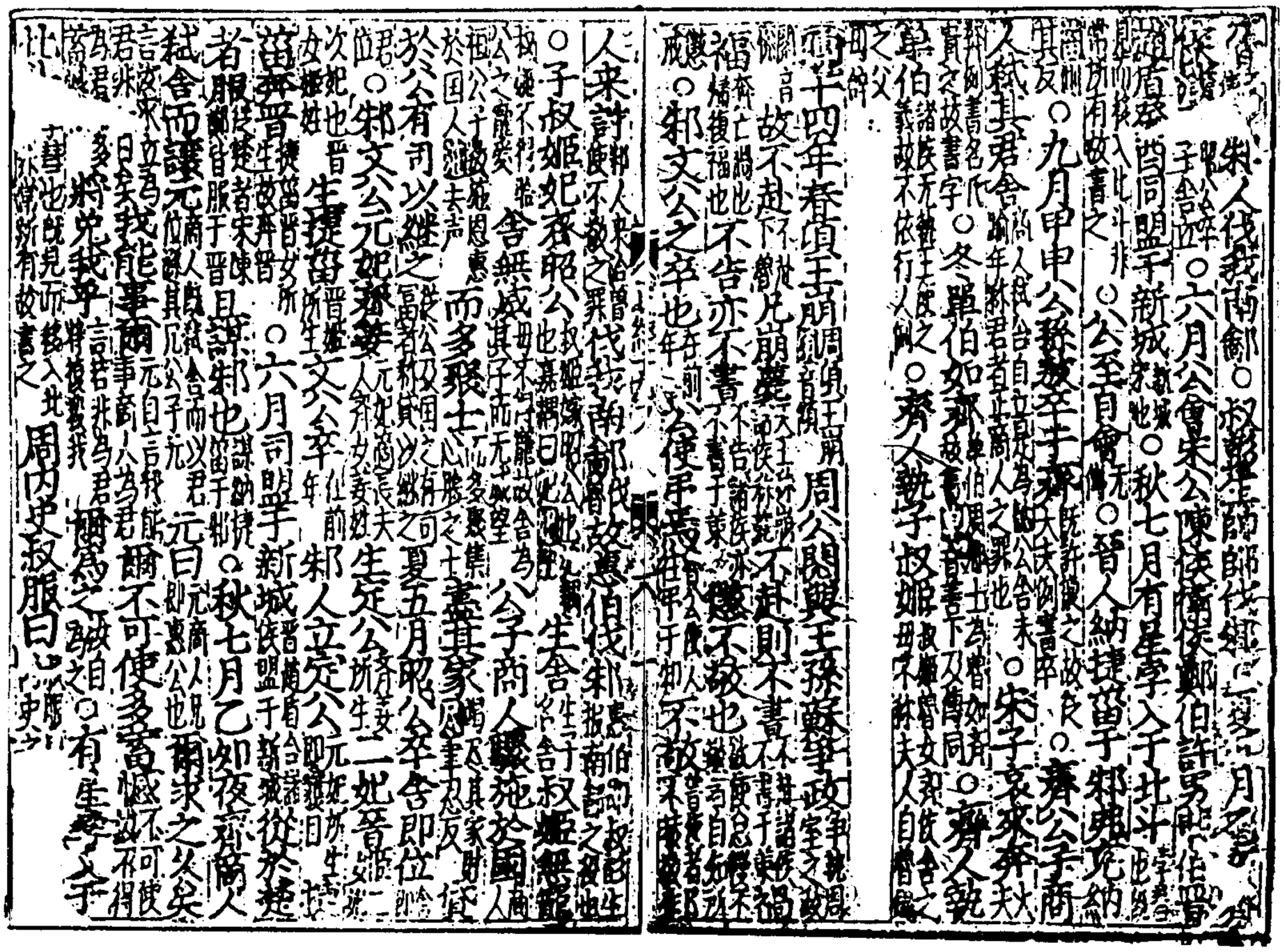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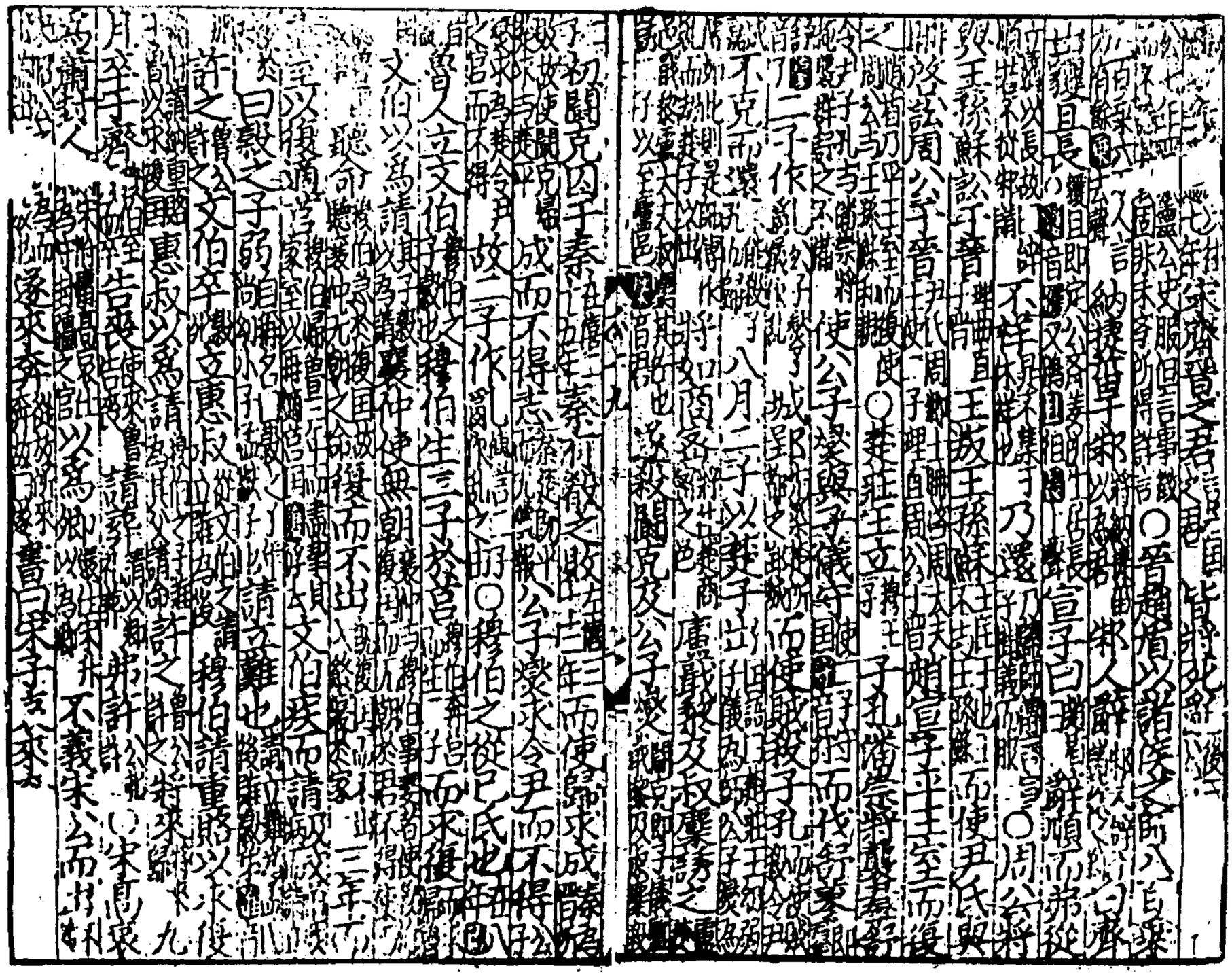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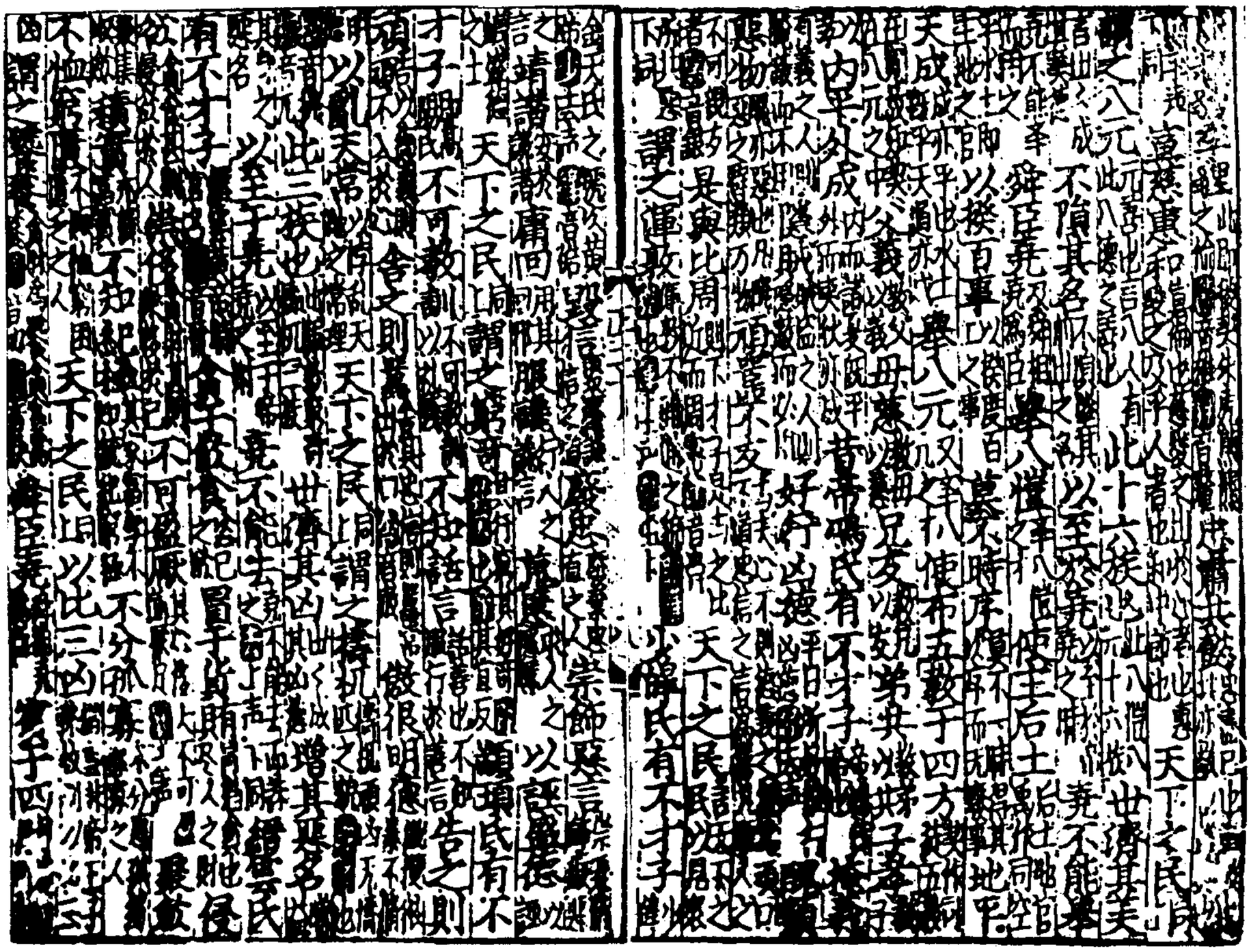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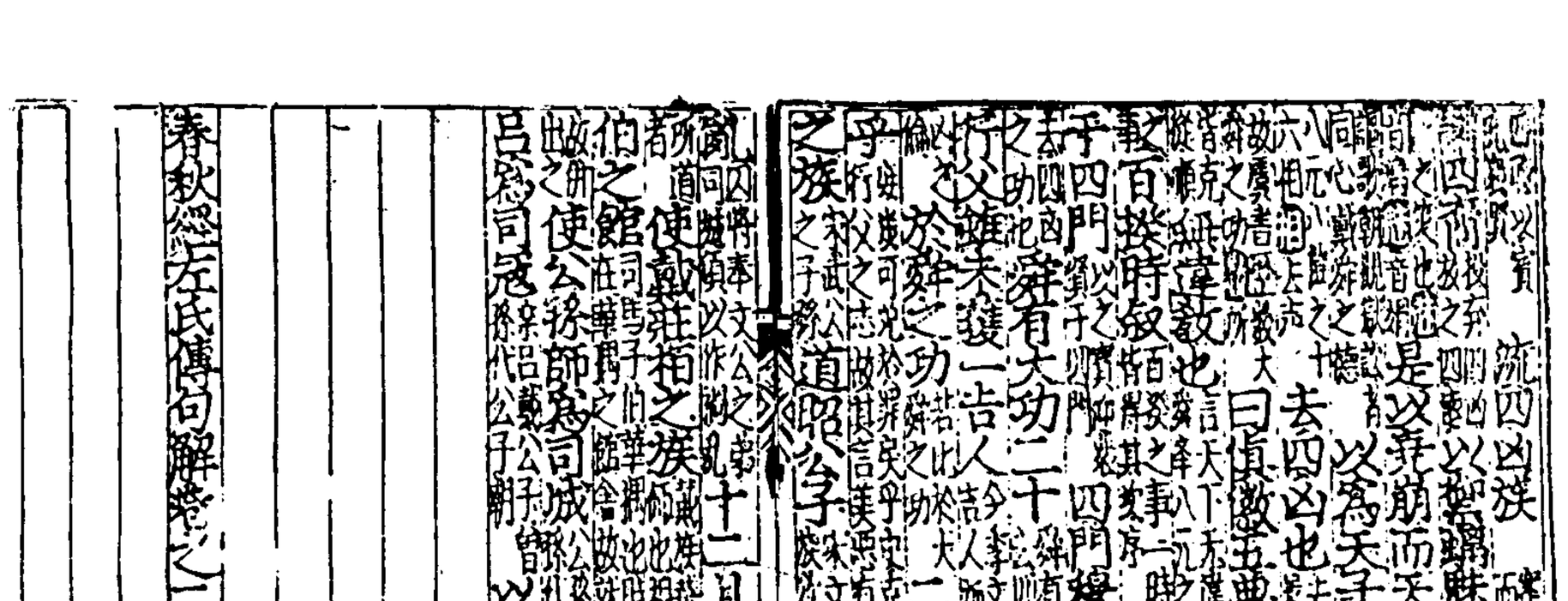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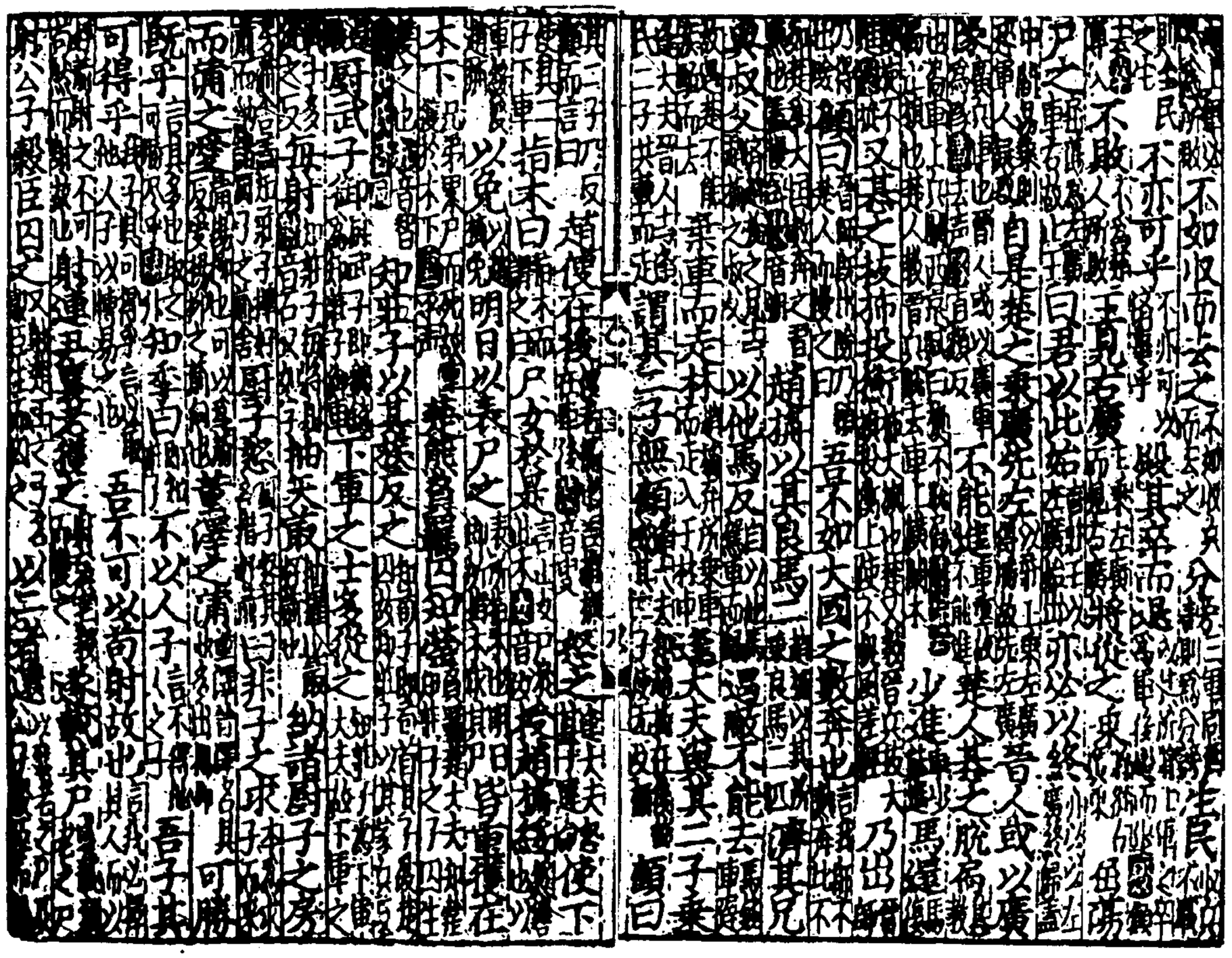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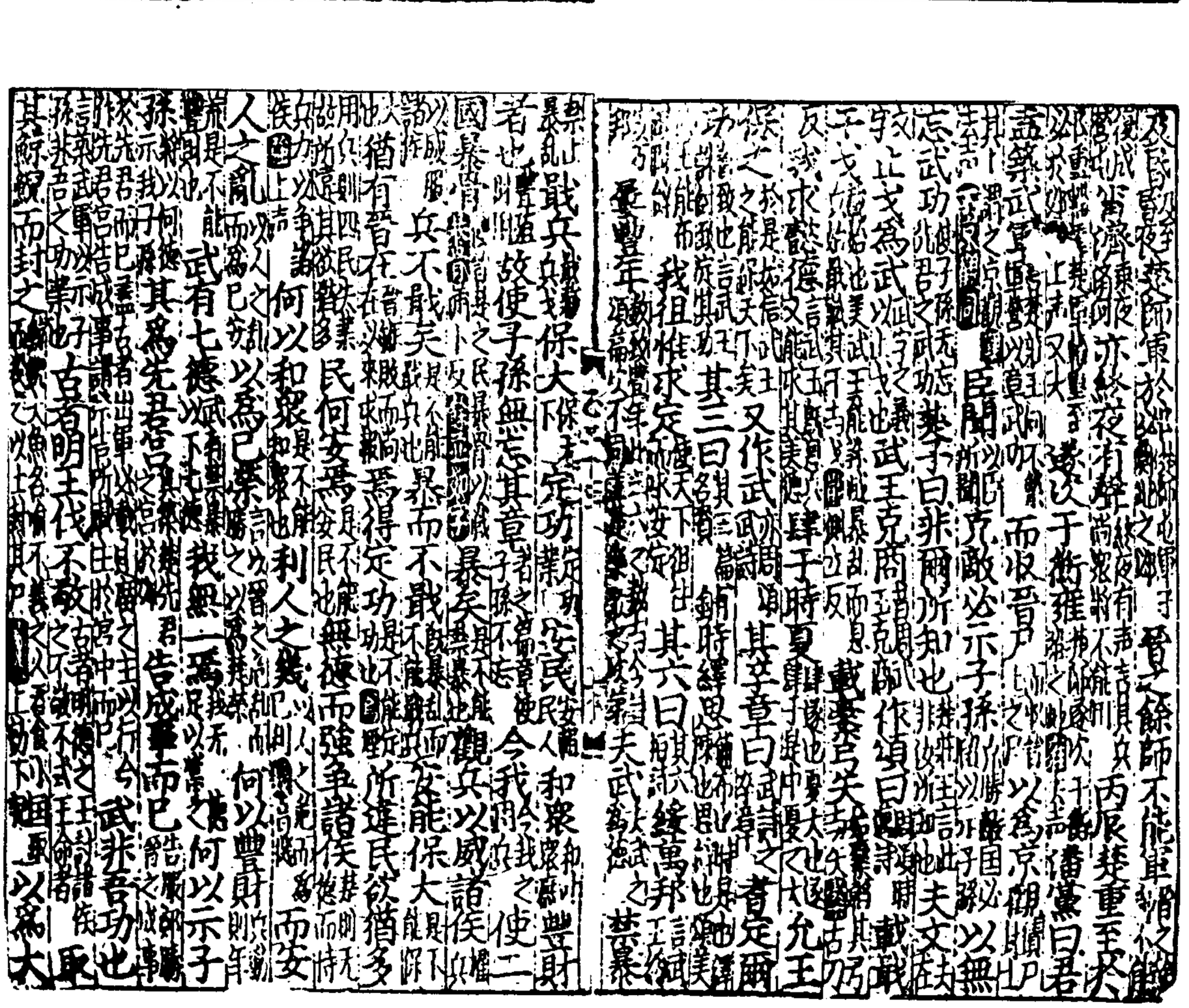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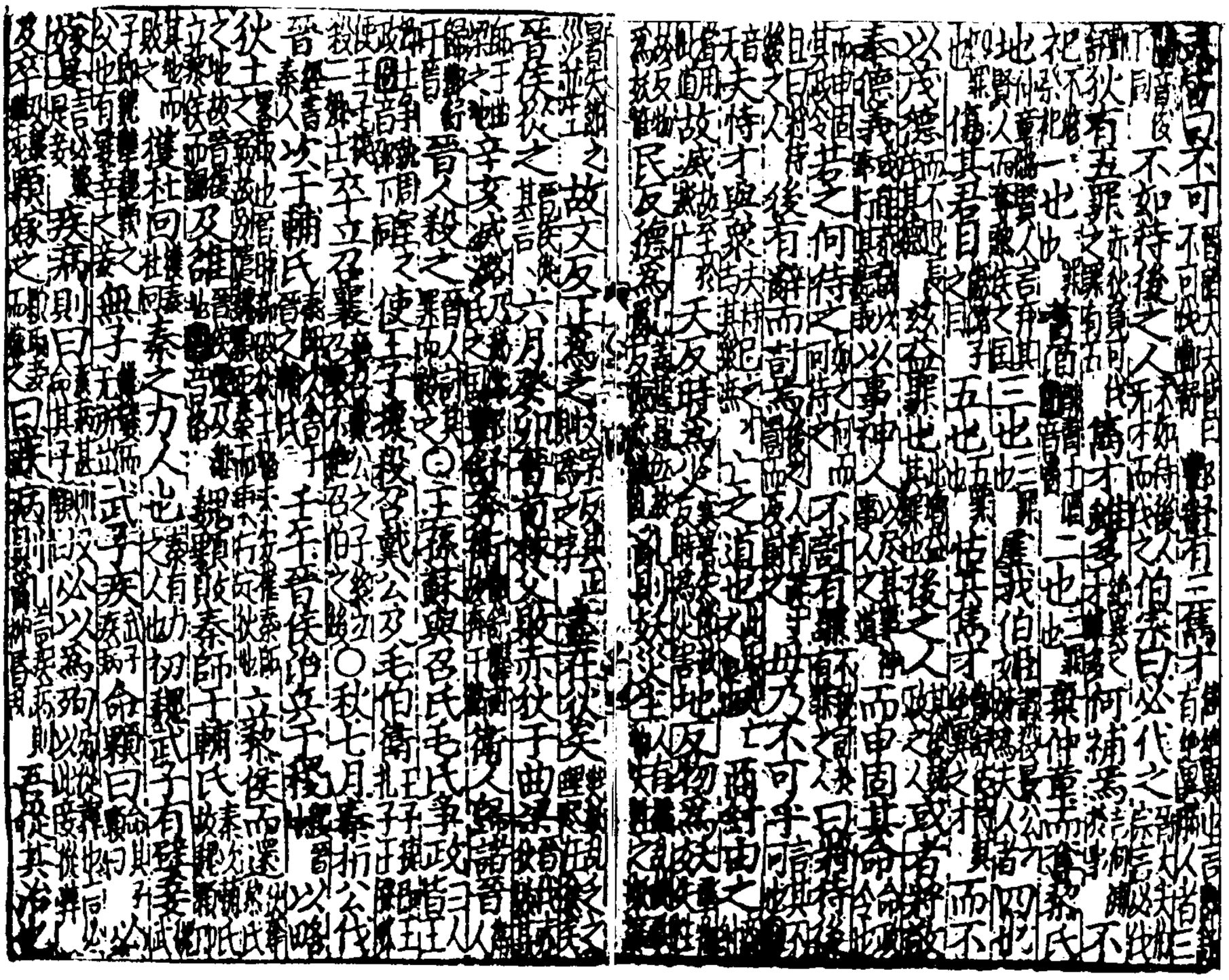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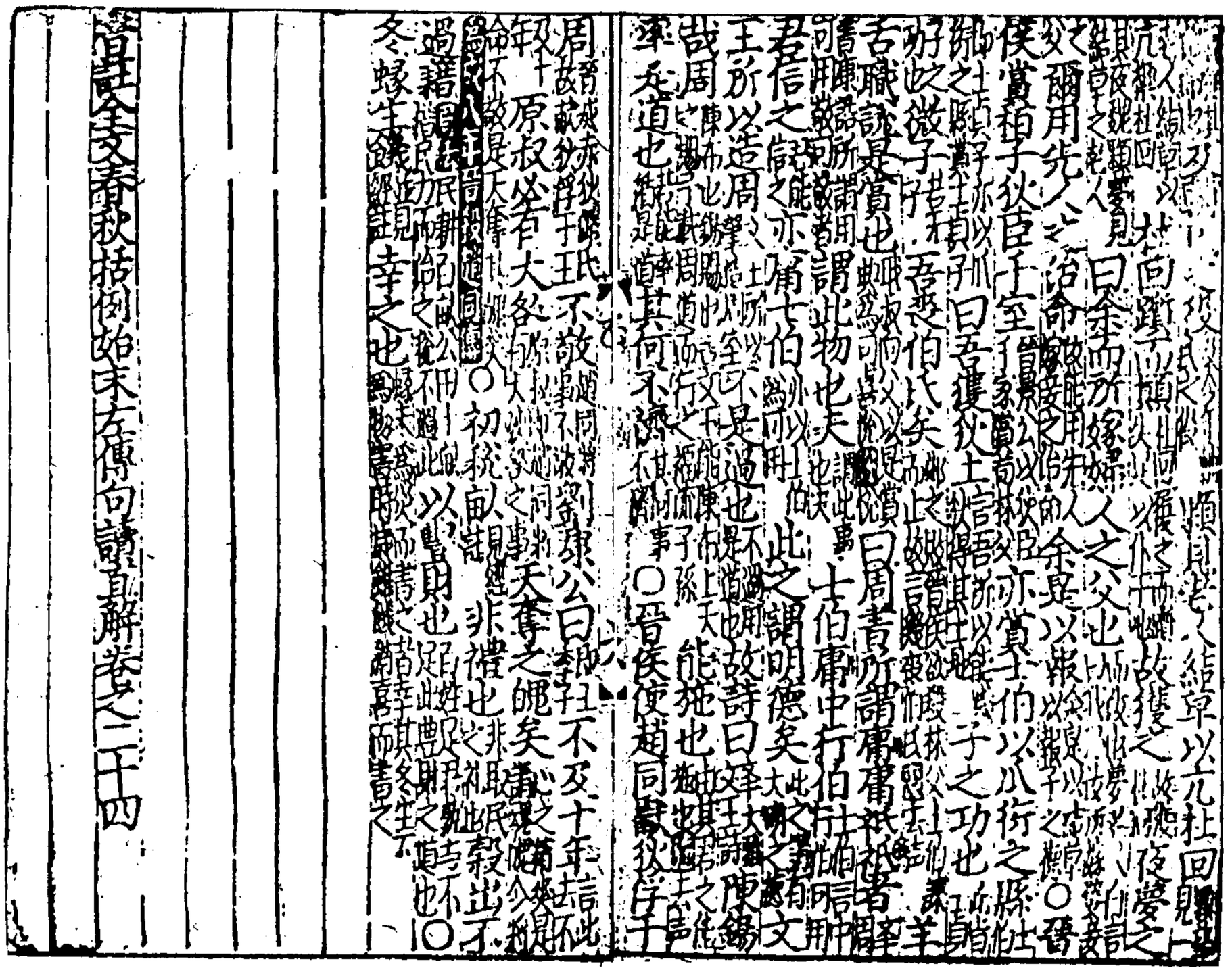
○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侯使孫免侵陳○楚子伐鄭陳及鄭平○秋八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楚子伐鄭○夏六月公孫蔑如京師○秋公至自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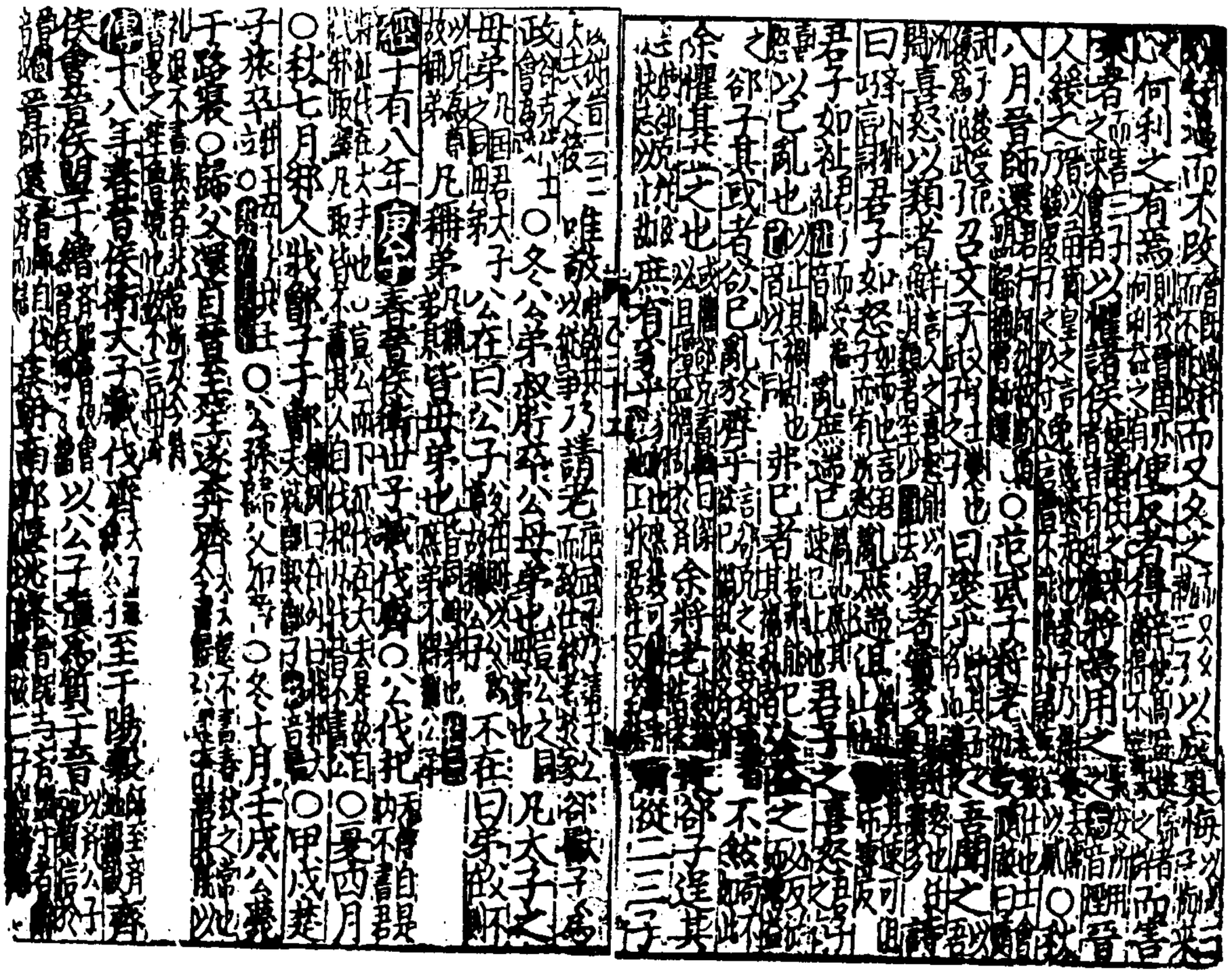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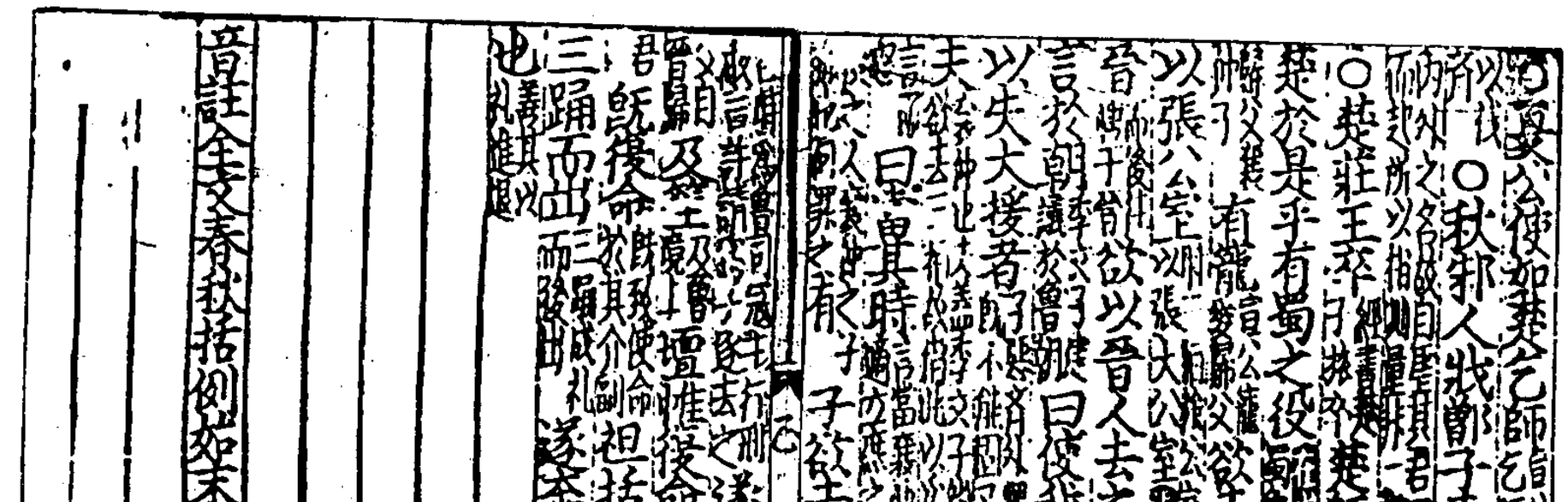


魯宣公五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尽其餘黨士會殖人見十五年滅潞氏註○夏成周宣榭火胡即洛水榭謂屋歇前也○秋邾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見不書留吁之屬也三月獻狄俘晉景公請于王命于定王晉侯請于王命景公靖戊申以馘見命士會將中軍獻狄俘于王命士會將中軍獻狄俘于王命士會將中軍獻狄俘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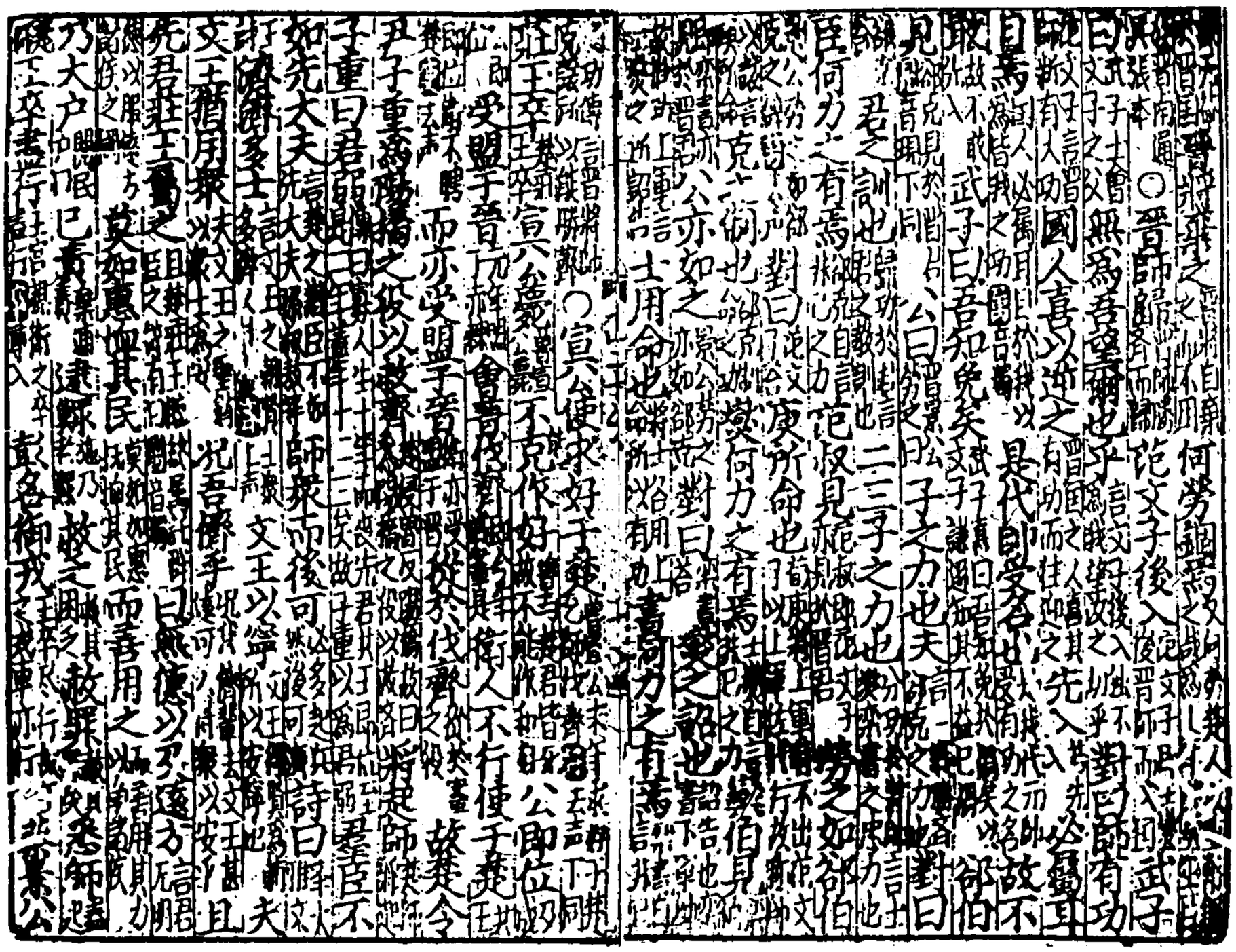
晉侯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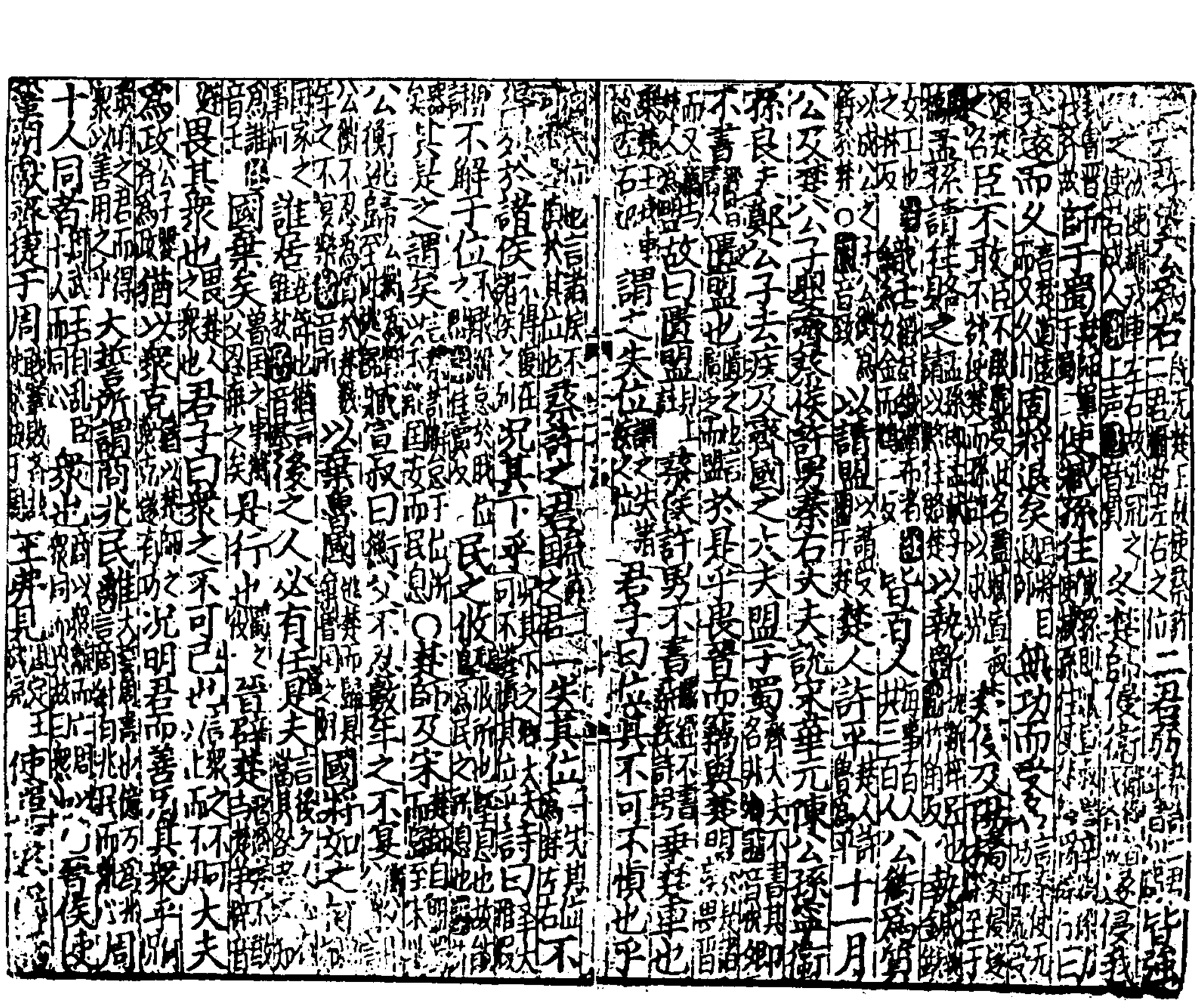
晉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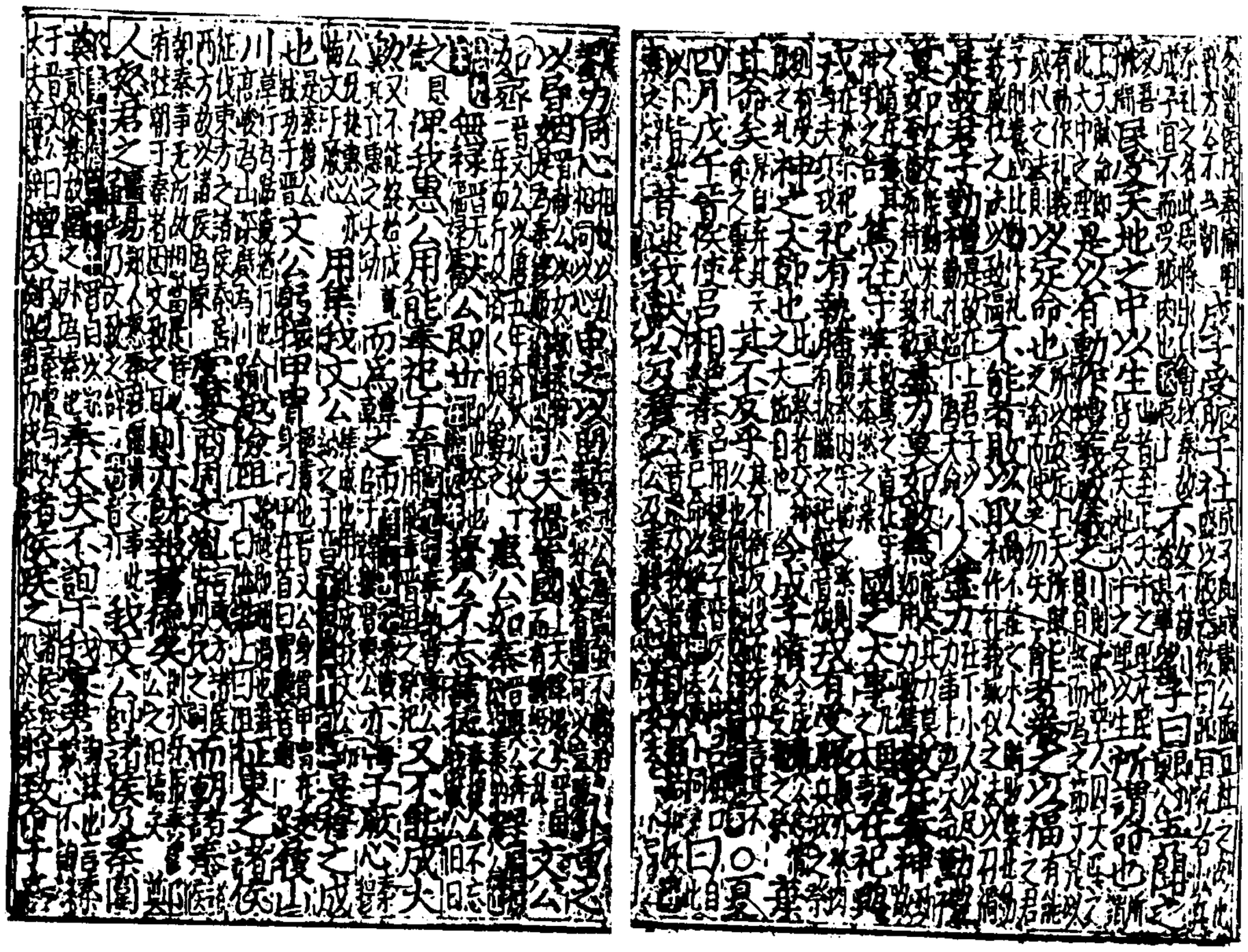
周定王十一年晉成公名黑臀景公子在位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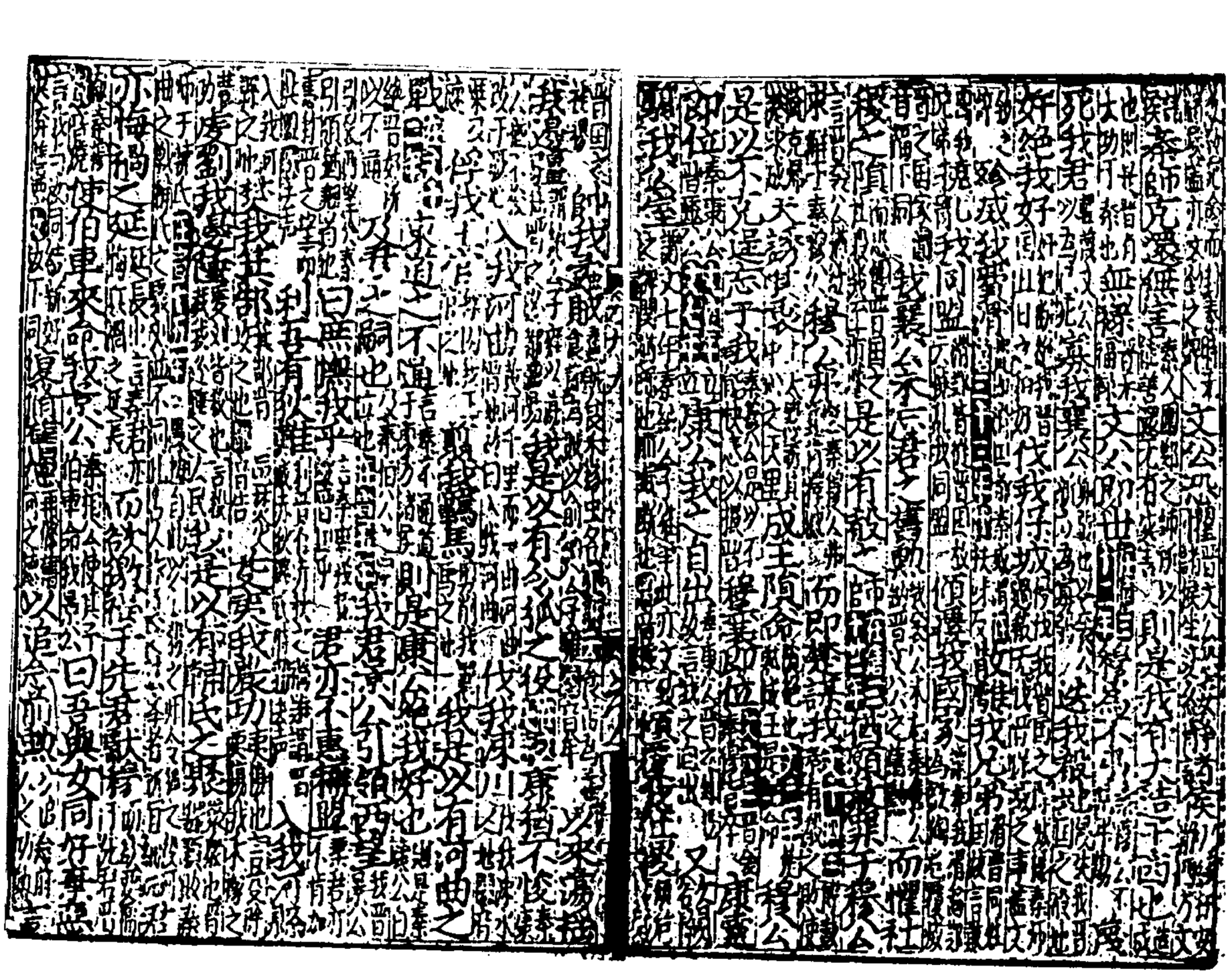
魯宣公五年晉成公立○十二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斐林○十五年晉侯使郤犨如楚聘○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周聘○十七年晉侯使郤錡如齊逆婦○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獻楚俘○十九年晉侯使郤犨如齊報聘○二十年晉侯使郤錡如齊拜成○二十一年晉侯使郤犨如魯聘○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十三年晉侯使郤錡如魯聘○二十四年晉侯使郤犨如魯聘○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九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七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八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一百九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七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八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二百九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七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八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三百九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七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八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四百九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五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七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八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六百九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七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八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七百九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二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三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四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五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三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四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五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七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八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六十九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七十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七十一年晉侯使郤至如京師聘○八百七十二年晉侯使郤至如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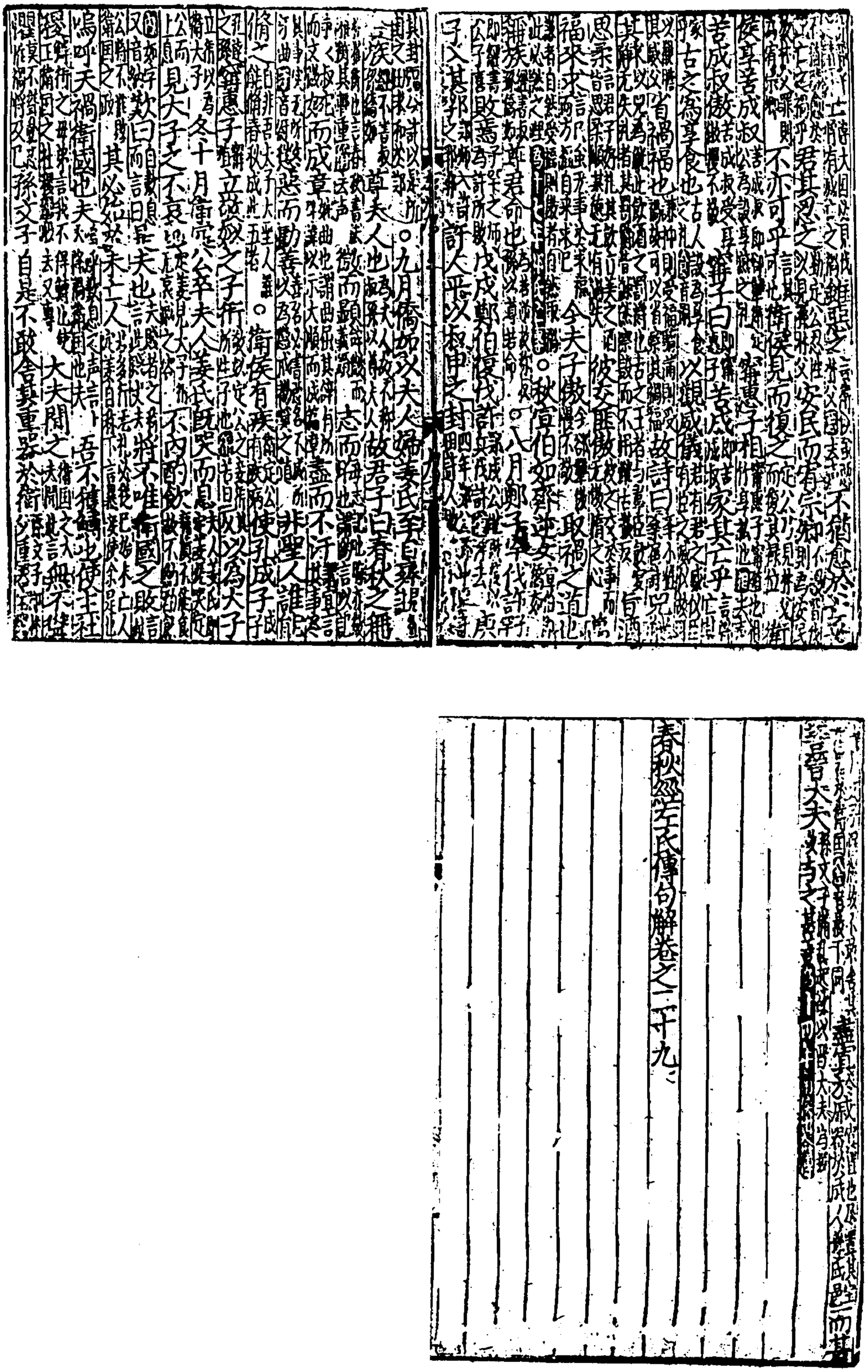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以公子[illegible]○庚寅衛侯速卒[illegible]
[illegible]取汶陽田[illegible]書[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月公會楚公子[illegible]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illegible]人辭人鄫
[illegible]子[illegible]盟[illegible]此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illegible]
[illegible]忘[illegible]頃公之壞辛人收[illegible]
[illegible]人曰[illegible]吾與而盟[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殺而膊諸城上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國[illegible]王陵城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邑取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書其義未聞○[illegible]
[illegible]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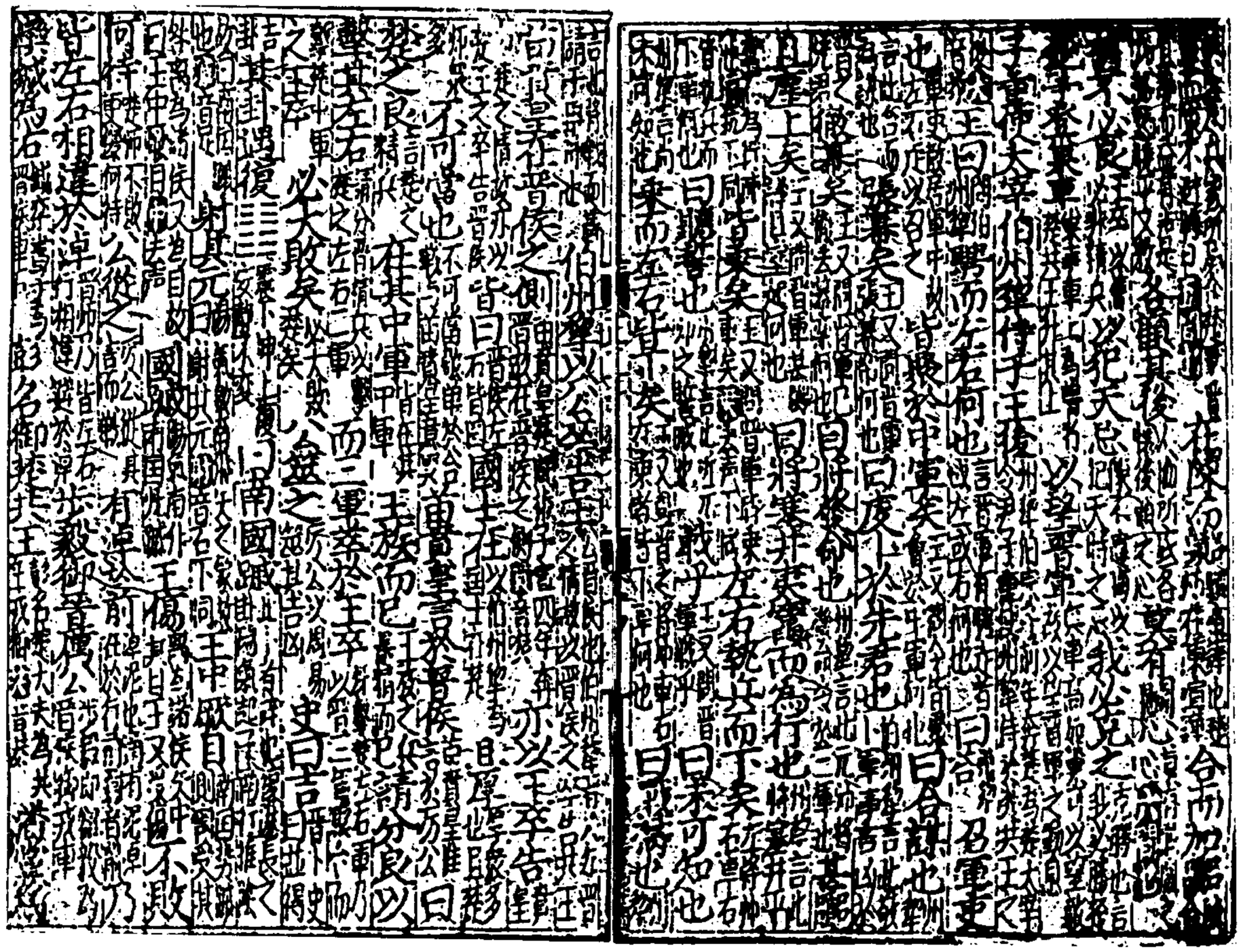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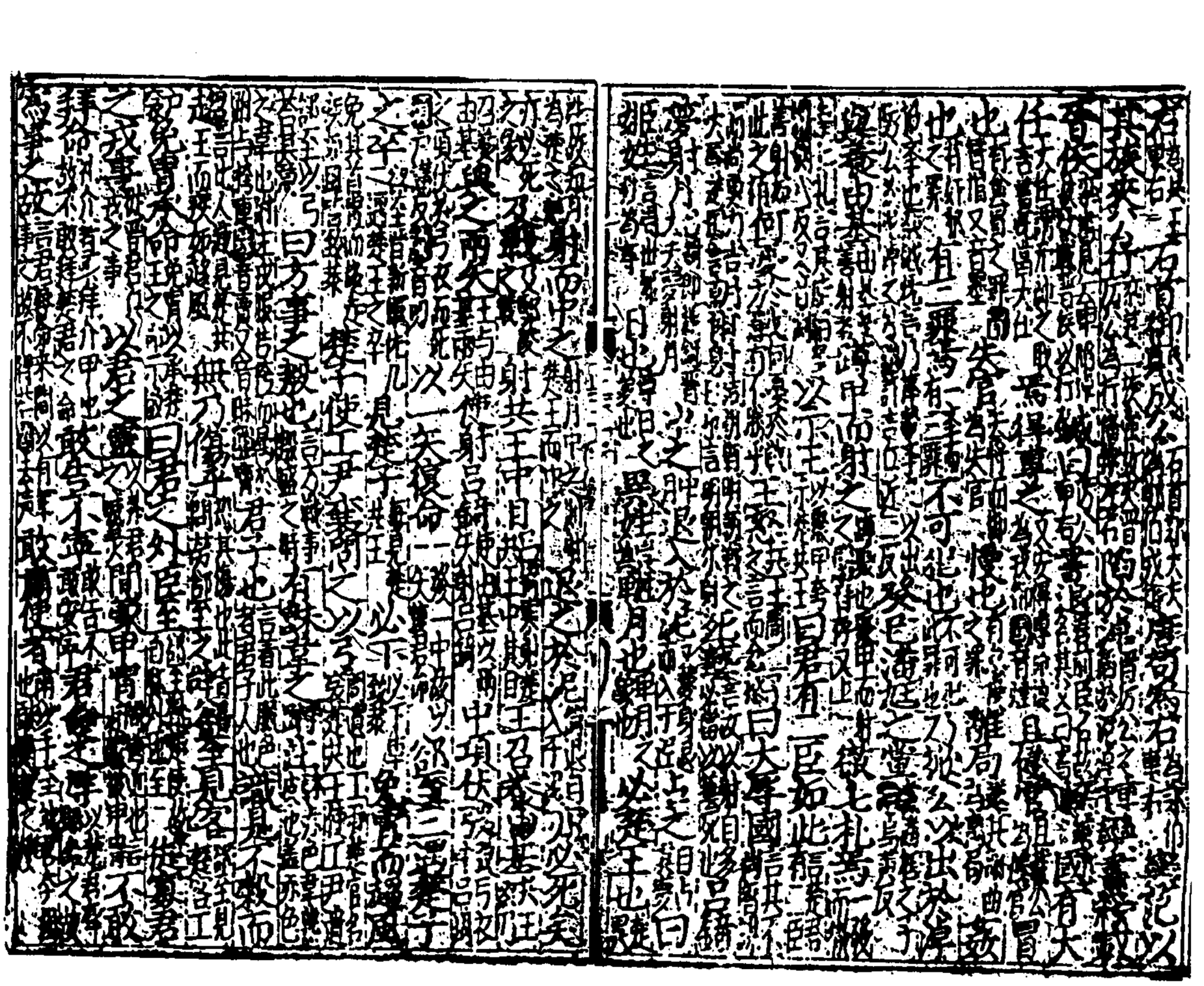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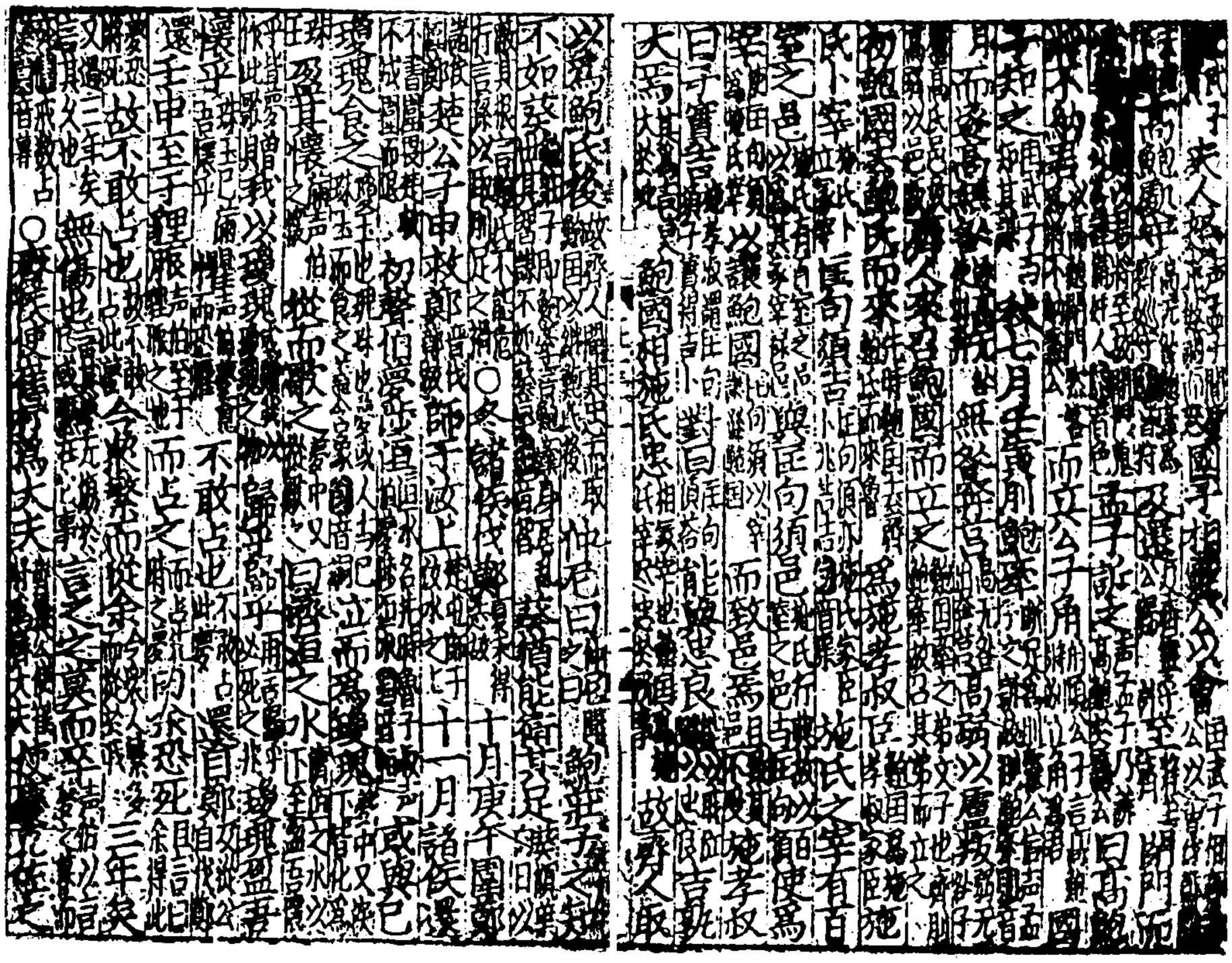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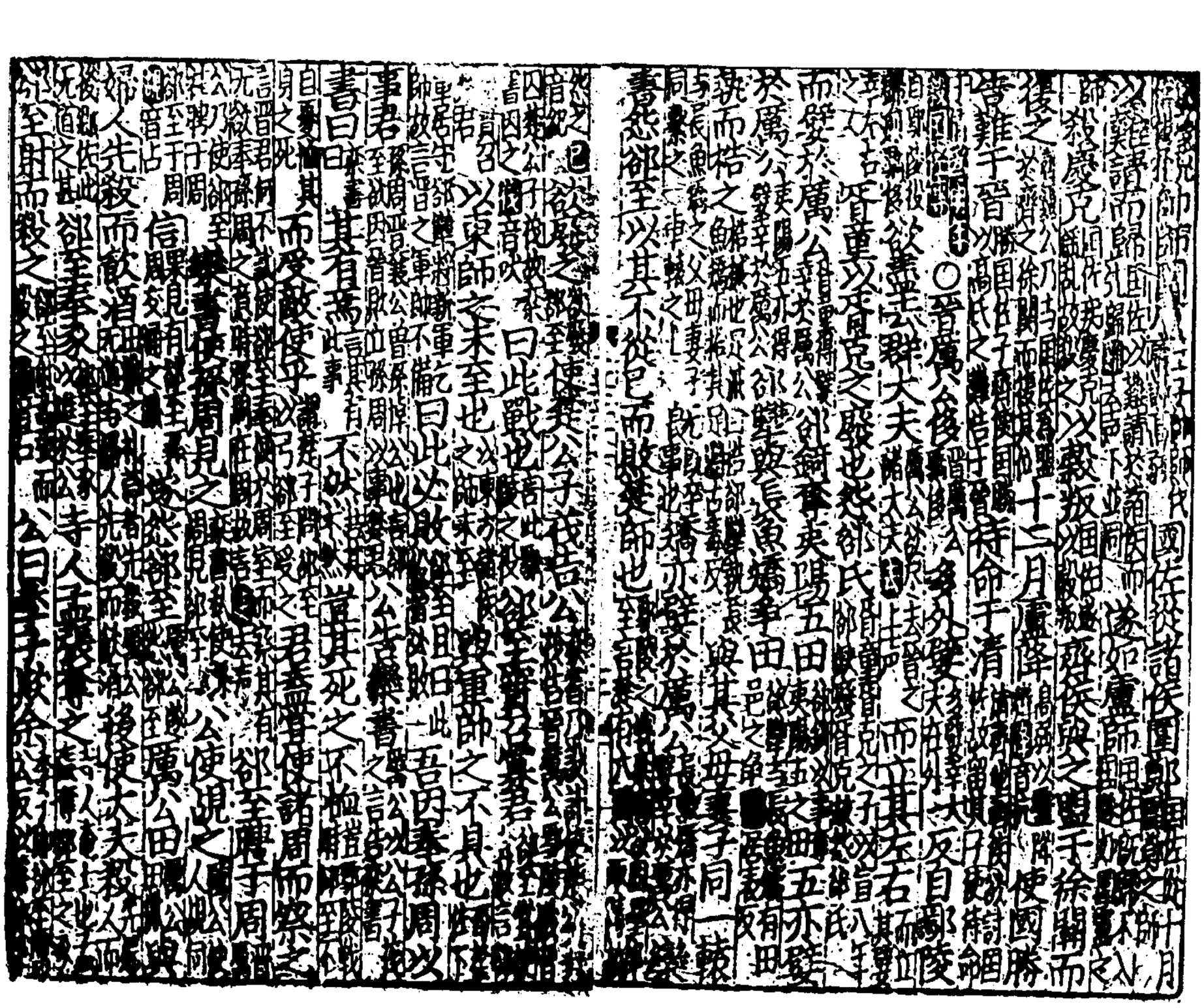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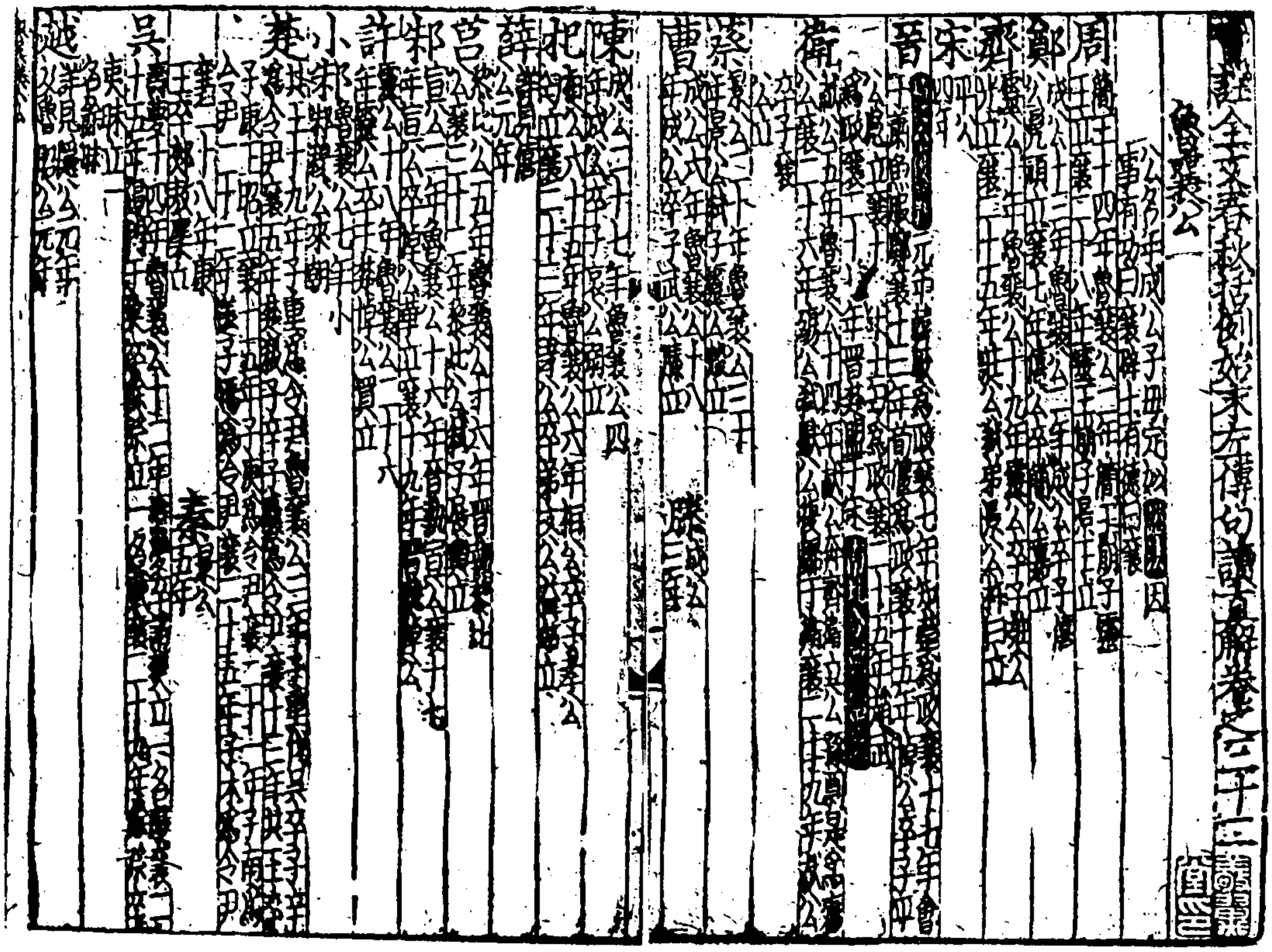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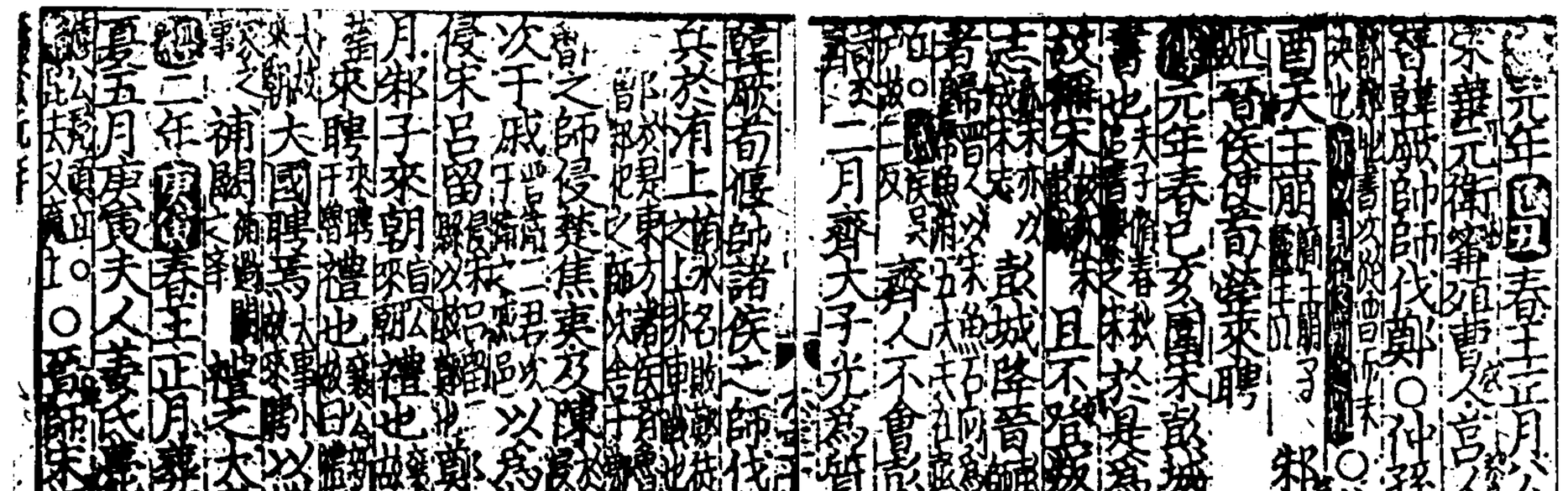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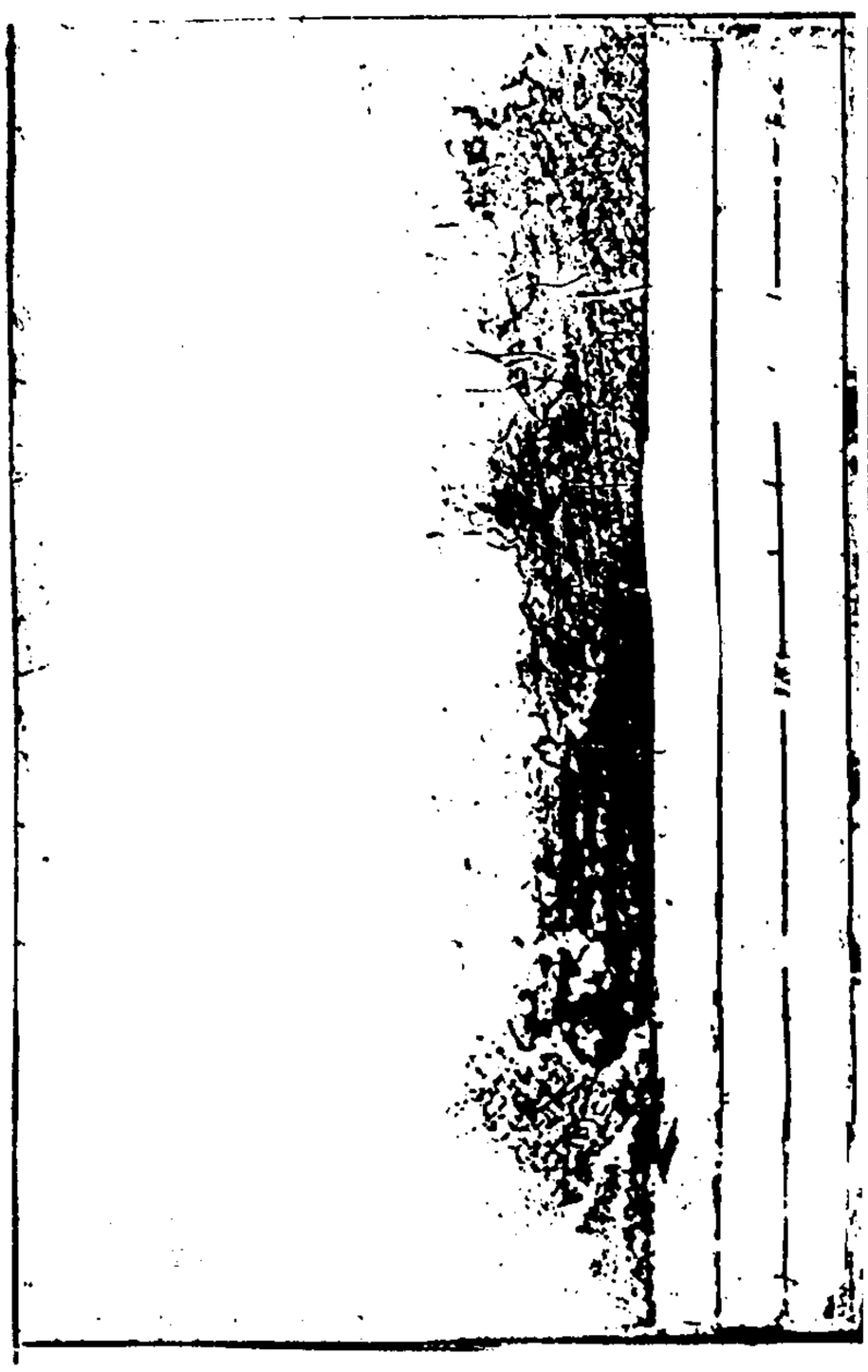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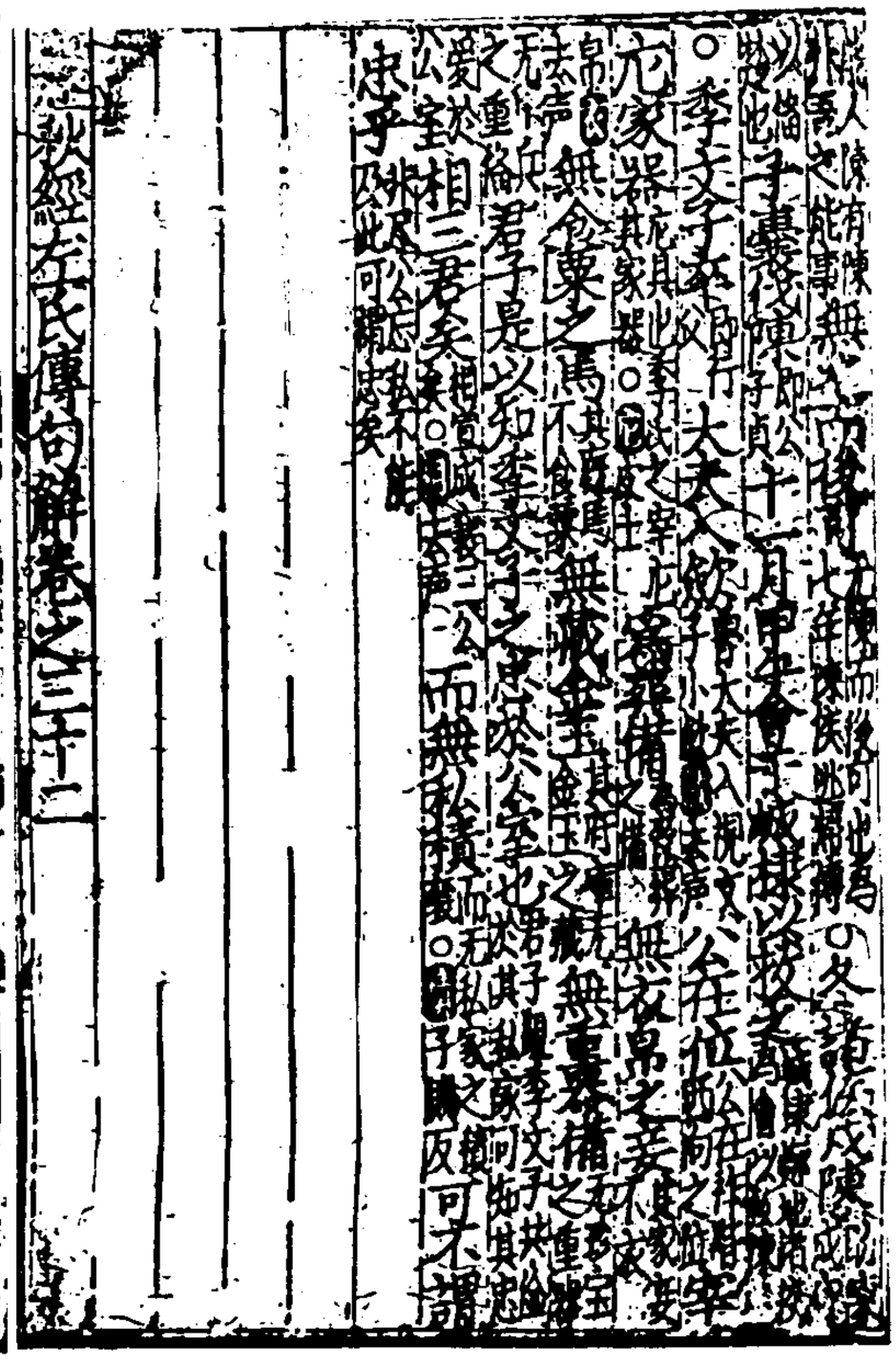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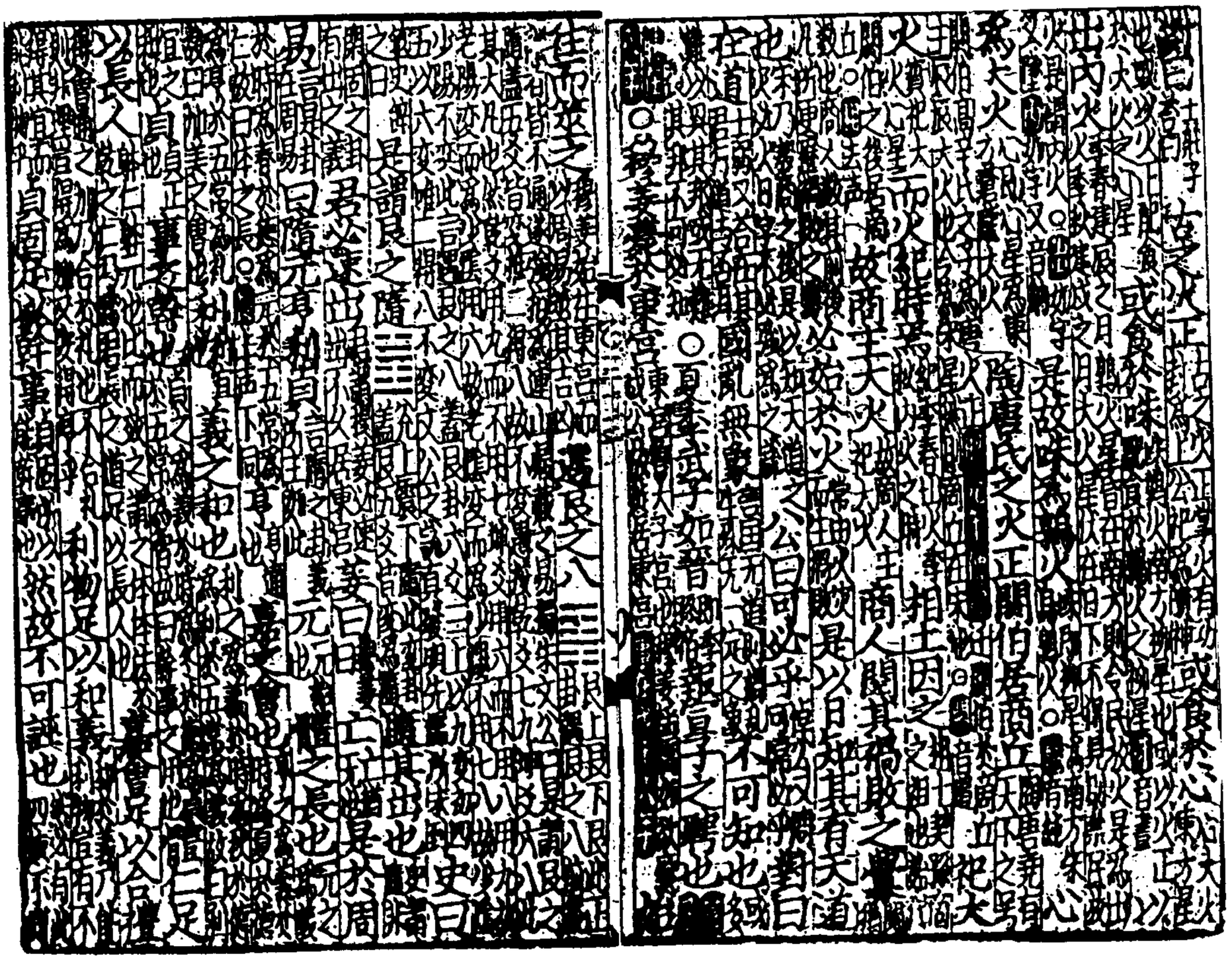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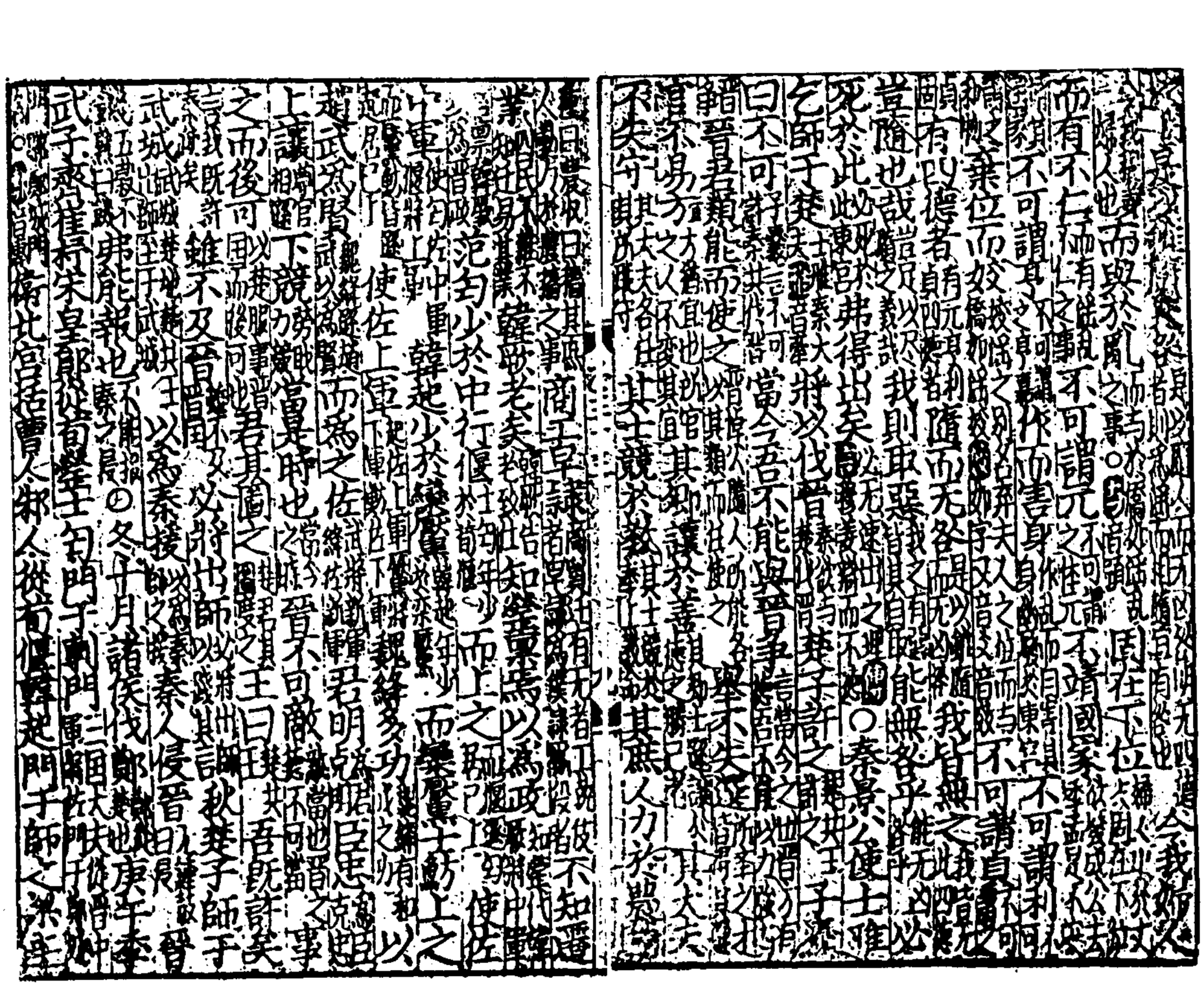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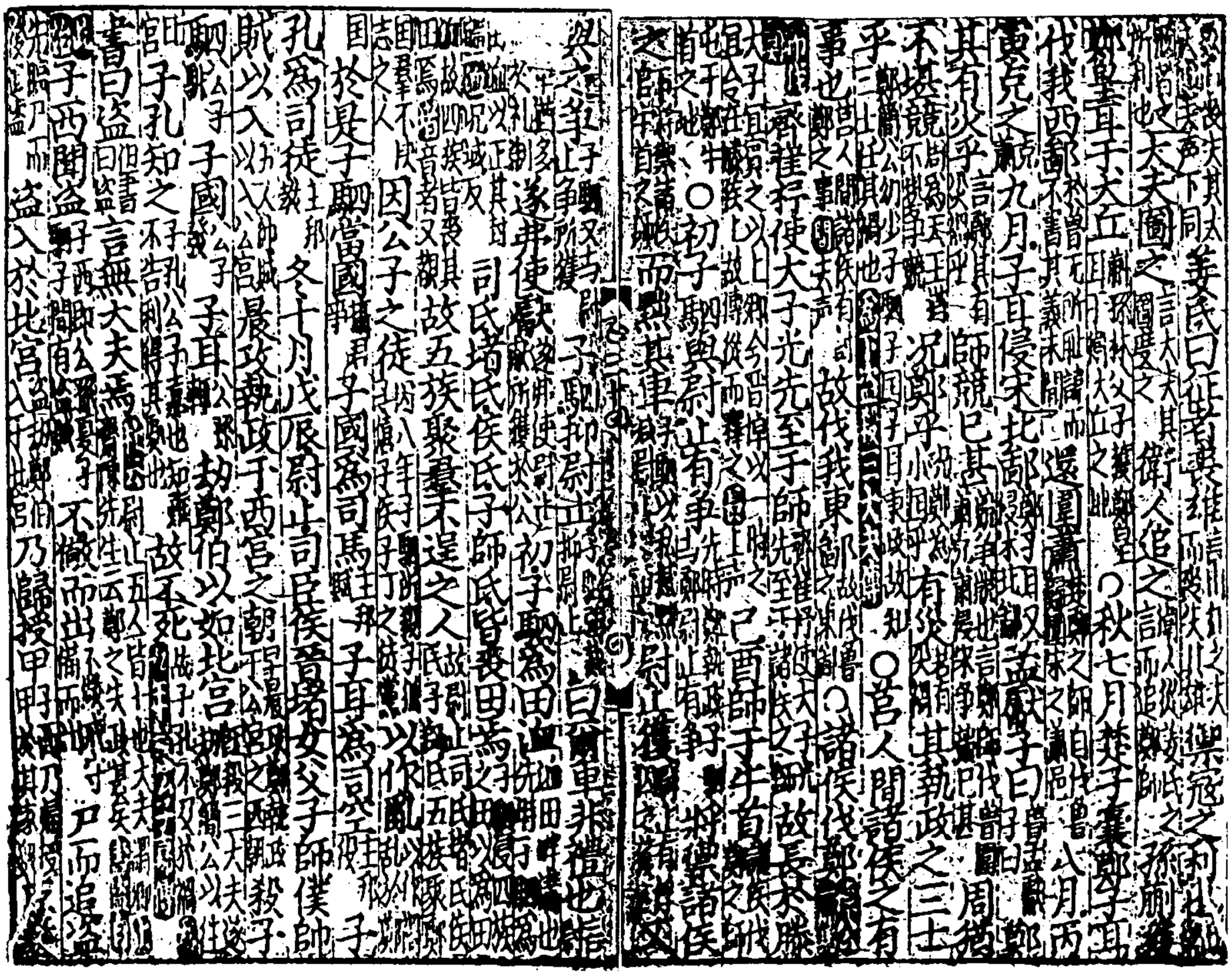
季孫曰略取其邑而不居也季孫文子死君子曰忘其讎而舉其善也其是之謂乎此言公能用善以報讎也合多方○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不見公使士文伯辭曰寡君有不令臣在君之喪不敢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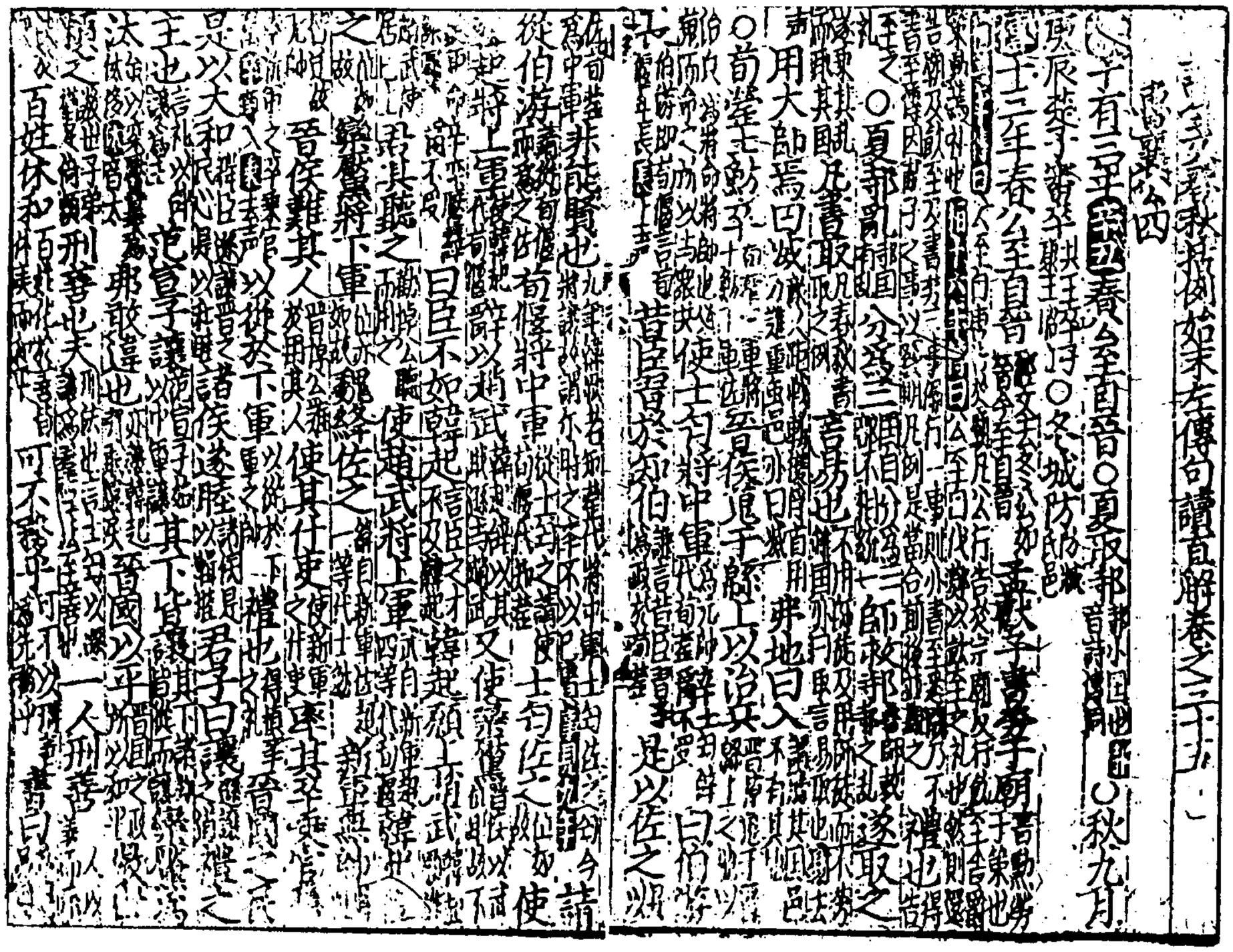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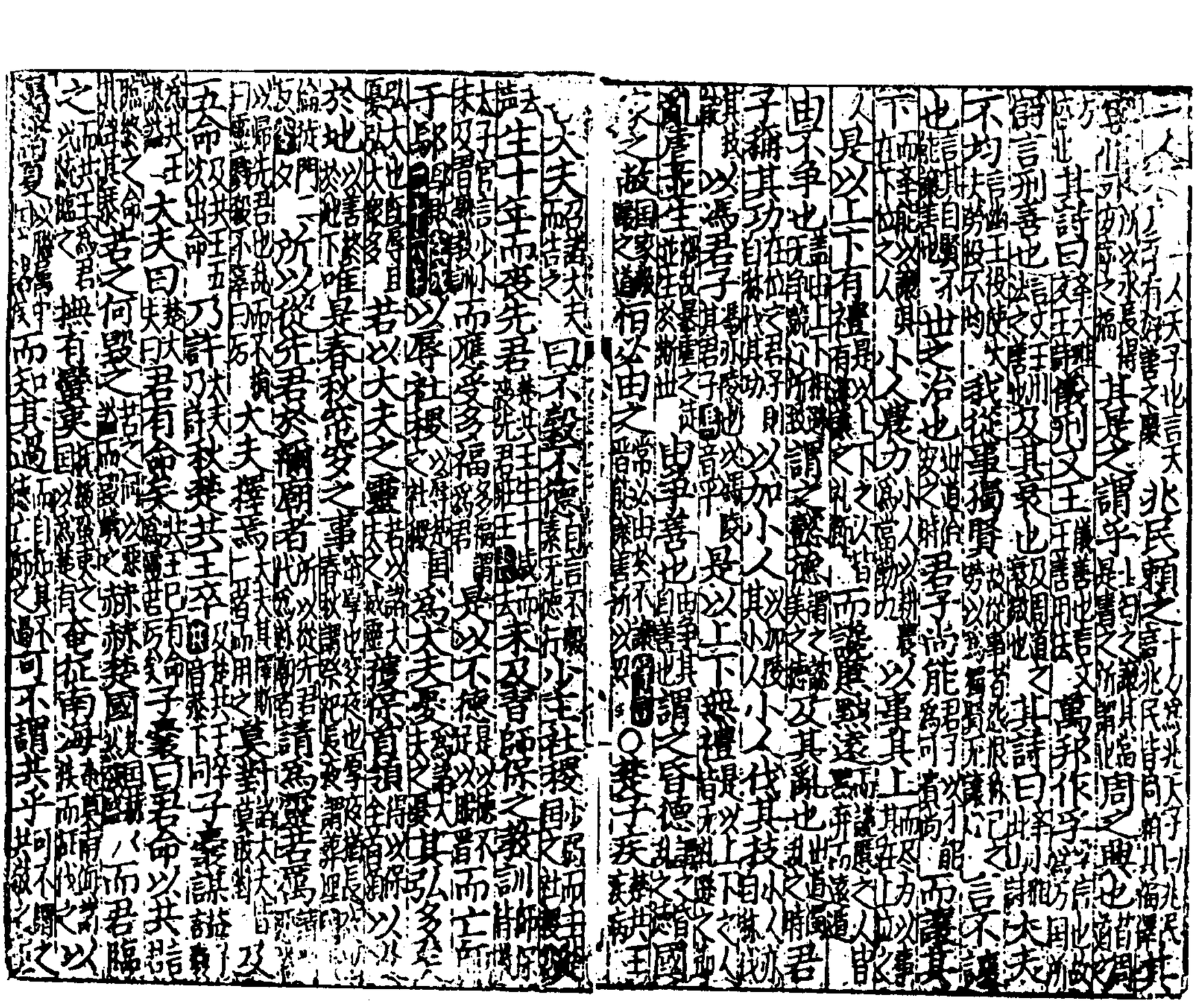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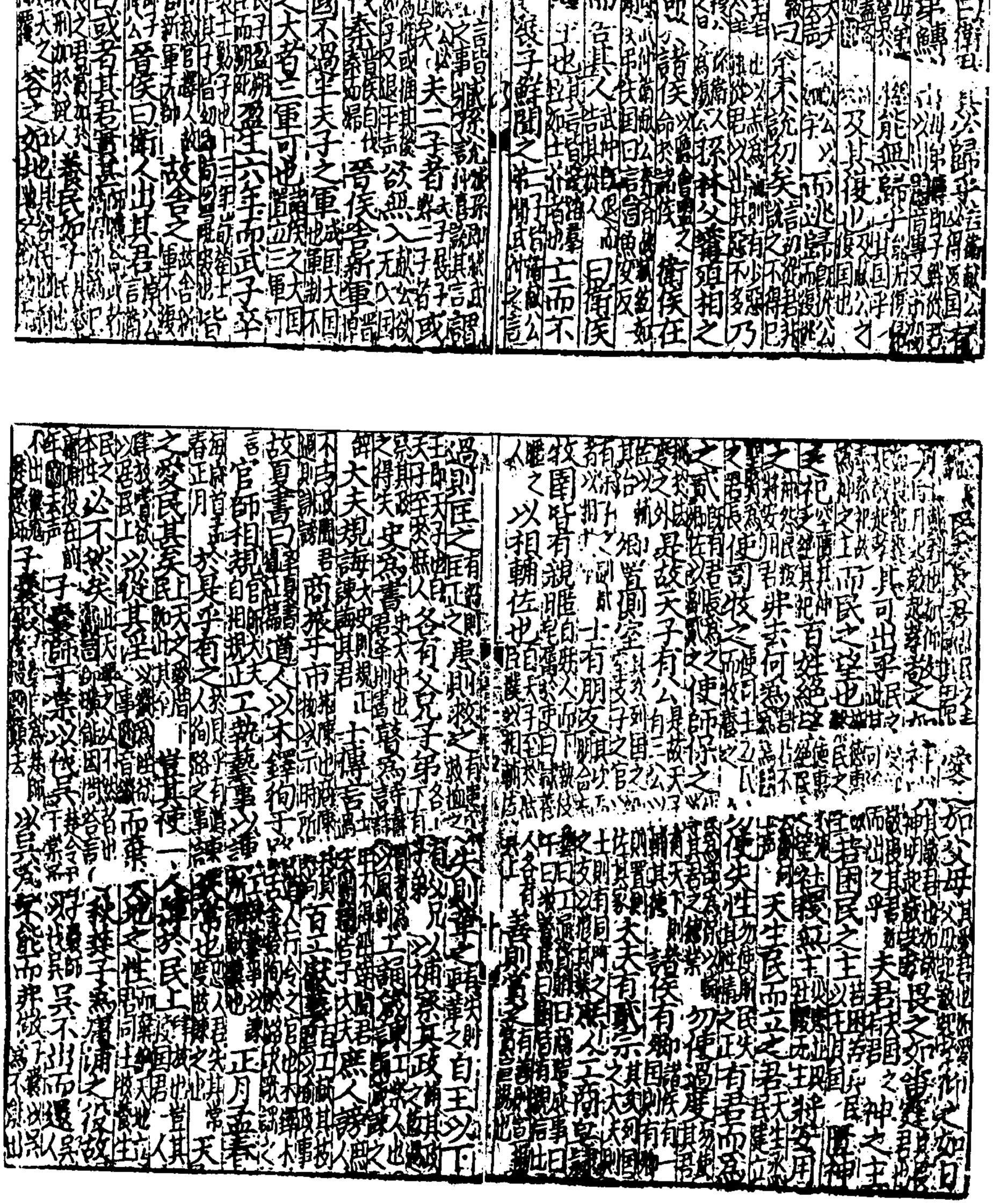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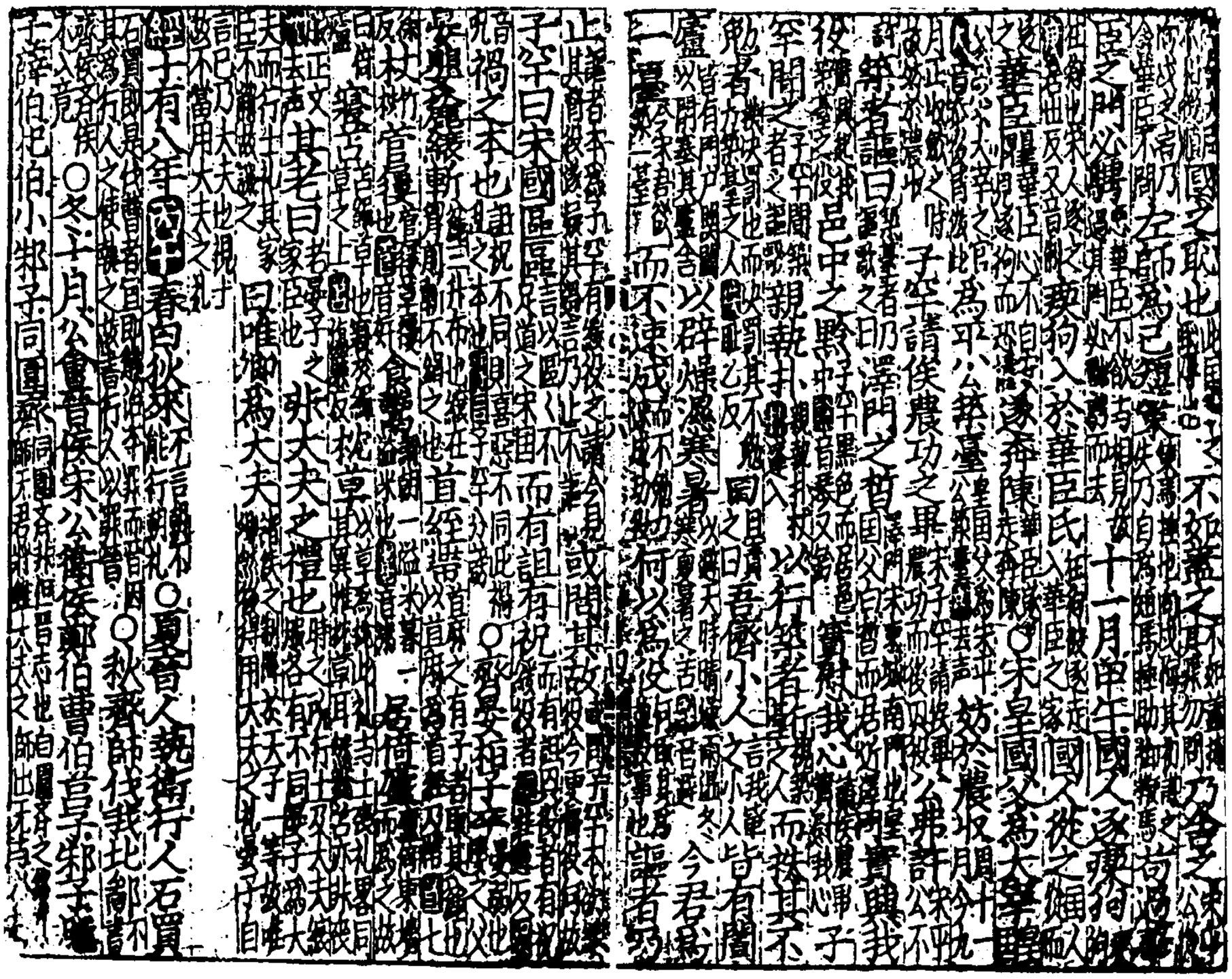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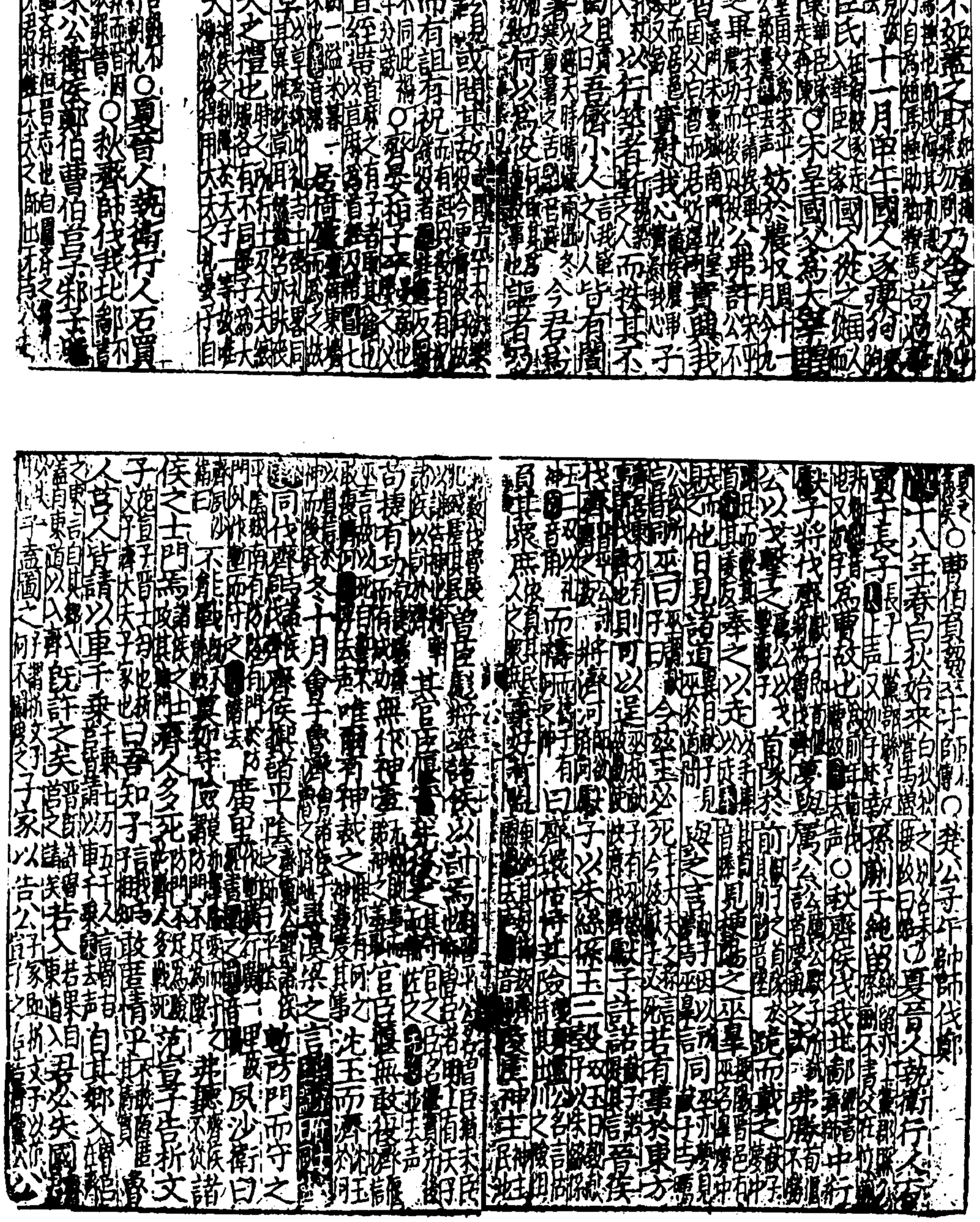












魯襄公六

經二十年庚申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音蟬地又音傳同）○秋公至自會（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傳）無○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魯及莒為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孟莊子即仲孫速）督揚之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故也（後其盟于向以結其好）○夏盟于澶淵（晉合諸侯于澶淵）晉成故也（晉與楚成故諸侯之盟）○邾人騶至（騶數也謂十五年伐魯）以諸侯之事（以魯同連年諸侯之役）弗能報也（不能報伐邾）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孟莊子即仲孫速）於是邾人不從故殺燮（公子燮為同母弟）公子寢與公子燮（寢為公子燮同母弟）故出奔楚（燮寢出奔楚）○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公子燮欲背楚以蔡服事於晉）蔡人殺之（蔡人不從故殺燮）公子履與公子黃出奔楚（履為公子燮同母弟）公子黃將出奔楚（公子黃將出奔楚）呼於國（呼於國人）曰慶氏無道（言慶氏無道）求專陳國之權（求專制陳國）暴蔑其君（暴蔑其君）而欺陳侯（欺陳侯）而去其親（而去其親）以及楚（及楚）楚人討其貳（討公子燮）而立其愛（立公子黃）以定其位（以定公子黃之位）君其若之何（君其若之何）不能治也（不能治慶氏）治而赦之（赦慶氏）又不能（又不能赦）其誰納之（其誰納公子黃）且治而赦之（且赦慶氏）其誰不懼（其誰不懼）而治之（而治慶氏）其誰能懲（其誰能懲）治而舍之（舍公子黃）其誰不勸（其誰不勸）君其圖之（君其圖之）慶氏之亡（慶氏之亡）其在此行也（其在此行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傳）無○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魯及莒為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孟莊子即仲孫速）督揚之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故也（後其盟于向以結其好）○夏盟于澶淵（晉合諸侯于澶淵）晉成故也（晉與楚成故諸侯之盟）○邾人騶至（騶數也謂十五年伐魯）以諸侯之事（以魯同連年諸侯之役）弗能報也（不能報伐邾）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孟莊子即仲孫速）於是邾人不從故殺燮（公子燮為同母弟）公子寢與公子燮（寢為公子燮同母弟）故出奔楚（燮寢出奔楚）○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公子燮欲背楚以蔡服事於晉）蔡人殺之（蔡人不從故殺燮）公子履與公子黃出奔楚（履為公子燮同母弟）公子黃將出奔楚（公子黃將出奔楚）呼於國（呼於國人）曰慶氏無道（言慶氏無道）求專陳國之權（求專制陳國）暴蔑其君（暴蔑其君）而欺陳侯（欺陳侯）而去其親（而去其親）以及楚（及楚）楚人討其貳（討公子燮）而立其愛（立公子黃）以定其位（以定公子黃之位）君其若之何（君其若之何）不能治也（不能治慶氏）治而赦之（赦慶氏）又不能（又不能赦）其誰納之（其誰納公子黃）且治而赦之（且赦慶氏）其誰不懼（其誰不懼）而治之（而治慶氏）其誰能懲（其誰能懲）治而舍之（舍公子黃）其誰不勸（其誰不勸）君其圖之（君其圖之）慶氏之亡（慶氏之亡）其在此行也（其在此行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傳）無○季孫宿如宋

（經）二十有一年己酉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秋晉欒黶來聘（欒黶晉卿）○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傳）無○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傳）無○曹伯來朝○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謝十八年又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如好（季武子以公如好）○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如好（季武子以公如好）○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如好（季武子以公如好）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无傳○三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无傳○夏邾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也濫子爵也不書名未同盟也不書氏未命也○秋七月壬午齊侯小白卒○冬十月乙亥葬齊桓公○宋人執曹伯歸于宋○十有一月狄救齊○十有二月丙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于洮○甲子晉侯佹諸卒○晉人殺其大夫里克○丁酉葬晉惠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二十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二十有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二十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二十有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二十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二十有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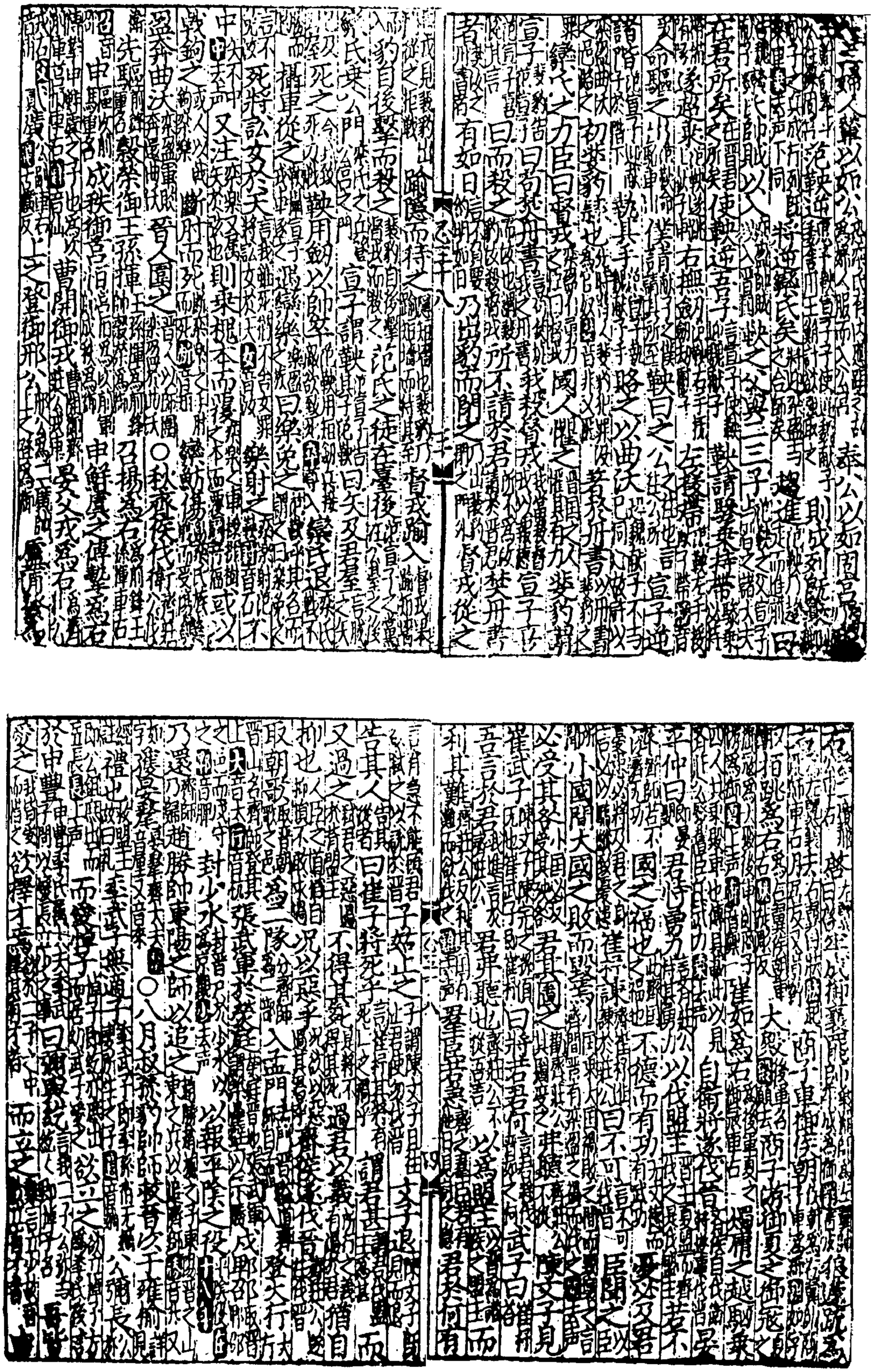
二十有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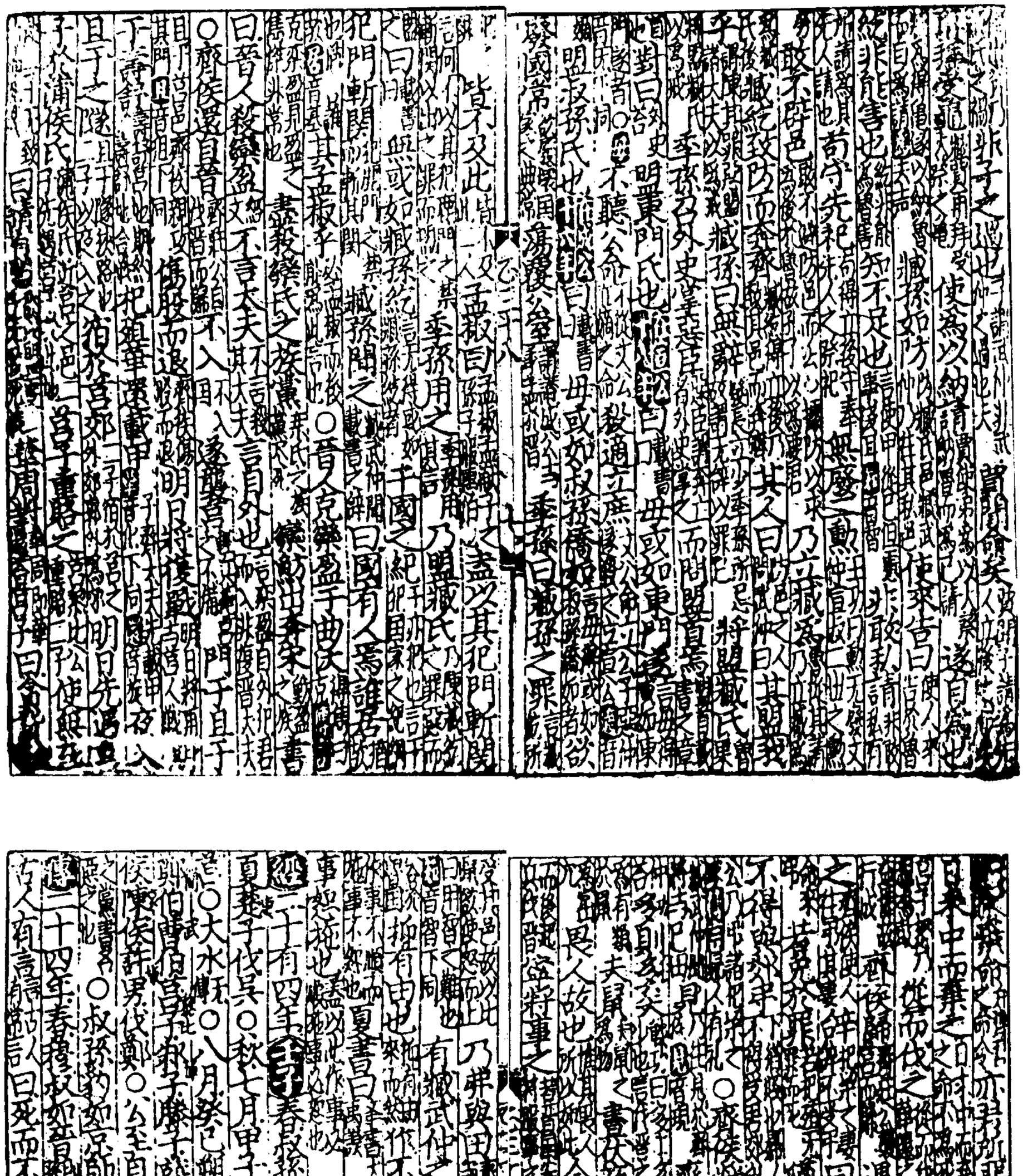
二十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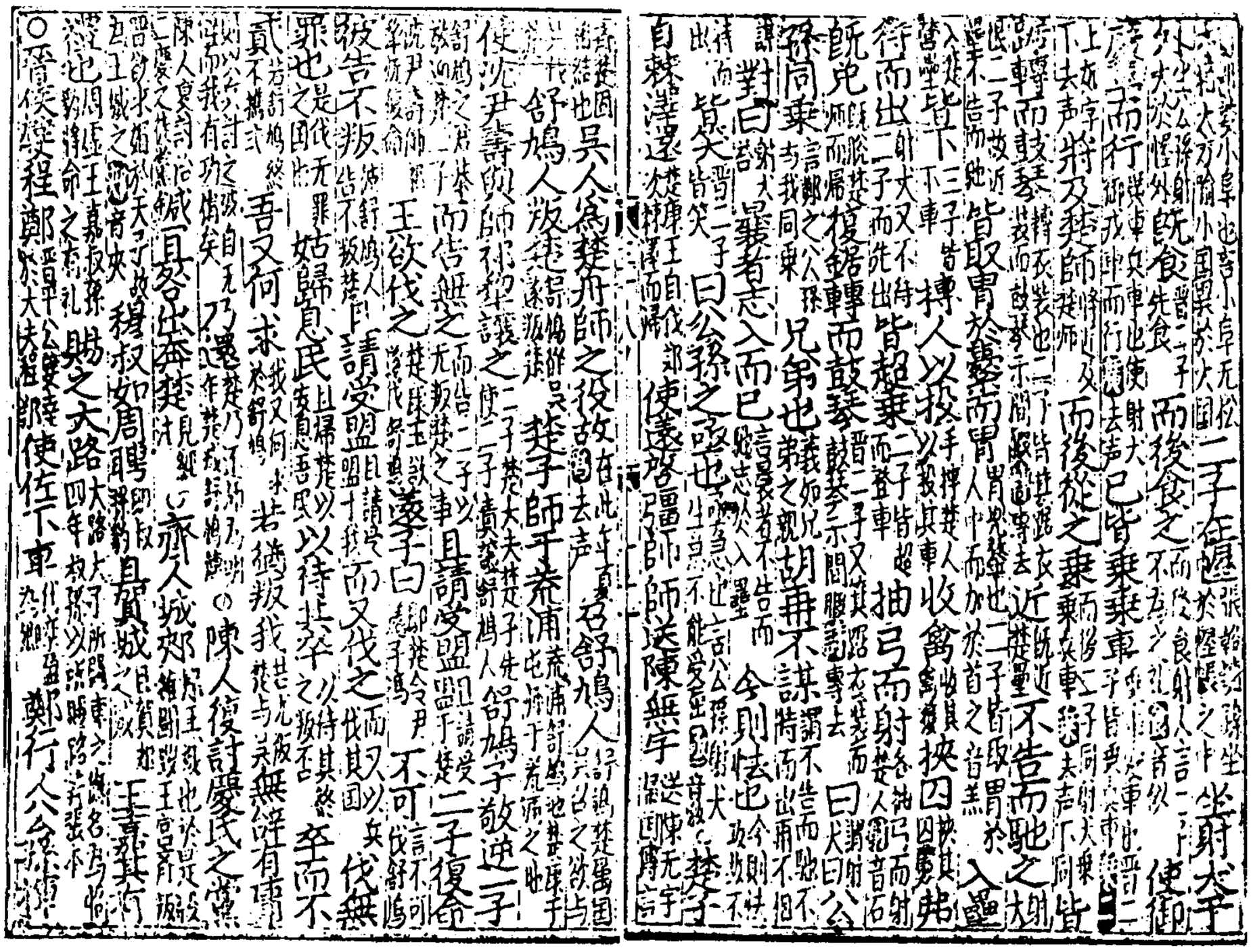
二十有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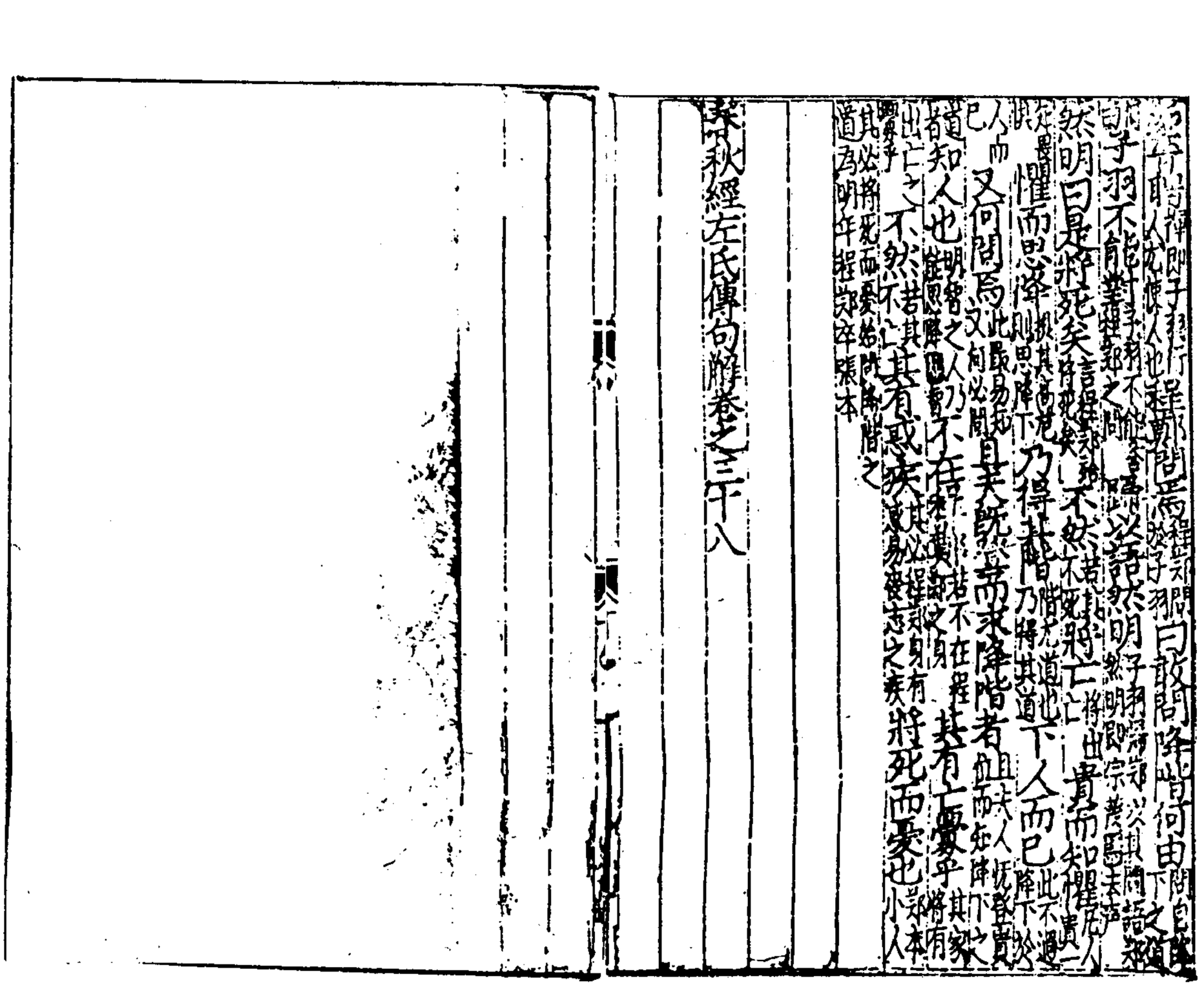
二十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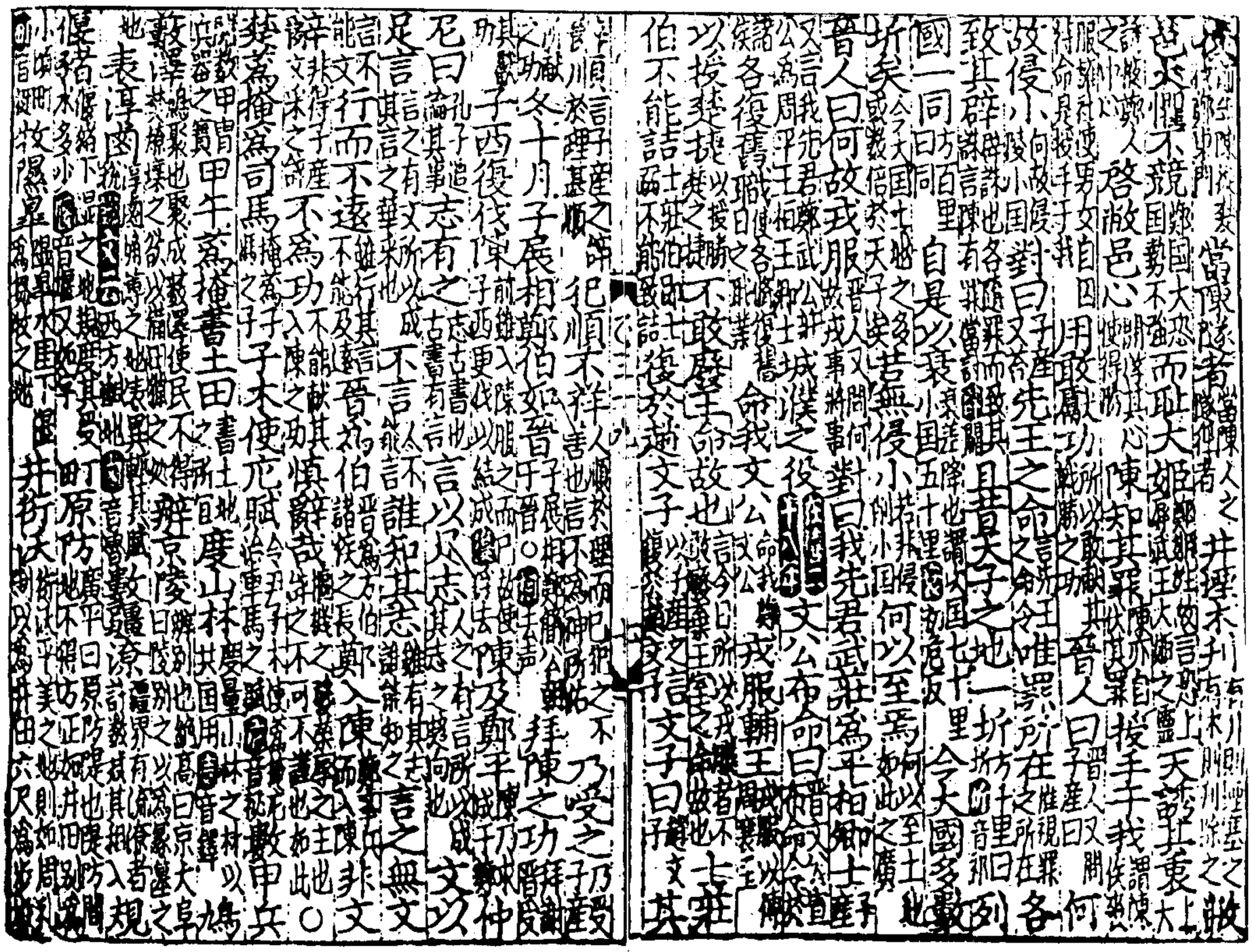
二十有三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公至自會○秋公孫茲如牟○冬公孫茲如牟○晉人殺其大夫慶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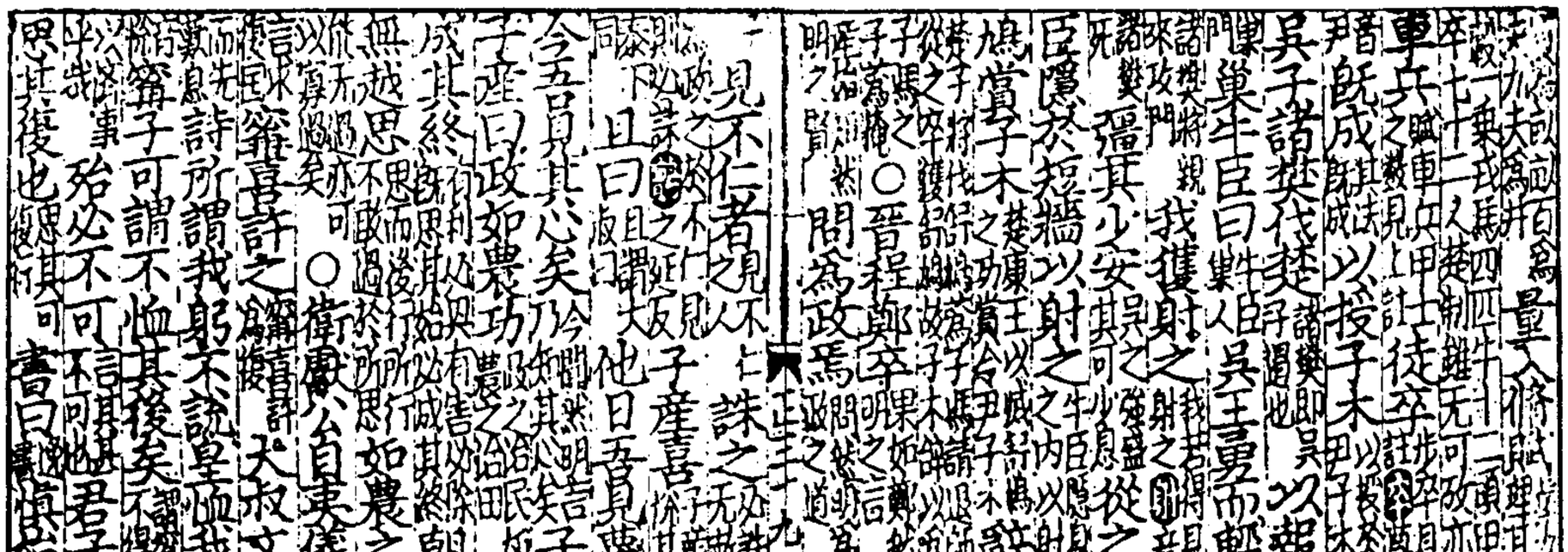












曾襄公九

會于夷儀之歲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
夫會會也此傳本爲後之讀者編年之次故因以在此耳
非其不如會則以會論之也

冬十月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以報前年之伐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人于夷儀

夷儀在今平陸縣東北

公至自夷儀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六月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戚

石買衛大夫戚衛邑

秋晉人以衛侯歸于京師

京師周都也

冬十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及臾駢

胥甲父臾駢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十有七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以報前年之伐也

夏公如晉

公如晉朝也

秋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不言其所食之地因以在此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衛殤公名

衛侯衎出奔齊

衎出奔而不書名此書名者傳寫失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戚

石買衛大夫戚衛邑

秋晉人以衛侯衎歸于京師

京師周都也

冬十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二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二十有八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三十有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三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三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三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三十有七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三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三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四十有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四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四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四十有三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四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四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四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四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四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五十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五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五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五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五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五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五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五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五十有八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五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六十有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六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六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六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六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六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六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六十有七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六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六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七十有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七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七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七十有三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七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七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七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七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七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七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八十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八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八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八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八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八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八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八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八十有八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八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九十有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九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九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九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九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九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九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九十有七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九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九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百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三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百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百有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九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百有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四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四月二日也

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秋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冬十月公會晉人鄭人齊人曹人于戚

戚衛邑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百有十二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衛殤公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衛卿食采于戚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衛大夫

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人殺其大夫胥童及甯喜

胥童甯喜晉大夫

秋晉人殺其大夫胥甲父

胥甲父晉大夫

冬十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甯許男名卒楚地

百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會諸侯而不言所會之地因以在此耳

夏晉侯使荀罃來聘

荀罃晉大夫

秋公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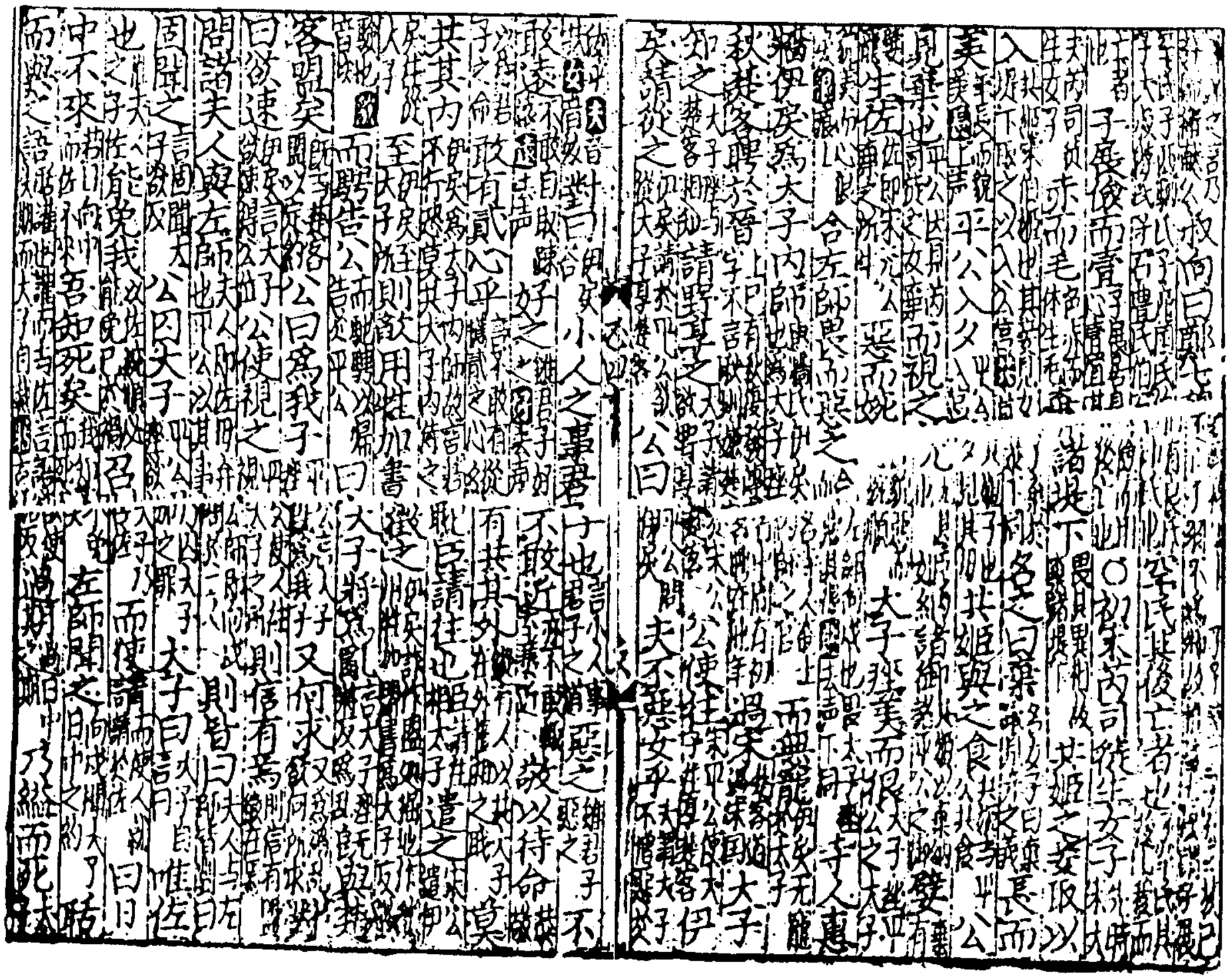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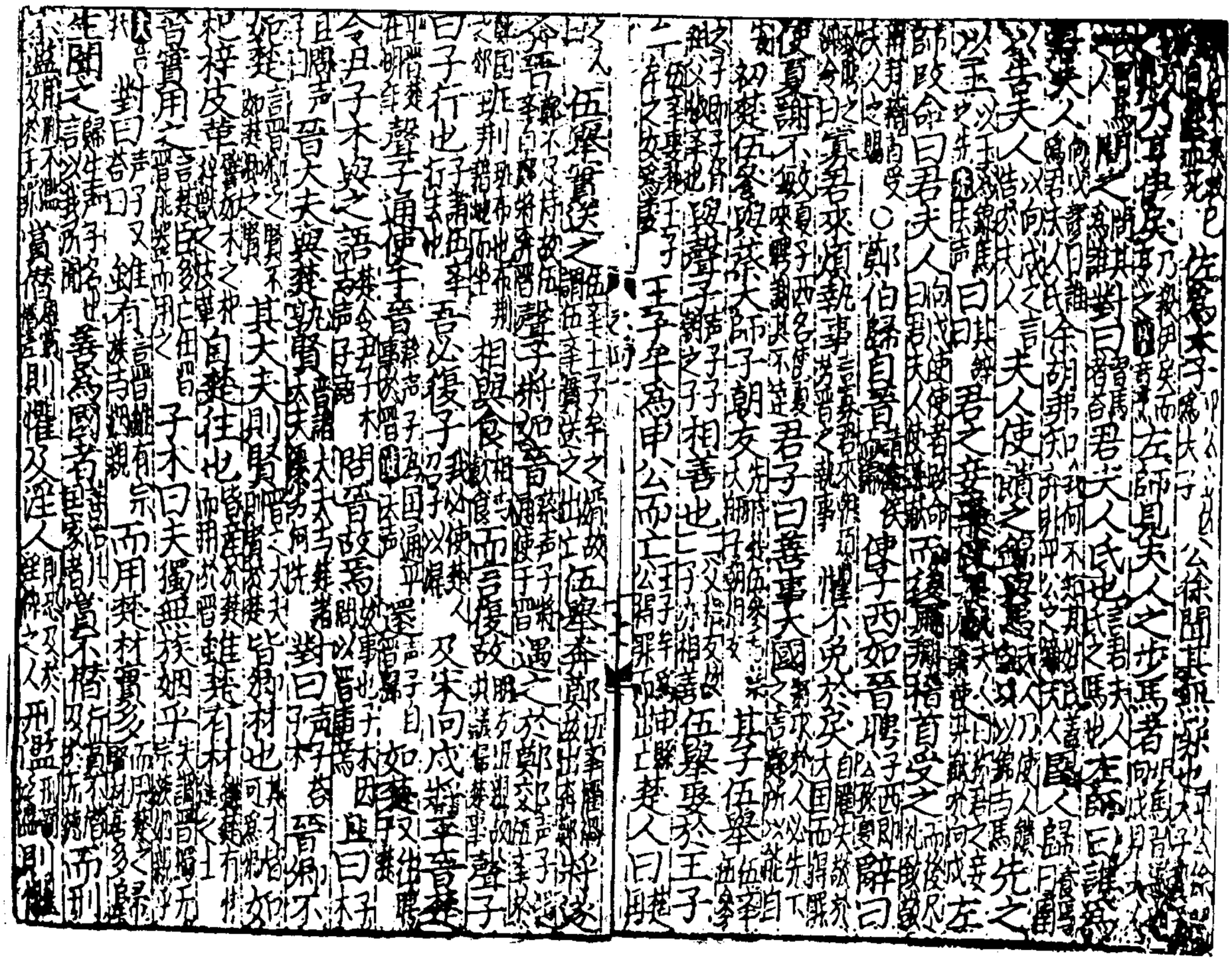
冬十月公至自晉

公如晉朝而不言所朝之地因以在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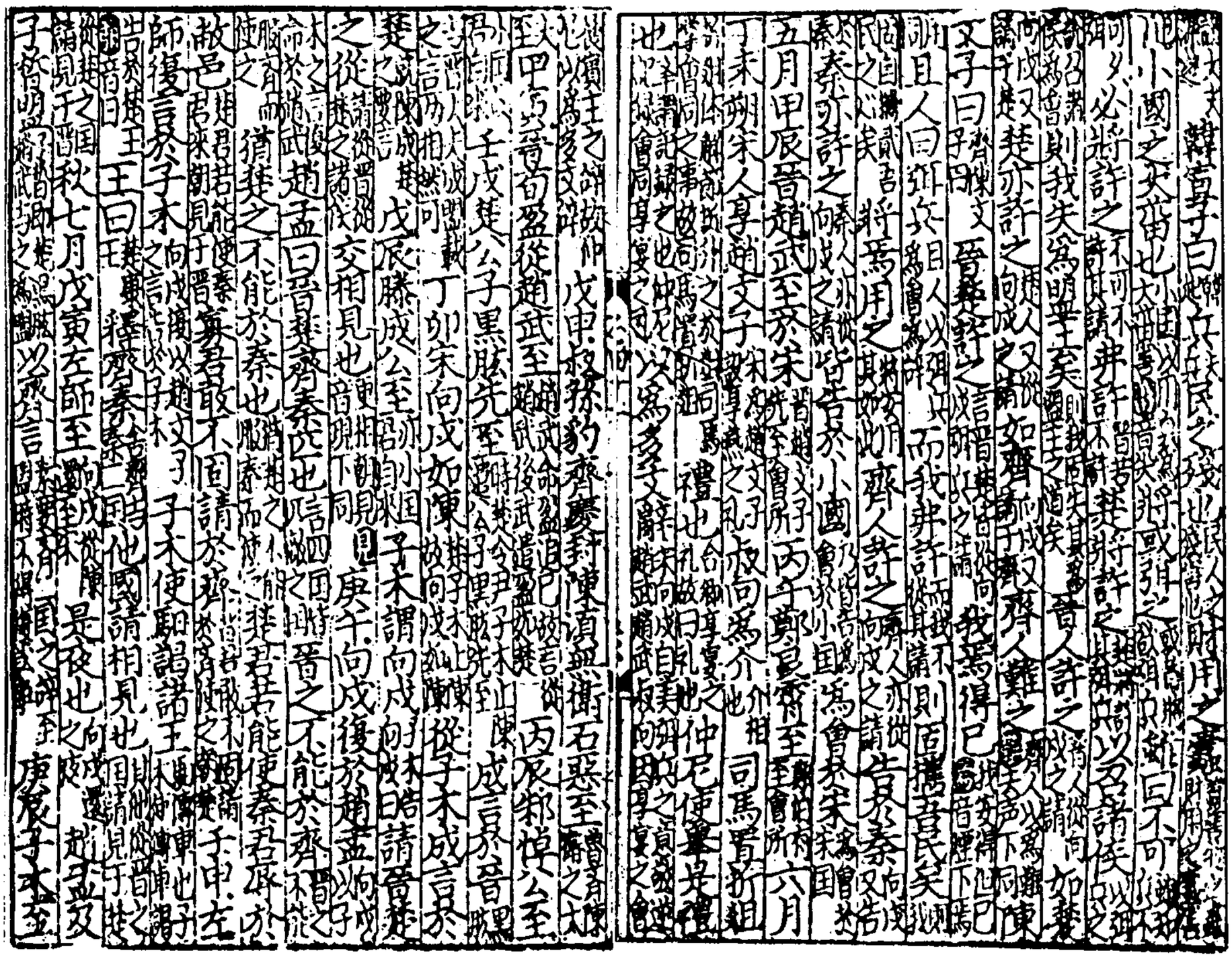
百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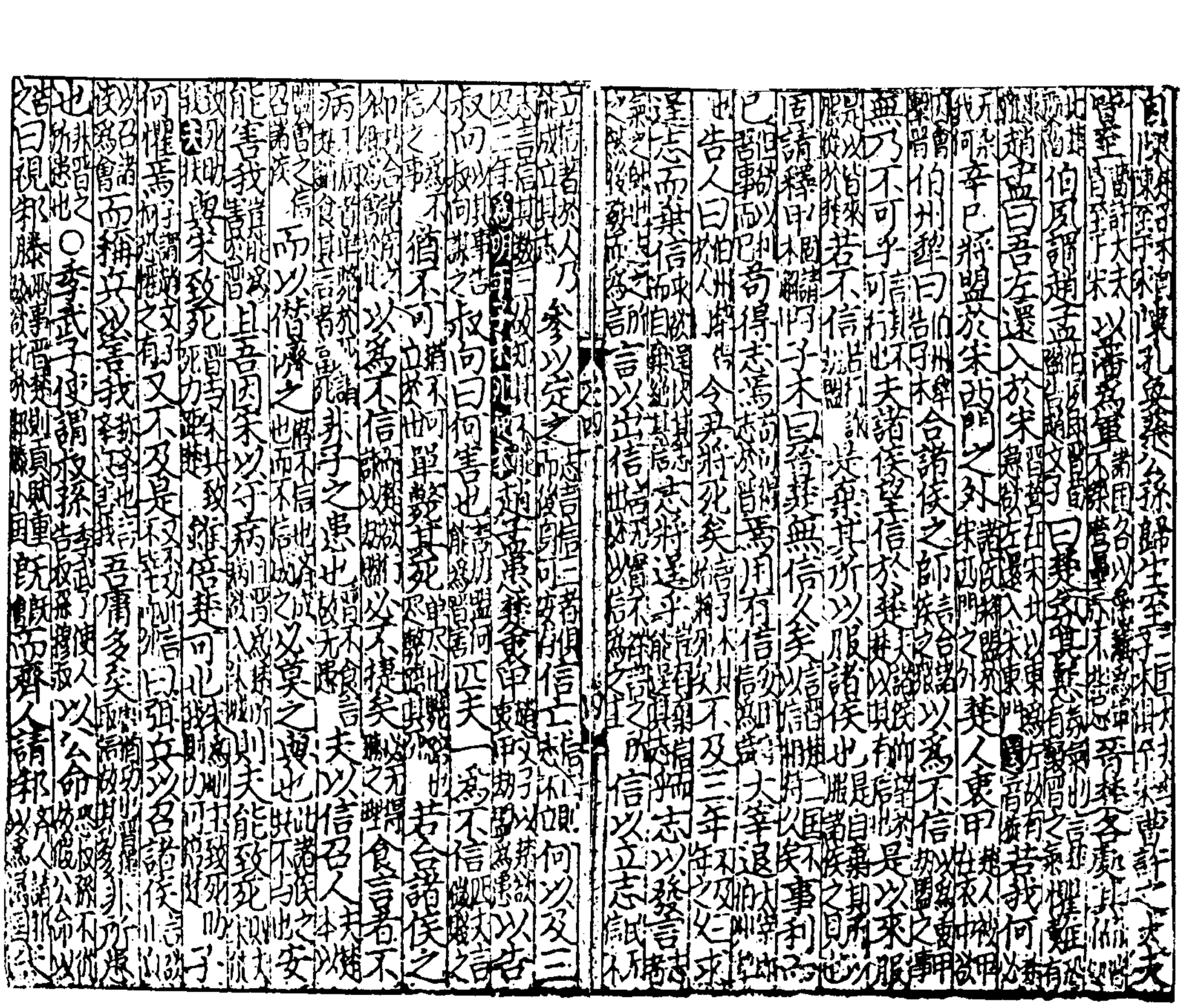
公如晉朝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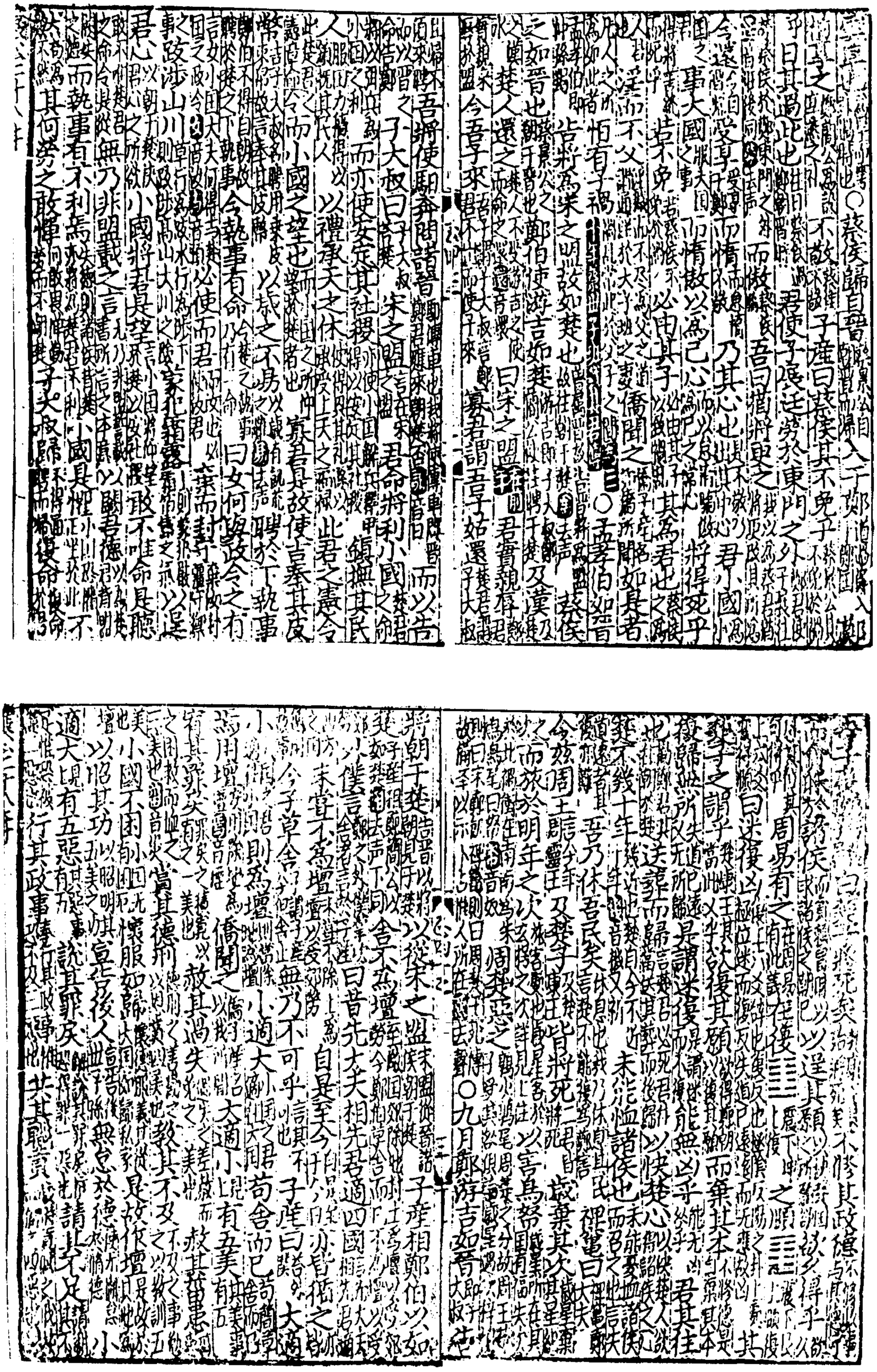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四十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四十一

宣公十有八年春無冰劉氏絢曰春無冰前年冬其温如此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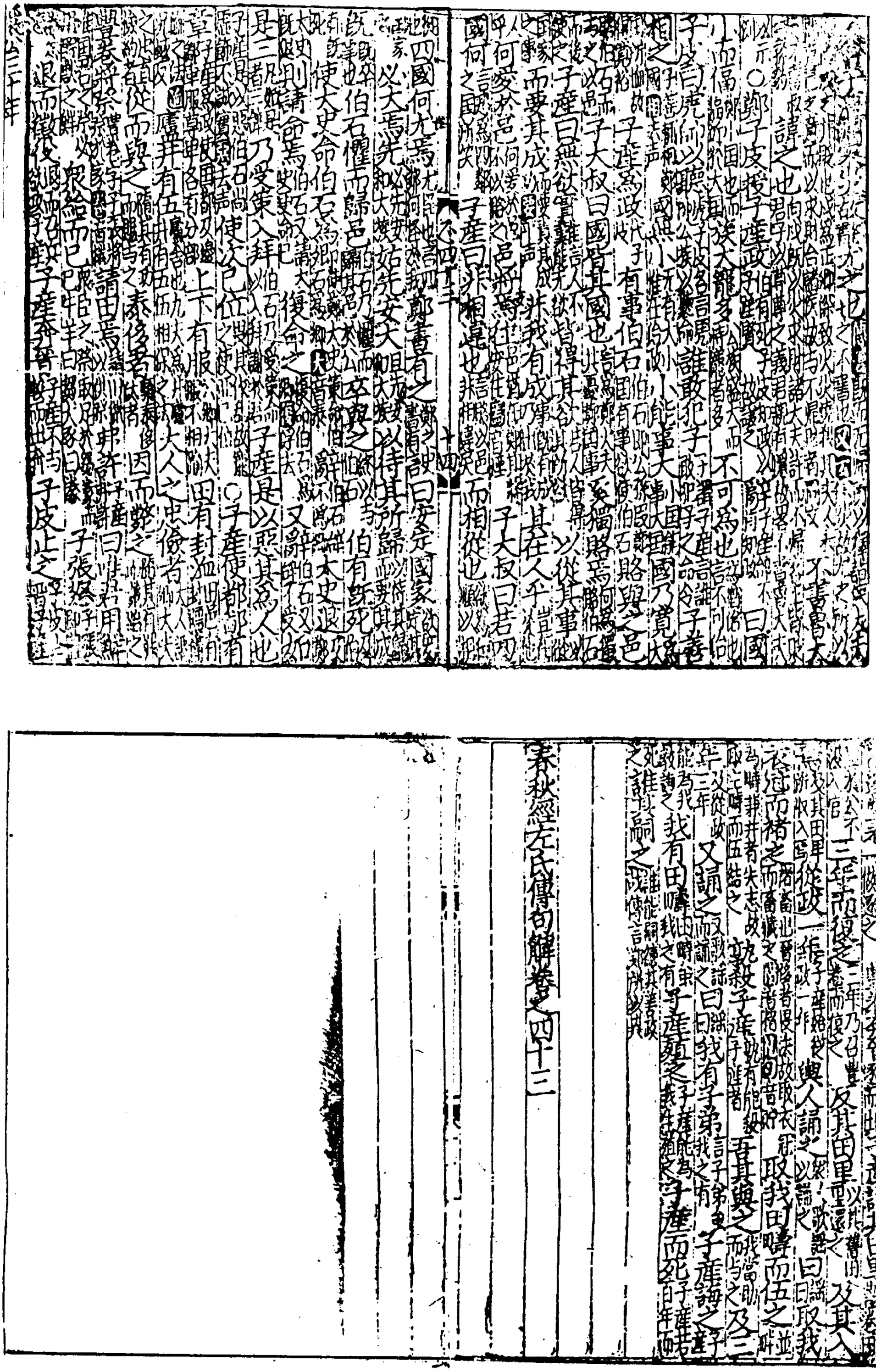
襄公十有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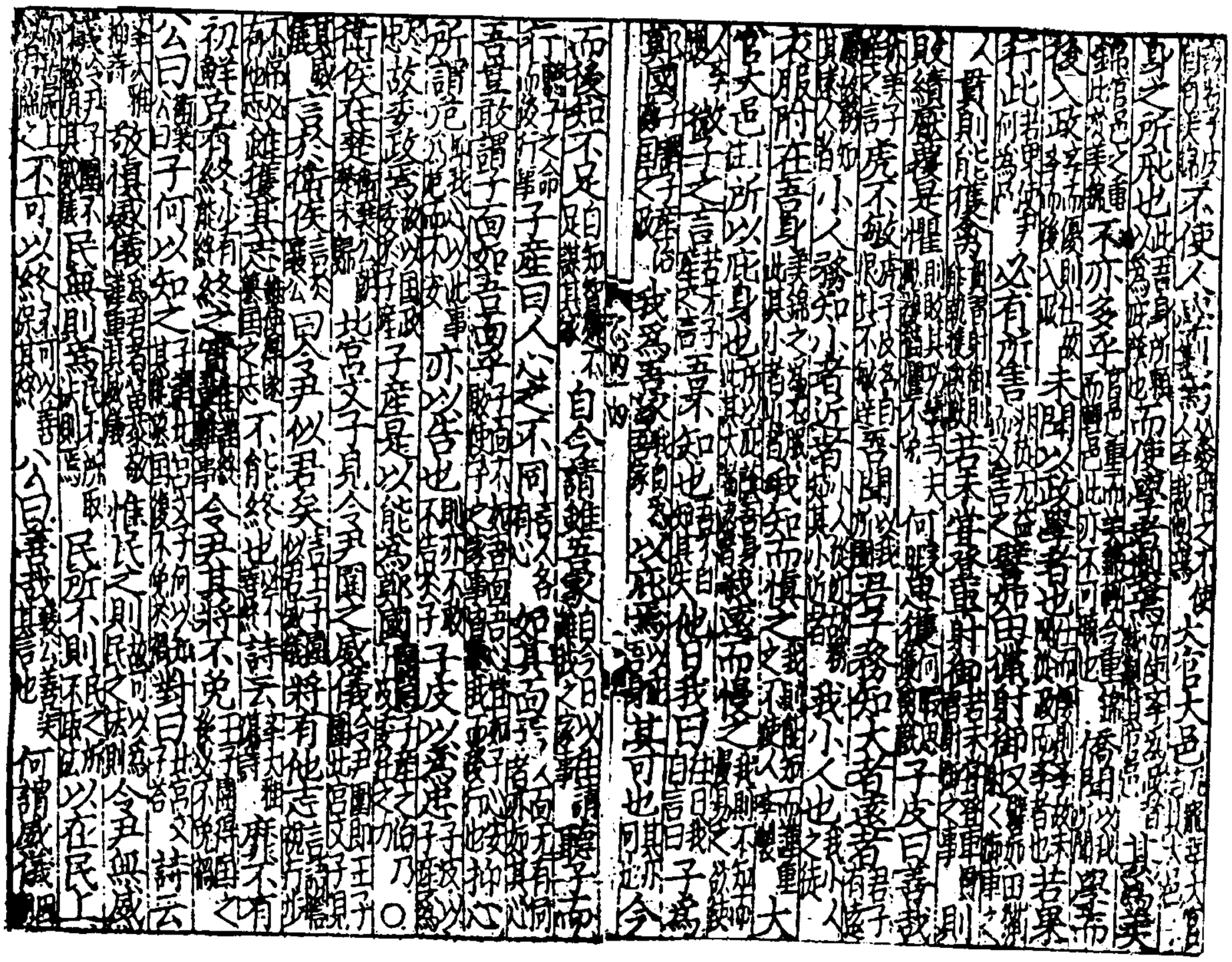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吳子餘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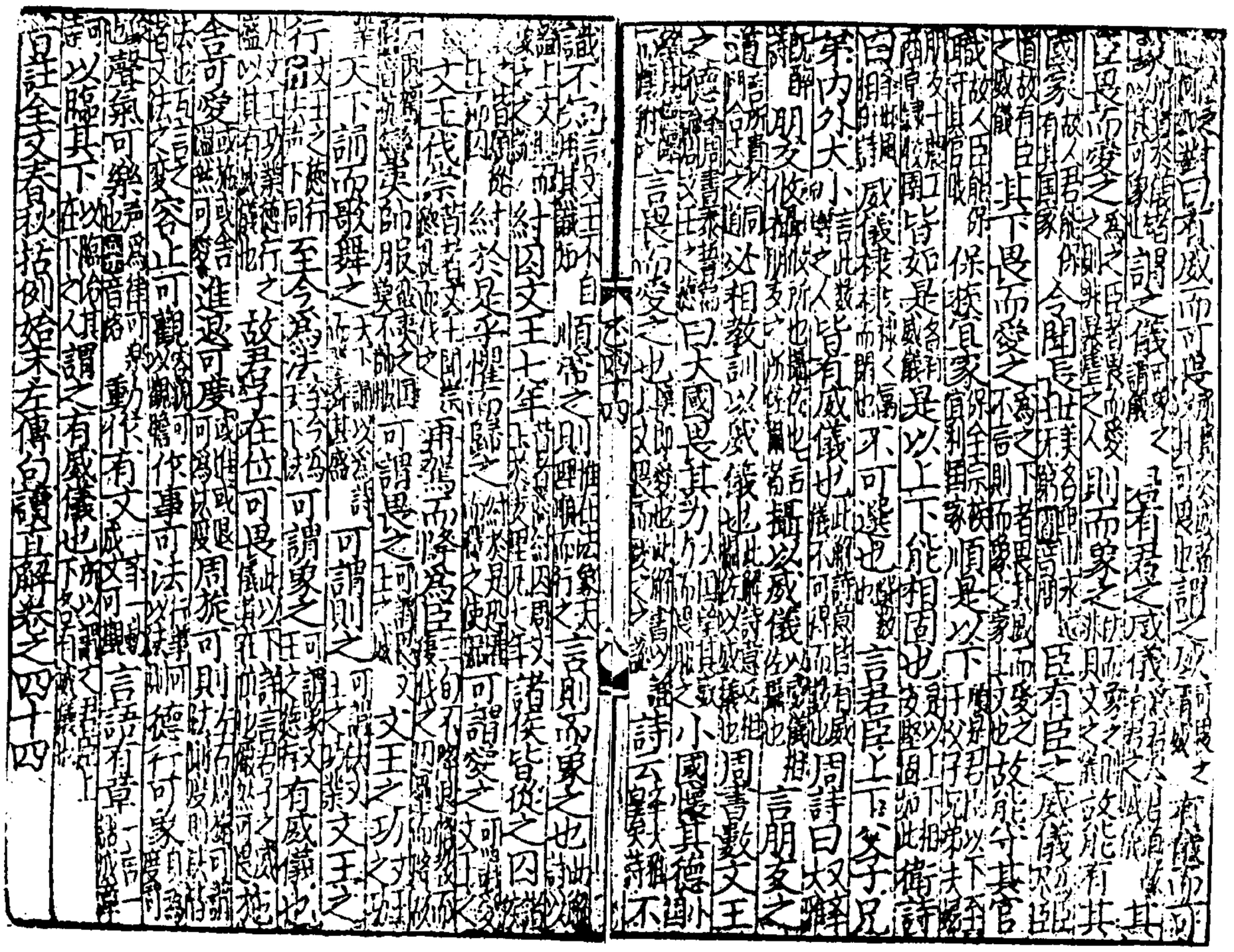
吳子餘祭

吳子餘祭

為盟於伯有之室以相保也伯有氏亥伯有子良氏有子晳氏有子石氏有子張氏有子展氏有子西氏有子產氏有子大叔氏有子旗氏有子羽氏有子太叔氏有子游氏有子蟜氏有子印氏有子上氏有子南氏有子然氏有子豹氏有子柳氏有子雅氏有子尾氏有子臧氏有子皮氏○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鄭人殺良霄○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鄭人殺良霄○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鄭人殺良霄出奔許







魯昭公二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四月韓
毅其夫夫公孫黑疾作宣子逆之
子小姜也謂○孫黑也謂
人餅之乃還○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韓宣子且告為政而來見
韓起代
晉侯而梁見於宣子宣子觀書於太史氏以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周公之所以王也我文王周公之所以王也
周公在魯矣
周公之德二書
之盛矣
與周之所以王也
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
公享之
魯公為設享禮享禮有容
享禮有容
季武子賦綠衣之卒章
綠衣卒章義取
使成和好
使成和好
臣之祿也
臣之祿也
叔孫豹如晉
叔孫豹如晉
子知禮哉詩曰
子知禮哉詩曰
子拜
子拜
君有望矣
君有望矣
武子賦節之卒章
節之卒章
譬之
譬之
忘角弓
忘角弓

魯昭公三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葬平丘之會晉人以鄭伯之貳於楚也

○五月葬陳成公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葬平丘之會晉人以鄭伯之貳於楚也

○張羅曰見之子大叔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趙曰其哭哉言其過乎禮也

將得已乎言不得止也昔文姜之薨也

昔晉文公為霸主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出吊今三年不除喪而聘且

有事而會有諸侯則會同以講好之事而已

無加命矣有命令

魯昭公三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葬平丘之會晉人以鄭伯之貳於楚也

○五月葬陳成公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葬平丘之會晉人以鄭伯之貳於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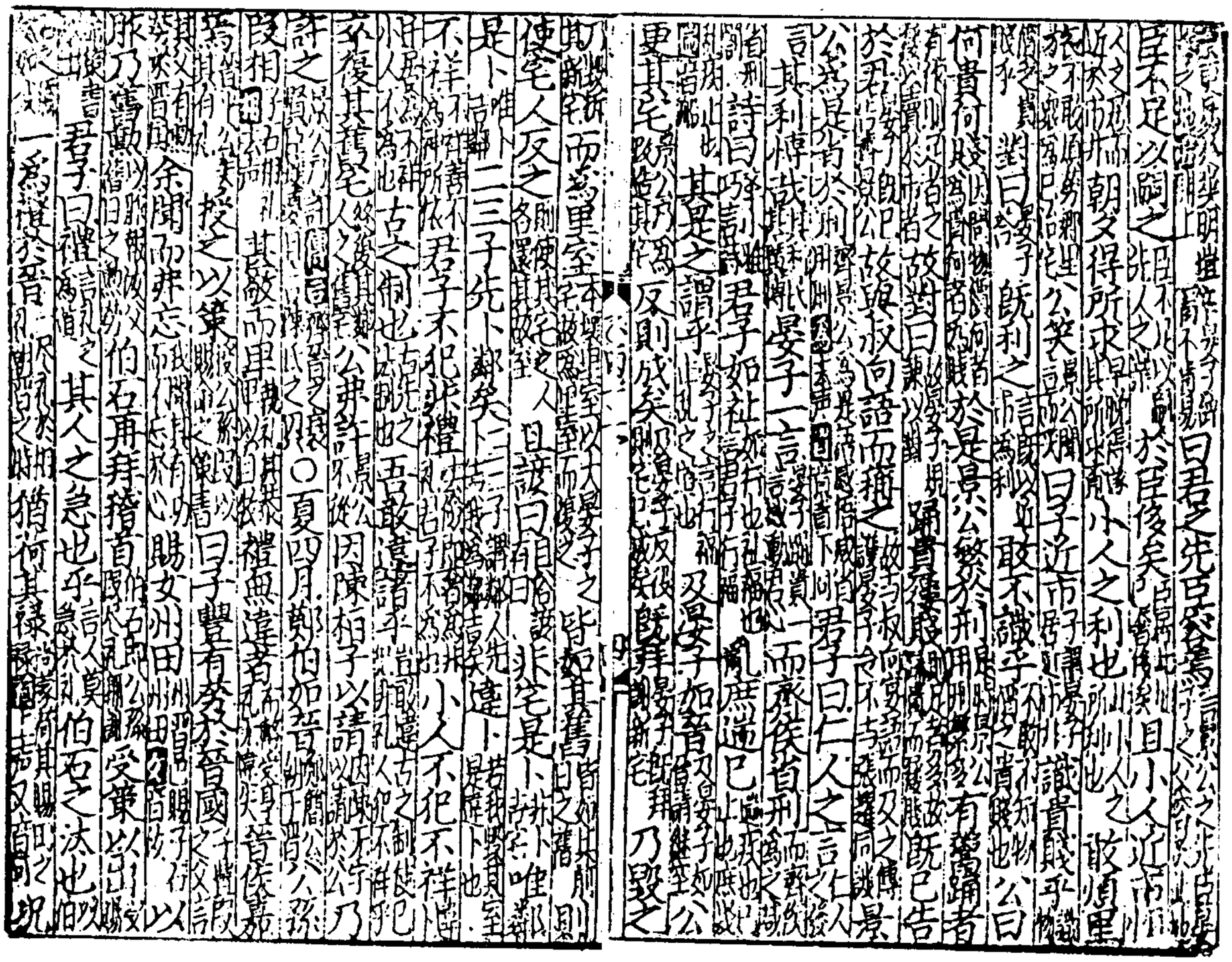
○張羅曰見之子大叔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趙曰其哭哉言其過乎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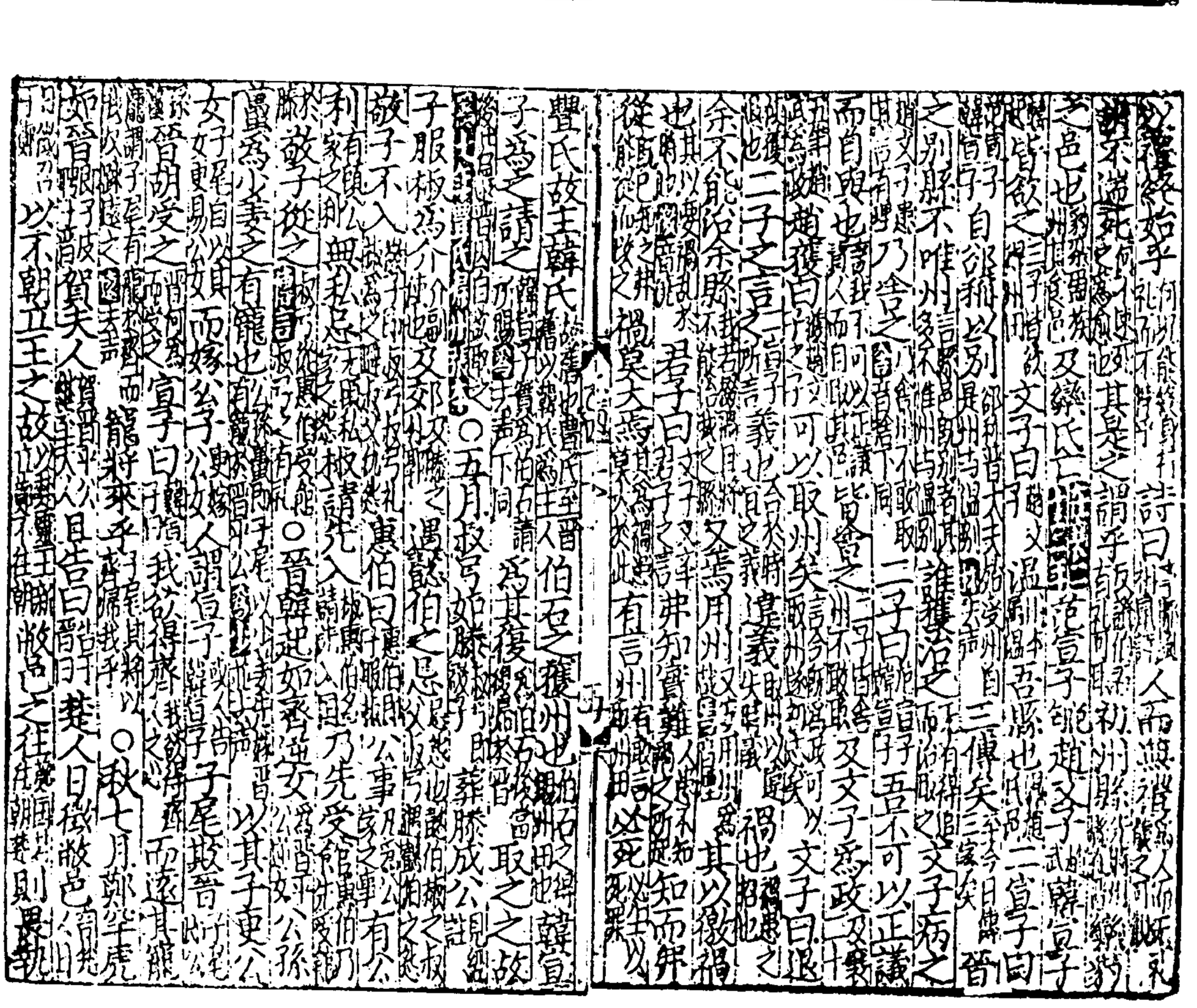
將得已乎言不得止也昔文姜之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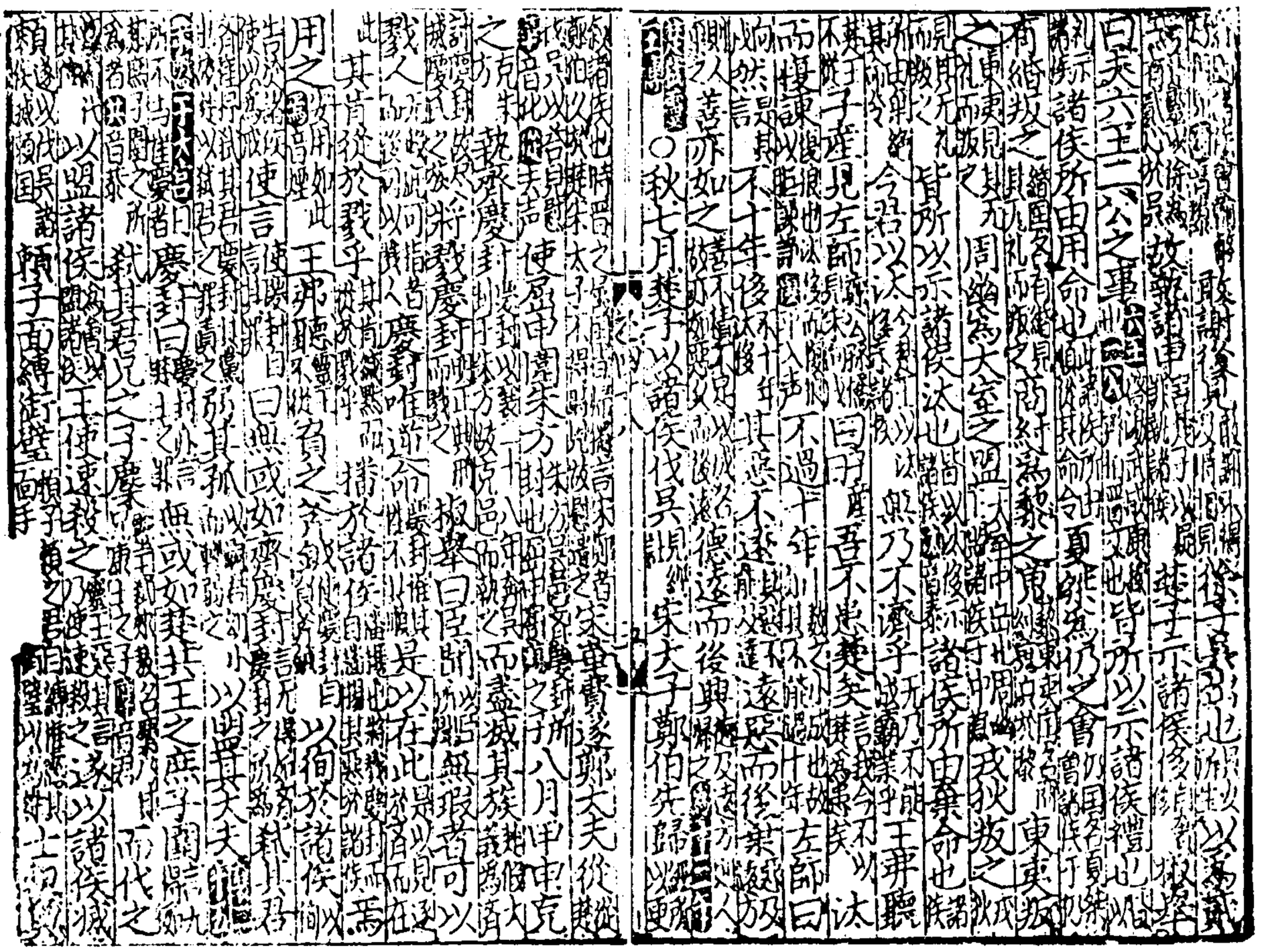
昔晉文公為霸主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出吊今三年不除喪而聘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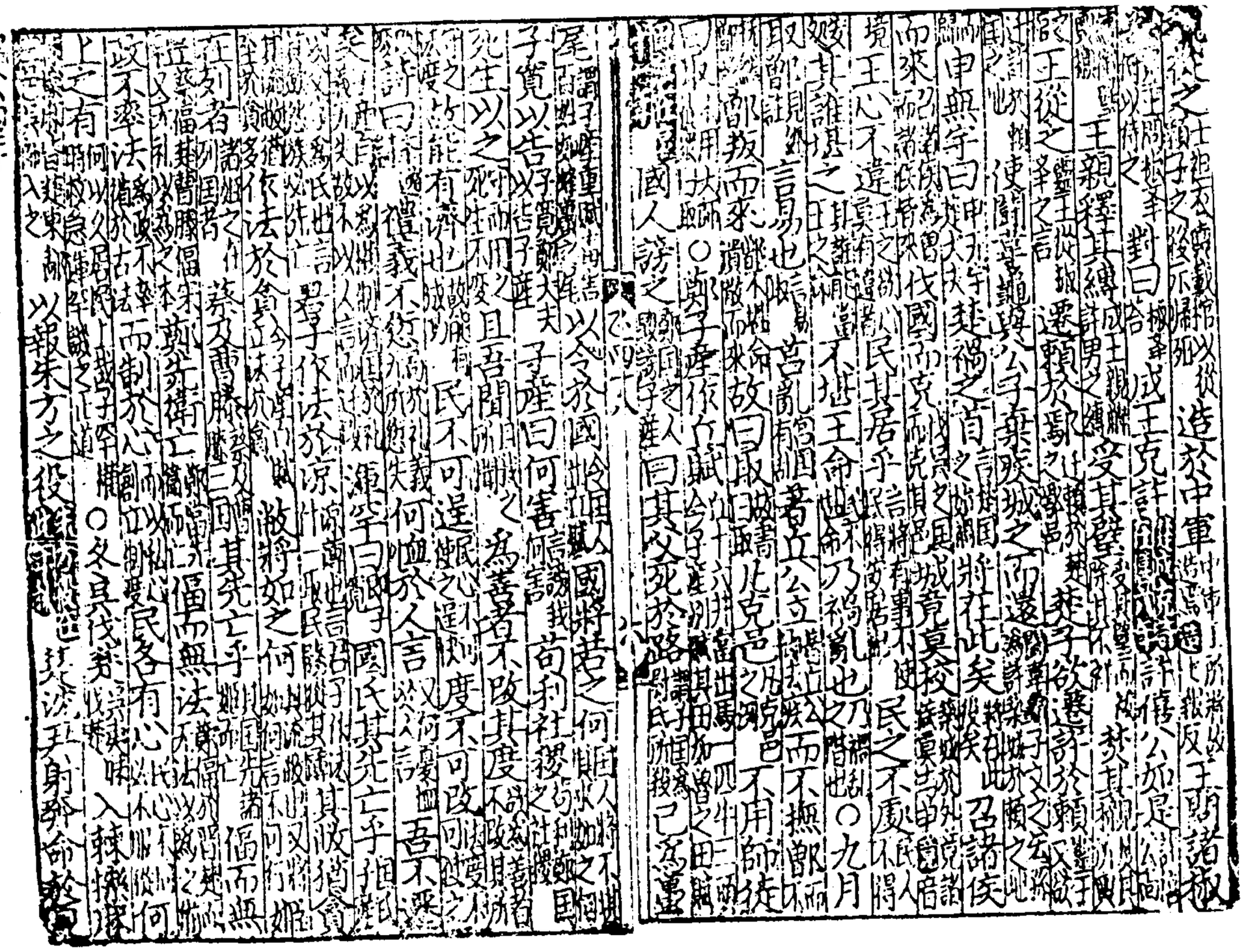
有事而會有諸侯則會同以講好之事而已

無加命矣有命令









而民潤之　女其罷士戎　○楚公子棄疾晉韓子也韓年過
反鄭火遂伐之言　○楚公子棄疾
鄭伯逆勞于東門　鄭伯逆勞于虎牢公孫僑
如晉聽政　聽政晉國君臣相與謀政事
范宣子假貨于叔向　假貨謂貸其財物
以幣如楚　幣謂束帛
鄭伯見子皮　見子皮即罕虎如上邾楚
以馬四匹見子大叔　見子大叔即游吉
以馬二匹見二子　禁翳牧採
樵者無禁　樵採薪蒸者
不加罪焉　不加罪謂不入田中
不入田中　不入田中謂不犯禁
小人降　降下也
舍不為暴　舍止不為暴虐
君子廢　君子廢謂不用也
有犯命者　犯命謂違上命
君子則廢　君子則廢謂不用也
小人則降　小人則降謂退也
舍不為暴　舍不為暴謂不以威勢
往來如是　往來如是謂相與如鄭三
晉侯說　說音悅
晉侯說　說音悅
晉侯說　說音悅

昭公六

七年春王正月壬申朔晉侯使韓起聘于魯公薨于乾侯○夏四月公如晉○秋八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一月癸未葬齊景公○十有二月癸亥葬

七年春王正月壬申朔晉侯使韓起聘于魯公薨于乾侯○夏四月公如晉○秋八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一月癸未葬齊景公○十有二月癸亥葬

昭公九

十有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公子比自晉歸于莒

夏四月建

公子黑肱以濫來奔

秋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小邾子

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

盟于平丘

書同盟

○公至自會

九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歸于師

子之子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

以其事曰

古也有志

言楚靈王

信善哉

謂能記古事

言楚靈王

不以弑君之賊

討之

以取天下

其子

困

陷于乾谿

○費人叛

費來奔

○楚子之為令尹

○十二年春叔弓圍費

弗克

今魯費人叛弓圍費

弗克

執之

以為囚

季氏之邑人

非也

言平子

為之令主

以美德為

有乾谿之

○夏四月建

○楚子誘戮陳侯吳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歸于師

子之子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

以其事曰

古也有志

言楚靈王

信善哉

謂能記古事

言楚靈王

不以弑君之賊

討之

以取天下

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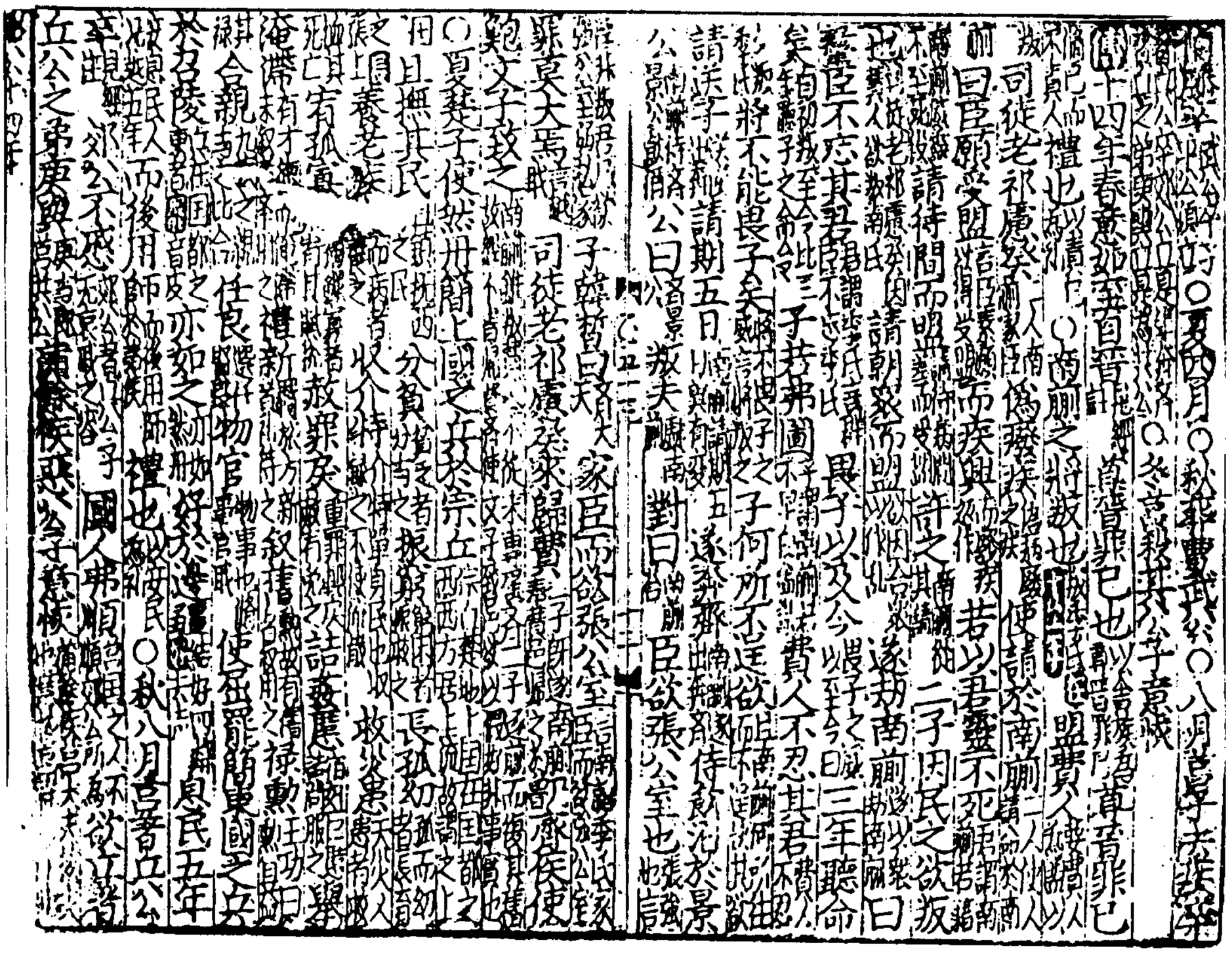
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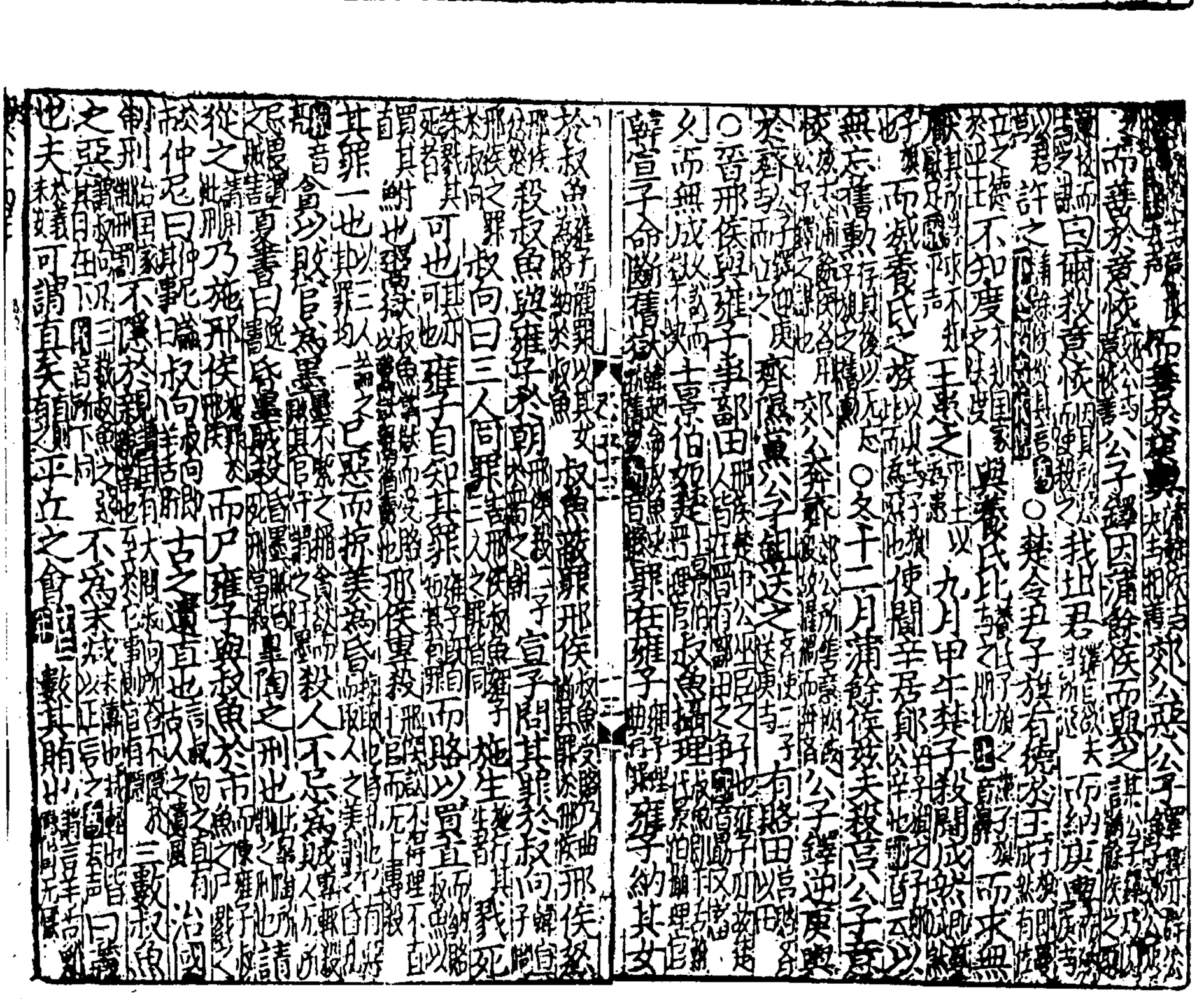
陷于乾谿

○費人叛

費來奔

○楚子之為令尹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三

魯昭公十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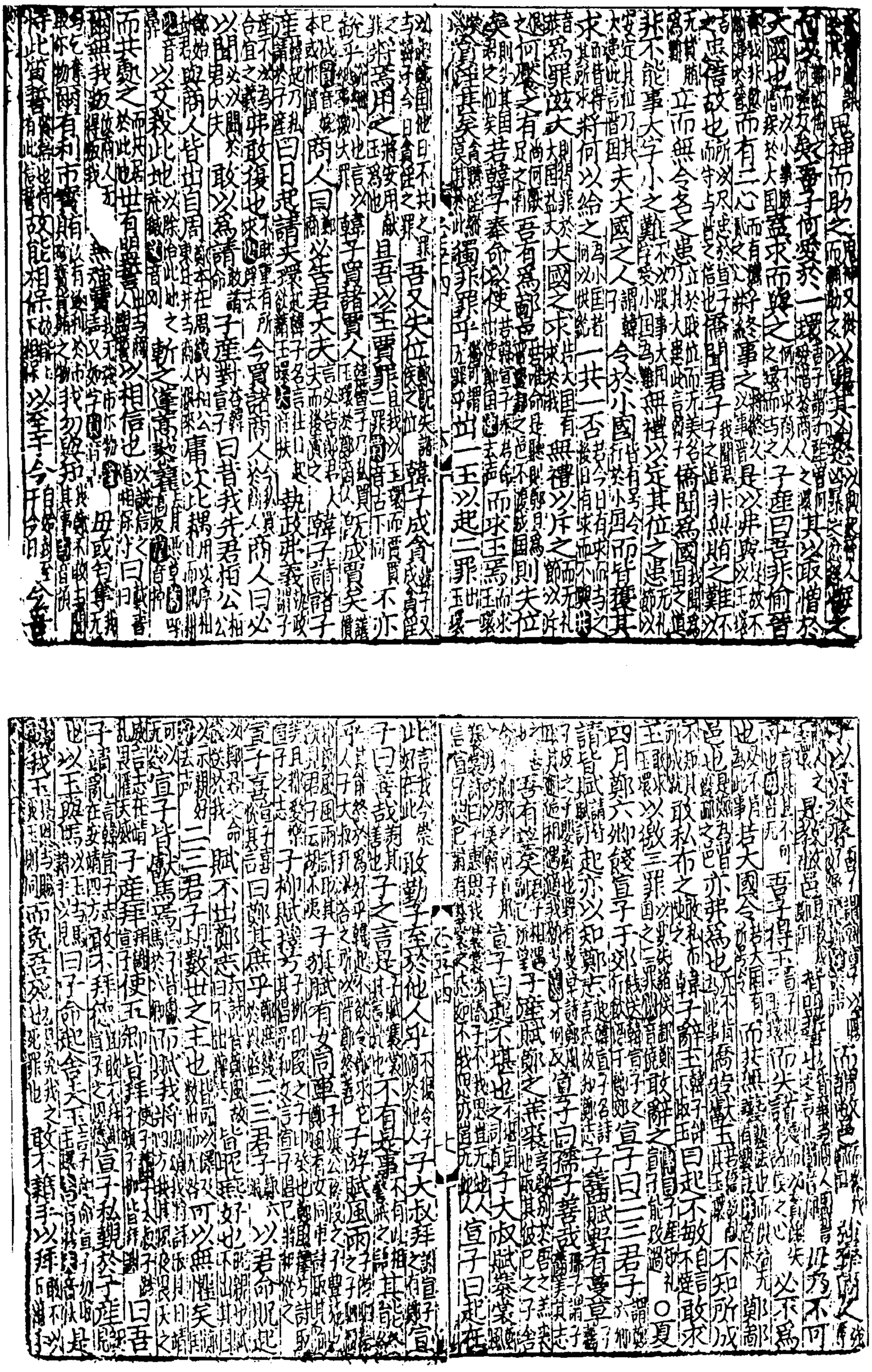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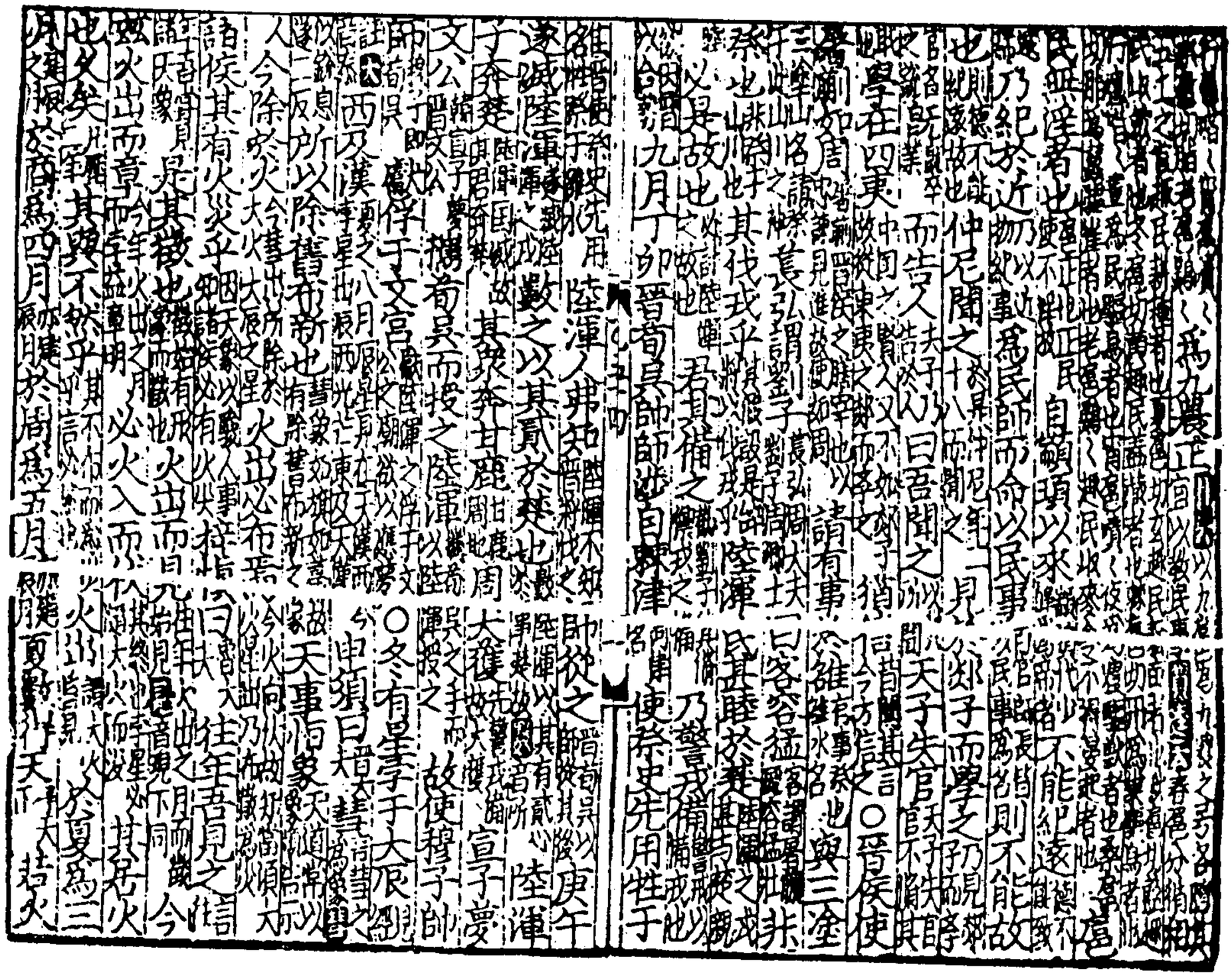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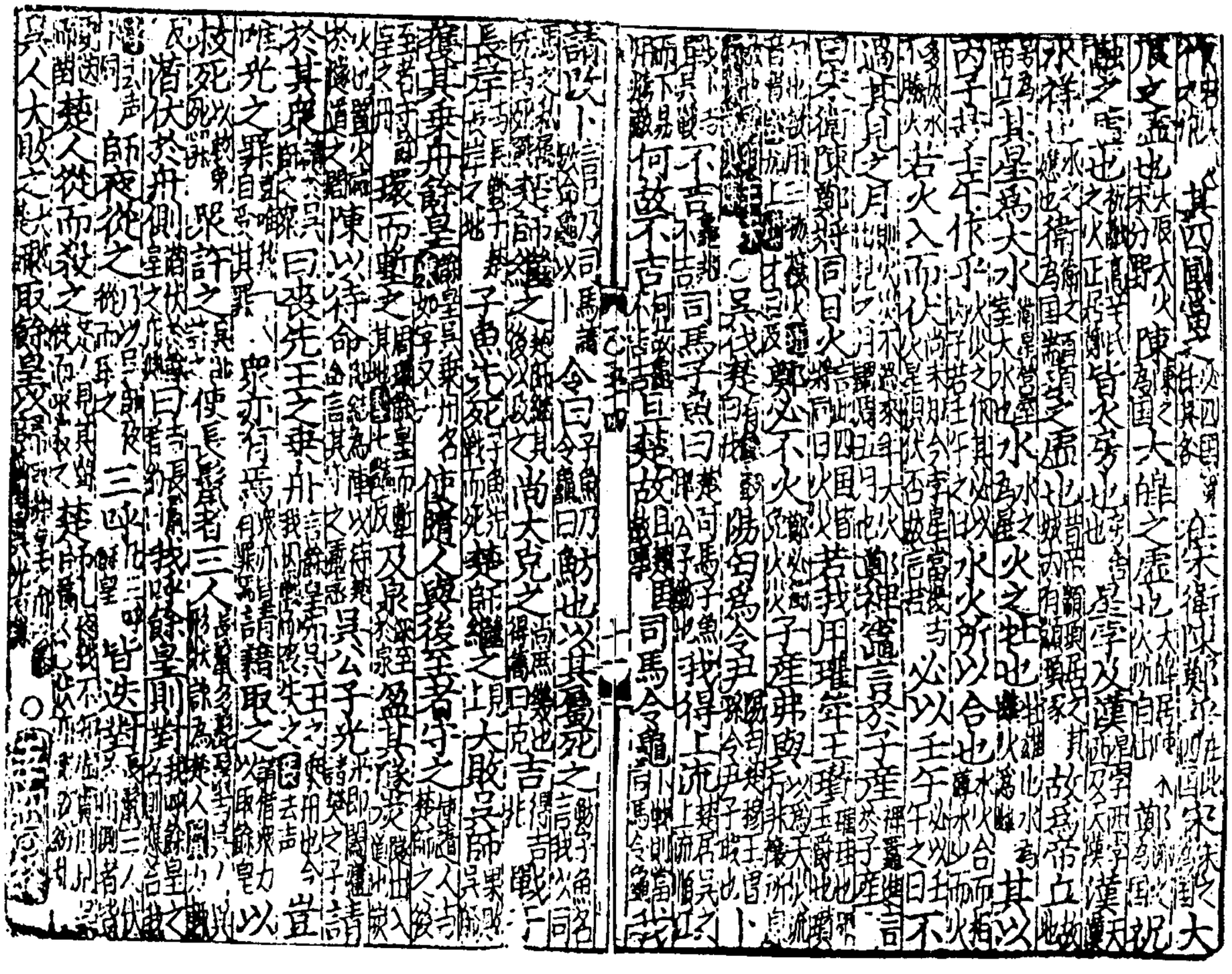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十五年春將葬于武公公之廟戊辰大雨震○夏四月辛巳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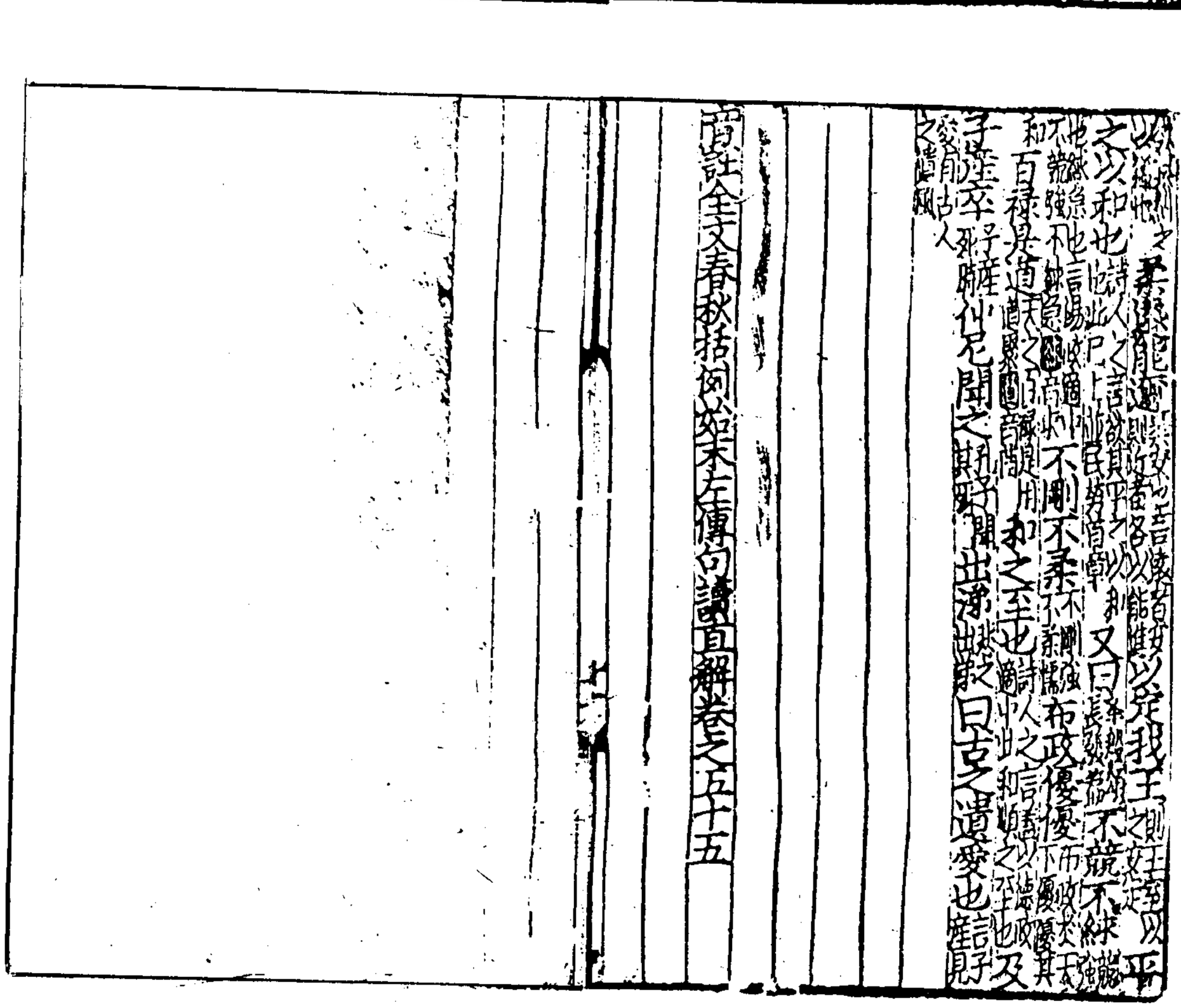
之日其有各乎孫叔弓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其在泣事乎其發於容也







晉昭公十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癸亥葬曹平公○夏五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秋八月邾人入邿○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二月丁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大夫得
代之○過之伯
甚之日也昆吾夏伯也桀迷惑而殺之故曰昆吾桀同謀
毛得必亡言毛得必有
亡之道也修故之以故其後而毛得以
亡○夏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三月曹
伯須卒不亡何待
五月火始昏見辰之月始昏見丙子風
日風烈東井曰火之始也
七日故曰火之始也毋故曰火之始也
七日故曰火之始也
大火心星也建丙子風
大火心星也建丙子風
大火心星也建丙子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使士鞅來聘○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如晉至河乃復公羊穀梁皆曰公不行也○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平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如晉至河乃復公羊穀梁皆曰公不行也○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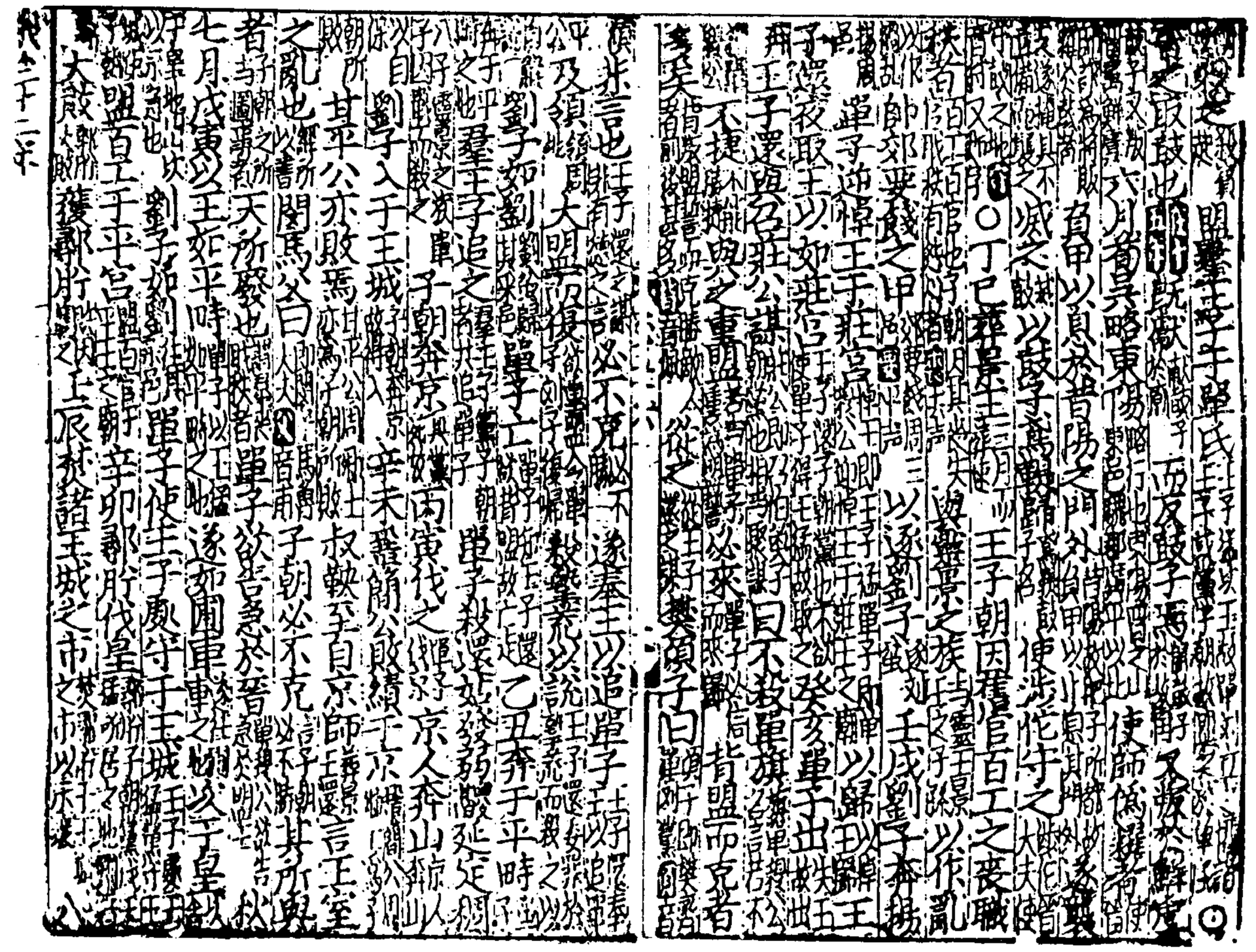
二十一年春天王使石尚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月鄭伯使宛來聘○夏四月○宋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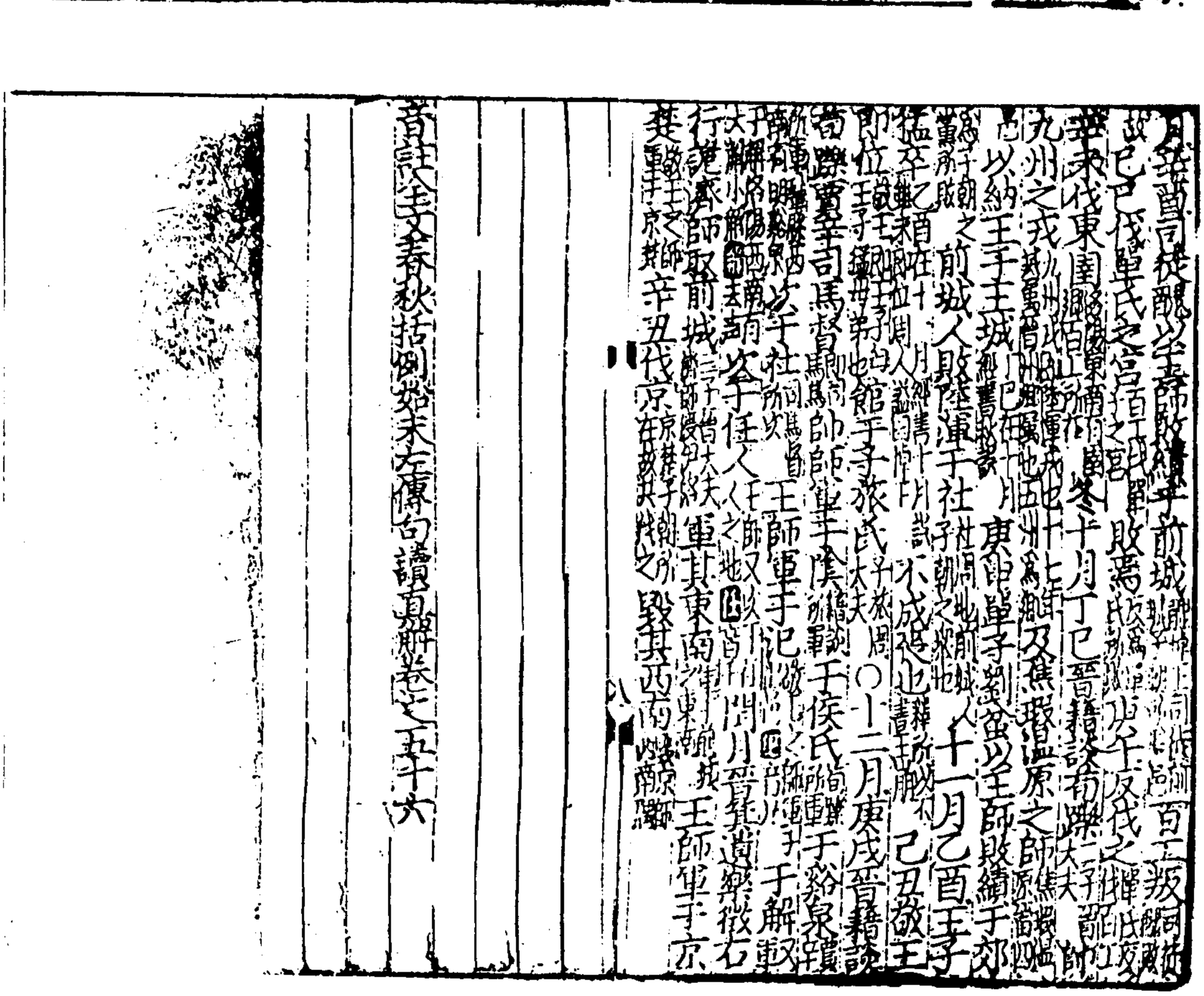
二十一年春天王使石尚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月鄭伯使宛來聘○夏四月○宋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平公○

二十一年春天王使石尚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月鄭伯使宛來聘○夏四月○宋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平公○

二十一年春天王使石尚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月鄭伯使宛來聘○夏四月○宋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平公○

二十一年春天王使石尚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月鄭伯使宛來聘○夏四月○宋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平公○





昭公十四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
乾侯○二月公至自
乾侯○夏六月公圍成成
孟○秋公會劉侯晉子鄭子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郯○冬十月公至自
郯○庚午朔日有食之○此參用劉
歆說○公不與盟也○公羊穀梁皆以為日食
三十六年春公如晉至河有疾而復公子慭
子朝奔齊○慭音近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元公卒○公羊穀梁皆為日食三十六年
夏六月公如晉至河有疾而復○公羊穀梁
皆為日食三十六年○九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言入者不書義
王自以家則昌為甘書入于成周言入于
天子朝奔王子朝奔楚○此參用劉
歆說○公羊穀梁皆為日食三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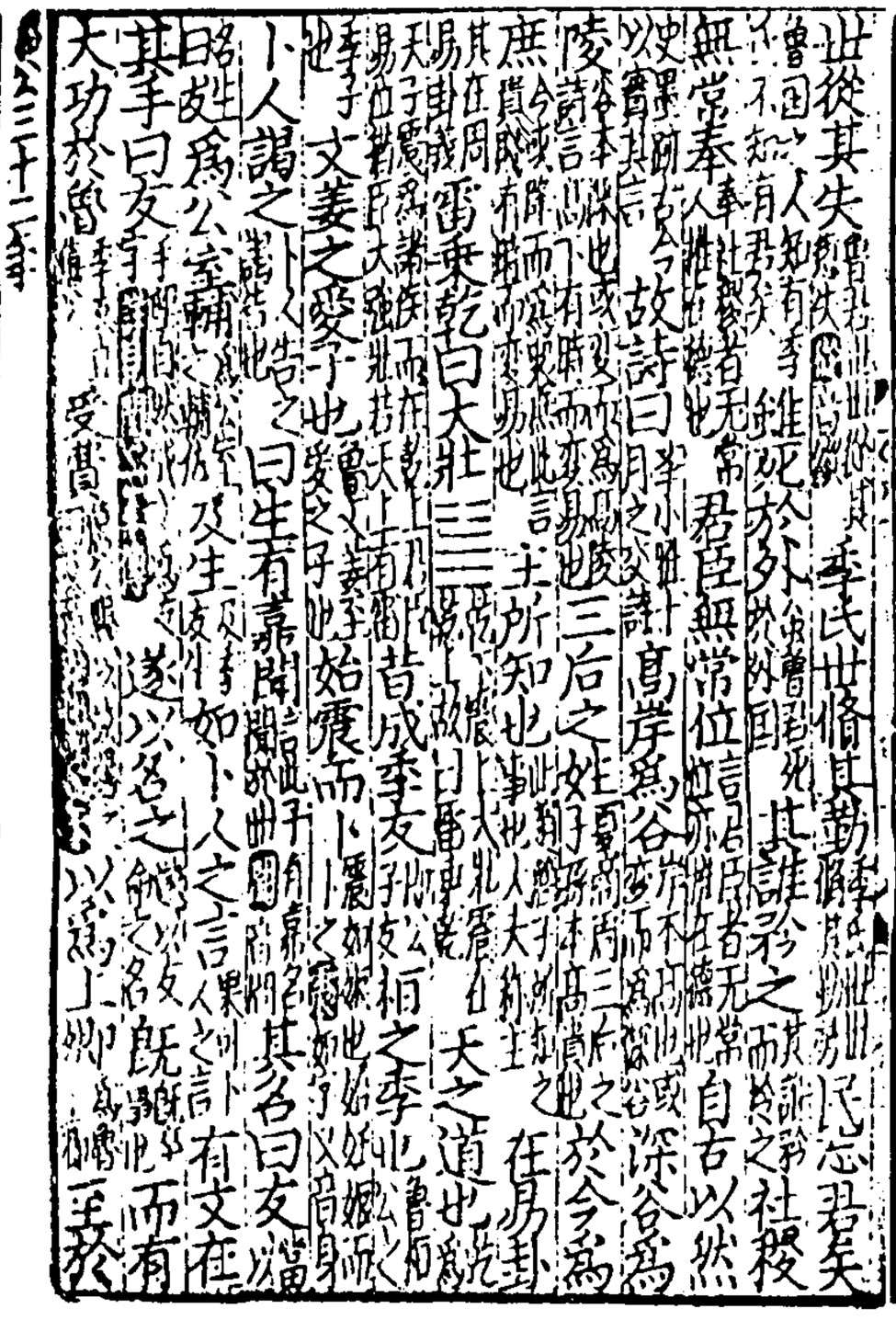
魯昭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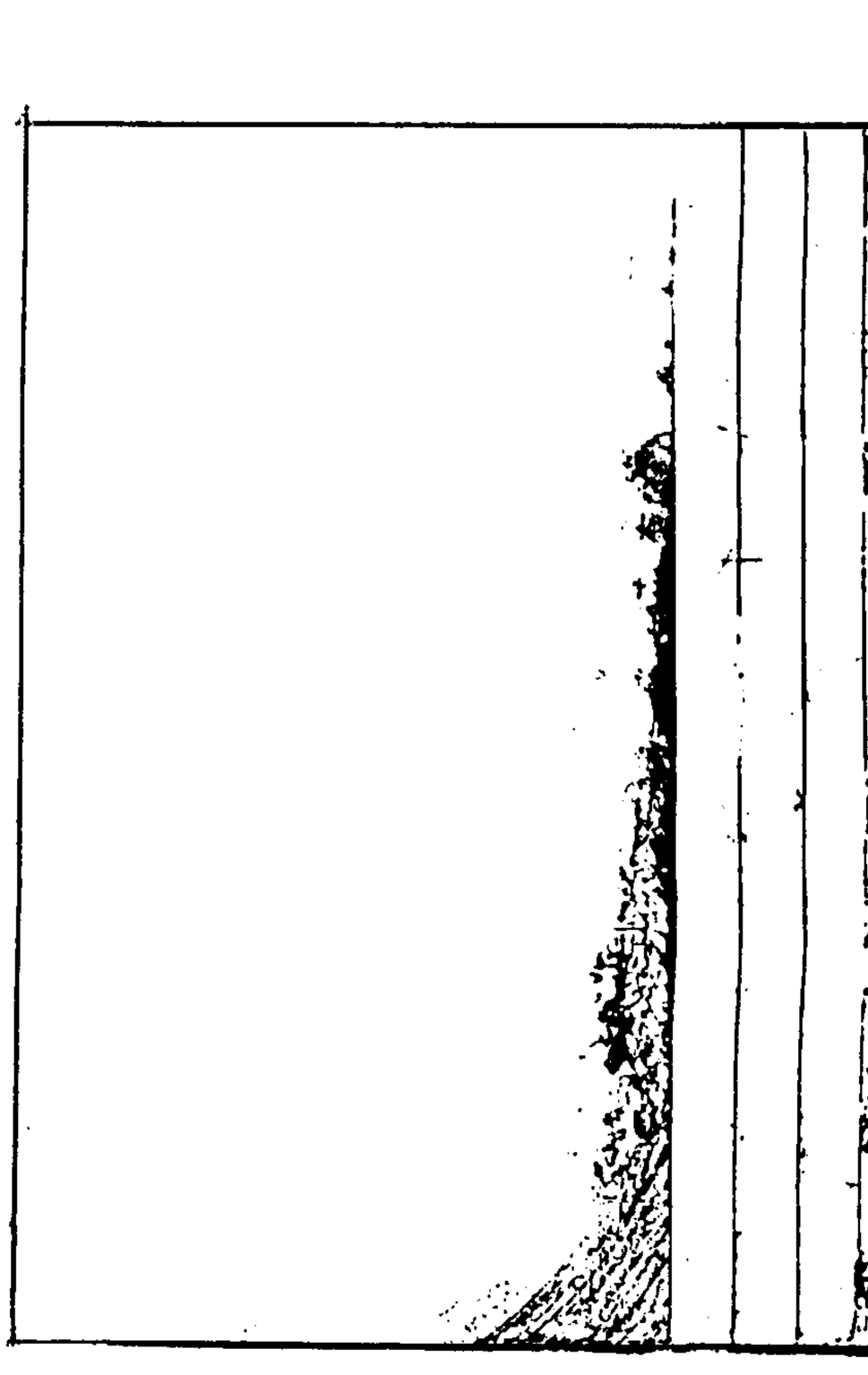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晉至自晉○夏四月吳滅其君僚（僚公子光○閽音昏）○秋晉士鞅（鞅大夫）會趙鞅于晉（趙鞅大夫）○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冬十月曹伯滕卒（滕平公）○公如齊至自齊○邾子穿卒（穿悼公）○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公至自齊

二十七年春公如晉至自晉○夏四月吳滅其君僚（僚公子光○閽音昏）○秋晉士鞅（鞅大夫）會趙鞅于晉（趙鞅大夫）○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冬十月曹伯滕卒（滕平公）○公如齊至自齊○邾子穿卒（穿悼公）○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公至自齊

二十七年春公如晉至自晉○夏四月吳滅其君僚（僚公子光○閽音昏）○秋晉士鞅（鞅大夫）會趙鞅于晉（趙鞅大夫）○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冬十月曹伯滕卒（滕平公）○公如齊至自齊○邾子穿卒（穿悼公）○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公至自齊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五十九





魯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敬王十一年

邾隱公五年定九年薨

邾公子子聲公勝立

薛昭公三十九年

宋景公八年

晉定公三年趙鞅爲政定十四年卒范鞅爲政定十四年晉敗范中行氏趙氏趙氏並彊之勢成矣

衛靈公二十六年

蔡昭侯十年

許元公元年

秦哀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楚公子囊瓦伐唐唐侯告急于我我救唐及漢而還

杞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楚公子囊瓦伐唐我以兵救唐及漢而還

陳湣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楚公子囊瓦伐唐我以兵救唐及漢而還

蔡昭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楚公子囊瓦伐唐我以兵救唐及漢而還

許元公元年魯定公四年楚公子囊瓦伐唐我以兵救唐及漢而還

曹靖公五年

邾隱公

莒郊公

邾悼公三十三年魯定公

紀公二十三年魯定公

杞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楚公子囊瓦伐唐我以兵救唐及漢而還

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小邾

許悼公元年魯定公四年楚公子囊瓦伐唐我以兵救唐及漢而還

楚昭王十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郢昭王出奔鄖

楚子常奔鄭惠王復國子西爲令尹

秦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

秦九年哀公卒弟惠公立

吳闔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入郢

吳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將死

越允常卒勾踐立吳定十四年越入吳

越乘間介常死吳師代越越迎擊敗之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之始年而不書即位故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公之始年而不書即位故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何休學

公羊傳解詁

徐彥疏

公羊傳者何傳乎春秋所以明春秋也春秋所以明王道也王道有三科九旨焉三科者一曰科別人事以治內外二曰科別三統以治新故三曰科別三世以治遠近九旨者一曰王魯二曰親周故宋三曰故殷以春秋當新王四曰三統五曰張三世六曰異外內七曰異內外八曰進退諸夏夷狄九曰一科三旨

○王魯者謂以魯爲王者之後也

親周故宋者謂以周室衰微不能統理諸侯天下無所歸往故以宋繼周使之統理諸侯天下無所歸往故以宋繼周使之統理諸侯

故殷者謂以殷家質故以殷家質故

以春秋當新王者謂以春秋當新王

三統者謂夏以建寅爲正天統也物見人統也殷以建丑爲正地統也物牙孚甲地統也周以建子爲正人統也物萌動

張三世者所傳聞之世所聞之世所見之世

異外內者於所傳聞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進退諸夏夷狄者所傳聞之世夷狄進至爵所聞之世夷狄進至子所見之世夷狄進至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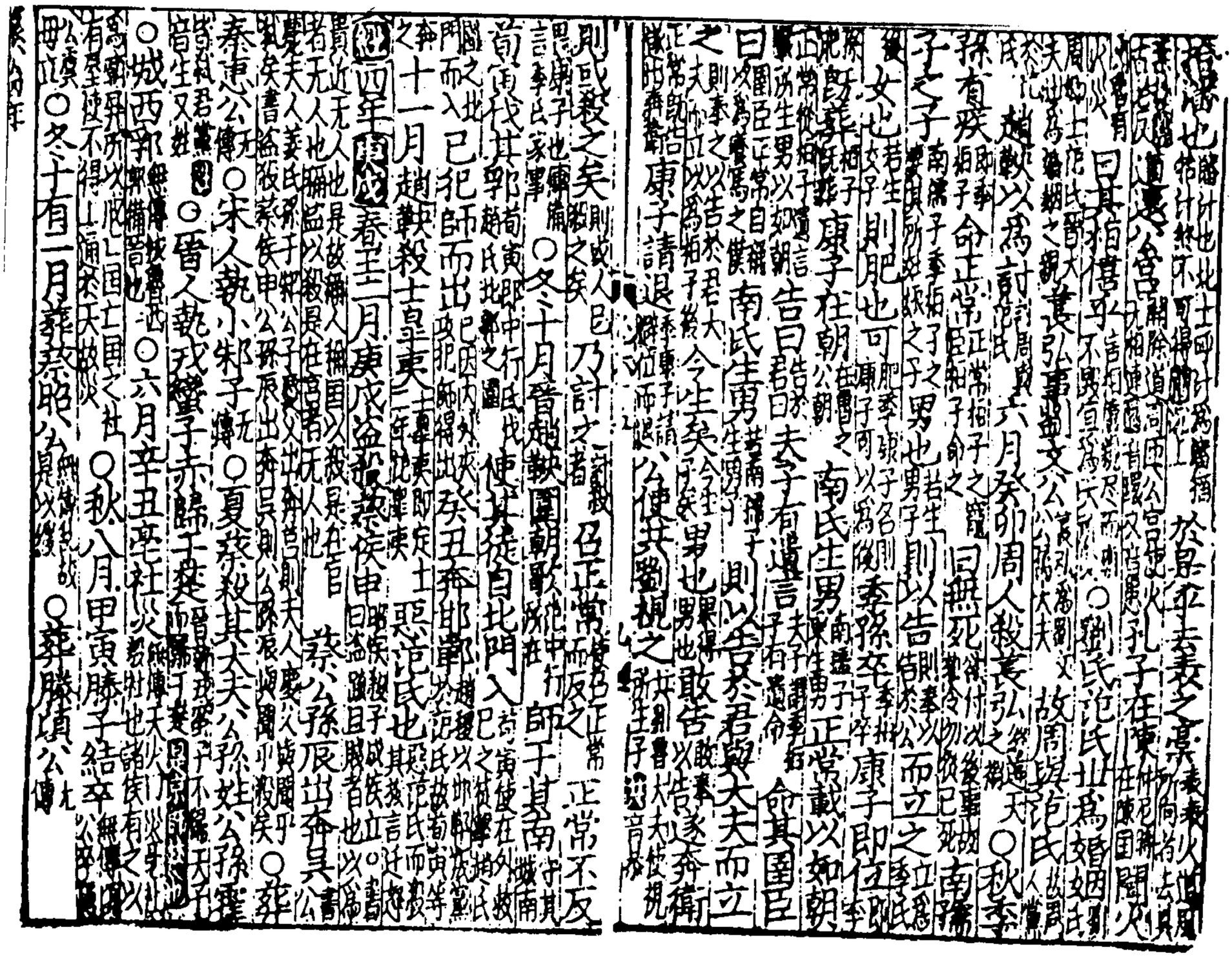
一科三旨者一科者謂張三世三旨者謂所傳聞之世所聞之世所見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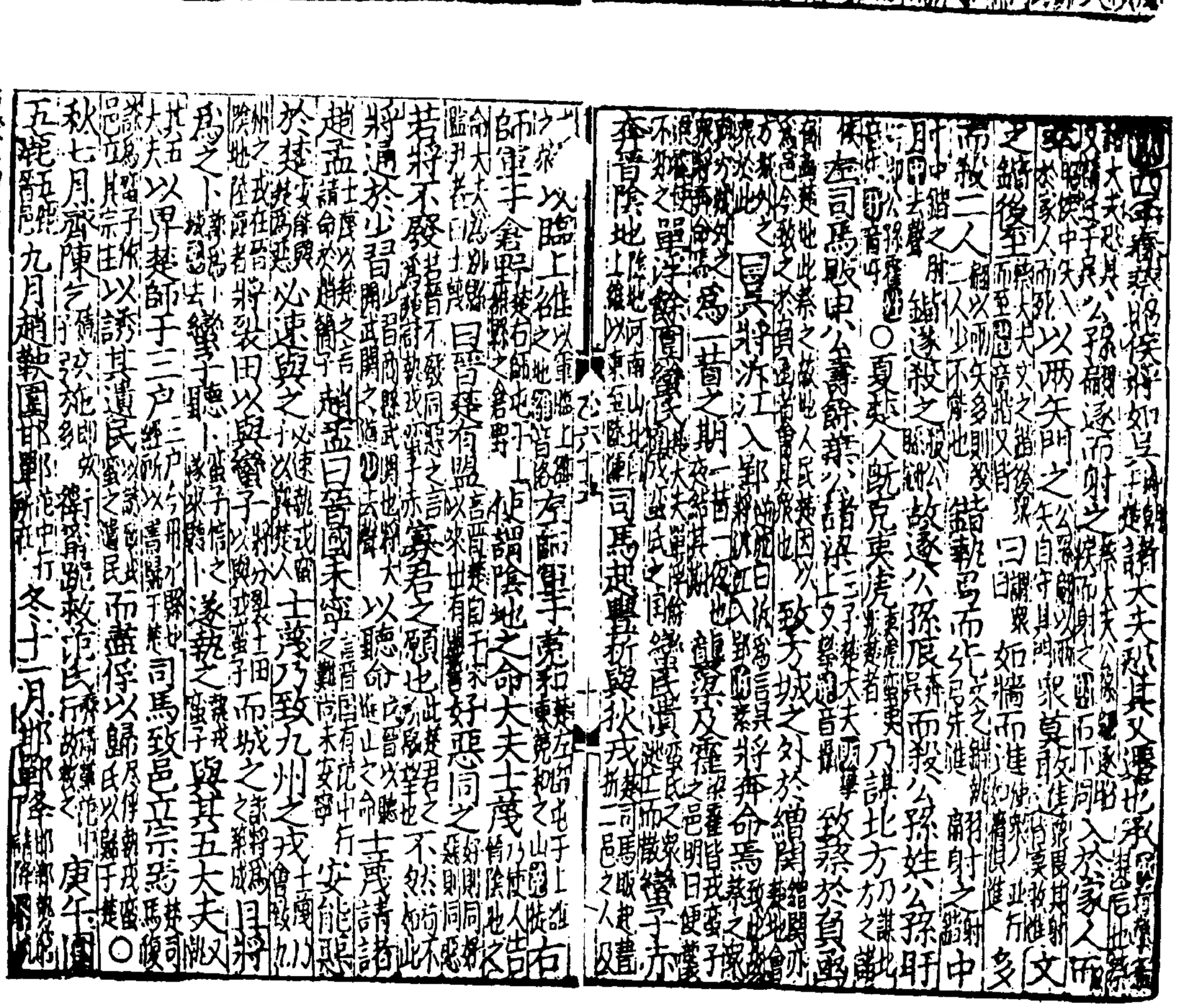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即位者何繼正也其繼正奈何繼父也繼父者何繼父之正也繼父之不正奈何繼父之不正也繼父之不正則曷爲繼父之正也繼父之正則曷爲繼父之不正也繼父之正則曷爲繼父之不正也繼父之不正則曷爲繼父之

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卷之六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真解卷之六十三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
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
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
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
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
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
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
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
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
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
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
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
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
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
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
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
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
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
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
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
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
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
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
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
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
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
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
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
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
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
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
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
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
○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
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
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
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
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
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
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
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
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
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
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
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
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
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
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
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
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
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
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
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
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
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
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
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
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
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
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
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
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夏四月○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
○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冬十有
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人陳侯鮑卒
○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鄭伯
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冬十有一年春宋公和卒辛巳及仲佗石碏陳侯陳人蔡人衛
人陳侯鮑卒○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邾儀父盟
于眛○鄭伯使宛來歸祊○八月○葬衛桓公○九月○考仲子之
宮





魯哀公二

十有三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夏郯國夏及高張來奔○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秋葬衛靈公○冬十有一月己酉齊國夏卒○齊陳乞弒其君荼○十有二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春晉伐鮮虞○范氏之亂也四年朝夏纠荀寅○范氏之亂也荀寅○故也元年冬十月荀寅○范氏之亂也荀寅○范氏之亂也荀寅○范氏之亂也

魯哀公三

四十年 經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夏大子華○公會吳伐齊書會不言公恥而以序故也不書公孫有山帥師侵齊○三月伐齊侯陽生卒公羊作陽生穀梁作陽生公羊以庶而以序子穀梁以庶而以序子皆誤也陽生不書葬不成君也左傳○胥趙鞅帥師侵鄭○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公子荊自齊歸于衛公子荊衛大夫書歸于衛公子荊自齊歸于衛之惡也公羊○秋葬齊悼公無傳○冬葬公子結師師伐陳○吳救陳也不書帥不在師也不書帥不在師也不書帥不在師也

四十一年 經春邾隱公來奔吳四之後大子華以為政故大子華以為政故邾隱公來奔大子華以為政故邾隱公來奔大子華以為政故邾隱公來奔

陳子謂陳之自出謂陳氏實陳出自陳氏
年楚滅陳非卽滅陳子故陳子恕謀其罪蓋知伯
以察陳之善謂大夫其恤陳乎大夫謂成子其恤陳
之子卿本根瑤何有焉謂陳滅於成子已無陳矣
不在言人之多寡在其能久乎知伯能久於其位他人
文子告成子中行文子即荀寅時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言有人自晉師來告
我將爲輕車千乘五千人去聲以壓津七月去聲
甲於氓則可盡也則齊師可成子曰荀寅
其辭無及寡君命佰言齊君之命我也曰
之乎不敢畏而辭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懼
子曰鮹吾乃今知所以亡也以恨致死
衷終皆舉之中謀一事則說思其終三者皆始
思今我聆戮之三不知始中終三者而入之行求之而不亦難乎其
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家衰公患叔孫氏孟孫氏季孫氏之侈上聲
欲以諸侯去之諸侯求助於齊齊侯將許之
故多問焉去聲公游於陵阪陵衰公將於之地於遇孟武伯於
曰曰請有問於子詰於孟請問余及死乎問死期
知之由得知無問三問衰公凡發問卒辭不對孟武伯
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而去之子孫三桓秋八
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卽
公孫有因孫於邾因邾君而出奔
有山氏有山氏卽公孫有陘氏之黨而出避
公出孫衰公之子寧也衰公立悼公晉人
駟弘曰知伯悛而好勝悛好伯卽荀
行也則可去其師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里里之地門于桔柣之門攻鄭城門桔柣門名
以路之以知政以知政之所在使知反焉路鄭邑閉其口而死鄭人俘鄭甯
知伯謂趙孟趙衰子入之使入卽鄭門對曰荀寅主在此主卽知伯也言
不自入何知伯曰惡而無勇惡貌醜也簡子發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配且无勇何以
爲子何以簡子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以戰能忍恥辱庶無害趙宗乎庶幾无害趙氏之宗
知伯不悛知伯不改趙襄子由是甚知伯慕毒也趙襄子由此以毒害於己音忌遂
喪之知伯逐帥韓魏圍趙氏於晉陽經年鄭去下同知伯貪而愎愎很也貪謂貪財很謂很戾故韓魏反而喪
之史記晉趨公之四年魯公之十四年知伯與韓魏反與趙氏謀滅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